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鲁滨逊学校



内容提要

《鲁滨逊学校》：年轻的戈弗雷·摩根即将结婚，不过他认为自己必须先做一次世界环游旅行，就像小说中的鲁滨逊一样。虽然亲人们不愿戈弗雷出行，但还是把他送上了旅途。他们乘坐“梦幻号”船出发，船在大海中神秘的失事了，把戈弗雷和他的老师塔特莱抛到了一个荒岛上，他们在孤岛上真的过上了鲁滨逊的生活……

《鲁滨逊叔叔》：“卡纳克号”是一条运载苦力的船，在一次航行中二副发动暴动，杀死了船长，并把船上的克利夫顿一家放逐到大海里，任其自生自灭。海浪把这家人和海员弗莱普送到一个孤岛上，被孩子们敬称为“鲁滨逊叔叔”的弗莱普带领这家人在孤岛上开始了艰苦的生活……

鲁滨逊学校

鲁滨逊学校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赵家鹤 译

第一章

读者将在本章发现，如果愿意，他将有机会买到太平洋上一个岛。

“岛出售，用现款，费用另加，卖给出价最高的最后一位竞买人！”拍卖估价人丁·菲尔保克接连地，一刻不停地一再说着，主持着这一奇特的“拍卖”的竞拍条件。

“岛出售，岛出售。”拍卖人金格拉斯以更响亮的声音重复着，在一群确实兴奋极了的人中走来走去。

确实，位于萨克拉芒朵街 10 号的拍卖行的宽敞大厅被人群挤满了。在那儿，不仅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犹他州的美国人，还有足足占了人口六分之一的几个法国人，一些身穿莎拉普的墨西哥人，一些身穿袖子宽大的长袍，脚着尖头鞋，头戴瓜皮帽的中国人，一些大洋洲的加纳克人，甚至有几个从三神河畔赶来的大腹便便或脑袋平扁的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让我们赶紧补充一下，这场戏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府旧金山，但不在因开采新的砂金矿吸引着来自新旧大陆的淘金者的那个时代——1849 年—1852 年。他们来旧金山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它作为一个沙漠旅行队的客店，一个码头、一个客栈，在那儿睡一夜，就急急赶往内华达山脉西山坡的含金场所。不，大约 20 年来，昔日不为人知的尤巴—布厄纳已让位给这类城市中的独一无二的一个城市，它富有一万居民，建于两座小山的背面，这位置使它少了沿海的海滩，但可以一直伸展到其背景的最高处——总之，这是一个取代了利马、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等它在西海岸上所有对手的城市，美国人使它成了太平洋的王后，“西海岸的光荣”！

那一天——5 月 15 日——天还很冷。在那个地方，因直接受极地水流作用的影响，这个月的最初几个星期更使人忆起中欧 3 月份的最后几个星期。但是在这个进行公开拍卖的大厅里，人们不会觉察到这一点。那座不停地摆动的钟将大批的民众聚集在这里，那种类似夏季的温度使每个人额上沁出了室外的寒冷很快就能使之凝固的汗珠。

别以为来到这拍卖行的这些急切的人都想买下。我甚至要说在那儿只是些好奇者。谁会疯得，即使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政府异想天开地要出售的太平洋上的一个岛？人们因此互相说着拍卖开价将不会给出，决不会有感兴趣者让自己卷入出高价战斗中。但是这并非公开拍卖人的错误，他正试图以他的叫喊，他的手势和最富诱惑的隐喻和饰以美言吹嘘的技巧煽动那些老主顾。

人们笑着，但并不喊价。

“一个岛！出售一个岛！”金格拉斯反复叫着。

“但不是可买下的。”一个爱尔兰人答道，其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颗卵石。

“一个岛，拍卖开价每英亩花不了 6 美元！”拍卖估价人丁·菲尔保克叫道。

“而获利没有八分之一！”一个对农业经营极其熟悉的肥胖的农夫反驳说。

“一个周长不少于 64 英里，面积不少于 22 万 5 千英亩的岛！”

“它的地基至少是结实的吧？”一个墨西哥人问，这是个年老的酒吧间常客，其个人的可靠性在这一刻似乎极可争论。

“一个岛，有尚未开发的森林，”拍卖人一再说着，“有着草原、丘陵、流水……”

“有担保吗？”一个法国人叫道，他似乎不太准备让自己上钩。

“有！有担保！”拍卖估价人菲尔保克答道，他资历老练，装出被公众的嘲弄所激动。

“两年？”

“直至世界的末日。”

“甚至比这更久！”

“一个拥有一切所有权的岛！”拍卖人接着说，“一个没有一头恶兽的岛，没有猛兽，没有蛇！……”

“没有鸟？”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加了一句。

“没有昆虫？”另一个人叫道。

“一个岛归出价最高的人！”丁·菲尔保克更起劲地接着说。“来吧，公民们！让钱包勇敢一些！谁要一个状态良好的岛，几乎没使用过，太平洋的一个岛，大洋中的这个洋？拍卖开价为零！110 万美元！110 万美元这个价，有没有买主？……谁在说话？……是您吗，先生？是不是在那儿的您……像一个瓷器做的官员那样摆动着脑袋的您？……我有一个岛！……这儿有一个岛！……谁要一个岛？”

“请把物品递过来！”一个声音说，就好像这是一幅画或一个大瓷花瓶。整个大厅哄然大笑，但甚至没给半个美元的拍卖开价。

然而，如果说这件物品无法用手传递，这个岛的规划曾是受公众支配的。感兴趣者可能知道根据什么对地球上的这块地方进行拍卖。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没有什么可沮丧的。位置、方向、土壤的布局，地势的起伏、水道的网络、气候学、交通的联系，事先很容易对这一切进行查核。人们不会闭着眼睛买东西，而且人们会相信我断言的在出售的这件商品的性质上不会有骗局是否属实。何况，合众国的无数报纸，加利福尼亚的报纸，每日的、每周两次的、每周一次的、每月两次的、每月一次的，期刊、杂志、公报等等，几个月来都未曾停止过吸引公众对这个岛的注意，其拍卖是经国会的一次表决授权的。

这岛是史班瑟岛，位于旧金山海湾西南偏西方向，距加利福尼亚海岸约 460 海里，在格林威治子午线北纬 $32^{\circ} 15'$ ，西经 $42^{\circ} 18'$ 。

此外，难以想象有一个更孤立的，远离海事活动或商务活动的位置，尽管史班瑟岛距离相对较短，也就是说处于美国的海域内。但在那儿，偏北或偏南的有规律的潮流给平静的水设置了某种湖泊，有时将其称为“弗罗里转轮”。

史班瑟岛就坐落在这方向变幻莫测的庞大的涡流的中央。因此，很少见到有船舶驶过。连接新旧大陆，或是通向日本，或是通向中国的太平洋上的宽大的航道，全都伸展在更朝南部的一个区域内。那些帆船将发现在这弗罗

90 万亩。

550 万法郎。

约 216 法国古陆里。

里转轮的表面永远是平静的，而抄最近的路走的汽轮要通过这里同样不容易。因此，前者后者都无法来看一下史班瑟岛，它就像太平洋的海底山脉中的一座山的孤零零的山峰矗立在那儿。真的，对一个想逃避尘世的喧闹，寻求孤独中的宁静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比这离海岸几百海里的偏僻的岛更好的呢！对一个鲁滨逊志愿者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只是，必须投入代价。

而现在，合众国为什么要将这个岛脱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不。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像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样任性行事。真实情况是：史班瑟岛所处的位置使它长期以来似乎是一个绝对无用的场所。殖民化未带来实际效果。从军事上看，不能提供任何好处，因为它只能指挥太平洋上一块绝对人迹罕至的地方。从商业上看，同样不足，因为它的产品将无法偿付水上运费的价格，无论是去程还是返程。在这里建立一个感化所，它靠海岸又太近。总之，不论出于什么利益占用该岛，需要的费用都过于浩大。因此，它已荒置了不知有多久，于是，由“卓越他讲究实际的”人组成的国会决定将史班瑟这个岛拍卖——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得标人须是自由美国的一位公民。

只是，不愿把这个岛白白给掉。拍卖起价因此定为 110 万美元。这个价格对一个买下该岛并对这一所有权进行开发的金融公司来说，只是一笔小数目；但是，人们对它太了解了，它什么都不能提供；那些有能力的人不会重视从合众国分割出来的这一块，只会把它看作极地的冰块中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岛。然而，就个人而言，这数目不失为可观。因此，必须富有，以支付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到百分之一回报的异想天开！甚至必须极其富有，因为根据美国式的表达，这桩买卖必须“cash”，以现金谈生意，而即使在合众国，肯定还极少有那种口袋里装着可以扔进水里的 110 万美元，而不希望打起水漂的公民。

然而，国会决不肯低于这个价格出售该岛。110 万美元！一美分不能少，否则，史班瑟岛的所有权仍属于联邦。

因此可以想见任何买主都不会疯得在这桩买卖上投入这样一笔款子。

此外，明文规定地作出保留，万一有了这样的一个物主，他将不能成为史班瑟岛的国王，而只能当共和国的总统，他绝对无权拥有臣民，而只能拥有一些公民，他们在一个规定时期内对他任命，哪怕得无休止地重新选举他。总之，将禁止他成为帝王的始祖。联邦永远不会容忍在美国的领海内建立一个王国，不管它有多小。

这一保留可能使得几个野心勃勃的亿万富翁，几个丧失地位的总督退避三舍，他们本来想和圣维治、马基斯、波莫多或太平洋上别的群岛上的野蛮人国王们竞相媲美的。

总之，出于这个原因也好，出于那个原因也好，没人出来竞争。时间在过去，拍卖人气喘吁吁地挑动拍卖，拍卖估价人扯直了嗓子，却不能使那些可尊敬的经纪人那么明显地点头示一次意，而拍卖开价甚至还未讨论。

但是，必须说一下，如果说小槌未从桌上举起，同样，人们也未对之期盼。继续相互开着玩笑，不断地轮流说着嘲弄的话。这些人对这个岛出价 2 美元，费用包括在内。那些人为当买主要求回报。

拍卖人不停地喊叫着：

“出售岛！出售岛！”

却没有一个人买。

“你们能保证那儿有‘flats’吗？”商人街的食品杂货商斯汤比问。

“不，”拍卖估价商回答，“但并不是不可能有，而且州里把它在那些含金地层上的一切权利都让给买主。”

“至少有一座火山吧？”蒙哥马利街的小酒馆老板欧克赫斯特问。

“不，没有火山，”丁·菲尔保克反驳说，“没有这，价钱将更贵！”

随着这回答，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笑声。

“岛出售！岛出售！”金格拉斯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一美元，半美元，一美分都不能低于拍卖起价，”拍卖估价人最后一次说，“我要拍卖了！……第一次！……第二次！……”

一片寂静。

“如果没人说话，拍卖将取消！……第一次！……第二次！……”

“120万美元！”

这四个字像一把左轮手枪的四下枪响在大厅中心响了起来。

所有的与会者，静了一刹那，转向敢于抛出这个数字的勇敢的人……

那是旧金山的威廉·W·科德鲁普。

第二章

旧金山的威廉·W·科德鲁普如何同斯托克顿的J·R·塔斯基纳竞争。

从前，有一个人异乎寻常地富有，他的钱以百万计数，如同其他人的钱以千计数。他就是威廉·W·科德鲁普。

人们说他比威斯特明特公爵更富有——后者的收入达到80万利弗尔，可以每天花费5万法郎，或每分钟花费36法郎——比内华达的琼斯参议员更富有，此人的年金有3千5百万——比麦凯先生本人更富有，此人的275万利弗尔的年收入可以保证他每小时花费7800法郎，或每秒钟花费2法郎若干生丁。

我不说罗思契尔德家族、范·代·别尔特家族、诺森柏兰公爵家族、斯梯华特家族这样的小小百万富翁，也不说加利福尼亚的实力雄厚的银行的经理和旧大陆的别的有钱人，威廉·W·科德鲁普对他们完全有能力给以施舍。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出一百万，就像您或我给出一百个苏一样。

这位可敬的投机商在开采加利福尼亚第一批砂金矿时为他难以计数的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瑞士船长沙特的主要合伙人，在那儿的地层上，1848年发现了第一批矿脉。自那时以来，凭靠机会和才智，他对两个大陆的一切大的开采地都表现出兴趣。于是他大胆地投入了商业和工业投机。他那用之不竭的财富维持着几百家工厂，他的船舶将工厂的产品运往世界各地。他的财产因此不仅以算术级数，而巨以几何级数增长着。人们就像通常谈论“亿万富翁”那样，说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财产。其实他对他的财富的了解只有一美元的误差，但他很少将其夸大。

在我们怀着对“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应该得到的种种敬重向读者介绍威廉·W·科德鲁普时，他拥有着散布在地球各个角落的2000家商行；在美洲、欧洲和澳洲不同的事务所内工作的8万名雇员；30万个客户；一支由500艘船组成的、不断地在海上航行为他带来利润的船队，而每年在票据的邮资和书信的邮费上的开支不少于100万。总之，这是这个富有的弗里斯柯的体面和光荣——美国人亲切地给加利福尼亚的首府起的友好的小名。

因此，由威廉·W·科德鲁普出的一个高价只可能是最为认真的一个高价。所以，当这次拍卖的观众们认出了是谁刚才给史班瑟岛的拍卖起价加了10万美元后，不由自主地起了一阵骚动，嘲弄刹那间停止了，嘲笑的话变成了赞叹，拍卖大厅里爆发出了一阵“乌拉”。

一阵喝彩之后是一片寂静。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当时在场，我们也会屏息静气，以不致错过即将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果有什么人敢于和威廉·W·科德鲁普竞拍。

但会有吗？甚至这可能吗？

不！首先，让我们看看威廉·W·科德鲁普就足以树立这样的信心，他不会在一个涉及他财力的问题上让步。

这是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硕大的脑袋，宽阔的肩膀，四肢强健，身体结实。他的目光善良而坚定，不甘下垂。他的花白的头发“簇拥着”他的头顶，就像年轻人那样茂密。他的鼻子的笔直的线条组成了一个精确严格地描绘的直角三角形。没有唇髭。下巴上硬硬地长着一部修饰过的美国式胡子，上面的两个尖端和他的唇连合相衔接，这胡子上攀到他花白的鬓角。秀气绷紧的嘴里匀称地排列着雪白的牙齿。一个在风浪中仰起，直面狂风暴雨的真正的海军准将的脑袋。任何飓风都不能使他低头，这颗如此坚实的头颅长在

一个作为他轴颈的强健的脖子上。在这一场竞出高价战斗中，这颗脑袋自上往下的每一个动作意味着添加 10 万美元。

没有战斗要进行。

“120 万美元，120 万！”拍卖估价人以经纪人那种特有的声调说着，他终于看到了他的酬金已经在望。

“120 万美元价位上，有买主了！”拍卖人金格拉斯反复说着。

“哦！可以大胆地竞出高价了！”小酒馆老板欧克赫斯特喃喃地说，“威廉·科德鲁普不会让步的！”

“他很清楚没人会在这上头冒险的！”商人街的食品杂货商答道。

不断发出的“嘘”声请两位可敬的商人保持完全的沉默。大家都想听。心儿扑扑跳着。敢不敢有一个声音冒出来，去回答威廉·W·科德鲁普的声音？他，看上去很骄傲，一动不动。他呆在那儿，镇静得就像这件事并不使他感兴趣。但是——他周围的人可以观察到——他的一双眼睛犹如两把上了美元子弹的手枪，在准备开火。

“没人喊价吗？”丁·菲尔保克问。

没人喊价。

“一次！两次！……”金格拉斯重复着，非常习惯于和拍卖人简短地一唱一和。

“我要裁定了！”

“我们要裁定了！”

“史班瑟岛出价 120 万美元，竞价和得标的就是这个价位！”

“在 120 万美元价位上！”

“看清楚了？……听清楚了？”

“没有后悔吧？”

“史班瑟岛出价 120 万美元！……”

一个个透不过气来的胸膛痉挛地起伏着。在最后一秒，会不会终于喊出一个高价？

拍卖估价人菲尔保克，右手伸在桌子上方，挥动象牙槌……一锤，只要一锤，拍卖就将裁定！

即使面对着林奇裁判的私刑处死，公众的印象也不会这样强烈！

小槌慢慢降下，几乎要触及桌子，又往上举起，微微颤抖了一下，就像击剑者就要发动全面冲刺时的一把剑；接着，迅速降下……

但，就在一锤定音前，一个声音喊出了这 4 个字：

“130 万美元！”

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第一声惊愕的“啊！”，又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第二声满足的“啊！”。一个高价喊出来了。因此要有一场战斗了。

但是谁敢这么大胆地借助美元向旧金山的威廉·W·科德鲁普挑战呢？

那是斯托克顿的 J.-R.·塔斯基纳。

J.-R.·塔斯基纳有钱，但长得更胖。他重达 490 磅。他之所以在芝加哥的胖子的最近一次竞选中屈居第二，那是因为人家不让他有时间吃完午饭，于是他失去了 10 磅。

这个庞然大物必须用专门的座位才能坐下他那巨大的身体，他住在斯托克顿的圣—约钦。这是加利福尼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是南方的矿石的集散中心之一，和集中北方的矿产品的萨克拉芒朵街相匹敌。那儿也一样，最大

量的加利福尼亚小麦被装到那些船上。

不仅矿物的开采和谷物的贸易为 J.-R.·塔斯基纳提供了赚进巨额财富的机会，而且石油作为另一宗财源流进了他的钱柜。此外，他还是个豪赌者，幸运的赌徒，“扑克”，美国西部的轮盘赌，总是以他的满点向他显示奇迹。但是，尽管他有钱，却是个不光彩的人，人们极不情愿地在他的名字前连上当地那么通用的修饰语“尊敬的”。总之，正如人们所说，这是匹好的战马，可能这过誉了。确切的是，在许多场合他都毫不犹豫地使用“德林格”，即加利福尼亚的左轮手枪。

不管怎样，J.-R.·塔斯基纳特别恨威廉·W·科德鲁普。他嫉妒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的声望。他蔑视他，犹如一个胖子蔑视一个他有权认为他是瘦子的人。这个斯托克顿的商人已不是第一次设法夺走旧金山的这位商人的一笔买卖，不管是好买卖或亏本买卖，纯粹是出于敌对情绪。威廉·W·科德鲁普看透了他，每当遇见他，便露出一一种十足的蔑视以激怒他。

J.-R.·塔斯基纳永不会原谅他的对手的最新一次胜利，那是后者在最近一次州的选举中干净利落地击败了他。尽管他竭尽全力，作出威胁，造谣中伤——还不包括他的竞选经纪人白白浪费掉的成千美元——却是威廉·W·科德鲁普坐上了萨克拉芒朵的立法议会的位置。

不过，J.-R.·塔斯基纳知道了——怎样得知？我不能讲，——威廉·W·科德鲁普意欲成为史班瑟岛的买主。这个岛对他来说，和对他的竞争对手一样，肯定毫无意义。这并不重要。在这件事上有一个新的斗争机会，作战机会，而且可能还是获胜的机会：J.-R.·塔斯基纳不能放过它。

这就是为什么 J.-R.·塔斯基纳来到这个拍卖大厅，来到这群未能预感到他的意图的好奇者当中；为什么，至少，他准备好了他的行动计划；为什么，在行动前，他等待着他的对手喊出拍卖起价，不管这价格有多高。

终于，威廉·W·科德鲁普喊出了这更高价：

“120 万美元！”

而 J.-R.·塔斯基纳，在威廉·W·科德鲁普可能以为最终成了这个岛的得标人时，以宏亮的声音喊出这几个字亮了相。

“130 万美元！”

诸位已经见到，所有的人都转过身来。

“胖子塔斯基纳！”

这名字被口口相传着。是的，胖子塔斯基纳！这人太出名了！他的肥胖已在联邦的报纸上为不止一篇文章提供了主题。我不知道是哪位数学家甚至以高等数学示范讲解过，说他的质量对我们这个星球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影响，并在某个相当重要的比率上扰乱了月亮轨道的成份。

但 J.-R.·塔斯基纳的肉体的成份在这一刻并不使大厅内的观众们感兴趣。将使观众感到完全不同的激动的是，他将直接并公开地和威廉·W·科德鲁普较量。这预示着将要进行一场借助美元的战斗了，我不太清楚那些打赌者对这两只银箱将看好哪一只。这两个死敌的钱都太多太多了！因此，这将只是个关系到自尊心的问题。

在最初的骚动很快被抑制之后，所有的与会者中又出现了一阵新的寂静。人们将看到一只结网的蜘蛛了。

打破这沉重的寂静的，是拍卖估价人丁·菲尔保克的声音。

“史班瑟岛出价 130 万美元！”他叫道，一面站起身来，以更好地跟上

一个个高价的喊出。

威廉·W·科德鲁普已转向 J. - R. · 塔斯基纳那个方向。那些与会者刚刚为两个竞争对手让出一块地方。斯托克顿的这个男人和旧金山的这个男人可以面对面地看见，方便地互相盯着了。实际情况使我们不得不说他们俩都不放过盯着对方的机会。两人的目光都决不肯在对方面前低下。

“140 万美元！”威廉·W·科德鲁普说。

“150 万美元！”J. - R. · 塔斯基纳回答。

“160 万！”

“170 万！”

这不令你们想起了格拉斯哥的两个工业家冒着造成灾难的危险，互相争斗着把自己工厂的烟囱砌得比对方的高。只是，在那儿，是用金条砌烟囱。

尽管如此，在 J. - R. · 塔斯基纳哄抬价格后，威廉·W·科德鲁普在再次介入之前思索了一段时间。塔斯基纳却相反，他就像一颗炮弹那样射出去，似乎不愿作片刻的思考。

“170 万美元！”拍卖估价人重复了一遍，“来吧，先生们，这真便宜！……这等于是送的！”

人们可能以为出于职业习惯，这个可敬的菲尔保克将加上一句：

“拚死也值得！”

“170 万美元！”拍卖人金格拉斯大声嚷着。

“180 万美元，”威廉·W·科德鲁普答道。

“190 万美元！”J. - R. · 塔斯基纳反击。

“200 万美元！”威廉·W·科德鲁普这次不再等待，立即回击。

当这最后几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时，他的面孔略微变白，但他的整个态度显示出他绝不愿放弃这场斗争。

J. - R. · 塔斯基纳却冲动了。他那张大脸盘就像铁路上的圆灯，面孔转成了红色，命令一列火车停止前进。但是，他的对手很可能并不在乎这些信号并将喷出更多的蒸汽。

J. - R. · 塔斯基纳感觉到了。血液像中风充血似的升上他的面孔。他那带着昂贵钻石的肥胖的手指将系在他的表上的粗金链子扭来绞去。他看着他的对手，然后闭了一下眼睛，为着以前所未有的仇恨重新睁开。

“250 万美元！”他终于说，希望这罕见的跳跃能难倒一切高价的喊出。

“270 万！”威廉·W·科德鲁普以非常镇静的声音回答。

“290 万！”

“300 万。”

是的！旧金山的威廉·W·科德鲁普说了 300 万美元！

掌声就要爆发。但被拍卖估价人的声音制住了，他重复了一遍出的高价，他的举着的小槌由于肌肉的一个不自觉的动作预示着要敲下。可以说，对公开拍卖会上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事已如此麻木不仁的丁·菲尔保克都无法继续自持了。

所有的目光对着 J. - R. · 塔斯基纳。这个体积庞大的人物感受到了这种份量，但更大的份量来自这 300 万美元，它似乎把他压垮了。毫无疑问，他想说话以喊出更高价，但他再也无能为力。他想摇动脑袋……他更无法办到。

终于，他发出了声音，微弱地，但足以使他介入。

“350万！”他喃喃地说。

“400万！”威廉·W·科德鲁普回答。

这是最后一下致命的打击。J. - R. ·塔斯基纳泄气了。小槌轻脆地敲在桌面的大理石上……

史班瑟岛以400万美元拍卖给旧金山的威廉·W·科德鲁普。

“我要报仇！”J. - R. ·塔斯基纳喃喃地说。

于是，在充满仇恨地瞥了一眼他的胜利者后，他返回西部公馆。

其间，乌拉，“嘿”三次在威廉·W·科德鲁普耳畔响起，他们一直陪他到了蒙哥马利街，而且，这些狂热的美国人热情得甚至忘了唱他们的“心不在焉的美国人”。

第三章

钢琴伴奏着菲娜·雷拉里和戈弗雷·摩根的谈话。

威廉·W·科德鲁普回到了他在蒙哥马利街上的公馆。这条街，是摄政者街，百老汇，旧金山的意大利人的林荫大道。这条和城里的码头平行的交通要道从头至尾车来人往，充满着生气和活力：各种各样的有轨电车、马车或骡车，在石子人行道上赶路的忙忙碌碌的行人，对商品琳琅满目的商店感兴趣的人比对出售地地道道的加利福尼亚饮料的酒吧感兴趣的人更多。

不必描述弗里斯柯的这位富豪所住的旅馆。有着太多的一百万，就有了太多的豪华。舒适甚于情趣。艺术见解弱于实用见解。人无法什么都有。

读者只须知道在那儿有一间豪华的会客室，以及在这会客室里有着一架钢琴，在富有的科德鲁普回到这里时，这架钢琴的和弦正在公馆的热空气里传播着。

“好！”他对自己说，“她和他正在那儿！对我的出纳说一下，然后过一会我们再谈话！”

于是他走向他的工作室，以了结史班瑟岛这件小买卖，不再去想它。要了结，只须在钱包里贴现几张票据以支付买下的这个岛。给他的证券经纪人写四行字，不必做更多的。接着威廉·W·科德鲁普留意起另一件“结合”，这事完全别样地挂在他的心上。

是的！她和他正在会客室里：她，坐在她的钢琴前，他，半躺在一把安乐椅上，模模糊糊地听着从这个娇媚的人儿指间滑出的琴音的完美的音符。

“你在听我吗？”她说。

“肯定的。”

“好！但你听见我吗？”

“我听见你，菲娜！你弹奏的‘灰色知更鸟奥德’中的变奏曲从未有这么好过。”

“我弹的并不是‘灰色知更鸟奥德’，戈弗雷……这是‘快乐时光’……”

“啊！我还以为！”戈弗雷以一种明显冷淡的语气说。

年轻的姑娘抬起双手，让手指暂时悬于键盘上方，似乎要重新按下弹出一个和弦。然后，在琴凳上转过半个身体，呆了一会儿，看着过于镇静的戈弗雷，他的目光力求躲开她的目光。

菲娜·霍拉里是威廉·W·科德鲁普的教女。她是个孤儿，由他抚养长大，他让她有权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女儿，并让她有权像爱一个父亲那样爱他。她照这做了。

这是个少女，如人们所说，“有着少女的俏丽”，但必然可爱，十六岁的花季带着黄昏的念头，这从她水晶般的蓝黑色的眼睛中看得出来。我们实在不能忘了把她比作一朵百合花，因为这一比较在上流社会中总是用来指美国式的美。因此，如果您同意，这是一朵百合花，但是一朵在有抵抗力的坚实的犬蔷薇上嫁接的百合花。毋庸置疑，这位小姐有着许多情感，但也有着许多注重实际的精神，一种非常个性化的举止，不让自己陷入她的性别和年龄所带来的空想和梦幻中。

梦幻，在睡着时是美的，但在醒着时。而这一刻她并未睡着，而且一点不想睡着。

“戈弗雷？”她接着说。

“菲娜？”年轻人应着。

“你在哪儿，现在？”

“在你身边……在这间房里……”

“不，不是在我身边，戈弗雷！不是在这间房里！……而是在远处，很远的地方……在大海的那边，是吗？”

而菲娜的手，机械地寻找着键盘，在一个第七减音的半音音列上弹错了，那凄凉的音列本该拉长，威廉·W·科德鲁普的外甥可能并不懂得。

因为这年轻人是因亲戚关系把他和本宅的有钱的主人联在了一起。戈弗雷·摩根是这个岛的买主的一个姐妹的儿子，失去双亲，和菲娜一样，多年来是在他舅父的家里长大的，后者由于对生意的狂热从未能有片刻的间歇去考虑结婚。

戈弗雷那时 22 岁。完成学业后就彻底的无所事事。作为一个大学学位的获得者，他在这方面并不是非常精通。生活只是为他打开了一些很容易的通道。他可以向右，向左：这使他总是被引向不缺钱的某个地方。

此外，他外表长得很好，优雅、高贵，从不把他的领带套入一枚戒指，他的手指上、衬衣袖口上、硬胸上从不缀满他的同胞们那么看重的花哨的珠宝。

我说戈弗雷要娶菲娜·霍拉里不会使人感到惊诧。可能不可能怎样呢？一切都是门当户对的。何况，威廉·W·科德鲁普希望他们结合。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财产托付给这两个他在世上最亲爱的人，更不要说讨戈弗雷欢喜，而戈弗雷一点也不使菲娜讨厌。必须这样才能做好这个商业世家的这本帐。从他们出生时起，一个户头已为年轻人开好，另一个是为姑娘开的：只需结帐，只需把帐入在给夫妇俩的一个新的户头上。这位可敬的商人很希望这事本月底就办，帐能最终轧平，疏漏不在此限。

然而，正是有着疏忽，也可能是差错，如下所述。

差错，因为戈弗雷觉得自己尚未完全成熟得可以言及婚姻大事了；疏漏，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疏忽了让他有所预感。

确实，学业结束后，戈弗雷过早地感觉到了一种似乎对社会，对完全安排好的人生的厌倦，他什么都不缺，没有任何愿望要他去编织，没有任何事要他去做！周游世界的想法于是闯进了他的心里：他发觉，他什么都学到了，除了旅行。说真的，对旧大陆和新大陆，他只知道一个点，旧金山，他生在那儿，从未离开过那儿，如果不是在梦里。然而，一个年轻人，请诸位想一下，不曾周游过地球两三次，这意味着什么——尤其如果他是个美国人？因此这能有什么用呢？他是否知道他能不能在长途旅行中的各种形势下摆脱困境？如果他不尝试一下冒险生活，他以后怎么还敢对自己负责？总之，作几千里的旅行，周游地球的表面，去看，去观察，去学习，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不是对一种良好的教育的必不可少的完善吗？

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将近一年来，戈弗雷埋头于旅行方面的书，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处可见这样的书，这样的阅读使他激动。他发现了马可·波罗的天国，哥伦布的美洲，库克的太平洋，杜蒙—德维尔的南极。他起了要去这些著名的旅行家曾经呆过而他未去过的地方的念头。确实，他还不曾遇到要他付出过于昂贵的代价的历时几年的探险，多次受到马来亚海盗的袭击，海上冲突，在荒无人烟之处沉船，不得不过一种塞尔柯克或一种鲁滨逊·克罗斯埃的生活！一个鲁滨逊！当一个鲁滨逊！有哪一个年轻的想象，在读着，如同戈弗雷经常，过于经常读着达尼埃·笛福或德·威士假想的英雄冒险时，

不曾对此有过梦想呢？

是的！威廉·W·科德鲁普的亲外甥，当他的舅舅考虑把它拴在，如人们所说的，婚姻的锁链上时，他正在想着这些。至于带不带成了戈弗雷·摩根夫人的菲娜一起旅行，不，这不可能！他必须独自去做，否则就不做。而且，加之，他过去的任性，戈弗雷能够在较好的条件下签署他的契约吗？当一个人，事前甚至未去日本未去中国，甚至未去欧洲，他能满足于有一个妻子的幸福吗？不能！肯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戈弗雷现在在菲娜小姐身边会心不在焉，当她和他说活时他反应冷淡，当她弹奏他以前喜欢的那些歌曲时他会听不见。

菲娜是个认真且善于思考的姑娘，清楚地觉察到了。说她未因而感到某种略带痛苦的怨恨，那将是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但是，习惯了从积极的方面观察事物，她已经为自己作了这样的推理。

“如果他绝对必须要去，婚后去还不如婚前去！”

所以她对戈弗雷说了句简短的，意味深长的话：

“不！……这会儿你并不在我身边……而是在海那边！”

戈弗雷站了起来。他在室内走了几步，未看着菲娜，然而，无意识地，他的食指伸去按在钢琴的一个琴键上。

这是一个降半音的粗重的“re”，在谱表以下的八度音，一个极其悲哀的音符，它替他作了回答。

菲娜明白了，于是，不再往下讨论，她要逼着她的未婚夫做出决定，等她帮助他在这事上打开缺口，使他得以逃往他的幻想把他引向的地方，正好在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

威廉·W·科德鲁普出现了，他总是显得有点忙碌。这是个刚做完一笔交易又准备开始另一笔交易的商人。

“那么，”他说，“现在只需最终地定下日子了。”

“日子？”戈弗雷惊跳着答道，“什么日子，请告诉我，舅舅？”

“你们俩结婚的日子！”威廉·W·科德鲁普反驳说，“这不是我结婚的日子，我以为！”

“这可能太仓促了！”菲娜说。

“哼！……什么？……”舅舅叫了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说了本月底，不是吗？”

“威尔教父，”少女答道，“今天要定下的不是结婚的日子，而是一次动身的日子！”

“一次动身？……”

“是的，戈弗雷动身，”菲娜小姐接着说，“戈弗雷，在结婚前，觉得需要在世界上走一走！”

“你要离开……你？”威廉·W·科德鲁普叫起来，一面走到年轻人面前，抓住他的胳膊，仿佛怕这“混蛋外甥”要从他这儿逃走。

“是的，威尔舅舅。”戈弗雷勇敢地回答。

“要去多长时间？”

“一年半，至多两年，如果……”

“如果？……”

“如果您肯答应，还有，如果菲娜肯等我到那个时候！”

“等你！你们瞧这个未婚夫只想要开溜！”威廉·W·科德鲁普叫嚷着。

“应该让戈弗雷去做，”少女答道，“威尔教父，这一切我都已认真考虑过了。我还年轻，但实际上戈弗雷比我还要年轻！施行将使他变得老成，所以我认为不该阻挠他的兴趣！他想旅行，让他去旅行！接下来他将需要休息，他会回来找我的。”

“什么！”威廉·W·科德鲁普叫起来，“你同意让这没头脑的人飞走？”

“是的，他要求两年！”

“而你将等他？……”

“威尔舅舅，如果我不能等他，那就是我不再爱他了！”

说了这句，菲娜小姐又回到她的钢琴旁，不知是有意无意，她的手指又轻轻地弹起一支非常流行的乐曲“未婚夫的出发”，我们会承认，这非常贴合此情此景。但菲娜可能对此并未觉察，把它弹成了“la”小调，尽管写着“la”大调。因此，旋律的所有感情都因这调式改变了，而它那哀怨的特色很好地表达了少女内心的感受。

然而，戈弗雷由于尴尬，没说话。他的舅舅捧起他的头，转向光亮处，看着他。他以这种方式问他，不需要说话，而他，以不需要回答来回答他。

而这支“未婚夫的出发”的哀诉始终凄凉地回荡着。最后，威廉·W·科德鲁普在室内转了一圈后，又来到戈弗雷面前，他像一个有罪的人那样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法官面前。然后，提高了嗓音：

“这是很认真的？”他问。

“很认真，”菲娜小姐紧跟着回答，而戈弗雷只是做了个肯定的示意动作。

“好吧！”威廉·W·科德鲁普反驳，一面以一种古怪的目光盯着他的外甥。

然后，听见他在牙缝间喃喃地说：

“啊！你想在娶菲娜前尝试一下旅行！好吧！你去尝试吧，我的外甥！”他走了两三步，然而，停了下来，叉起胳膊，站在戈弗雷面前。

“你想去哪儿？”他问他。

“所有的地方。”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听您的，威尔舅舅。”

“好吧，越早越好！”

听见最后这句话，菲娜突然停了下来。她左手的小手指刚触上了一个加升号的“sol”……主音上的四度还未解决。她仍停留在“导音”上，犹如胡格诺派的拉乌尔，当他在和瓦朗婷的二重唱结束后逃走时。

菲娜小姐的心情可能有点沉重，但她已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说。

这时是威廉·W·科德鲁普，未看一眼戈弗雷，走近钢琴：

“菲娜，”他郑重地说，“永远不要停留在‘导音’上！”

于是，他用他那肥胖的手指垂直地落到一个键盘上，奏出了一个自然音“la”。

第四章

在这一章中，念成塔特莱的 T·阿特莱被正确地介绍给读者。

如果 T·阿特莱是个法国人，他的同胞们不会忘了开玩笑地称他塔特莱。但是因为这个名字适合他，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这样指他。再说，如果塔特莱不是法国人，他也当之无愧。

夏多布里昂在他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的旅程》中提到一个矮个儿，“像以前那样搽粉和卷发，苹果绿的服装，粗毛呢的上装，平纹细布的襟饰和袖口，拙劣地拉着一把小型小提琴，叫玛德龙·弗利盖跳易洛魁舞。”

加利福尼亚人不是易洛魁人，差远了，但塔特莱在加利福尼亚的州府仍然是舞蹈和仪表的教授。如果人们不像付给他的先辈那样，将海狸毛皮和腌熏熊腿作为课酬，那是因为付给他的是美元。如果，提到他的学生，他不说：“这些野蛮的先生和野蛮的女士”，这是因为他的学生非常文明，而且，照他说来，他对他们的文明没有少作贡献。

单身汉的塔特莱在我们将他介绍给读者时是 45 岁。但，大约 10 年前，他和一位已经成年的小姐的婚姻已达到即将完婚的程度。

在那个时代，在这事上，只问他“两三行”，涉及他的年龄，他的身体，他的境况：以下是他以为该回答的。这可省却我们从精神和身体两方面对他作肖像描绘。

“他生于 1835 年 7 月 17 日，凌晨 3 点 15 分。

“他身高 5 尺 2 寸 3 分。

“他的尺寸，从腰部量，正好是 2 尺 3 寸。

“他的体重，自去年以来增加了 6 磅，为 151 磅 2 盎司。

“他的头是长方形的。

“他的头发，在前额稀少，呈开始变花白的褐色；他的额头突出，脸为椭圆形，脸色红润。

“他的眼睛——视力极佳——为灰褐色，睫毛和眉毛为浅栗色，眼皮在眉弓下稍向眼眶凹陷。

“鼻子，中等大小，在靠近左鼻孔端处被一条裂口裂开。

“他的太阳穴和面颊平坦且无胡须。

“他的耳朵大而扁平。

“他的嘴，中等大小，绝无蛀牙。

“他的嘴唇，薄且略绷紧，盖着厚厚的唇髭和下唇下面的小络胡须；他的下巴圆，也长着颜色不一的胡子。

“一颗小痣点缀着他圆滚滚的脖子——在颈背上。

“最后，当他洗澡时，可以见到他皮肤很白，毛不多。

“他的生活宁静且有规律。不很雄壮，多亏极度的节制，他从出生起就知道全面地保持健康。他的支气管很容易受刺激：这是他没有吸烟的恶习的原因。他也不喝烈酒、咖啡，不喝甜烧酒，不喝纯葡萄酒。总之，一切可能使他的神经系统起反应的东西都被严格地从他的保健学上清除。淡啤酒，掺入少量红葡萄酒的水是他唯一喝的没有危险的饮料。由于他的谨慎，他得以自来到人世后从未去看过医生。

“他的动作敏捷，步履矫健，他的性格直爽，外向。而且，他敏感到了极点，直到如今，由于怕使一个女人不幸，使得他对受婚姻关系约束犹豫不决。”

这就是塔特莱作的注释；但是，计划好的和一位到了某个年龄的小姐的可能是如此吸引人的结合被错过了。教授因此一直是单身，并继续讲授他的舞蹈和仪表课。

将近这个时候，他以这一头衔进了威廉·W·科德鲁普的公馆；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学生渐渐离他而去，最后，他在这个富有的家里的人员中被看成一个多余的齿轮。

总之，尽管可笑，这是一个善良的人。人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爱戈弗雷，他爱菲娜，何况，他们也同样爱他。因此，他在这世上只有一个抱负：反复向他们灌输他的艺术中的一切高雅，在举止礼貌上，使他们成为两个完美的人。

然而，人们会相信他吗？正是他，塔特莱教授，被威廉·W·科德鲁普选为作这次计划中的旅行时他的外甥的陪同。是的，他有某种理由认为塔特莱在把戈弗雷推向这种旅行的狂热，以能在周游世界中臻于完善时起的作用不小。威廉·W·科德鲁普因而决定让他们俩一起走一下。次日，4月16日，他就叫人通知教授来他的工作室找他。

对塔特莱来说，一位富豪的邀请就是一道命令。教授离开了他的房间，带着那把人们称为小型小提琴的袖珍小提琴，以准备不时之需；他登上了公馆宽大的楼梯，双脚刻板地落地，因为这符合一个舞蹈老师的身份，他敲了工作室的门，进入里面，身体半弯，臂时弯成圆弧形，嘴巴带笑，双脚前后交叉后在它们的长度的一半处，采取了第三种姿势，使脚踝骨互相接触，脚尖点地转向外侧。

除了塔特莱教授能处在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中，所有别的人在这样的基点上都会摇摇晃晃，但他能够保持绝对的笔直。

“塔特莱先生，”威廉·W·科德鲁普说，“我让您来是为了告诉您一个消息，我想，它不会使您吃惊。”

“长命百岁！”教授回答说，尽管威廉·W·科德鲁普根本没有打喷嚏，人们或许还以为他是打了喷嚏。

“我外甥的婚事已推迟一年半，”这位舅舅接着说，“而戈弗雷，根据他的请求，将出去游览新旧大陆的不同的国家。”

“先生，”塔特莱答道，“我的学生将为看见他诞生的这个国家争光，而且……”

“也将给传授给他文雅的举止的礼仪教授争光。”商人以一种嘲弄的口吻回答，天真的塔特莱对此毫无感觉。

而且，确实，他以为该做一个“两脚并合”，他以一种横斜滑步轮番挪动他的两只脚，然后，柔软地略微屈膝，他向威廉·W·科德鲁普行了个礼。

“我曾以为，”后者接着说，“您要 and 您的学生分手，无疑会感到有点难受？”

“难受将是痛苦的，”塔特莱答道，“但是，如果必须……”

“并不是必须，”威廉·W·科德鲁普回答说，浓眉皱了起来。

“啊！……”塔特莱答着。

略微有点慌乱，他往后做了一个高难度舞蹈动作之前的停顿，以把第三

种姿势过渡到第四种姿势；然后，他将两只脚隔开一个宽度，——可能根本未意识到他在做些什么。

“是的，”商人接着说，声音短促，语调不容反驳，“我曾以为将一个教授和一个造就得如此心领神会的学生分开，确实是残忍的！”

“确实……旅行！……”塔特莱答着，似乎并不想听明白。

“是的！……确实！……”威廉·W·科德鲁普接着说，“旅行不仅能使我的外甥的才能更为突出，而且对使他能有这样正确的仪表的老师的才能也是一样！”

这个大孩子从来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天他必须离开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去遨游大海。一个精通舞蹈动作设计甚至旅行的人的脑子里是不可能涌入这些念头的，而且州府周围 10 里路的辐射范围，还有待着他去认识。现在，有人向他提议，不，向他表示，不管他是否乐意，他得移居国外，用他的生命去执行他向他的学生作出的这些旅行建议，带着这些旅行包含的种种困难和不便。毫无疑问，这事扰乱了像他这样的不太坚实的脑子，倒霉的塔特莱生平第一次感到，在 35 年的锻炼下已变得柔顺的他腿上的肌肉，在违背他的意愿下抖动着！

“可能……”他说，试图重现一度从他嘴唇上消失的那种舞蹈家的刻板的微笑，“可能……我不适合……”

“您会适合！”威廉·W·科德鲁普以不容别人和他讨论的那种身份回答。

拒绝，这不可能。塔特莱甚至想都不往这方面想。他在这家里是什么？一件东西，一个小包，一个包裹，可以发送到世界各地！但计划中的这一发送仍不免使他有点惊惶。

“那什么时候执行，这次出发？”他问，一面试图重新恢复一种刻板的姿势。

“一个月后。”

“那科德鲁普先生决定大船将在哪个风急雨骤的大海上把我和我的学生载走？”

“一开始，在太平洋上。”

“那在地球上的哪一个点，我第一次落下我的脚呢？”

“在新西兰的土地上，”威廉·W·科德鲁普答道，“我注意到新西兰人不会得体地把他们的臂肘折成圆形！……您将纠正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塔特莱教授被选为戈弗雷·摩根的旅伴。

这时商人的一个手势让他明白召见已经结束。他于是退了出来，相当激动，以致他的退场以及他在这困难的动作中习惯地表现出的那些优雅多少还有待完善。

确实，由于满心忧虑，忘了他那门艺术中那些最基本的告诫，塔特莱教授生平第一次在离开时两脚朝内！

第五章

在这一章中，准备出发，在这章结束时，确实走了。

不必再作回顾。在两人作这横贯人生的长途旅行之前，要戈弗雷结婚，他却要周游世界——这有时更为棘手。但他打算旅行回来时已很好地经受了锻炼，而且，去时是个青年，回来时是个男子汉。他将能看见、观察、比较。他的好奇心将得到满足。那时他就只要安安静静地过那种深居简出的生活，过那种幸福的夫妻生活，任何诱惑都再也无法使他离开。他想错了还是想对了？他是否将向着某种使他受益的有用和扎实的课程航行？我们将留待以后再作回答。

总之，戈弗雷兴高采烈。

菲娜，绝不流露出内心的忧虑，听任着这个学徒期。

塔特莱教授，他那通常那么结实的，对舞蹈中的一切平衡十分熟练的两条腿，在失去了平时的稳定之后，正徒劳地想使之恢复。他甚至在他房间里的镶木地板上摇摇晃晃，仿佛他已经站在船舱的地板上，被一下下地前后左右地颠簸着。

至于威廉·W·科德鲁普，自作出决定后，感情很少外露，尤其是对他的外甥。他的嘴唇绷紧，眼皮半合着，表明有一个固执的想法已经进入了这个通常翻滚着高度的商业计算的脑袋。

“啊！你想旅行，”他有时轻轻地说着，“旅行而不是结婚，不是留在你家里，单纯地享受幸福！……好吧，你去旅行吧！”

准备工作随即就开始了。

首先，路线问题得提出、讨论并最终定下。

戈弗雷将往南、往东还是往西走？这是第一步要决定的。

如果他从南面的路踏上旅途，“巴拿马—加利福尼亚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公司，然后是“帕基·夏汉顿·利奥—杰尼罗”公司将负责把他们送往欧洲。

如果他往东走，“太平洋大铁路”可以在几天内把他送到纽约，从那儿，“圭那”、“英曼”、“柔枝—星”、“汉堡—美国”或法国的“横渡大西洋”轮船公司的几条线路将把他带到旧大陆的海岸。

如果他想往西走，搭乘“金色年华越洋轮船”，他很容易抵达墨尔本，然后，搭乘“贝宁修拉东方轮船公司”的轮船到苏伊士运河的伊斯坦。

运输工具并不缺乏，多亏它们精确的协调，环球一周将只是一次简单的观光者的散步。

但是弗里斯柯的这位富豪的外甥兼继承人将作的不是这样的旅行。

不！威廉·W·科德鲁普出于商业的需要，拥有一支由帆船和轮船组成的船队。他因此决定将他的船中的一艘“归年轻的戈弗雷·摩根支配”，就好像这是一次王族的作为消遣的旅行——由他父亲的臣民们付帐。

经他下令，“梦幻号”这艘600吨，200马力的坚实的轮船立即进入准备状态。它将由德考特船长指挥，这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已经在任何气候条件下航行过所有的大洋。这位经常与陆龙卷、台风和飓风打交道的艺高胆大的海员在他50岁的年龄中已经有

40年的船龄。扯最少的帆，顶住飓风对这个“水兵”来说只是一种游戏，他只会“晕陆”，也就是说当船靠岸走上陆地时。因此，这种在船舶的甲板上一刻不停地被摇晃的生活，养成了他总是左右前后摇晃的习惯：他有前后

左右摇晃的恶癖。一名大副，一名机械师，4名火夫，12名水手，总共18人，将组成“梦幻号”的全体船员，如果这船仅限于每小时平平稳稳地开8海里，航海性能还是相当好的。尽管当海浪汹涌时它没有足够的速度冲进波涛中，好吧！但海浪也无法从它上面掀过，这一优势很好地补偿了它在速度上的一般，尤其当人们不是急于赶路时。加之，“梦幻号”配置着纵帆，如果顺风，它那500平方米的风帆，总能为它的蒸汽助一臂之力。

然而，不能以为“梦幻号”作的旅行只是一次消遣的旅行。威廉·W·科德鲁普是个太讲究实际的人，以至不会不尽量利用穿越地球上所有海洋的一次一万五六千海里的航程。毫无疑问，他的船应该不载货物出发，但得往船的“压水舱”内灌水，这些水在需要时能将船浸没到贴近甲板处，使船易于保持在良好的浮力状态中。因此，“梦幻号”打算在途中载货，并访问这位有钱的商人的许多国外分行。这样，它是从一个市场航向另一个市场。别担心，德考特船长不会为支付旅行费用感到为难！戈弗雷·摩根的心血来潮不会花费舅舅钱柜里的一个美元！在那些优秀的商人家庭里就是这样行事的。

这一切都是在威廉·W·科德鲁普和德考特船长经过长时间的极其秘密的会谈后一起决定下来的。但是，这件事情的解决虽然看似那么简单，进行时却不简单，因为船长不得不去这位商人的工作室造访了多次。当他从那儿出来时，经常去公馆的较为敏锐的人将会观察到，他的面孔奇特，头发迎风竖起，就好像他用一只激昂的手把它们弄乱了似的，总之，他的整个身体前后左右地比平时摇晃得更厉害了。还能听到他古里古怪地哇啦哇啦，这证明这些会谈并非风平浪静。因为说话坦率的德考特船长很能顶得住威廉·W·科德鲁普，他对他的爱和对他的器重足以使他允许他反驳他。

总之，似乎一切都达成了协议。谁作了让步，威廉·W·科德鲁普还是德考特？我还不敢说，因为不知道他们讨论的主题是什么。但是我将更看好船长。

不管怎样，在会谈了8天后，商人和水手似乎达成了协议，但德考特不断地在牙缝间咕哝：

“让苏罗埃的50万个魔鬼把我打发到赤道无风带的深水处去，万一我，德考特将料到要干这样的活！”

但是“梦幻号”的准备工作进展迅速，而且它的船长为了使它一到6月上半月就能出海什么都未疏漏。已经把船送进船坞，而且船的水下体仔细地重新漆了红铅，鲜红的颜色和船体的水上部分的黑色成了鲜明的对照。

旧金山的港口来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来自各个国家的船舶。因此多年来，有规律地建在海滩上的该城的码头已无法满足货物的装卸，要不是工程师们终于建造了几个人工码头。一些红枞木桩基打进水里，几平方英尺的地板搭成宽大的平台盖在这些桩基上。这是按照海湾造的，但海湾是宽大的。这样就有了真正的用于卸货的码头的斜坡，布满了吊车和包裹，在斜坡附近，来自两大洋的轮船，来自加利福尼亚内河的汽轮，来自各地的快速帆船，来自美洲海岸的沿海船，得以有次序地排列着，不致拥挤不堪。

就在这些人造码头之一，在瓦夫布道团街的尽头，“梦幻号”从船舶修理处的锚地下水后，牢牢地系在那里。

为使指派给戈弗雷作旅行的这艘轮船能在最良好的状态下航行，什么都

水舱，当船轻载时，可以往舱里灌水，以使船能保持在它的浮力线上。

考虑到了。食物供应，布置，都仔细地作了研究。帆缆索具性能卓越，锅炉作了检验，螺旋推进器为第一流。为了靠岸的需要和易于登陆，甚至载上了一条汽艇，速度快又不会下沉，这将在航行途中大派用场。

总之，最后在6月10日那天一切准备就绪。就只等出海了。被德考特船长带上船的那些控制风帆和操纵机器的人，组成了一支优秀的船员队伍，在当地难以找到更好的了。真正作为储备的一批活的动物，刺豚鼠、绵羊、山羊、公鸡和母鸡等，被关进了仓库里；物质生活上的各种需要都放在那儿了，另一方面，备置了一定数量的最好的品牌的食品罐头箱。

至于“梦幻号”将航行的路线，毫无疑问这是威廉·W·科德鲁普和他的船长曾经作的长时间会谈的内容。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第一个靠岸点被指定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除非由于逆风延长了航程必须买煤，不得不在太平洋山的某个群岛或中国的某个港口再补给。

何况，戈弗雷出海之后的这一切细节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对塔特莱也毫不相干，航海可能发生的意外在他那混乱的脑子里正日益夸大。

只有一张表格要填写：照相表格。

一个未婚夫不能不带上他所爱的人的相片决定出发作环球长途旅行，以及，作为补偿，留下他的相片。

戈弗雷因此穿上旅装将这事托付给蒙哥马利街的摄影师们，斯梯芬森公司经办，而且菲娜穿上做客的衣服，同样托付阳光摄下她的倩影，但在摄影师的玻璃感光板上她的容貌有点儿忧郁。

这将是又一种方式的一起旅行。菲娜的照片放在戈弗雷船舱内指定的地方，戈弗雷的照片放在菲娜的卧室里。

至于塔特莱，他既不是未婚夫也根本不想当未婚夫，然而，他把自己的肖像留在感光纸上也是件可以想象的事。但是，不管摄影师技术多么高超，都无法拍下一张令人满意的照片。那张动来动去的底片只是一团迷雾，无法在这团迷雾中认出著名的舞蹈和仪表教授。

因为不管他多么有耐心，都没法使自己不动——尽管采用了在一切摄影棚里尚在时行的在这种工序中惯用的建议。

曾试图以别的更快的手段拍下瞬间的照片。没有办法。塔特莱跟“梦幻号”船长完全一个样，预先就已前后左右地摇晃了。

只得放弃保存这位惹人注目的人物的相貌。这对子孙后代是个无法弥补的不幸，如果——但抛弃这种想法！——如果，满以为去的是旧大陆，塔特莱却去了再也回不来的另一个世界。

6月9日，一切就绪。“梦幻号”就只等开航了。船舶证件、提单、租船契约、船舶保险单，都合乎规定，而且，两天之前，科德鲁普公司的经纪人已经送来了最后签过字的契约。

那天，蒙哥马利街的公馆里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午宴。大家祝愿戈弗雷旅途幸福，早日归来。

戈弗雷不由相当激动，而且他一点不想掩饰。菲娜显得比他坚强。至于塔特莱，他把自己的忧虑浸在几杯香槟酒里，酒的作用一直持续到出发那一刻。他甚至差点忘了他的袖珍小提琴，在“梦幻号”解缆起航那一刻才给他送来了。

在船上作了最后的道别，在艙楼上最后一次互相握手，然后，螺旋推进器转了几圈，轮船离岸了。

“再见！菲娜。”

“再见！戈弗雷。”

“愿上天为你们带路！”舅舅说。

“尤其把我们带回来，”塔特莱教授喃喃地说。

“而且千万不要忘记，戈弗雷，”威廉·W·科德鲁普补充说，“‘梦幻号’艏部船名板上的那句格言：

“瓜熟蒂落！”

“决不会的，威尔舅舅！再见！菲娜！”

“再见！戈弗雷。”

轮船驶远了，手帕一直挥舞到码头在它的视野中，甚至比这更远一些。

很快，“梦幻号”驶过了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旧金山海湾，穿过了金门的狭窄入口，然后，以它那艏柱切断了太平洋的水：就好像那扇“金门”刚刚在它后面关上。

第六章

在这一章中，将请读者结识一位新人物。

旅行开始了。人们很自然地会承认，旅行并不困难。

如同塔特莱教授以一种无可争辩的推理方式经常反复说的：

“旅行总是有个开头！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结束，这才至关重要！”

戈弗雷住的船舱位于“梦幻号”舰楼最靠里的地方，朝着作为饭厅使用的高级船员的休息室。我们这位年轻的旅行者在那儿被尽可能地安置得舒适。他把菲娜的照片挂在卧室壁板上光线最充足的最好的地方。一个睡觉的帆布吊铺，一个梳洗的盥洗盆，几个放服装和内衣的柜子，一张工作的桌子，一把坐的安乐椅，对这个22岁的旅行者来说，他还需要什么呢？他这个年龄不正是信奉那种由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组成的讲求实际的哲学吗？啊！青年们，如果有可能，去旅行吧，如果没有这种可能……还是去旅行吧！

塔特莱，他的心情再也好不起来。他的船舱就在他的学生的船舱旁边，他认为船舱太窄，帆布吊铺太硬，他在货舱翼处占据的6码面积远远不能让他重复奥弗涅民间舞中伴有击打动作的舞步。旅行者的他就不能合并那位舞蹈和仪表教授吗？不能！这是天生的，而且，当塔特莱最后一觉睡得正甜时，他的两只脚仍横放着，脚跟对着脚跟，和刚睡下时的姿势一样。

必须大家一起进餐，其位置是——戈弗雷和塔特莱两人相对而坐，船长和大副各据那张横摇的桌子的一端，“横摇的桌子”这吓人的名称已经使人明白教授的那个位子将经常空着。

出发时，在6月份这个美好的季节里，微微地吹着东北风。德考特船长得以命人扯起风帆以加快速度，“梦幻号”，据着上风，借着风势，摇晃不太大。何况，由于海浪是从后面向它袭来，前后颠簸使船一点不觉得过度翻滚。这种相对于风向的帆的方向不会使旅行者脸上鼻子绷紧，眼睛凹陷，额头苍白，面颊失色。因此这是可以承受的。船直插入西南面美丽的大海，稍稍卷起白浪：美国的海滩很快将消失于地面线上。

两天里，航行中未发生任何值得详述的意外事件。“梦幻号”一帆风顺。因此旅行一开始是顺利的——尽管德考特船长有时流露出一种他未能掩饰住的不安。每天，当太阳在子午线经过时，他精确地记下船的位置。但人们可以观察到立刻把大副带到他的船舱里，两人在那儿秘密交谈，就好像为了某种严重的意外情况他们得进行讨论。毫无疑问，戈弗雷对这一细节毫无觉察，他对航海的知识一窍不通，但水手长和几名水手不由感到吃惊。

尤其使这些正直的人惊诧的是，从第一个星期起，有两三次，在夜里，在绝无必要这么做的情况下，“梦幻号”的航向明显地改变了，然后，在白天又恢复正常。这么做，对一艘受到气流变化影响的帆船来说，是可以解释的，但对一艘能够顺着大圆圈航线航行，在风向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收帆的轮船来说，这就无法解释了。

6月12日白天，船上发生了一桩极难料到的意外事件。

当德考特船长、大副和戈弗雷正要就座吃午饭时，甲板上响起了一阵异常的声音。几乎立刻，水手长推开了门，出现在高级职员休息室的门口。

“船长，”他说。

“出了什么事？”德考特船长急急地问，就像一个始终警惕着的海员。

“有……一个中国人！”水手长说。

“一个中国人？”

“是的，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们刚才在底舱最靠里的地方偶然发现的。”

“在底舱最靠里的地方！”德考特船长叫道，“以萨克拉芒朵街的魔鬼起誓，把他扔到海底去！”

“遵命！”水手长回答。

而且这个善良的人，怀着所有加利福尼亚人可能感到的对一个天朝的儿子们的蔑视，觉得这命令再自然不过了，对执行这一命令毫不迟疑。

这时，德考特船长已站了起来，后面跟着戈弗雷和大副，离开了舰楼的休息室向“梦幻号”船头的这个家伙走去。

那儿，果真有一个被紧紧抓住的中国人，正在和两三个毫不留情地用手推撞他的水手搏斗。这是个35岁至40岁的男人，容貌聪敏，体质健壮，脸上无须，但由于在通风很差的底舱里呆了60小时显得有点苍白消瘦。

德考特船长立即以手势令他的手下松开这不幸的擅入者。

“你是谁？”他问他。

“太阳的一个儿子。”

“你叫什么名字？”

“尚无。”那中国人答道，这名字，在天朝的语言中，意思是：并不存在。

“你来这儿，来船上干什么？”

“我航海！……”尚无镇静地回答，“但尽可能不给你们造成最小的损害。”

“当真！最小的损害！……你是在开船时躲进底舱里的？”

“您说得对，船长。”

“为了免费地把你从美国带到中国，带到太平洋的彼岸？”

“如果您愿意的话。”

“如果我不愿意，黄皮佬，如果我请你心甘情愿地游回中国去？”

“我会试试，”中国人微笑着回答，“但可能会在路上送命！”

“好吧，该死的约翰，”德考特船长叫道，“我来教你怎样想节省路费！”

德考特船长大超出了这事所可能引起的他的愤怒，可能正要将其威胁付诸实施时，戈弗雷干预了。

“船长，”他说，“‘梦幻号’船上多了一个中国人，那就是加利福尼亚少了一个中国人，那儿的中国人那么多！”

“那儿的中国人太多！”德考特船长答道。

“太多，确实，”戈弗雷接着说，“那么，既然这不幸的人决定离开旧金山，这值得某种怜悯！……唔！我们在过上海海岸时把他扔下，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在说着加利福尼亚州有着太多的中国人时，戈弗雷用的是一个真正的加利福尼亚人的语言。确实，天朝的子民的移居国外——他们是在中国的3亿对在合众国的3千万美国人——对极西部地区的省份成为一种危险。因此加利福尼亚、下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内华达、犹他这些州的立法机构，以及国会本身都关心着这种新的流行病的侵入，美国佬给这起了“黄祸”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在那个时代，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 5 万天朝子民。这些人在淘金上极有技巧，也极有毅力，靠一撮米饭，一口茶，一口鸦片生活，有为了降低劳动力的费用而损害气愤的工人的倾向。因此必须使他们服从一些与美国的宪法相反的专门的法律——控制他们的移民，不让他们有取得国籍的权利的法律，怕他们最终成为国会中的大多数。此外，如同印度人和黑人那样，他们通常都受到粗暴对待，为了对强加于他们的这种“霍乱患者”的说法辩护，他们经常被圈禁在一种少数民族的集中居住区，在那儿，他们小心地保持着天朝的风俗和习惯：

在加利福尼亚的州府，在靠近萨克拉芒朵街的那个区域，装饰着他们的招牌和他们的灯笼，另一人种的影响把他们集中到了一起。在那儿，可以成千成千地遇见他们，穿着他们的袖子宽大的外衣，戴着他们的尖锥形帽子，穿着他们的头上翘起的鞋子碎步疾走着。在那儿，他们大多数人成了食品杂货店主、园丁或洗烫衣服的工人——如果不当厨师，或不属于那些在旧金山的法国剧场演出中国戏的剧团。

然而——没有任何理由为他掩饰——尚无参加了这些性质各异的剧团中的一个，在那儿，他演第一丑角，——万一这种欧洲戏剧的表达可以用于任何一个中国艺术家。确实，他们是那么严肃，即使在他们开玩笑时，以至加利福尼亚的小说家哈特—勃雷特可能说过，他从未见一个中国演员笑过，他甚至承认他无法弄懂他曾经看过的那些戏中的一个是个悲剧还是一个纯粹的闹剧。

总之，尚无是个喜剧演员。演出期结束，成就巨大，可能觉得时候到了，他想重回家乡而不是尸骨回乡。因此他碰运气地偷偷摸摸地溜进了“梦幻号”的底舱。

带着购得的生活必需品，他是否希望隐匿姓名身份地度过这几个星期；然后在中国海岸的某一处下船，如同他不被人看见地上船那样？

说到底，这是可能的。总之，这肯定算不上什么弥天大罪。

因此，戈弗雷为这位擅入者进行干预是对的，而且，表现得比平时凶恶的德考特船长也没有过多留难地放弃了要把尚无从船上扔到太平洋的水里去嬉戏。

尚无因此不再躲回船底，但他不该在船上过于妨碍别人。他冷静，有条不紊，很少与人交往，小心地避开那些水手，那些人总是对他推一下撞一下；他吃他储存着的食品。总之，他的瘦小使得加载了他的体重后不会明显增加“梦幻号”的航行费用。如果尚无是免费运送，他的乘船旅费肯定不会在威廉·W·科德鲁普的钱柜里花费一个美分。

然而，他在船上的出现，引起了德考特船长的某种考虑，他的大副，无疑是明白他的考虑的特殊意味的唯一的人。

“他将使我们碍手碍脚，这该死的中国人，当必须！……总之，算他倒霉！”

“谁叫他偷偷地上了‘梦幻号’！”大副答道。

“尤其是去上海！”德考特船长反驳说，“让约翰和约翰的儿子们见鬼去！”

中国人的习惯要归葬故乡，有一些船专门用于运送尸体。

第七章

在这一章中，将看到威廉·W·科德鲁普让他的船买上保险并无过错。

在接着的几天里，6月13、14和15日，气压计慢慢地下降，而且下降持续着，没有恢复，这表明天气有变化的倾向，或是下雨，或是刮风，或是狂风暴雨。微风在西南面吹过时明显地增强了。对“梦幻号”来说，这是逆风；它得抵挡迎面袭来的相当大的海浪。因此把帆收进了罩里，只能以螺旋推进器行驶，但只能以中等压力，以免折断。

戈弗雷挺能经受前后左右颠簸的考验，甚至一刻也未失去他那愉快的心情。很明显，这正直的小伙子热爱大海。

但塔特莱，他可不爱大海，而且大海同样不爱他。可以看到不幸的仪表教授失去了仪表，舞蹈教授不由自主地违反一切艺术规律地跳着舞。

这些摇晃一直震到了轮船的底肋材，他没法在他的船舱里躺下去。

“空气！空气！”他叹着气。

因此他不再离开甲板。一下左右摇晃，他从一侧船舷滑向另一侧。一下前后颠簸，他被抛向前，几乎立刻又重新被抛向后。他靠在栏杆上，他抓住缆绳，他做的那些姿势绝对要被现代的编舞原则禁止使用！啊！要能以一个气球动作升在空中躲开这活动的地板的起伏不平那该多好！他的先辈中的一个舞蹈家曾说，如果他同意从舞台上收回他的脚，那只是为了不使他的同伴们丢脸。他，塔特莱，他将愿意永不把他的脚落回到这个前后颠簸得似乎要把他拖进深渊的甲板上。

有钱的威廉·W·科德鲁普究竟起了什么念头，要把他打发到这上头来？

“这恶劣的天气会不会持续？”他一天20次地问德考特船长。

“嗯！气压计使人不放心！”船长皱着眉头一成不变地回答。

“我们是否很快就要到了？”

“很快，塔特莱先生！……嗯！很快！……天好还得有段时间！”

“可人们把这叫做太平洋！”不幸的人在两次碰撞和起伏之间反复说着。

而且，我们要说，塔特莱教授不仅饱尝晕海之苦，而且看见这些覆满泡沫的巨浪涌到“梦幻号”的舷墙那么高，听见被猛烈的冲击抬起的阀门任蒸汽从排气管里冒出来，感到轮船就像在这浪尖上的一个软木塞晃荡颠簸时，害怕极了。

“不！这样不可能不翻船的！”他反复说着，目光呆滞地盯着他的嘴唇。

“镇静些，塔特莱，”戈弗雷答道，“船是为漂浮而造的，见鬼！这是有根据的！”

“我对您说没有！”

而且，在这一思想支配下，教授套上了他的救生带。他白天晚上都将它紧紧套在胸上。以金子作代价都不能叫他脱下来。每当大海让他有片刻的缓解，他就呼一大口气把它重新充满。确实，他总觉得它充气不足！

我们为塔特莱的骇怕请求宽容。他不习惯大海，大海的放纵可以引起某种骇怕，而且，诸位知道，这位旅客直到那天甚至无意地从未去旧金山海湾的平静的水面上冒过险。因此，在一艘被大风颠簸着的船上感到不舒服，在海浪冲击下感到害怕，人们会原谅他这一点的。

再说，天气变得越来越糟，而且以逼近的风威胁着“梦幻号”，如果它看得见海岸，信号台早就对它发出通知了。

尽管，在白天，为了绝不弄坏机器，船只能在可怕的晃动中以很小的速

度前进，然而，由于水面极度地起伏不平，螺旋推进器还是连续浮出或浸没。因此，螺旋桨或是在深水里可怕地敲击着，或是在漂浮线上疯狂地敲击，这可能危害这一系统的牢靠。那种声音就像沉闷的爆炸在“梦幻号”船尾底下响起，那些活塞以机械师不易控制的速度狂奔着。

然而，戈弗雷无意中观察到，一开始他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即，在夜间，轮船的摇晃远比白天要弱。他是否该因此得出结论，那时风之减弱，是太阳下山后出现的暂时的平静？

这种现象在6月21日至22日夜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想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确切地说，那个白天天气尤为恶劣，风增强了，而且一连几个小时那么恣肆地刮着，似乎不可能在夜间让大海平静。

因此，将近午夜时，戈弗雷起了床。他穿得暖暖的上了甲板。

值班船员正监视着前方。德考特船长站在驾驶台上。

猛烈的风肯定没有减弱。可是，应该猛冲到“梦幻号”艏柱上的海浪却大大减小了。

但，抬眼往烟囱顶上看去，戈弗雷看到，那浓浓的黑烟不是从前朝后走，而是从后朝前走，和船是同一个方向。

“难道风向变了？”他想。

而且，他为这处境庆幸，他登上了驾驶台；接着，走近船长。

“船长，”他说。

前者，戴着风帽，穿着防水长大衣，未听见他来，而且，一开始，看见他在他身边，掩饰不住一种不快。

“是您，戈弗雷先生，您……来驾驶台？”

“是我，船长，我是来问……”

“问什么？”德考特船长生气地答着。

“风向没改变吗？”

“没有，戈弗雷先生，没有，而且，很不幸，我担心会转成风暴！”

“可是我们现在是顺风！”

“顺风……确实……顺风！……”船长辩解着，明显地为这一发现感到生气，“但我是没有办法！”

“您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说，为了不影响这条船的安全，我不得不掉转船头，躲开这种天气！”

“这会使我们极为可惜地延误时间的！”戈弗雷说。

“极为可惜，确实，”德考特船长答道，“但一到白天，只要大海稍微平静一些，我会抓住这个机会朝西行进。因此，我建议您，戈弗雷先生，回您的船舱去。相信我吧！在我们和大海一起奔跑着时，试着睡一下！您将少受到一些颠簸！”

戈弗雷做了个同意的手势，他忧虑地最后望了一眼极快地奔驰着的低低的云；随后，离开了驾驶台，他回进他的船舱，没多久又进入了他那被中断了的睡梦。

这种白天往西，夜间向东的航行又持续了48个小时；但气压计显示有某种上升的倾向，波动减少了；估计这种坏天气将随着风向转北而结束。

确实，这种情况出现了。

因此，6月25日，将近早上8点钟，当戈弗雷登上甲板时，东北风已将

云彻底打扫干净，阳光嬉戏着穿过帆缆索具并把它们的热烈的笔触写遍了船上所有的凸出部分。

被明媚的阳光直射着的深绿色的大海，这时正以一块巨大的扇形面闪闪发光。风不再狂舞乱穿，它在浪尖上缀起轻微的泡沫，低帆已经松开。

说得确切些，甚至，大海掀起的不是真正的海浪，而只是一些长长的水波，微微地晃动着这艘轮船。

说真的，无论水波还是海浪，对塔特莱教授而言都是一回事，“微波荡漾”时他病着，“风大浪急”时他也病着。他因而一直半躺在甲板上，半张着嘴，就像一条跃上水面的发愣的鲤鱼。

站在舰楼上的大副，举着望远镜，朝东北方向望着。

戈弗雷走近他。

“好吧，先生，”他快乐地对他说，“今天比昨天要好一点！”

“是的，戈弗雷先生，”大副答道，“我们现在是风平浪静。”

“而且‘梦幻号’驶上了正确的航线！”

“还没有！”

“还没有！为什么！”

“因为在最新的一次风暴中轮船明显地被抛到了东北方，我们必须精确地测定船的方位。不过太阳这么好，地平线一清二楚。正午时，通过测量高度，我们将得到正确的观察报告，而且船长将指定航线。”

“船长在哪儿？”戈弗雷问。

“他下了船。”

“下了船？”

“是的！……我们的值班人员以为瞥见了某些岩礁，在东面，海面上发白的地方，有一些船图上根本没有记入的岩礁。汽艇因此装备了起来，船长去察看了，水手长和三个水手跟了去。”

“去了多久？”

“大约一个半小时！”

“啊！”戈弗雷说，“我很不高兴未被预先告知。我本来很乐意陪他去的。”

“您那时在睡觉，戈弗雷先生，”大副答道，“船长不愿意叫醒您。”

“我为此感到遗憾，不过，告诉我，汽艇是朝哪个方向开的？”

“朝那儿，”大副回答说，“从右舷的吊杆那儿一直……在东北方。”

“用望远镜看不见吧？”

“不，它太远了。”

“但它不会延迟回来吧？”

“不会延迟，”大副答道，“因为船长要亲自测定位置，而且为了这项工作，必须在正午前回到船上！”

得到这个回答后，戈弗雷叫人给他戴上了他的海上望远镜，走去坐在坚实的船梢上。他想观察汽艇回来。至于德考特船长去作的这次察看，并不使他惊咤。确实，“梦幻号”不冒险驶入一片标有岩礁的大海，这是很自然的。

两个小时过去了。10点半不到，一股淡淡的烟，像一道细细的笔画，开始清楚地显现在地平线上。

这显然是那艘汽艇，察看完了后重返轮船。

戈弗雷很高兴用望远镜的视野跟随着它。他看见它以更为完整的线条渐

渐变得鲜明，在海面上变大了，画出的烟也更分明了，烟中还混杂着升起在地平线清晰的背景上的缭绕的水汽。这是一艘出色的小艇，速度快，而且，因为它是全力推进，不一会，用肉眼就能看见了：将近 11 点钟时，可以见到在它的前面被船头推起的白色的“絮花”，在它后面，扩展着的起泡沫的航迹就像一条彗星的尾巴。

在 11 点 15 分，德考特船长靠拢并跳上了“梦幻号”的甲板。

“那么，船长，有什么消息？”戈弗雷走来握住他的手问。

“啊！您好，戈弗雷先生？”

“那些岩礁？……”

“纯粹的表象！”德考特船长答道，“我们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我们的人可能弄错了。我也很惊诧，就我来说。”

“那就起航了？”戈弗雷说。

“是的，我们将重新起航；但，在这之前，我得测定方位。”您是否要下令将小艇弄上船？”大副问。

“不，”船长答道，“可能还要用它。将它拖在后面！”

船长的命令得到了执行，继续保持着压力的小艇驶来排在“梦幻号”的后面。

三刻钟后，德考特船长，手里拿着六分仪，测量了太阳的高度，以及测定了方位后，他指定了航向。

办完这事，最后望了一眼地平线，他把大副叫来，并把他带到他的船舱里，在那儿，两人谈了很久。

白天非常晴朗。“梦幻号”得以快速前进，没有不得不抽紧帆的那种摇晃。风很弱，而且，以机器给予的速度，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使帆鼓起来的。

戈弗雷非常快乐。航行于美丽的大海上，沐浴于美丽的阳光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更给思想以鼓舞，更给灵魂以满足的呢？然而，这些有利的环境却几乎不能使塔特莱教授稍微快活一点。虽然大海的状况不再使他直接感到不安，他的身体却感不到什么反应。他尝试着进食，却既无兴趣又无胃口。戈弗雷想叫他脱下箍在他胸上的那条救生带，他怎么也不肯。这条被称之为海船的铁和木头的组合难道就不会有随时裂开的危险吗？

夜降临了。厚厚的蒸汽保持着原状，并不降落到海平面上。夜将比白天的好天气所预告的远为黑暗。

总之，不必害怕任何暗礁，德考特船长刚在他的海图上对它们的确切位置作了记录，但和别的船相撞总是有可能的，因此在大雾弥漫的夜里不得不担心这一点。

因此，在太阳下山后不久，船边的舷灯就被仔细地点亮了；白色的航行灯被升起在前桅的顶上，而那些方位灯，绿灯在右，红灯在左，在桅的侧支索上发着光。如果“梦幻号”被别的船撞上，至少不是它的失误——这只是聊以自慰。沉船，即使符合规定操作，遇上了还是要沉船。如果船上有什么人想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塔特莱教授。

期间，这个始终滚来倒去，前颠后簸的高尚的人回进了他的船舱，戈弗雷也回到自己的船舱中：只是，一个是坚信能美美地睡一夜，一个是希望能美美地睡一夜，因为，“梦幻号”航行在长长的波浪上几乎没有什么摇晃。

德考特船长把值班任务托付给大副后，也回到了艙楼底下以休息几个小

时。一切都处于正常状态。轮船可以完全放心地航行，因为雾似乎不会增厚。20 分钟后，戈弗雷睡着了，而穿着所有的衣服睡觉的塔特莱，根据他的习惯，他的失眠只是从长长的呼吸中流露出来。

突然——可能是凌晨一点钟时——戈弗雷被一阵可怕的叫嚷声弄醒了。

他跳下帆布吊铺，迅即穿上长裤、水手的粗布短工作服，套上海员的长统靴。

几乎就在这一刻，那些可怕的喊叫在甲板上响了起来。

“我们沉船了！我们沉船了！”

转瞬间，戈弗雷冲出船舱，直奔休息室。在那儿，他撞上了一块样子笨重的物体，他没能认出来。那可能是塔特莱教授。

所有的船员都上了甲板，在大副和船长的命令下奔向中间。“撞上了船？”戈弗雷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该死的雾……”大副回答说，“但我们在往下沉！”

“我们在往下沉？……”戈弗雷答道。

确实，“梦幻号”无疑撞上了一块礁石，明显地被撞穿了。水几乎漫上了甲板。锅炉房深处的炉火肯定已被淹没了。

“往海里跳！往海里跳！戈弗雷先生，”船长叫道，“一刻都不能耽搁了！船要沉没了！它会把你卷进漩涡的！……”“塔特莱呢？”

“他由我负责！……我们离一处海岸只有半链！……”“可您怎么办？……”

“我的职责要求我在船上留到最后一个人，所以我将留下！”船长说，“可您逃吧！……逃吧！”

戈弗雷还犹豫着不往海里跳，可是水已漫到“梦幻号”的内壁上。

德考特船长知道戈弗雷深识水性，于是抓住他的肩膀，帮他赶紧从船上跳下。

真险哪！如果不是漆黑一片，肯定可以看到在“梦幻号”所在的位置上陷下了一个深渊。

但戈弗雷在这片寂静的水中央用几下蛙泳就迅速离开了这个像大漩涡的涡流那样吸卷的漏斗。

这一切发生于不到一分钟。

不一会儿，在绝望的呼叫中，船上的航海灯一一熄灭了。没有什么可怀疑了：“梦幻号”直沉海底了！

至于戈弗雷，他爬到了一块可以躲开激浪的高大的岩石上。他在黑暗中徒劳地呼唤着，没听见一个声音回答他，他不知道他是在一块孤零零的岩石上还是在暗礁的顶端，可能只有这场灾难能说得清，他在那儿等待着白天的到来。

第八章

在这一章写戈弗雷悲伤地反思旅行的癖好。

还得度过漫长的三个小时太阳才会在地平线上出现。可以说这几个小时犹如几个世纪那么长。

作为一个开始来说，这考验是严峻的，但是，我们再说一遍，总之，戈弗雷不是为了作一次单纯的闲逛才出发的。出海时，他在心里想，他把一切幸福和宁静的生活方式留在了身后，他在追逐冒险的过程中不会再去找回它们。因此问题在于应付局面。

暂时他是处在安全中。毕竟，大海无法把他从这块被拍岸浪的浪花打湿的岩石上夺回去。他要不要担心涨潮很快将他淹没？不，因为经过思考，他能确定这样的危险在朔月大潮达到最高点时才会发生。

但这块岩石是否是孤零零的一块？它是否俯临着一排分散于这片海域的岩礁？德考特船长在黑暗中以为看见的那个海岸是怎样的？它属于哪块大陆？绝对可以肯定的是“梦幻号”在前几天的暴风雨中已被抛离了它的航道。船的位置因此无法确切地测定。可船长在两小时前还断定他的海图上没有记入在这些海域有任何岩礁的标示，这又如何怀疑呢！他甚至还亲自去辨认了他的了望海员们以为看见的在东面的那些所谓的暗礁。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德考特船长作的勘测再往远处推进一些，这场灾难肯定可以避免。可回顾过去有什么用呢！

在既成事实面前，对戈弗雷来说重要的问题——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弄清他是在哪块土地附近。在太平洋的哪一部分，这个问题可放在后一步推论。在白天来临之前，首先得考虑离开这块最高处的长宽不足 20 步的岩石。但离开一个地方总是为了去另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可去之处不存在，如果船长在迷雾中弄错了，如果这块岩礁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如果，在视野穷竭之处，水和天交融在同一地平线上！

这个遇难的年轻人的思想因而集中到这一点上。他用他全部的视力在这漆黑的夜里搜寻着是否有什么模模糊糊的一块物体，堆积起的岩石或悬崖，显示出这岩礁附近有一块土地。

戈弗雷什么也未看到。他的鼻子未嗅到任何泥土的香气，他的眼睛未感到任何光亮，他的耳朵未听到任何声音。没有一只鸟飞过这片黑暗。在他四处似乎是一大片荒无人烟的水。

戈弗雷不得不承认他十有八九是完了。现在，已不是平静地周游世界，而是面对死亡了。因此，他镇定地、勇敢地想到了这位对最脆弱的他的造物也无所不能的上帝，而这一个造物已无法再靠自己了。

戈弗雷唯一能够作主的，就是等待白天的到来，听天由命，如果上帝不能降福于他，或相反，什么都试一试，如果有什么机会能够获救。

严肃的考虑使戈弗雷镇静下来，他在岩石上坐下。他脱了一部分已被海水浸湿的衣眼，他的羊毛短工作服，他的变得沉重的靴子，以作好游泳的准备，如果必须这么做。

然而，就没有人在沉船后幸免于难吗？怎么！“梦幻号”上的人就没有一个上岸的！难道他们全都卷进了一艘船下沉时所造成的这无法挣脱的漩涡中？戈弗雷与之谈话的最后一个人是德考特船长，他决定只要他的水手中还有一个人在船上，他就不离开他的船。甚至就是船长，在“梦幻号”的甲板将要淹没的那一刻把他扔进了大海。

但别的人，不幸的塔特莱，那个可怜的中国入，一个在艙楼中，一个在底舱深处，毫无疑问都突然淹入了水中，他们怎样了呢？“梦幻号”上所有的人中就他一个获救吗？可是那艘快艇就在轮船后面拖着啊！就没有几个海员、旅客和水手能在这小艇上找到避难处，足以及时地逃离那失事地点吗？是的！但更令人担心的是那艘小艇会不会和轮船一起沉了下去，现在正在水下约摸 20 英寻 的深处？

戈弗雷于是思忖，在这漆黑的夜里，如果他无法看见，至少他可以让人听见他的声音。在这一片宁静中，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叫喊、呼唤。说不定他的同伴中有一个人能用声音回答他的呼叫。

他喊了几次，把喊声拉长，相当大的范围内应听得到他的声音。

没有一个声音回答他。

他又叫了几次，一面连续转动身体，对着地平线上各个地点。

悄无声息。

“就我一个！就我一个！”他喃喃说着。

不仅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他的声音，而且没有任何回声应和他的声音。然而，如果他就在某块悬崖附近，离一群崖石不远，沿海地带经常呈现这样的排列，他的声音受到障碍物的反射，肯定会回到他这里来。因此，或是伸展在岩礁的东面的是一块低低的海岸，无法产生回声，或是，这更可能，在这附近没有任何一片陆地。这个遇难者赖以避难的这块岩礁是孤零零地点缀在海面上的。

三个小时就在这恐惧不安中过去了。冻得麻木了的戈弗雷在这块狭窄的岩石顶上来回走着，想以此御寒。

终于，天顶的云块上染上了几丝苍白的光亮。这是来自地平线上最初的色彩的反射。

戈弗雷转向这个方向——可能是对陆地的唯一的方向——力图看见黑暗中是否浮现出某块悬崖。升起的太阳以它最初的光亮绘出它的侧面图时，可能使它的轮廓显得更为鲜明。

但透过这模糊不清的黎明还没有任何东西显现出来。海上升起了一片薄雾，甚至使岩礁的面积都难以探查清楚。

因此，不必再作什么幻想。确实，如果戈弗雷是被抛在太平洋上的一块孤零零的岩石上，那就离死期不远了，饿死，渴死，或者，如果必须这么做，作为最后一道，在水底死去。

但他仍是望着，而且他的目光似乎尖利得过了头，他全部的希望都集中在上面了。

晨雾终于开始消散了。戈弗雷接连地看到了那些组成岩礁的岩石突现在大海上，就像一队海上的巨兽。那是一长列点播得很不规则的带黑色的、切割奇特，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头，其投影大致为东西方向。戈弗雷处于其顶上的那块巨大的石头显露在这列暗礁的西端，距“梦幻号”沉下地点不到 30 英寻。在这个地点，大海可能极深，因为那艘轮船上的任何部位，甚至连它的桅杆顶都看不到。可能，由于海底岩石某处底部的一下滑动，它被卷到了岩礁的宽敞处。

戈弗雷不用多看就了解了这一现实状况。拯救不可能来自这个方向。他

1 英寻约合 1.83 米。

全部的注意因而转向了被上升的迷雾渐渐揭开的岩礁的另一端。应该补充说明一下，海面这时很低，使那些岩石更完整地露了出来。只见它们显得长长的，潮湿的底部显得宽宽的。这儿，间隔着相当宽的海面，那儿，只有一些水洼将它们隔开。如果它们和某个沿海地带相衔接，就不难在那儿登陆了。

尽管如此，未见任何海岸。即使在这个方向，还未见有什么迹象显示有一块高地就在附近。

雾一直在消散着，视野也越趋宽阔，戈弗雷的眼睛执拗地盯在上面。螺旋状的雾由此卷绕到一块半英里的空间。已经有几块含沙的地皮在覆盖着粘糊糊的海藻的岩石中间露了出来。这沙子会不会至少象征着一片沙滩的存在，而且，如果有沙滩，能怀疑它不是和一块更为重要的陆地的海岸相连吗？

总之，巨大的花岗岩岩石上，清晰地突现出一条长长的沙丘的侧面，似乎把东方的地平线挡住了。太阳吸净了早晨的雾汽，这时，它那红彤彤的圆盘露出来了。

“陆地！陆地！”戈弗雷叫了起来。

于是他把双手伸向这坚实的平面，在一种感激上帝的冲动中跪在岩礁上。

那确实是陆地。在那块地方，那些岩礁只组成了一个突出的岬头，有点像一个海湾的南面的海角，在一个最多两英里的周边上合成为圆形。这凹入处最靠里的地方像是一片平坦的沙滩，四周接续地排列着随着草的外形起伏不定的、但不太高的小沙丘。

从戈弗雷所据的位置可以看到这片海岸的全貌。

这片海岸的北面和南面被两个不相等的岬角挡住了，其延伸最多不过五六英里。但是，它很可能和某块大的陆地连在一起。不管它是怎样的，眼下至少是获救了。在这一点上，戈弗雷不会有任何怀疑，他没被抛到什么孤零零的岩礁上，他可以相信这截陌生的土地将能满足他的基本需要。

“登陆！登陆！”他思忖着。

但是，在离开岩礁之前，他最后一次转过身去。他的目光依然在大海上寻找着，直望到外海的地平线上。在波涛面上会不会出现什么灾后残骸，“梦幻号”的什么碎片，什么幸存者？

什么也没有。

那艘小艇也不再在那儿，而且可能被拖进了同一个深渊。

戈弗雷于是想到，他的同伴中会不会有什么人也像他一样，在这片岩礁上找到了避难处，在等着白天的到来以试着登上海岸？

一个也没有，不论在岩石上还是在沙滩上！这片岩礁和大洋一样荒无人迹。

可是说到底，没有幸存者，大海至少会抛出几具尸体！在岩礁之间，在拍岸浪的最后那道边线上，戈弗雷就找不到他的几个同伴的僵硬的躯体吗？

不！在退下的潮水那时露出一大片岩礁上的所有地方，什么也没有。

戈弗雷是唯一的一个！他只能靠自己跟各种各样威胁着他的危险作斗争了！

然而，让我们说几句赞扬他的话，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戈弗雷不愿气馁。但因为最要紧的是，定居在陆地状态下对他更为适宜，陆地距他又有一小段距离，他离开了岩礁顶部，开始向海岸靠拢。

当岩石与岩石间的距离大得他无法一跃而过时，他跳入水中，而且，不

论他是用脚走过去，还是不得不靠游泳浮起身体，他都轻轻松松地抵达最近的那块岩石；反之，当他面前的距离只有一二码时，他就从一块岩石跳上另一块岩石。在这些覆着滑滑的海藻的粘糊糊的石块上行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得走很长一段路。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路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行走。

尽管如此，戈弗雷终于灵巧轻捷地把他的脚踩上了这块陆地，在那儿，可能等待着他的，如果不是很快地死去，至少也是比死亡更糟糕的一种凄惨的生活。饥饿，口渴，寒冷，匮乏，各种各样的危险，没有一件武器自卫，没有一把枪猎获动物，没有替换的衣服，他将沦落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境地！

啊！轻率的人啊！他本想了解自己有没有摆脱严峻的局面的能力！好吧，他将感受到这种滋味了！他曾经想获得当一个鲁滨逊

63

的遭遇！好吧，他将看到这是不是他所羡慕的一种遭遇！

他这时想起了为了冒险，他抛弃了那种幸福的生活方式，抛弃了在旧金山的那种置身于一个富有又多情的家庭中的轻轻松松的生活。他想起他的威尔舅舅，他的未婚妻菲娜，他的朋友们，他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毫无疑问！

这些回忆的浮现，使他的心抽紧了，而且，尽管他果断坚决，一颗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睛。

如果他不是一个人，如果有什么失事后的幸存者像他这样来到了这块海岸，哪怕是，失去了船长和大副，只是水手中的最后一个，只是塔特莱教授，他对这个无用的人能信赖的只是一点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也不至于使他感到这样可怕啊！因此，在这一点上，他还想抱有希望。尽管他在岩礁的表层没有发现任何踪迹，他就不可能在这片沙滩的沙地上遇上吗？除他之外就没有人已经登上这片沿海地带，正在像他一样地寻找着一个同伴吗？

戈弗雷又眺望着北面和南面的所有地方。他一个人也没看到。显然，陆地的这一部分是荒无人迹的。没有小屋的迹象，没有升在空中的烟痕。

“来吧！来吧！”戈弗雷思忖着。

于是，在冒险攀登可以让他在更大的范围内察看这块地方的那些多沙的沙丘之前，他向北登上沙滩。

一片寂静。沙上没有任何印迹。几只海鸟、海鸥或鸥，在悬岩的边缘嬉戏，这是这块荒僻处的唯一的生物。

戈弗雷这样走了一刻钟。最后，他准备跳上那些长满着灯心草和荆棘的沙丘中最高的那个沙丘的陡坡时，他突然停了下来。

一件看不确切的物体，鼓得极大，像是一头海上怪兽的尸体，肯定是被最近的一次风暴抛了上来，躺在距他50步远的礁边上。

戈弗雷赶紧朝这个方向奔去。

他越走近，心越跳得快，确实，他似乎从这个被打到岸边浅滩上的动物身上认出了一个人的形状。

在距那儿不到10步远的地方，他停住了，他就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他叫道：

“塔特莱！”

那正是那位舞蹈和仪表教授。

戈弗雷猛然冲向他的伙伴，可能，他还有一点呼吸！

转瞬间，他意识到是救生带制造了这种鼓胀并使不幸的教授看上去像头海上怪兽。但是，尽管塔特莱一动不动，可能他并没死！可能是这游泳器械，

在拍岸浪的波涛将他打上海岸时，把他托起在水面上！

戈弗雷着手工作。他跪在塔特莱身旁，他松开了他的救生带，他有力地用手为他按摩，终于，发现他那半张着的唇间轻轻吐出了一口气！……他把手放在他的心上！……心还在跳着。

戈弗雷呼唤他。

塔特莱动了动脑袋，然后，发出一声嘶哑的声音，又断断续续地说了些话。

戈弗雷猛烈地摇晃他。

这时，塔特莱睁开了眼睛，将左手扬过额头，重新抬起右手，查明了他的珍贵的袖珍小提琴和他紧紧拿着的琴弓丝毫没有丢失。

“塔特莱！我亲爱的塔特莱！”戈弗雷叫道，微微扶起他的头。

这颗头发稀疏散乱的头自上至下微微点了一下。

“是我！我！戈弗雷！”

“戈弗雷？”教授回答说。

然后，只见他翻了个身，跪起身，看着，微笑着，重又站了起来！……他感到他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支撑点了！他明白了他不是再在一艘船的甲板上，经受着前后左右颠簸着的各种摇晃了！大海已结束了对他的承载了！他重又处于一块坚实的土地上了！

那时，塔特莱教授重又找回了自他出发以来就失去了的那种平衡，他的两只脚在合乎规定的位置上自然地朝外放着，他的左手抓住袖珍小提琴，右手挥舞着琴弓；然后，当琴弦开始强烈地发出一种音色忧郁的潮湿的声音时，他那微笑着的唇间吐出了这几个

“在原位，小姐！”

这位正直的人在想着菲娜！

第九章

在这一章中论证，在鲁滨逊这一行中并非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完成了这事，教授和学生互相拥抱在一起。

“我亲爱的戈弗雷！”塔特莱叫道。

“我善良的塔特莱！”戈弗雷答道。

“终于，我们到达了港口！”教授叫道，语调就像一个经历了相当多次航行和意外事故的人。

他把这叫做：到达了港口！

戈弗雷不想和他讨论这个问题。

“脱下您的救生带，”他说，“这玩意使您呼吸困难而且妨碍您的行动！”

“您以为我这么做能没有麻烦吗？”塔特莱问。

“没有麻烦，”戈弗雷回答说，“现在，抓住您的袖珍小提琴，我们去探索。”

“走吧，”教授反驳说，“但是，请注意，戈弗雷，我们将在第一间酒吧停下来。我饿死了，而且，一打三明治，喝上几杯波尔图酒，将使我的两条腿完全复原！”

“是的！在第一间酒吧！……”戈弗雷摇着头答道，“而且甚至在最后一间……如果第一间对我们不适合！”

“然后，”塔特莱接着说，“我们问一下过路人电报局在什么地方，以立即给您的舅舅科德鲁普发一份电报。我想这位善良的人将不会拒绝给我们寄来回蒙哥马利街公馆的必需的钱，因为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就这么定了，在第一个电报局，”戈弗雷答道，“或者，要是这地方没有电报局，就在第一个邮局。上路吧，塔特莱！”

教授卸下了他的游泳器械，将它像打猎的号角那样缠在身上，于是两人终于前往环绕着沿海地带的那些沙丘的边缘。

遇见了塔特莱给了戈弗雷某种希望，他特别关心的是，探查清楚他们是否是“梦幻号”沉船后的唯一幸存者。

离开暗礁口一刻钟后，我们的两位探险者爬上了一个60至80英尺高的沙丘并到了它的顶上。从那儿，他们俯瞰着宽宽的一片沿海沙滩，他们的目光察看着那条直到那时仍被隆起的海岸遮掩着的东方的地平线。

在这个方向的两三英里之外，第二条丘陵成为一道背景，而且，从那儿更往远，什么地平线也看不见。

朝北，海岸似乎逐渐变尖了，但是，它是否和后面伸出的某个海角连接，那时还不能肯定。在南面，沿海地带相当深地凹进了一个小湾，而且至少在这个方向，大洋似乎一望无际。由此可得出结论，太平洋的这块陆地可能是个半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朝北或朝东北去寻找把这块土地和随便哪块大陆相连的地峡。

不管怎样，这块远非干旱的地区掩藏于一层可爱的树叶草地的青葱翠绿之下，长长的草地上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几条澄清的江河，高大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树木一直迭至丘陵组成的背景上。看上去真是娇媚。

但是，组成小镇、乡村或小村的房屋，未见一所！作为一个农业机关，一个分成制租田，一个农场的经营场所的烧结砖建筑物，了无痕迹！升起在空中，暴露出隐匿于树林底下的某个住宅的炊烟，未见逸出！杂乱的树木中未见一座钟楼，某块孤零零的高地上未见一所磨坊。如果没有房屋，甚至没

有一个窝棚、一个茅屋、一个棚屋、一个小屋吗？不！什么也没有。如果有人住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那只能住在地下，不是地上，过着穴居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一条开辟出的道路，此外，甚至没有一条小径，没有一条羊肠小道。似乎人的脚从未行走于这片沙滩的一块石子上，这些草地的一株草上。

“我没瞧见城市。”塔特莱注意着，期间，他踮起了脚。

“这可能由于这个省的这一部分没有城市。”戈弗雷答道。

“但有没有一个乡村？……”

“更不会有！”

“那我们是在什么地方？”

“我对此一无所知。”

“怎么！您对此一无所知！……可是，戈弗雷，我们得赶快弄清吧？”

“谁能说得上！”

“那我们怎么办？”塔特莱叫起来，把他伸向空中的胳膊弯成圆弧形。

“可能要当鲁滨逊！”

一听这个回答，教授跳了起来，可能没有一个小丑在他之前曾这么跳过。

当鲁滨逊！他们！当个鲁滨逊！他！当这个曾多年生活在詹—费南迪岛上的赛尔柯克的后代！当他们曾经多次阅读的丹尼尔·笛福和威尔斯笔下的那些假想的英雄的模仿者！当被抛弃者，远离他们的亲人、朋友，和他们的同类相隔几千英里，或许命中注定还要和野兽，或许是登上这片陆地的野人竞相生存，当毫无收入的悲惨的人，挨饿、受渴，没有武器，没有工具，几乎没有衣服，一切靠自己！

不！这不可能！

“别对我说这些事，戈弗雷，”塔特莱叫起来，“不！别开这样的玩笑！仅仅这种设想就足以将我杀死了！您刚才是开玩笑，是吗？”

“是的，我的正直的塔特莱，”戈弗雷答道，“您放心，但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最紧迫的事！”

确实，这关系到找到一个岩穴，一个山洞，一个随便什么洞，以能过夜；然后，设法搜集可能找得到的可食用的贝壳类动物，以好歹安抚一下胃的需要。

戈弗雷和塔特莱于是开始走下沙丘的斜坡，以前往暗礁处。戈弗雷对这样的搜寻显得非常热情；塔特莱则呆滞地陷于遭难的忧虑中。前者朝前，朝后，朝各个方向看；后者甚至无法看到 10 步远的地方。

戈弗雷在心里这么想：

“如果这块土地上没有居民，至少会有些动物在这里吧？”

他听说，在那附近，有一些家畜，即有毛和羽毛的猎物，不是那些在赤道区域很多的他只需去猎获的野兽。

以后的探索会让他去证实的。

不管怎样，几群鸟那时在沿海地带飞来飞去，麻雀、黑雁、杓鹬、野鸭，它们飞翔着，啾啾地叫着，空中到处都是它们的飞翔和鸣叫——毫无疑问，这是抗议侵入这个区域的一种方式。

戈弗雷从鸟推断出窝，又从窝推断出蛋，大概不无理由。既然这些飞禽群数很多地聚在一起，可能是因为那些岩石为它们提供了成千的洞让它们作为通常的住所。在远处，几只鹭和沙锥飞来飞去，表明附近有一片沼泽。

因此，并不缺乏飞禽：唯一的困难是没有制服它们的火器将它们击落。

然而，在等待中，最好是利用它们的鸟蛋，而且决心以这种最简单的但滋养的方式将它们食用。

尽管如此，虽然午餐有了，怎样烧煮呢？怎样能弄到火？这是个重要问题，要留待稍后解决。

戈弗雷和塔特莱直接回到那片暗礁，几群海鸟正在那上面盘旋。

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在那儿等着他们。

确实，在那些在沙滩的沙子上奔跑，在海藻中央，在水生植物丛下觅食的土生土长的飞禽中，他们就没有看见有一打母鸡和两三只公鸡是美国品种的吗？不！这决不是一个幻象，因为当他们走近时，不是有一阵响亮的鸡啼就像军号召唤似的在空中响了起来吗？

而且更远一些，在岩石间移动着的，力图爬到长满青翠葱绿的灌木的，最前面的那些沙丘斜坡上的四足动物是什么啊？戈弗雷对此同样不会弄错。在那儿有着一打刺豚鼠，五六头阉公羊，同样多的山羊，它们正安静地吃着这片草地边缘上的最前面的青草。

“啊！塔特莱，”他叫道，“您瞧！”

教授望着，什么也未瞧见，对这种未曾料到的处境的感受消耗得他太多了。

一个思考涌上了戈弗雷脑际，这思考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动物，母鸡、刺豚鼠、山羊、阉公羊，应该是属于“梦幻号”上私人的动物。确实，在海船下沉时，那些飞禽很容易地飞到了暗礁上，然后是沙滩上。至于那些四足动物，通过游泳，轻松地抵达了沿海地带最前面的岩石。

“由此可见，”戈弗雷观察着，“我们不幸的同伴中没有一人能做到如这些简单的动物，在它们的本能的指引下，做到的这件事！而且在‘梦幻号’载运的一切生物中，只有动物得救！……”

“得算上我们！”塔特莱天真地答道。

确实，对他来说，正因为像一个简单的动物，无意识地，精神力量未起任何作用，使得教授得以获救！

再说，这没什么要紧。有一定数量的这些动物到了岸上，对这两个船上的遇难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形势。他们将把它们集中起来，把它们关进畜栏，而且，如果他们将继续呆在这块土地上，靠着它们这种种类的特殊的繁殖力，他们就能有一整群四脚动物和全部的家禽。

然而，那一天，戈弗雷希望只以海岸可以提供的鸟蛋和贝壳作为食物来源。塔特莱教授和他因此开始搜索大片海藻底下的石块缝隙，不无收获。他们很快就采集到了数量可观的淡菜和滨螺，这些东西在迫不得已时可以生吃。还在封闭海湾的北面部分的那些高高的岩石上找到了几打黑雁蛋。可能在那儿还有供更多人吃的可以果腹的东西。戈弗雷和塔特莱不太想对这第一顿饭食显得过于挑剔。

“火呢？”后者说。

“是啊！……火！……”前者答道。

这是最为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引导这两个船上失事者清查他们的口袋。

教授的口袋是空的或几乎是空的。口袋里只有几根用于他的袖珍小提琴的替换的弦线，以及一段用于他的琴弓的松香。我问您，这是怎么搞的，这是用来取火种的方法！

戈弗雷东西也不多。然而，他极为满意地在口袋里找到了一把极好的刀，刀的皮套已经掉进大海了。这把刀，有刀身、螺旋钻、截枝刀、锯，在那样的环境中是件珍贵的工具。但除了这件工具，戈弗雷和他的伙伴只有他们的双手了。而且教授的手向来只是拉他的袖珍小提琴和装出一副讨人欢喜的样子。戈弗雷因此心想只得指望他的这双手了。

尽管如此，戈弗雷打算用塔特莱的双手，用将两块木片迅速互相摩擦的方法来取火。在灰烬下焐硬的几个蛋将会在中午的第二顿饭食中得到特别的好评。

因此，在戈弗雷忙于抢劫鸟窝时，尽管教授试图保卫它们在壳中的后代，教授还是去捡了一些遍于沙丘脚下地面上的木片。这种燃料被搬到一块挡住海风的悬岩脚下。塔特莱这时选了两块相当干燥的木片。想通过对它们强烈并连续地摩擦从中一点点散放出热质。

这是头脑简单的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通常做的事，为什么教授，以他看来要远远高于他们，自己就不能做到呢？

因此他开始摩擦着，重新摩擦着，擦得胳膊和前臂的肌肉都没了气力。他对这大为恼火，这可怜的人！可是，也许木材的质量不合格，也许木材还不够干燥，最后，也许是教授干得很糟，没有干这种活所必需的手的技巧，虽然他多少弄热了这两块木头，他身上所散发出的酷热要多得多。总之，只是他的额头在汗蒸汽下冒着烟。

当戈弗雷带着捡得的鸟蛋回来时，他发现塔特莱浑身是汗，那种状态无疑是他的舞蹈练习从来不曾引起过的。

“不行吗？”他问。

“不，戈弗雷，不行，”教授答道，“而且我开始相信这些野蛮人的发明只不过是用来欺骗这可怜的世界的一些想象！”

“不！”戈弗雷接着说，“但是，对这和对所有的事一样，得会干。”

“那么，这些蛋？……”

“还有另一种办法，”戈弗雷答道，“拿一只蛋系在一根细绳的一端，使它迅速地旋转，然后，突然停下旋转的动作，可能这动作将转化成热，那时……”

“那时蛋就煮好了？”

“是的，如果旋转很快并且停止很突然，……可是怎样造成这种停止又不弄破蛋啊！所以，最简单的，我亲爱的塔特莱，就是这样。”

于是戈弗雷轻轻地拿起一个黑雁蛋，将蛋的一端敲破，然后他灵巧地“小口喝起酒来”，毫不客气。

塔特莱下不了决心摹仿他，不得不满足于他那份贝壳类动物。

现在剩下的是寻找一个洞穴，一个随便什么凹处，以能在那里过夜。

“这是绝无仅有的，”教授指出，“鲁滨逊们连最起码的，稍后他们将它当成住所的洞穴都未找到一个！”

“我们去找吧。”戈弗雷答道。

如果直至现在这事绝无仅有，必须承认，这一次，传统被打破了。两人徒劳地搜寻了小海湾北部的悬崖的边缘。没有岩穴，没有山洞，没有一个可当作简陋的住所的洞穴。他们不得不放弃寻找。戈弗雷因此决定一直到这块多沙的边缘地带再过去些的背景处的最前面的树那儿去寻找。

塔特莱和他因而重新攀登最前面的那排沙丘的斜坡并开始穿过几小时前

他们曾瞥见的那块葱绿的草地。

情况既古怪又幸运，失事的船上的其余幸存者自动地跟在他们后面。显然，公鸡、母鸡、阉公羊、山羊、刺豚鼠，出于本能，坚持要伴随他们。毫无疑问，它们在这片沙滩上感到太孤独了，这片沙滩无法向它们提供足够的青草和小蚯蚓。

三刻钟后，戈弗雷和塔特莱——在这次勘察中他们很少交谈——来到了树林边缘。没有任何居所和居民的迹象。一片寂寞。甚至令人思忖这个地方是否从未留下过人类的足迹！

在这个地点，一些美丽的树以孤立的群体生长着，另一些靠得较近的树长在后面四分之一英里处，组成了一个不同树种构成的真正的森林。

戈弗雷寻找着有没有什么被岁月蚀空的老树干，可以在树壁之间为他们提供一个简陋的住所；但他的搜寻一无所获，尽管他一直找到夜色降临。

这时，饥饿强烈地刺激着他们，两人只得将就着吃些贝壳类动物，在沙滩上他们可能采集了很多这类东西。然后，筋疲力尽的他们躺在一棵树下，像人们所说的，听凭上帝的安排，睡着了。

第十章

戈弗雷做着所有海上遇难者在同样情况下曾做过的一切。

一夜平安。两个海上遇难者，由于过于激动和极度疲劳，睡得和在蒙哥马利街的公馆里最最舒适的房间里一样安宁。

次日，6月27日，曙光初露，公鸡的啼唱就把他们唤醒了。

戈弗雷几乎立刻感到了所在的处境，塔特莱却在回到现实之前，不得不久久地揉搓眼睛，伸展四肢。

“今天早上的早餐和昨天的晚饭一样吗？”他第一句话就问。

“我怕是的，”戈弗雷答道，“不过，我希望今天晚上的晚餐能吃得好一些！”

教授止不住意味深长地撇了撇嘴。刚才在梦里给他端来的茶和三明治在哪里！怎么，要是没有这顿点心，他还能等得到吃早饭的时候……或许这顿早饭永远不会有！

但是必须拿个主意。戈弗雷现在明确地感到压在他，压在他一个人肩上的责任，因为对他这个同伴什么都不能指望。在这个用来当作教授的头的空乏的盒子里，不可能生出任何实际的念头：戈弗雷必须为两个人考虑，想象，作出决定。

他首先忆起菲娜，他的未婚妻，他那么轻率地拒绝了娶她为妻，他忆起的第二个人是他的威尔舅舅，他那么冒失地离开了他，于是，他转向塔特莱：

“为了改变我们的常规，”他说，“这里还有些贝壳类动物和半打蛋！”

“没有东西煮它们！”

“没有！”戈弗雷说，“但如果我们缺乏的是这些食物本身，您怎么说呢，塔特莱？”

“我将说没有不是意味足够！”教授语气生硬地说。

然而，不得不将就这顿更简便的饭食。就这么吃了。

这时戈弗雷很自然地起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把昨天开始的勘察更向前推进一步。首先，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弄清“梦幻号”是在太平洋的哪一部分沉了船，以便设法到达这片沿海地带的某个有人居住的地点，在那儿可以，或是筹划遣返回国的方式，或是等待过路的船只。

戈弗雷观察到，如果他们能越过第二行丘陵，其景色秀美的侧面突现在森林之上，或许他将能在这一点上拿定主意。然而，他未考虑他得花一个多或两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他决定把当天的最初几个小时花在这迫不容缓的勘探上。

他望着他的周围。公鸡和母鸡正在高高的草丛中觅食。刺豚鼠、山羊、阉公羊在树林边缘来回走着。

然而，戈弗雷不想在身后拖上这群家禽和四脚动物。但是，要更放心地让他们留在这儿，得留下塔特莱看着它们。

后者答应单独留下并当几个小时这群动物的牧羊人。

他只指责一点：

“要是您消失了，戈弗雷？”

“在这一点上什么也不用担心，”年轻人答道，“我要穿越的就是这个森林，而且因为您不会离开森林的边缘，我肯定能在这儿重新找到您。”

“别忘了给您的威尔舅舅打电报，并向他要几百美元！”

“电报……还是信！没问题！”戈弗雷答道，在他弄清这块土地所处的

位置之前，他愿意让塔特莱保持他那些幻想。

然后，握了一下教授的手，他进入了树林深处，厚厚的树叶几乎使阳光都射不进来。但是，就是这阳光的方向将引导我们的年轻勘探者走向那高高的丘陵，其屏障遮住了东方的地平线。

没有小径。但是，土地并非什么印迹都没有。戈弗雷注意到，某些地方有动物经过。有两三次，他甚至以为看到有几只跑得很快的反鸟类动物逃走，驼鹿、黄鹿或驯鹿，但他未察看到有任何猛兽的足迹，如老虎或美洲豹，何况，他没有理由为它们的不存在而遗憾。

森林的高高的夹层，也就是说包括第一个分杈和树枝的梢端之间的森林的整个这一部分，成了一大群鸟的家：那是几百只野鸽，然后，在大树群之下，是些白尾海雕、大松鸡，有着螯虾般爪子的长喙鸟，而在更高处，有两三只胡兀鹫在林中空地上方翱翔，它们的眼睛活像一枚帽徽。尽管如此，这些飞禽中没有一只是属于特殊种类，让人可以以此推断出这块大陆的纬度。

这个森林中的树木也是这样。和包括下加利福尼亚、蒙特雷海湾和新墨西哥在内的美国的这一部分的品种相差无几。在那儿，生长着野草莓树，花朵很大的欧亚山茱萸树、槭树、桦树、橡树，四五种木兰植物和海岸松，在南卡罗来纳可以见到；还有，在宽大的林中空地中央，橄榄树、栗树，以及在灌木方面，有一丛丛罗望子树、爱神木树、乳香黄连木，如同温带南部出产的那样。总的来说，这些树木间有相当宽的空间可以通过，不一定非得借助火和斧头。海风很容易地穿过高高的树枝，而且，到处都是大块大块的光在地上闪耀。

因此，戈弗雷就这样地斜行着穿过这高大的树林底下。他甚至没有想到要留点神。他一心希望到达在东面环着森林的那些高地。他透过树叶寻找阳光的方向，以便更直接地走向目标。他甚至没看见那些鸟向导——这么称呼是因为它们飞在旅行者的前面——它们停下来，转过身，又飞起来，就仿佛它们想为他带路。什么都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

这种思想的集中能够被理解。一个小时之内，他的命运将被决定！一个小时之内，他将知道他是否到了这块大陆的某个有人居住的地方。

根据他所了解的航线以及“梦幻号”在那17天里所行驶的路推断，戈弗雷心想海船可能沉船的地方只有在日本沿海地带或中国海岸那儿。何况，太阳的位置总是在他的南面，清楚地表明“梦幻号”没有越过南半球的界限。

出发后两小时，考虑到有时树木茂密得使他不得不绕上几个弯，戈弗雷估计大约走了5英里路。丘陵的第二个平面不可能很远了。树木已经变得稀疏，形成了单独的一群群，而且阳光也更容易透过高高的枝叶了。地面也显示出倾斜，很快就变成了相当陡的上坡道。

尽管他有点累，戈弗雷不太愿放慢步伐。毫无疑问，他所走的，不是最前面的陡直的斜坡。

很快，他的高度已足以俯瞰伸展在他身后的那个葱绿色穹地的大致的整体了，这里那里都露出了穹地上的一些树的树梢。

但戈弗雷不打算朝后看。他的眼睛绝不离开那条勾勒在他前面四五百英尺上空的光秃秃的脊线。这就是那个总是挡住东方的地平线的障碍。

一个小小的斜截锥，超出了这条高低不平的线，并以它的较缓的斜坡和整个丘陵勾勒出的山脊相连。

“在那儿！……在那儿！……”戈弗雷心想，“必须到那个点上！……”

那是这个锥体的顶！……而且从那儿，我将看见什么？……一座城市？……一个乡村？……荒无人迹？”

戈弗雷在极度激动中不停地攀登，把肘关节紧贴着胸以控制心跳。他那略带喘息的呼吸使他感到劳累，但他没有耐心停下来喘口气。即使他在突起在他头上不到 100 英尺的锥体顶上将倒下，几乎昏倒，他也不愿耽搁一分钟。

终于，再过一会儿，他就到达目的地了。这一面的斜坡似乎相当陡峭，角度为 30 到 35 度。他手脚并用着；紧紧抓住斜坡上细长的草丛，那些由乳香黄连木或爱神木树组成的纤细的灌木丛在斜坡上一层层地直排到山顶。

使出了最后一把劲！终于，他的头超过了锥体的平顶，他俯卧着，与此同时，他的眼睛贪婪地扫视着东面的整个地平线……

组成地平线的是大海，而且在 20 英里之外，水天成为一条圆形的线！

他回过身来……

仍是大海，在西面、南面、北面！……一望无际的大海，从四面八方围住了他！

“一个岛！”

在说出这个字时，他感到心被紧紧揪住了。他从未想到过他可能是在一个岛上！但，是个岛！可能将它和大陆连接的陆地链突然间被打断了！他心里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一艘漂流着的小艇上睡着了，醒来时既无桨又无帆可以重新靠到岸上！

但戈弗雷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决定接受这一处境。至于获救的机会，既然不可能来自外部，就要靠他去创造这种机会了。

首先，这涉及到尽可能确切地探查清楚他的目光从整个范围看到的这个岛的布局。他估计周边约为 60 英里，用眼睛估计，从南到北的长度为 20 英里，从东到西的宽度为 12 英里。

至于岛的中央部分，掩藏于青翠的厚密的森林之下，森林止于被锥体超出的脊线，锥体的斜坡逐渐消失于沿海地带。

其余的部分只是长着树丛的草地，或是沙滩，一些悬岩将它们的最后一层以海角和任意地变细的岬角的外表伸突在外。几个小湾将海岸切了开来，但无法让两三艘渔船在内避难。只有“梦幻号”沉于其底下的那个海湾有七八英里的范围。它就像一个在外面的锚地，张开着圆规的三分之二；一艘船无法在此找到可靠的庇护地，至少风不会从东面吹来。

但这个岛是什么样的？它属于什么地理群？它属于一个群岛，还是只是太平洋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孤立的断层？

不管怎样，四下望去，不见一个别的岛，大的或是小的，高的或是低的。

戈弗雷再次站起来察看地平线。在这条水天交融的圆形的线上，什么也没有。如果在上风处或下风处存在什么岛或一块大陆的海岸，那只能在相当远的地方。

戈弗雷唤起他在地理方面的所有记忆，以能断定这是太平洋上的什么岛。通过推论，他得出：“梦幻号”，在 17 天里，大致上是朝西南方向航行。然而，以每 24 小时 150 至 180 海里的速度，它应该走完了大约 50 度。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它没有越过赤道线。因此，必须探求这个岛或它可能属于的群岛在北纬 160 度至 170 度之间的位置。

在太平洋的这一部分，戈弗雷觉得除了三威治群岛，地图上未向他说起过别的群岛；然而，在这个群岛之外，有没有一些孤立的岛，它们的名字他

记不得了，一直点播到天朝的沿海地带？

再说，这没什么要紧。没有任何办法到太平洋的另一个点上寻找一块更好客的土地。

“好吧，”戈弗雷心想，“既然我不知道这个岛的名字，就叫它菲娜岛，以纪念我为了周游世界而不应该离开她，希望这个名字能为我们带来幸运！”

于是戈弗雷忙于察看这个岛上他尚未去的那些地方是否有人居住。

从锥体顶上，他没有看见有任何显示土著存在的痕迹，草地上没有住所，树林边上没有房屋，甚至海岸上都没有一间渔民的小屋。

但如果这个岛没有人迹，围绕着它的这片海洋也差不多，而且没有一艘船出现在从锥体高处可以看得很远的四周的边线上。

戈弗雷完成勘探后，只需走下丘陵，重回去森林的那条路，以在那里和塔特莱重新会合。但是，在离开这地方之前，他的目光被一种枝干高大的乔林吸引住了，那些树矗立在北面的草地边缘。那是巨人般的一群：超出了戈弗雷直至那时看到的所有东西的顶部。

“可能，”他思忖，“有必要在这个方向设法住下来，如果我没有弄错，那就更好，我瞧见一条小河，可能发源于中部山脉的某个源头并流过那片草地。”

这留待明天以后查看。

靠南处，岛的外貌略有不同。森林和草地更快地被黄色的沙滩所取代，而且，很多处，别致的岩石突起在沿海海滩上。

但是，当戈弗雷相信看见，这岩石屏障再过去些的地方，一缕轻烟正升起在空中，他是何等的吃惊。

“会不会有我们的同伴在那里！”他叫了起来，“啊不！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自昨天至今他们要离开海湾，而且距暗礁好几英里？因此，这会不会是个渔村，或是某个土著部落的临时住宿地？”

戈弗雷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被风轻轻向西吹压着的这团稀薄的蒸汽是否真是一缕烟？可能是弄错了。不管怎样，它们不久就消失了：几分钟后，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是一个落空的希望。

戈弗雷最后一次看着这个方向；然后，见什么也看不见，他听任自己顺着斜坡下滑，再次走下这丘陵的坡面，重新进入树林底下的深处。

一个小时后，他穿过了整个森林，到了森林边上。

在那儿，塔特莱正在他那群两脚和四脚动物中等待着。而且，顽固的教授在忙着什么啊？还是那件事。他右手拿着一块木头，左手拿着另一块，仍在筋疲力尽地想使它们燃烧起来。他摩擦着，以一种应该得到更好的运气的耐心摩擦着。

“那么，”他远远看见戈弗雷就问，“那电报局？”

“没开门。”戈弗雷答道，他仍不敢说出他们的处境。

“那邮局呢？”

“关门了！我们还是吃饭吧！……我饿坏了！……我们吃完饭再谈。”

那天上午，戈弗雷和他的同伴仍不得不将就着吃这种生鸟蛋和贝壳类食物组成的简单的饭食！

“非常有益健康的特定食谱！”戈弗雷再一次对塔特莱说，他不太同意

这种观点，勉强吃着。

第十一章

在这一章中，住宿问题就其可能有了解决。

白天已过去了一大半。因此戈弗雷决定新的住所留待次日再行考虑。然而，对教授提出的有关他的勘探结果这类不能不回答的问题，他终于回答说这是一个岛——菲娜岛——他们俩被抛到了这个岛上，而且在考虑离开这里的办法之前，必须考虑在这里生存的办法。

“一个岛！”塔特莱叫道。

“是的！……这是个岛！”

“四面都是海？……”

“自然。”

“但这是什么岛？”

“我对您说过了，菲娜岛，而且您会明白为什么我要给它取这个名字！”

“不！……我不明白，”塔特莱答道，一面噘了噘嘴，“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相似！菲娜小姐，她四周都是陆地！”

这感想令他们伤感，他们打算，这一夜尽可能不要过得太糟。戈弗雷回到暗礁那儿，又储存了一些他们不得不将就着吃的蛋和软体动物，而塔特莱，他的人生哲学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陷入了最痛苦的沉思中。

次日，6月28日，在公鸡打断他们的睡眠之前，两人就起了床。

首先是简便的早餐——跟隔夜一样。只是，取自一条小溪的清凉的水，被改善为从一头山羊身上挤的一点奶。

啊！正直的塔特莱！那种他不太喝，但在旧金山的酒吧和咖啡馆里随时他都能要来喝的薄荷酒，那种甜葡萄酒，那种雪利甜酒，那种雪利鸡尾酒在哪儿呢？他羡慕那些家禽，那些刺豚鼠，那些阉公羊，他们解渴时不要求在清水里添加甜的成份或酒精成份！这些畜生不需要火来煮它们的食物：草根、青草、谷粒就足够了，而且它们的午餐总是适时地在绿色的桌子上吃的。

“上路。”戈弗雷说。

两人出发了，后面跟着他们的一队家畜，它们执意决不离开他们。

戈弗雷的计划是去岛的北面勘探海岸的那个部分，他曾在锥体顶上看到那儿长着一丛高大的树。但他决定沿着海滩前往。拍岸浪会不会把失事后的残留物送到那儿？在沙滩的沙子上会不会发现“梦幻号”上的他的几个伙伴横陈在那儿，需要为他们举行一次基督教的葬礼？至于遇见活人，像他一样得了救，仅仅是一个水手，他也不再抱希望，灾难已经发生了36个小时了。

越过了最前面那排沙丘，戈弗雷和他的伙伴很快就到了岩礁的根部，他们见那儿和他们离开时一样荒无人迹。出于谨慎，他们在那儿又采集了些蛋和贝壳类动物，预料在岛的北部缺乏这些粗劣的资源。然后，沿着被最近一次潮水冲上来的海藻的边缘，他们向上走着并用目光察看着海岸的这一部分的所有地方。

什么也没有！还是什么也没有！

显然，我们得承认，如果说厄运把“梦幻号”上的这两名幸存者变成了鲁滨逊，它对他们可比对他们的前辈们显得严峻得多！对后者来说，失事的船上还留有一些东西。他们从船上取回了一堆生活必需品后，可以利用这些残剩物。诸如，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粮食，一些工具，一些武器，总之，用这些东西可以满足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但在这里，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在那个漆黑的深夜，那艘船在大海深处消失了，连最细微的残剩物都未留在暗礁

上！他们什么也未能救出来，即使便是一根火柴——而且事实上，缺少的尤其是这根火柴。

我能想象，一些善良的人，舒适地坐定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对着一个燃烧着炭和木柴的令人满意的壁炉，会很自然地对您说：

“再也没有比生火更容易的了！有一千种办法去取火！一些碎石！……一点干燥的青苔！……一点烧焦的布块……这布块，怎样烧着它？……然后，用一把刀的刀身当火刀……或只用两块木头激烈摩擦，以波利尼西亚的方式！……”

那么，您试试吧！

这正是戈弗雷边走边进行的思考，而且他理所当然地最为这事担心。可能，当他在装着焦炭的炉条前拨着火，读着那些旅行故事时，他也会像那些善良的人们那样想的！然而，在尝试中，他会改变意见，而且他不无担忧地看到他打不出火，这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他因而边走边沉思着，塔特莱跟在他后面，一门心思地吆喝着那些阉公羊、刺豚鼠、山羊和家禽们归队。

突然，他的目光被一串小果子的鲜艳色彩吸引住了，这种小果子挂在成百成百地散布在沙丘脚下的某种小灌木的树枝上。他立刻认出在这些“芒扎尼拉”中有一些是加利福尼亚的某些地方的印第安人食用的。

“终于！”他叫道，“我们这蛋和贝壳类动物的伙食可以稍作改变了！”

“什么！这可以食用？”塔特莱说，根据他的习惯，他又开始撇嘴了。

“您瞧着吧！”戈弗雷答道。

于是他着手采了几个这种芒扎尼拉，在上面贪婪地啃起来。

这只是些野果子，但它们的酸味本身不失为可口。教授立即也摹仿他的同伴，而且对这一新发现并不显得很不高兴。戈弗雷有理由认为可以从这些水果中榨取一种发酵的汁水，这总比清水更为可取。

重又前进。很快，多沙的沙丘末端渐渐消失于一片草原上，一条小小的活水河穿过那儿。那是戈弗雷在锥体顶上看到的那条河。至于那些大树，则集中在稍远些的地方，于是，经过大约9英里的跋涉，被4小时的步行弄得相当累的两位勘探者，在中午后几分钟到达了那儿。

这儿的景色的确值得观看，欣赏，选择，而且，毫无疑问，居住。

在那儿，确实，在那片被芒扎尼拉灌木丛和别的灌木切开的草原的边缘，矗立着约20棵完全可以和加利福尼亚那些森林中同样的树种比美的巨人般的树。它们呈半圆形排列着。展开在它们脚下的那片绿茵，沿着河床伸展了几百步后，被一片长长的沙滩所取代，沙滩上撒满了岩石、卵石、海藻，它们通过岛上一条细长的海角向北面的海上延伸。

这些巨人般的树，这些“大树”——粗大的树——如同在美国西部通常称它们的，属于巨杉类、冷杉科的球果植物。如果您问一些英国人它们以什么更专门的名字表示它们：“威灵顿”，他们回答说。如果您问一些美国人：“华盛顿”将是他们的回答。

很快就能看到不同之处。

但是，它们使人忆起那位滑铁卢的冷静的战胜者或那位美利坚共和国的杰出的缔造者，反正是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的植物志中榜上有名的最巨大的

产品。

确实，在这些州的某些部分，有些森林整个都是这种树，例如马利波扎树丛和卡拉维拉树丛，有几棵树高达 300 英尺，周界有 60 至 80 英尺。其中有一棵在尤史米迪山谷的入口处，周边不止

100 英尺；活着时——因为现在它卧在地上——它最高的树枝可以达到斯特拉斯堡的蒙斯德那样的高度，也就是说超过 400 英尺。还可列举“森林之母”、“森林之美人”、“开拓者的窝棚”、“两个哨兵”、“格兰特将军”、“爱玛小姐”、“玛丽小姐”、“勃列汉·杨和他的妻子”、“美惠三女神”、“熊”等等，它们都是真正的植物界的奇迹。在一棵这样的树的树干上，从底部锯开，造了一个凉亭，在那里一个 16 至 20 人的瓜德利尔舞可以自在地展开。但实际上，这些

巨人中的巨人是在一个属于国家的森林的中央，离牟菲有 15 英里，那是“森林之父”，4000 年的一棵老巨杉，从地面算起有 152 英尺高，超过罗马的圣皮埃尔十字架，超过吉萨的大金字塔，还超过卢昂教堂的一个钟楼上现在竖起的那个铁的小尖塔，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

这是一组 20 个左右的这样的巨人，可能是在梭罗门王建造那个其废墟从未被修复过的耶鲁撒冷神庙的时代，被大自然任意地点播在岛的这个海角上。最高的可能有将近 300 英尺，最小的为 250 英尺。有几棵树，由于年老内部已经蚀空，在它的底部露出了一个底下可通过整整一支骑兵队的巨大的拱顶。

戈弗雷对呈现在眼前的这些大自然的奇迹赞赏不已，通常它们只出现在海拔五六千英尺的地方。他甚至觉得仅仅看上一看，这次旅行也是值得的。确实，任何东西都无法跟这些浅褐色的巨人相比，它们显示出的轮廓，从树根到最上面的分杈几乎没有明显的减小。它们是圆筒形的，从地面算起有 80 至 100 英尺高，粗壮的分枝茂密得如同大树的树干，把一整个森林这样地撑在空中。

在这些“巨人般的世界爷”中有一棵——那是那组里最高大的树中的一棵——特别吸引戈弗雷的注意。底部凹入，展现出一个四五英尺的大的洞口，高达 10 英尺，可以进入里面。巨人的树心已经消失，树的板材消散为脆弱的发白的粉末；但即使这棵树不再靠在它那强壮的树根上，而只是凭它的坚固，它还能活上几个世纪。

“没有岩穴或山洞，”戈弗雷叫道，“这是一个现成的住所，一幢木屋，一座塔楼，因为在有人居住的地方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在那儿，我们将能有所遮蔽了！来，塔特莱，来吧！”

于是年轻人拉了他的同伴走进巨杉里面。

地上铺满了植物的细屑，而且其直径不下于 20 英尺。至于拱顶有多高，因为黑暗无法估计。但没有一缕光线射进这种类型的地窖的树皮板壁。因此，没有裂口，没有缝隙，风雨无法从中渗透进来。可以肯定，我们的两位鲁滨逊住在那儿不会受到老天爷的恶劣天气的惩罚。一个岩穴不可能比这更坚固、更干燥、更密封。确实，很难找到更好的了。

“嗯，塔特莱，您对这天然的居所有何感想？”戈弗雷问。

“可是壁炉呢？”塔特莱说。

“在要求壁炉之前，”戈弗雷答道，“至少得等我们能够弄到火！”

这是再符合逻辑不过了。

戈弗雷前去察看树群的周围地区。如同我们说的那样，草原伸展到这片硕大的巨杉边缘就停止了。那条穿越绿茵的小河，为这片略显强烈的土地中央，带来了一种有益于健康的清新。在那儿的边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灌木，爱神木、乳香黄连木，其中，大量的那种芒扎尼拉，将确保野果的收获。再过去些，沿坡而上，一些树丛，橡树、山毛榉、埃及无花果、朴树，分散在这片庞大的草地上的所有地方；但尽管它们也树干高大，在这些其巨大的影子可能被升起的太阳延伸到大海上的“猛犸树”的边上，它们只能被当作灌木。穿过这片草原，同样蜿蜒地矗立着小灌木，丛生的植物，绿色的荆棘丛，戈弗雷决定明天去察看。

如果他喜欢这块地方，那些家畜似乎不会不喜欢。刺豚鼠、山羊、阉公羊已经占有了这块绰绰有余地向它们提供可啃的草根或可吃的青草的领地。至于那些母鸡，它们贪婪地啄着种子或小溪边上的虫子。动物的生活已经以来来往往，蹦蹦跳跳，飞来飞去，以及在这些海域无疑从未响起过的羊的咩咩，猪的呼噜，鸡的咯咯表现出来了。

然后，戈弗雷回到那群巨杉处，更仔细地检查他将选为居所的那棵树。他觉得，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难爬上它那最高的枝头，起码从外部来说，因为树干上未显出任何突出部分；但从里面来说，攀登可能比较方便，如果这棵树在树心和树皮之间直到分叉处都是空的。

在出现危险时，在这由巨大的树干支撑着的浓密的枝叶间寻找一个躲藏处，可能是有益的。这是一个留待日后检验的问题。

当这次勘探结束时，太阳快要落到地平线上了，似乎把决定安家要做的准备工作留到次日更为合适。

但是，那天夜里，在吃完一顿有着以野果子为餐后点心的晚饭后，在什么地方过夜能比在这铺满着巨杉内部地面的植物碎屑上更好呢？

就在这上苍的保护之下，戈弗雷忆起了威廉·W·科德鲁普舅舅，把这巨人般的树命名为“威尔树”，而且，在加利福尼亚和邻近各州的森林里类似的树，都有着这个美利坚共和国最伟大的公民之一的名字。

第十二章

这一章适时地以一声壮丽又幸运的雷击结束。

为什么睡不着？戈弗雷正在推测一个处在他这种新的情况下的新的人，那时的他，那么无聊，那么轻率，那么欠考虑，而他只是放纵自己。确实，从来不会因担忧明天而扰乱他的睡眠。他在蒙哥马利街富裕的公馆里可以连续睡上 10 个小时，带有一片玫瑰花瓣的信还不能打搅他的睡眠。

但是他再也不会这样了。在这个陌生的岛上，他深感自己完全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不得不面对如何生存，即使实际经验远远丰富于他的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感到手足无措。毫无疑问，因为未见“梦幻号”再次出现，人们会着手寻找。但能找到他们俩吗？比大海捞枚针，比海底捞粒沙还难 1000 倍！科德鲁普舅舅的难以计数的财富不是一切问题都能解决的！

因此，尽管他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栖身处，戈弗雷仍睡不安稳。他的脑子从来不曾这样地工作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念头都涌上了他的脑际：苦涩地追悔过去，力求创造现在，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担忧！

但是，在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极其自然地由此产生的理性，及之后的推理，一点点地从直到那时仍在他身上沉睡着的模糊状态中挣脱了出来。戈弗雷决心要与恶运抗争，在可能的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困境。如果他能从恶运中解脱出来，他将来决不会忘了这一堂课。

天一亮，他就起床，想较为全面地安好这个家。饮食问题，尤其是与之相关的火的问题，对一切别的问题而言，如制造随便什么工具或武器，必须弄到的替换衣服，否则很快就会穿得像波利尼西亚人那样，是最先得解决的。

塔特莱仍在睡觉。在黑影中看不见他，但听得见他。这幸免于轮船失事的可怜的人，在 45 岁年纪仍和到那时为止的他的学生一样肤浅，不可能成为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他甚至将增加负担，因为必须满足他的各种需要；但毕竟这是个伙伴！总之，比起一条最聪敏的狗来，他要更有价值，尽管，毫无疑问，他可能更没有用！这是一个能说话的人，虽然是乱说一气，会聊天，尽管永远都是聊些不能当真的事；会抱怨，几乎没完没了！不管怎样，戈弗雷的耳边能响起一个人的声音。这要比鲁滨逊·克罗索埃的鹦鹉强得多！甚至有了个塔特莱后，他不再是一个人，而且没有任何事能比形影相吊的远景更能把他击倒。

“遇到礼拜五之前的鲁滨逊，有了礼拜五之后的鲁滨逊，多大的区别啊！”他想。

但那天，6 月 29 日早上，为了将他勘探这群巨杉周边地区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并不为只有他一个人感到忧伤。或许他将幸运地发现一些水果，一些可食用的根菜，带回来让教授大大满足。因此他把塔特莱留在他的睡梦中，出发了。

一片薄雾依旧笼罩着大海的边缘；但在阳光的照耀下这片雾气已开始在北面和东面升起，而且将被阳光渐渐凝结。肯定这是个极好的天气。

戈弗雷用刀割了一根结实的棍子后，走了两英里，重新登上海岸上他尚未察看的那一部分，其突出角形成了菲娜岛那个延伸的海角。

在那儿，他用贝壳类动物、淡菜，尤其用在那儿极为丰富的上好的小牡蛎做了一顿原始的饭菜。

“在迫不得已时，”他想，“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会饿死了！那儿有成千

上万打的牡蛎，用它们可以止住最急切的胃的呐喊！如果塔特莱抱怨，那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些软体动物！……好吧，他会喜欢它们的！”

可以肯定，如果牡蛎无法绝对地代替面包和肉，只要能大量被吸收，它也是一种能提供丰富营养的食品。但是，因为这种软体动物极易被消化，人们可以毫无危险地食用，不必担心食用过度。

吃了这顿早饭，戈弗雷重新拿起他的棍子，从斜路笔直向东南方向走去，以重新登上那条小溪的右侧河岸。这条路将指引他穿过草原，直到隔天他曾在那长长的一排排荆棘和灌木外面见过的树丛那儿，他想就近察看。

戈弗雷因此朝这个方向走了约2英里。他沿着陡峭的河岸走，河岸上长满了天鹅绒般的短小茂密的青草。几群生活在水边的鸟，在这个走来扰乱他们领域的它们从未见过的人面前大声叫着飞了起来。在那儿，还有着好几种鱼在小河的流水中来回穿梭，其宽度部分，估计有四五码。

要捕获这些鱼显然并不困难，但得能烧煮这些鱼，这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幸运的是，戈弗雷来到最前面的那些小灌木面前后，认出了两种水果或根草，其中有一些需要过了火后才能食用，但另一些可以生吃。美国的印第安人经常食用这两种植物。

第一种是被称为“卡玛”的一种小灌木，它甚至在任何耕地上都能生长。它们的根像一种洋葱，可用来做一种富含谷蛋白的营养极丰富的粉，如果不喜欢将它们当马铃薯那样吃的话。但是，必须将它们置于某种烧煮或焙炒。

另一种小灌木长着一种椭圆形的鳞茎，当地人称之为“艳芙”，而且尽管它含有的营养成分可能不如“卡玛”，因为可以生吃，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受欢迎。

戈弗雷对这一发现非常满意，立刻吃了几个这种极好的根草，而且，没忘记为塔特莱准备了一顿午饭，他采了一大捆扛在肩上，然后回转“威尔树”。

不必强调他带了他采集的“艳芙”到达“威尔树”时怎样受到欢迎。教授贪婪地享受着这种美味，他的学生不得不要他节制自己。

“嗨！”他答道，“我们今天能有这些根草当午饭，谁知道明天还能有吗？”

“绝对放心，”戈弗雷反驳道，“明天，后天，永远都会有！只需要前往采集！”

“好，戈弗雷，那种‘卡玛’呢？”

“这种‘卡玛’，等我们有了火后，把它们做成粉和面包！”

“火！”教授摇着头叫起来，“火！可怎么搞到火？……”

“对此我还一无所知，”戈弗雷回答说，“但是，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我们会成功的！”

“老天爷听见您这么说了，我亲爱的戈弗雷！而且当我想到有那么多人只需用一块小小的木头在鞋底上摩擦就能得到火！我恼火极了！不！我从不相信有朝一日恶运会使我陷入如此贫穷的境地！在蒙哥马利街走不上三步，就能遇上一个嘴里叼着雪茄的绅士，他会很乐意地把雪茄给您，让您点火，然而这里……”

“在这里，不是在旧金山，塔特莱，也不是在蒙哥马利街，而且我认为不依靠过路人的帮助更为明智！”

“但是，还有个问题，为什么面包、肉必须烧煮？大自然怎么不把我们

造成靠随时都有的空气就能生活？”

“或许会有这么一天的！”戈弗雷情绪愉快地笑着回答。

“您是这么想的？……”

“我想，至少，一些学者在为此操心！”

“这可能吗？而且他们根据什么去寻找这新的进食的世界？”

“根据这种推论，”戈弗雷回答说，“因为消化和呼吸是相关的功能，其中的一个或许能替代另一个。因此，某一天，化学使得人必须进给的食物得以通过呼吸吸收，问题就解决了。这涉及把空气变得富含营养。人们以呼吸他的晚餐代替吃晚餐，就是这样！”

“啊！这可贵的发现还未发现真叫人恼火！”教授叫了起来，“因为我将很乐意呼吸半打三明治和一小块腌牛肉，只要是我想吃的东西！”

于是塔特莱沉浸在一种肉体的半睡半醒中，他在这样的状态中模糊地看见了美味的大气晚餐，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大口地呼吸着，忘了以习惯的方式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到。

戈弗雷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出来，把他重新带到现实中。

必须在“威尔树”的里面比较全面地安下一个家。

第一步要考虑的是尽力打扫未来的住所。首先得清除掉好几公担满地都是的没过半条腿的植物碎屑。两小时的劳动勉强对付了这项繁重的活，终于房间里除去了这层稍一活动就到处飞扬的粉末。

地面结实，坚固，巨杉的粗大树根在地面上的分枝，就像是以坚实的地板小搁棚给地面铺设镶木地板。选了两个角落安放铺位，几捆在太阳下晒干的草将组成铺位上的全套卧具。至于其他家具，最需要的长凳、矮凳或桌子，并非不能制造，因为戈弗雷有一把带锯子和砍柴刀的刀。确实，天气不好时，必须就留在这棵树里面吃饭、干活。光亮还是有的，因为能从开口处大量地照进来。过些时候，如果从更全面的安全考虑必须把这开口处关上，戈弗雷将尝试着在巨杉的树皮上开一二个当作窗的窗洞。

至于察看树干内中空的部分有多高，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戈弗雷无法办到。他能查明的一切，就是当他将一根长 10 到 12 英尺的杆子举过头顶移动时，接触到的仍是空间。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最迫切的。以后再去解决。

白天就在这些日落前完成不了的劳动中过去了。相当劳累的戈弗雷和塔特莱发现仅用这种干草做的卧具好极了，他们已经储存了大量的干草；但他们不得不和家禽争夺这些干草，它们自然喜欢选择住在“威尔树”里面。戈弗雷因而想到在这组巨杉中另选一棵建一个鸡窝更为合适，而且只有用荆棘挡住公用房间才能禁止它们入内。非常幸运的是，阉公羊、刺豚鼠、山羊都未感到这同样的愿望。这些动物安静地留在外面而且根本不想越过那不顶用的栅栏。

接着的几天用于不同的工作，安置、整理和采集：拾取蛋和贝壳类动物，收集艳芙的根草和芒扎尼拉的果子，每天早上去海岸的沙洲挖牡蛎，这一切都得花时间，时光过得很快。

家用器皿还仅限于当作杯子或碟子使用的一些双壳类软体动物的大贝壳。说真的，对威尔树的主人们只能吃的食品的种类来说，不必更多的了。

还得在小河的清水里洗内衣，这占用了塔特莱的闲暇。这个任务落到他的身上：何况，这只涉及两件衬衫，两条手帕和两双袜子，这两个遇难者的衣柜就是由这一切组成的。

因此，在进行这一操作时，戈弗雷和塔特莱只穿着他们的长裤和工作服；不过，凭着这一纬度上炽热的阳光，所有这些东西很快就晒干了。

就这样，直到7月3日，他们既未受到雨淋，也未受到风吹。

对被抛到这个岛上，处于匮乏境地的戈弗雷和塔特莱来说，有这样的安顿，几乎已是相当好的了。

然而，不应忽视那些不可能来自外部的获救机会。因此，戈弗雷每天来观察大海在这个扇形面上的整个范围，它自东向西北地伸展在岬角之外。太平洋的这一部分始终荒无人迹。没有一艘巨轮，没有一条渔船，没有一缕烟清晰地显现在地平线上，表明有什么轮船正在经过外海。这菲娜岛似乎是处于商业和客运的路线之外。因此，必须耐心地等待，相信从不抛弃弱者的万能的主。

在此期间，当不必再为生活急需品终日奔忙时，戈弗雷，尤其是在塔特莱的催促下，重又考虑起火这个重要又令人恼火的问题。

一开始，由于那么不幸地缺乏火绒，他试图用另一种类似的材料代替之。而生长在那些老树凹陷处的某几种蘑菇，多晒一些时间，可能可以变成一种可燃物质。

好几种这样的蘑菇因此被采集到一起并通过太阳的直接照射一直到被晒成粉末。然后，戈弗雷把他那把刀的刀背当成火刀，从一块火石上弄出了一些火花溅落在这种物质上……没有用。这种海绵物质烧不起来。

戈弗雷于是想到利用那种已被晒干了那么多个世纪的纤细的植物粉末，那是他在威尔树里面的地上发现的。

他未获得更大的成功。

智穷才尽之下，他又试着决定用火刀使一种生长在岩石下的海绵状物发火。

他的运气并未更好。通过对火石的撞击燃起的钢的微粒掉到了这种物质上，但立刻就熄灭了。

戈弗雷和塔特莱真的绝望了。火是不能省掉的。他们开始对那些水果、根草、软体动物感到厌烦了，而且他们的胃已经表现出对这类食物的绝对的抗拒了。他们瞧着——尤其是教授——那些阉公羊，那些刺豚鼠，那些母鸡绕着威尔树走来走去。一看到这他们就饥肠辘辘。他们用眼睛吞食着这些活生生的肉！

不！不能这样持续下去了！

但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我们说是天意，如果您同意这么说，将助他们一臂之力。

在7月3日至4日的夜间，几天来一直有可能起变化的天气，在一段海风都吹不散的难以承受的闷热之后，转成了雷雨。

戈弗雷和塔特莱在将近早晨1点钟时被轰鸣在一种名副其实的闪电烟火中的雷声惊醒了。天还没有下雨；但雨很快就会下来了。那将是一场由于蒸汽迅速冷凝从多云的地带奔腾而下的真正的倾盆大雨。

戈弗雷起床走了出去，想察看天空状况。在大树的穹顶上方，所有的东西都拥抱在一起，树叶在空中显出了火红色，就像是一出中国皮影戏里精巧

地剪出来的那样。

突然，在一次亮度一般的光芒中，一道炽热的闪电划过了空中。雷声立时响了起来，而且威尔树从上至下地被电流划了一道。

戈弗雷被一个反冲击得半倒在地，在一大片落在他周围的火中重新爬起身。那一下雷击烧着了高处的枝叶中那些干枯的树枝。同样多的炽热的木炭在地面上连续发出了爆裂声。

戈弗雷以一声呼喊召唤他的同伴。

“火！火！”

“火！”塔特莱答道，“感谢上苍给我们送来了火！”

两人立即冲入这些扬起的燃烧物中，其中有些还在燃烧，另一些已被烧光不再有火焰。他们在拾取这些燃烧物的同时，还拾取了相当数量的巨杉脚下的枯枝，那棵巨杉的树干只是被雷擦了一下。然后，他们回进阴暗的住所，就在这时，雨倾泻而下，烧灭了预示着要吞掉威尔树高处枝叶的那团烈火。

第十三章

在这一章中，戈弗雷再次看见在岛上另一个地点升

起了一缕轻烟。

这是一场来得及时的雷雨！戈弗雷和塔特莱不必像普鲁米修斯那样，冒险去天空偷盗那里的天火了！确实，这正如塔特莱所说，完全是相当乐于助人的上苍通过一个闪电给他们送来的。对他们来说，现在就是要将它保存好了！

“不！我们不能让它熄掉！”戈弗雷叫道。

“供给这火的木柴更不能少！”塔特莱回答说，其满意以轻微的欢呼流露出来。

“是的，但谁来维持这火呢？”

“我！如果必要，我将日夜看住它，”塔特莱反驳，边挥舞一根燃烧着的尚未烧尽的木柴。

而且一直到太阳升起他都这么做着。

他们说的枯枝在巨杉庞大的树荫下多极了。因此，天一亮，戈弗雷和教授在贮存了一大堆枯枝后，往被雷击引燃的炉灶内也未少放。这个炉灶塔在一棵树的脚下，在树根狭窄的缝隙间，伴着清脆欢乐的声声劈啪冒着火焰。筋疲力尽的塔特莱把他呼出的所有的气都往火上吹，尽管这根本不起作用。取这种姿势时，他跟随着袅娜地消失于高高的树叶间的浅灰色的烟，摆出了那些最具有个性特征的姿势。

但这并不是为了欣赏它才那么需要它，这必不可少的火也不再是为了取暖。它已被指定了更重要的用途。这涉及到结束由生的贝壳类动物和艳芙的根草组成的粗劣的饭食，它们的营养成份还从未被一种滚沸的水或灰烬底下的一次简单的烧煮发挥出来。戈弗雷和塔特莱将上午的一部分时间花在做这件事上。

“我们将美美地吃一两只母鸡！”塔特莱叫道，他的上下颌已提前发出了格格声响，“可以在里面加上一条刺豚鼠腿，一条羊后腿，四分之一山羊，几块在草原上奔跑的那种野味，还未算上两三条淡水鱼，伴上几尾海鱼？”

“别这么快，”戈弗雷回答说，他被所述的这份不太节制的菜单说得情绪高涨，“不应该为了弥补未吃饱而冒消化不良的危险！我们得安排好我们的储备，塔特莱！去抓两只童子鸡——我们一人一只——虽然我们没面包，我很希望我们及时地准备的卡玛的根草将能不至于太差地代替它们！”

这使两只无辜的家禽付出了生命，它们被教授褪了毛，收拾干净，作好烹调准备，然后，被插在一根小棒上，在劈里啪啦响的火上烧烤。

这个时候，戈弗雷则忙于使艳芙的根草能出现在将在菲娜岛做的第一顿正式的午餐中。为了使它们能食用，只能遵照一些美国人应该知道的，在美国西部草原上不止一次地见过的印第安人用的办法。

戈弗雷是这样进行的：

把在沙滩上拾集的一定数量的平坦的石头放在炽热的炭火中，以使它们浸透一种酷热。可能塔特莱会觉得用这么好的一炉火去“煮石头”太可惜了；但因为这从任何一点上来说都不妨碍他烹调他的童子鸡，他对此未作更多抱怨。

当对那些石头这样地加热时，戈弗雷选了一块地方，拔掉了那上面大约

1 平方米的草；然后，他手上拿着大的贝壳当工具，把土挖到 10 英寸左右的深处。做完这些，他把一炉点燃的干木柴放在这洞的底部，以将大量的热传导给洞底被压紧的泥土。

当这些木柴都烧光后，将灰烬清出，然后将预先擦洗过的卡玛的根草放入洞内，薄薄地盖上一层细草，并将灼热的石块放在其上，当作一个新的炉灶的底部，在它的面上点火。

总之，这是一种以这样的方式准备好的烘炉，而且，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后——最多半小时——操作就可视为结束。

确实，在被拿开的两层石块和细草底下，将能看到卡玛的根草已被这强烈的焙烤改变了。通过对它们碾压，可以得到一种完全适合做一种面包的粉；但是，让它们留在它们的自然状态时，就像是吃极富营养的土豆。

这一次，这些根草就这样地被端了上来，而且我们让大家去想这两位朋友吃的是怎样的一顿午餐，他们把那些童子鸡吃得只剩下骨头，而那些极好的卡玛他们不需要节省着吃。地头并不远，那儿长了很多。只须弯下腰就可以成百成百地收获。

吃了这顿饭后，戈弗雷忙着准备一定数量的这样的粉，它们几乎可以无止境地储存，而且可以做成面包以供每日之需。

那个白天就在这种忙碌中过去了。炉灶内始终被极其当心地添着柴火。尤其为夜间放入了更多的燃料——这并不能阻止塔特莱好几次起床，以把木炭靠得更近些和把火拨得更旺些；但是，因为他梦见火熄灭了，他马上又起床，又这样地开始这种来回折腾直至天明。

夜平安地过去了。炉灶内的劈啪声响，加到雄鸡的啼唱中，唤醒了戈弗雷和他那位终于睡着了的同伴。

一开始，戈弗雷吃惊地感到有一股气流从高处进入了威尔树的里面。他不由因此想到巨杉内的中空部分一直到了最低的那些树枝的分叉处，在那儿开着一个洞口，如果想把自己关在里面，加上屋顶，最好把它塞住。

“然而，这真奇怪！”戈弗雷想，“怎么以前那些夜里我没感到有这股气流？这会不会是雷击？……”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想到去外面查看一下巨杉的树干。

查看后，戈弗雷立刻明白了雷雨期间发生了什么。

树上可以看到雷的痕迹，经过的电流把那棵树从分叉处直到树根剥去了一大块树皮。如果电火花进入这棵巨杉内部而不是沿着外面的轮廓走，戈弗雷和他的同伴可能就遭到雷击了。毫无疑问，他们真的冒了一次险。

“人们劝告说，”戈弗雷说，“雷雨期间千万不要躲在树底下！对那些可以找别的办法躲避的人来说，这非常有用！但对我们，这是躲避这种危险的方法，因为我们就住在一棵树的里面！好吧，等着瞧吧！”

接着，他看着那棵巨杉上那一长条电流痕迹开始的地点。

“显然，”他想，“被雷击中的那个地方就在那儿，雷应该是在树干顶上猛烈地把树劈开的。但是既然空气是从那个洞口进来的，是否因为这棵树在整个高度上都是中空的，只是由于树皮而看不见？应该了解这个布局！”

于是戈弗雷着手寻找某个含树脂的树枝，他可以用它做个火把。

一束松树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火把；树脂从这束树枝内渗了出来，一旦点燃，会发出极亮的光。

戈弗雷于是回到他作为住所的那个洞内。黑暗立刻被光亮接替了，而且

很容易探查清楚威尔树的内部布局是怎样的。

一种切割不规则的拱顶在离地 15 英尺左右的上方成为天花板。戈弗雷举起火把，清晰地看见一段狭窄的管道的洞口，在黑暗中看不见它伸向何处。显然，树的整个长度都是中空的；但可能树的边材的某些部分还未受到损伤。在这种情况下，借助那些凸出部分，即使不是很容易，至少是可以爬到树枝分叉处。

戈弗雷想到将来，决心不再耽搁，在这方面得心中有数。

他有双重目的：首先，严密地堵住风和雨可能从那儿涌进来的那个洞口——那会弄得威尔树内几乎无法居住；其次，也为了确证，如果面临某种危险，野兽或土著人的进攻，这棵巨杉的高处的树枝能否为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掩蔽所。

不管怎样，可以试一试。如果他在狭窄的管道里遇到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么，戈弗雷重新下来就可以了。

他把他的火把插进和地面相平的两个粗大的树根之间的缝隙处后，就开始攀登树皮内部的第一个凸出部分。他很轻捷、健壮、灵巧，像所有的美国青年一样习惯于体操。这对他来说只是个游戏。很快他就进了那个高低不平的管道，那一段更为狭窄，通过把身体用力撑在背上和膝上，他得以像一个通烟囱工人那样攀援而上。他唯一担心的是缺乏宽度，使他无法向上爬。

然而他继续攀登着，并且，在遇到一个凸出部分时，他就靠在上面以喘一口气。

离开地面 3 分钟后，虽然戈弗雷只爬到 60 英尺的高度，他不可能爬得更远了，因此，他只有 20 英尺要攀登了。

事实上，他已经感到一股更猛的风吹到他的脸上，他用鼻子贪婪地吸着，因为在巨杉里面空气并不完全清新。

休息了一分钟后，抖掉了从树壁上扯下的纤细的粉尘，戈弗雷继续在一点点变狭的管道内攀登。

但是，就在这时，他的注意力被某一种声音吸引住了，他觉得那声音太可疑了。可以说树内响起了一种搔扒声。几乎立刻响起了一种鸣叫。

戈弗雷停住了。

“这是什么？”他思忖着，“是什么动物躲在这棵巨杉内？会不会是一条蛇？……不！……我们在岛上还绝未见过蛇！……这更可能是什么鸟想要逃走！”

戈弗雷没有弄错，而且，当他继续往上爬时，一种呱呱的叫声，跟着是一阵翅膀的猛烈拍打，向他表明涉及到的只是一只在树里筑巢的飞禽，毫无疑问，他打扰了它的休息。

他用他肺里的全部力气吐出的几下“呼！呼！”很快使得那个闯入者逃走了。

确实，那是一种体格魁梧的寒鸦，它立即从洞口逃了出去并急速地消失于威尔树高高的树梢上。

不一会，戈弗雷的头部伸出了那同样的洞口，而且很快很舒服地坐在树的分叉处，从这些低的树枝算起，和地面相隔 80 英尺。

在那儿，如以前所说的，巨杉的巨大的树干撑起了整整一个森林。次生的枝叶随心所欲地混杂在一起，看来，被细枝交叉得非常紧密的这些乔木什么东西都无法穿越。

然而，戈弗雷，不是没有一点困难，还是从一根树枝滑到另一根树枝上，以登上这奇迹般的植物的最高一层。

许多鸟在他靠近时叫着飞走了，它们将躲到比威尔树矮整整一个树顶的邻近的那组树上。

戈弗雷就这样地继续能攀登就攀登，直到高处最尽头的那些树枝在他的体重下开始弯曲时才停了下来。

一条宽大的水平线围绕着菲娜岛，它在他的脚下就像摊开着一张立体的地图。

他的目光贪婪地扫视着大海的这一部分。海上总是了无人迹。必须再一次得出结论，这岛处于太平洋的商业航道之外。

戈弗雷抑住了一次深深的叹息，然后，他的视线低向了这一狭窄的领域，毫无疑问，命运已判决他在这领域内长期生活，也许是永远！

但他是何等的吃惊，当他又一次看见，这一次是在北面，一缕和他在南面已经以为看见过的一模一样的烟时。他看着，集中了全副注意力。

一道纤细的蒸汽，顶端带着更深的蓝色，笔直地在宁静和纯净的空中升起。

“不！我没有弄错！”戈弗雷叫了起来，“那儿有一道烟，而且，因此，这是一团火产生的烟！……而且这火的点燃只可能被……被谁？……”

戈弗雷这时极端精确地测定有关地点的位置。

这烟是在岛的东北面升起的，在沿着海岸边的高高的岩石中间。不可能有差错。离威尔树不到5英里。笔直朝东北方向走，穿过草原，然后，顺着沿海地带走，将必然抵达被这缕轻烟装点着的那些岩石。

戈弗雷心跳扑扑地爬下树枝的脚手架直至分叉处。他在那儿停了一下以扯上一堆杂乱的苔藓和树叶；接着，这事完成后，他从洞口钻进去，并尽可能好好堵上洞口，又迅速地让自己滑行到地面上。

他只对塔特莱讲了一句话，要他绝不要因为他的不在而感到不安，戈弗雷就朝东北方向冲去，以抵达沿海地带。

这是一次两个小时的奔跑，首先，穿过稀疏的树丛或多刺的染料木组成的长长的树篱中间的绿油油的草地，然后沿着海滨地带边缘走。终于，到了最后一排岩石那儿。

然而，戈弗雷在树顶上看见的那缕烟，当他再次下来试图找到它时，却看不见了。不过，因为他精确地测定了烟从那儿逸出的地点的位置，他能正确无误地走到那里。在那儿，戈弗雷开始寻找。他仔细地勘探沿海地带的这整片地方。他呼喊……

没有人回答他的呼喊。没有一个人出现在这片海滩上。没有一块岩石向他显示用波涛冲上来的那些海草和干燥的藻类做燃料的，或是燃烧不久的一团火，或是现已熄灭的一个炉灶的痕迹。

“然而我不可能搞错的！”戈弗雷一再对自己说，“我看见的确是一缕烟！……可是！……”

戈弗雷不可能被某个幻想所愚弄，这是不能接受的，他于是想到有某个热水的源头，一种间歇泉存在，他无法发现那个位置，可能从那儿喷出了那股蒸汽。

确实，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在这个岛上没有几个这样的天然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烟柱的出现可以以这种简单的地质奇迹解释。

戈弗雷离开了沿海地带，重回威尔树，一面略微观察着在他周围他没有去的地方。几个反刍类动物亮了相，其中有驯鹿，但它们奔跑得这样快，不可能赶上它们。

将近 4 点钟时，戈弗雷回来了。还有百步路就要走到时，他听见袖珍小提琴发出了刺耳的“克铃—克铃”的声音，立刻，塔特莱教授出现在他面前，他以一个供奉女灶神的贞女那种态度，按宗教仪式监视着交给他看守的那堆圣火。

第十四章

在这一章中，戈弗雷发现了一件受到他和他的同伴欢迎的漂流物。

既来之，则忍之，这是一条哲学原则，虽然它不能促使重大事件得到解决，但无疑是极为实用的。戈弗雷因此下决心在今后的一切行动中服从这一原则。既然他不得不在这个岛上生活，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在这里生活得好，直至离开这岛的机会到来之时。

他们不再延宕，忙着对威尔树的内部稍加整理。清洁问题，缺乏舒适，压倒了一切问题。草铺的床位被经常更新。确实，那些器皿只是些简单的贝壳；然而，一个美国的配膳室里的盆碟或餐盘也不可能有这么干净。应该再一次称赞塔特莱教授，他洗的餐具令人赞叹。戈弗雷借助他那把刀，用一张宽大平整的树皮和四只打入地下的脚，成功地在房间中央树起了一张桌子。一些粗大的树墩被当作木凳。当天气不允许他们在露天吃饭时，宾客们不再被迫放在膝上吃。

还有服装的问题，并非不令人非常担忧。他们因此尽可能地节约。处于这样的温度和这样的纬度，身体半裸没有任何妨害。但毕竟短裤、上衣、羊毛衬衫会穿坏的。怎样予以更换？是否将穿上这些阉公羊、山羊的皮，在吃完了它们的身体后，还用来当衣服穿？毫无疑问，将来得这样做。在盼望中，戈弗雷经常让洗他们拥有的少量衣服。依旧是塔特莱，变成了洗衣人，被委以这一任务，再说，他在大家满意的情况下完成了。

戈弗雷则更多地照管给养工作和整理工作。此外，他还是配膳室的供应者。采集可食用的根草和芒扎尼拉的果实每天要花去他好几个小时；同样，围灯芯草编成栅栏，或是放置于那条河的流水中，或是放在退潮后没有水的岩洞里捕鱼，也要花费时间。毫无疑问，这些方式极为原始，然而，不时地有一个漂亮的甲壳动物或几条美味的鱼出现在威尔树的餐桌上，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可以毫不费力地用手捕获的软体动物。

但我们将承认这一点——而且人们都会承认，在所有的厨房用具中，最主要的是——锅，缺少用生铁或铁打的锅。锅的缺乏给人的感觉特别明显。戈弗雷只能设想代替普通的通用的金属水壶。没有熬汤用的锅子，没有煮熟的肉和鱼，就只有烤肉和烤鱼。第一道菜从来没见过肉汤。有时候塔特莱辛酸地对此抱怨；但哪有办法满足这可怜的人！

何况，戈弗雷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在检查树群中别的树时，他发现另外一棵巨杉，树身高大，其下面部分，被岁月蚀空，也有一个相当宽大的凹处。

就在那里，他建了一个鸡窝，那些家禽很快在那里面住了下来。那只公鸡和那些母鸡在那儿住得很宽裕，鸡蛋在那儿的干草上孵出了小鸡，小鸡开始成群。每天晚上把它们关起来，以使它们躲开鸟儿捕食，那些鸟在树梢上窥视着这些容易得到的牺牲品而且会毁掉整窝的雏。

至于那些刺豚鼠、阉公羊和山羊，直至那时似乎都没有必要为它们找一个野猪窠或牲畜棚。等气候不佳的季节将来临时再作考虑。在这之前，它们在草原上这片茂盛的牧场上繁衍着，在那儿有着这些猪类代表最重视的一种极为丰富的驴食草和大量的可食用的根草。来到这个岛上后，有几头山羊已经生崽，但几乎把它们所有的奶都留了下来，让它们得以喂那些小羊羔。

这一切表明威尔树及其周围地区现在相当热闹。那些吃得饱饱的家畜，在白天天气炎热时来这里寻找躲避烈日的掩蔽所。绝不用担心它们会在远处迷路，也不用害怕猛兽，因为菲娜岛似乎没有一只危险的动物。

一切就这样进行着，现状基本让人放心，但未来总令人担忧，直到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可能明显地改变他们的处境的事。

那是7月29日。

那天上午，戈弗雷在沙滩的这一部分游荡，这沙滩滨临着他命名为梦幻海湾的大海湾。他在沙滩上探寻着，想弄清这里的软体动物是否跟北面的沿海地带一样丰富。或许他还希望有什么漂流物在这里重新出现，拍岸浪竟然连一件船上的小东西都未冲到岸上使他深感奇怪。

然而，那一天，他一直向前走到了最北端，再过去就是一片沙子很多的海滩了，就在这时，他的注意力被一块形状古怪的岩石吸引住了，这块岩石露出于新近被冲上来的藻类和海藻的高处。

某种预感使他加快了步伐。他是何等吃惊，又是何等快乐，当他认出他以为是一块岩石的东西是一只半埋在沙子里的箱子时。

这是否是“梦幻号”的一只包裹？它是否自轮船失事后就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更可能是距今更近的另一次灾难留下来的这一切？很难说。不管怎样，管它从哪儿来，管它里面装着什么，这个箱子应该是一大收获。

戈弗雷从外部察看这个箱子。未见任何地址的痕迹。没有一个名字，甚至没有一个装饰在美国式箱子上的，用薄金属板切割成的粗大的开首字母。箱子里有没有可能找到什么纸片，上面表明物主的姓名、国籍、省份？不管怎样，箱子关得很严，而且可以期望这箱子泡在海水里的这段日子，里面的东西绝未腐烂。确实，这箱子是用很结实的木头做的，上面蒙着厚厚的皮，所有的角上都包着铜，而且箱子所有的面上都用宽的橡皮带扎紧了。

不管戈弗雷多么急于想检查装在这口箱子里的东西，他决不想把它敲破，而是想把它锁挑开后再把它打开。至于把它从梦幻海湾深处运到威尔树，由于箱子太重，无法办到，甚至想都不要想。

“好吧，”戈弗雷心想，“我们将或多或少把它出空一些。”

回那群巨杉处去取工具，约有4英里路程。这要花费相当的时间，而且会很劳累。然而，时间有的是。至于劳累，这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锁在这箱子里的是些什么？……在回威尔树之前，戈弗雷希望至少试一试打开这个箱子。

他从拆除橡皮带着手，而且，解开橡皮带后，他非常谨慎地除下了盖满着锁的皮护套。然而，怎样强行打开锁呢？

这是最难的活。他没有任何撬棒可以让他撬一下。他尽量避免在于这个活时把他的刀弄断的危险。他因此寻找一块沉重的卵石，试图用这使锁横头跳开。

沙滩上撒满了坚硬的燧石，形状各异，可以用来当锤子。

戈弗雷从中选了一块，有拳头般大小，他朝铜片上猛击了一下。

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嵌在锁横头内的锁舌，立即脱了出来。

或许是锁横头在撞击下破裂了，或许是锁未被锁上。

戈弗雷的心剧烈地跳着，当他要掀起箱子盖时。

箱子终于打开了，而且，事实上，如果必须将它打破，戈弗雷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没有困难。

这箱子名副其实地是个保险箱。箱子内壁衬了锌箔，使得海水无法渗透到里面。因此，不管箱子里放的物体有多珍贵，都能保持完好的状态。

而这是些什么样的物件啊！在将它们取出时，戈弗雷情不自禁地发出了

快乐的惊呼！可以肯定，这个箱子可能属于某个非常讲究实际的旅行者，他打算去某个国家冒险，在那儿，他将被迫只能依靠他自己带的东西。

首先是衣着用品：衬衫、毛巾、床单；然后是衣服：呢短大衣、羊毛袜和棉布袜，结实的粗布长裤和未加过工的天鹅绒长裤、针织背心、结实的粗布上装；然后是两双坚固的长统靴，一些打猪穿的皮鞋，一些毡帽。

第二部分是厨房和梳洗用具：锅——那么需要的了不起的锅！——煮汤的锅、咖啡壶、茶壶、几把匙、叉和刀、一面小镜子、各种用途的刷子。最后，不该小看的是，三个装着约 15 品脱 烧酒和塔菲亚酒 的军用水壶、几磅茶叶和咖啡。

第三部分是些工具：木工钻、螺旋钻、手拉锯条、整套钉子和尖头工具、铁锹和铁铲、铁镐、斧头、横口斧，等等。

第四部分是些武器：两把套在皮鞘内的猎刀、一把短枪和两把活塞枪、三把六发左轮手枪、十二磅火药，几千个雷管和一大批铝弹和子弹——所有这些武器都像是英国造的；最后是一个小型药包、一个望远镜、一个指南针、一个时计。

在那里面还有几册英语写的书，几本 25 张一叠的白纸、铅笔、羽毛笔和墨水、一本日历、一本纽约出版的圣经，以及一本烹饪手册。

说真的，这一切在这样的处境中组成了一份价格无法估计的财产清单。

因此戈弗雷无法抑制住欢乐。这等于是为处于困境中的沉船失事者的使用特意订购的一份嫁妆，再也没有比这更完善的了。

这完全应该感谢上苍，上苍也收到了发自一颗感恩的心的谢意。

戈弗雷高高兴兴地把他所有的珍宝摊开在海滩上。每件物品都被检查过了，但箱子里没有一张纸可以表明这个箱子的来处，以及这个箱子曾被载在哪条船上。

此外，在这周围，未见由大海冲上来的来自新近一次轮船失事的任何别的残留物。岩石上没有，沙滩下没有。这箱子准是或长或短地漂流了一段时间，被涨潮送到了这个地点。确实，箱子的体积相对箱子的重量而言，可以保证它有一个足够的浮力。

菲娜岛的两位客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有了范围广泛的物质生活需求的保证：工具、武器、仪器、器皿、衣服，一次幸运改变了他们的一切。

问题在于戈弗雷无法想象把所有这些物品搬回威尔树去。搬运它们得来回几次；但最好抓紧搬，怕天气转坏。

因此，戈弗雷把这些不同的物品中的大多数放回箱内。一把步枪、一把左轮手枪、一定数量的炸药和铅弹、一把猎刀、望远镜、锅，这些东西他随身带着。

接着，他仔细地重新关上箱子，扣上箱子，于是，戈弗雷从海滨地带重又上路。

啊！一小时后，他受到塔特莱怎样的欢迎啊！当教授听他的学生一样佯向他列举他们的新的财富时，他高兴极了！锅，尤其是那口锅使他激动万分，他以伴有击打动作的舞步跳起舞来，最后以八分之六拍子的一个得意洋洋的舞步结束。

1 品脱约合 0.568 升。

西印度群岛产的甘蔗酒。

时间还只是中午。因此，戈弗雷想吃了午饭后立即回梦幻海湾。他急于把所有物品都藏好在威尔树内。

塔特莱未提出任何异议而且宣称他已作好了出发的准备。他甚至不再需要守着那只正在燃烧的炉子。有了火药，到处都可取火。但教授希望他们走开时用文火慢慢熬好蔬菜肉汤。

不一会，放了温水的锅里放进了四分之一只刺豚鼠，加上一打代替蔬菜的艳芙的根草，并放了一大撮他们在岩石的洼处找到的那种盐。

“它会自己盖满泡沫的！”塔特莱叫道，显得对他的杰作非常满意。

于是两人步履轻捷地抄最近的斜路向梦幻海湾出发。

那口箱子一直留在原处。戈弗雷谨慎地打开了它。在塔特莱赞叹的欢呼中，他着手对各种物品分类。

这第一次往返，戈弗雷和他的同伴像骡子一样扛着，得以把那些武器、军需品和一部分衣服运回威尔树。

于是两人坐在饭桌前恢复疲劳，桌上那刺豚鼠熬的汤冒着热气，他们俩都说妙极了。至于肉，依教授的说法，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比这味道更好！哦！这是缺吃少穿产生的神奇！

次日，30日，戈弗雷和塔特莱天一亮就出发，又是三次往返出空并搬回了箱子里的东西。傍晚前，工具、武器、仪器、器皿，所有的一切都搬到了威尔树，并整理和收藏妥当。

最后，8月1日，连箱子也不无困难地沿着沙滩拖到了住所，被当作衣柜使用。

思想变幻不定的塔特莱现在把未来都看成了玫瑰色。因此，不必吃惊，那一天，他手拿袖珍小提琴来找他的学生，并非常严肃地说，就好像他们是在科德鲁普公馆的客厅里那样：

“那么，我亲爱的戈弗雷，重新上我们的舞蹈课的时候不是到了吗？”

第十五章

在这一章里发生了在所有真实的或想象的鲁滨逊生活中不止一次地发生的事。

未来的日子因此显得不那么阴暗了。然而，虽然培特莱眼下因为有了这些器械，这些工具，这些武器而只看到对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有了稍添乐趣的手段，戈弗雷却已经在考虑离开菲娜岛的可能性了。现在，他不是能造一艘足够结实的船，使他们得以或是抵达一块邻近的陆地，或是抵达在岛上看到的什么过路船吗？

在此期间，尤其是塔特莱想实现的一些想法打发了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

事实上，威尔树的衣橱很快就安置好了，但由于对未来没有把握，只能极其谨慎地使用这个衣橱。只能在必需的限度内穿这些衣服，这是教授必须服从的规定。

“何必呢？”他低声发牢骚，“这太精打细算了，我亲爱的戈弗雷！真见鬼！我们又不是野人，弄得要半裸着身体！”

“我请求您原谅，塔特莱，”戈弗雷回答说，“我们是野人，不是别的！”

“随您说吧，但您会看到我们在穿坏了这些衣服之前就离开这个岛了！”

“我对此一无所知，塔特莱，而且有积余总比缺少要好！”

“那么至少是星期天，星期天，可以稍稍打扮吧？”

“好吧，行！星期天，甚至所有的节日。”戈弗雷回答说，他不愿使这位肤浅的同伴过于不快；“但是，因为今天正好是星期一，我们还要过整整一个星期才能把我们打扮得漂亮些！”

不用说，自来到岛上那一刻起，戈弗雷没有疏忽每过一天就做一个记号。因此，借助在箱子里找到的那本日历，他能够查明那一天确实是星期一。

期间，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分担日常事务。不再需要日夜守着一炉火，现在有重新点火的各种手段了。塔特莱教授因此不无遗憾地可以放弃对他来说这么合适的一项任务。从此以后，他负责供应艳芙和卡玛的根草——尤其是充当着一家人每天的面包的后者。因此，教授每天要一直走到威尔树后面靠着草原边缘的那几排小灌木那儿进行采集。这得走上一二英里路，但他对此习惯了。在此期间，他还忙着采集他们消耗很多的牡蛎或别的软体动物。

戈弗雷则把照料家畜及鸡窝里的客人的任务留给了自己。这屠夫的行当对他来说可不是件愉快的事，但他终于克服了那种反感。因此，全靠他，餐桌上能经常出现蔬菜肉汤，接着上几块使家常饭菜变变花样的烤肉。至于猎物，在菲娜岛的林子里为数不少，而且戈弗雷考虑好了，一旦能从别的更紧迫的事务中抽出身来，他就开始打猎。他打算好好利用他武器库里的那些步枪、火药和铅弹；然而，他希望先结束整理工作。

他那些工具使他得以在威尔树内外建了几条长凳。那些板凳被用斧头粗略地处理了一下，桌子，不那么高低不平了，变得和塔特莱教授摆在上面的盘子、碟子、餐具比较相配。铺位被安排到了木头框架上，铺位上的干草卧具也显出了更动人的外表。虽然还缺少床绷和床垫，至少他们并不缺少被子。厨房里的各种炊具不再就地乱放，而在固定于树内壁的木板上安排了它们的位置。日常用品，衣着用品被仔细地排紧在于巨杉边材中挖空的衣橱内，以防尘土。在结实的木钉上挂着那些武器、器械，它们像陈设各种武器的眉形板那样装饰着树壁。

戈弗雷同样希望给住宅关上门，以防别的生物、家畜在夜间进来打搅他

们的睡眠。因为他无法用唯一的手拉锯条，他拥有的那把刀锯切割木板，他仍使用很容易切割的宽厚的树皮块。就这样，他为控制威尔树的入口造了一扇相当结实的门。与此同时，他开了两个相对的小窗户，使得阳光和空气能在房间里面流通。夜间可用护窗板把窗户关起来，但至少从早晨到傍晚不再需要依赖弄得居所烟雾弥漫的松脂火把的光亮。

戈弗雷以后将设想的在漫长的冬天晚上如何照明，他那时还不太懂得。他能否做成几个用羊脂的烛台，还是满足于更仔细地准备的松脂蜡烛？这以后再看着办。

另一件操心事，是总得在威尔树里面建造一个壁炉。只要持续天好，建在户外一棵巨杉凹处的炉子可以满足烹饪的一切需要；然而，当坏天气来临时，当大雨如注时，当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抵御可能令人担忧的严寒时，势必要考虑在住所内生火，而且要使烟有一个足够的通道。这一重要的问题必须在合适的时候解决。

然而，虽然戈弗雷为了使他们在太平洋的这个被遗弃的岛上的生活能过得差强人意而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在他的同伴和他已注定要在这里长期生活，而且可能永远在这里生活的情况下！——但他不愿错过任何可能增加他们获救机会的事件。

菲娜岛不在船舶的航道上，这太明显了。它不提供任何停泊港，不补给任何资源。没有任何东西能促使船前来了解情况。尽管如此，并非没有可能一艘战舰或商船在能看到的的地方经过。因此最好能吸引船的注意并向它显示岛上有人住着。

出于这个目的，戈弗雷认为应该在伸向北面的岬角顶端设一根船尾的旗杆，而且他为此把他从箱子里找到的那些床单的半数都贡献了出来。此外，因为他担心白的颜色受到阳光的极度限制看不出来，他试着以生长在沙丘脚下的一种野草莓树的浆果对他的旗子染色。他以这种方式弄成了一种无法去掉的鲜艳的红色，除非这颜色被腐蚀掉，但当风和雨使之褪色后，只需在布料上重新染上颜色就可以了。

这各种各样的工作使他一直忙到8月15日。几个星期以来，天气几乎持续晴好，除了有过两三次极其猛烈的雷雨倾下了大量的水，被土地贪婪地吸收着。

将近这个时期，戈弗雷开始了他的猎人行当。然而，虽然他能相当熟悉地摆弄步枪，他都无法指望在此之前还从未打过一枪的塔特莱。

戈弗雷因此每周好几天花在捕猎有毛的或有羽毛的猎物上，这样的猎物不是非常多，但足以满足威尔树的需要。几只雷鸟、几只山鸦、一些沙锥，完美地为日常的菜单变换花样。还有两三只羚羊倒在了年轻猎手的铅弹下，而且绝不参与捕猎的教授，当这些猎物以腿和排骨的形式端上来时，他还是极为满意地欢迎它们。

然而，在打猎的同时，戈弗雷并未忘记顺便对岛的全貌带上一眼。他深入草原中央那些茂密的森林的最里面。他溯河而上直至河的发源地，水从丘陵西面的山坡上流入那儿的河道。他又一次登上那座锥状山峰的顶部，并且从相反的斜坡下到他还未去巡视过的东部的海滩。

“通过所有这些勘探，”戈弗雷经常想，“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菲娜岛上未藏有害的动物，也没有猛兽，没有蛇，没有蜥蜴类！我一样也未瞧见！如果有，我打出的子弹肯定会把它们唤醒！这是个幸运的环境，要是威

尔树必须躲避它们的袭击，我真没有把握怎样才能办得到！”

然后，通过另一种极其自然的推断：

“还可以得出结论，”他想，“这岛绝没人居住。已经这么久了，土著居民或船舶失事者听到爆炸声早该赶来了！只有我曾两次以为看到的那些烟难以解释！……”

事实上戈弗雷从未找到过任何一种火的痕迹。至于那些他以为可能产生他隐约看见的蒸汽的热源，没有任何火山的菲娜岛，似乎不会有这样的热源。因此他可能两次都被同样的幻想愚弄了。

何况，这烟或蒸汽的出现未再次发生过。当戈弗雷第二次登上中央的锥体丘陵时，和他再次爬上威尔树高高的枝叶间一样，他未看见任何吸引他注意的非自然现象。因此他终于忘了这一情况。

几个星期就在这各种整理工作中，这狩猎远足中过去了。每天都为这平常的生活带来了一点改善。

每个星期天，如已经约定的，塔特莱穿上他最漂亮的衣服。那一天，他只打算边拉他的袖珍小提琴，边在大树底下散步。他走着滑步，自己给自己上课，因为他的学生坚决拒绝继续他的课程。

“有什么用？”戈弗雷对教授的恳求回答说，“您设想，您能设想一个鲁滨逊上舞蹈和仪表课吗？”

“为什么不能？”塔特莱一本正经地接着说，“为什么一个鲁滨逊将被免除良好的举止？这不是为了别的人，这是为了最好能有优雅的仪表的他本人！”

对此戈弗雷没什么可回答的。但是，他不让步，教授只得“向空无一人授课”。

9月13日标志着这些被轮船失事抛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的失事者们所能感受到的最大最悲惨的失望之一。

尽管戈弗雷再也看不见在岛上任何地点有那些难以解释和难以寻找的烟出现，那一天，将近傍晚3点钟时，他的注意力被一缕长长的蒸汽吸引住了，他不会弄错那蒸汽来自何处。

他散步一直来到旗岬——他给耸起旗杆的那个岬角起的名字。然而，正当他用望远镜眺望时，他看见地平线上有一缕烟正被西风朝岛的方向吹来。

戈弗雷的心剧烈地跳着。

“一艘船！”他叫了起来。

但这艘船，这艘轮船会不会从看得见菲娜岛的地方经过呢？而且，如果它经过，它是否会靠近得足以在船上看得见或听得见信号呢？或者隐约看见的这缕烟会不会随着轮船在地平线的西北面或西南面消失呢？

两个小时里，戈弗雷被难以描述的交替着的感情折磨着。

事实上，那烟一点点大起来了。当轮船升火时，烟就变浓，然后，当一铲煤烧完时，烟就淡得几乎看不见。不管怎样，那艘船明显地靠近了。将近傍晚4点钟时，它的船体显现在水天相连之处。

这是一艘大火轮，正在向东北方向航行，——戈弗雷很容易辨认出来。如果它维持着这个方向，势必会靠近菲娜岛。

戈弗雷一开始想到奔回威尔树去通知塔特莱。但何必呢？只是一个人被看见跟两个人被看见所发出的信息是一样的。因此，他留在那里，望远镜举在眼睛上，不愿失去那艘船的任何一个动作。

那艘轮船一直在向海岸靠近，尽管它未直接向岛航行。将近5点钟时，地平线那条线已经高出于船体，它的纵帆的三根桅杆已经看得见了。戈弗雷甚至能认出悬挂在斜桁上的国旗的颜色。

那是美国国旗的颜色。

“然而，”他心想，“虽然我看见了这面旗帜，船上却不一定能看得见我的那面旗帜！为了能使它很容易被用望远镜看见，得有风把它展开！如果我通过一连几次把旗升起和降下发出信号，以更好地表明岸上想和船上取得联系呢？对！一刻不能耽搁！”

这主意很棒。戈弗雷奔到旗岬顶端，就如呼救时所做的那样，开始操纵他那面旗；然后，他下了半旗，下半旗是说——根据航海惯例，意味着有人求救求援。

那艘轮船还在靠近，离沿海地带不到三英里，然而它那面信号旗始终挂在后桅的斜桁上不动，对旗岬的信号旗不作回答。

戈弗雷的心揪紧了。他肯定未被看见。已经6点半了，暮色即将降临了！

可是，不一会，轮船离岬角顶端已不到二英里了，他迅速朝那儿奔去。就在这时，太阳在地平线下消失了。由于夜幕初降，他将不得不放弃被看见的一切希望。

戈弗雷重新开始连续升起和降下他的信号旗，未见更好效果……没人对他作出回答。

这时他放了几枪，尽管距离尚很远，风又不是朝那个方向刮！……船上没有任何枪声向他传来。

然而，夜色却渐渐浓重了；不一会，轮船的船体看不见了。无须怀疑，要不了一个小时它就驶过菲娜岛了。

一筹莫展的戈弗雷这时想到点燃一把含松脂的树，它们就生长在旗岬后面。他用雷管点燃了一堆干枯的树叶，然后他把火点到松树丛中，这些松树很快像一个巨大的火把那样燃烧着。

但船上的灯光根本未回答岸上这堆火，于是戈弗雷悲伤地重新回转威尔树，他心头的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可能直到那时还从未有过！

第十六章

这一章里发生了一桩不会令读者吃惊的事件。

戈弗雷受到了打击。从他身边溜走的这难以祈求的机会还会再现吗？他能抱这种希望吗？不！这艘轮船从看得见菲娜岛的地方经过，冷漠得甚至都不设法辨认它一下，显而易见，所有别的船在冒险进入太平洋的这片荒无人迹的地区时也会这样。为什么后者比前者更会在这儿中途停靠，既然这个岛没有任何避风港。

戈弗雷度过了一个凄凉的夜。每一刻，他都会惊醒，就好像听见了外海上的什么枪声，他于是想，轮船是否终于看见了还在沿海地区燃烧着的这片大火，是不是它想以一下枪声表明它的存在？

戈弗雷倾听着……这一切都是他过度兴奋的头脑里的一个幻觉。当白天重新来临时，他止不住想，出现的那条轮船会不会只是一个开始于昨天下午三点钟的梦！

但不可能的！完全可以肯定，出现在看得见菲娜岛的地方的是一条轮船，可能相距两英里不到，而且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未在那儿中途停靠！

对这次失望，戈弗雷只字未向塔特莱提。说了有什么用？何况，这肤浅的灵魂看问题从未想到 24 小时之后，他甚至不再去想可能出现的离开这个岛的机会。他不想象将来有可能发生严重的意外事件。旧金山在他的记忆里开始淡漠了。他没有在等待他的未婚妻，没有想重新见到的威尔舅舅。如果，在地球的这个点上他可以开设一门舞蹈课，他的愿望就圆满了，——那怕他只有一名学生！

好吧，如果教授不去想在这个既无猛兽又无土著人的岛上有什么可能危及他的安全的直接的危险，他就错了。就在那天，他的乐观主义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将近下午 4 点钟时，按照习惯，塔特莱去旗岬后面的那块海岸采集牡蛎和淡菜，戈弗雷看见他飞也似的奔回威尔树。他那稀疏的头发在鬓角那儿竖了起来。他那副神情就像一个吓得都不敢回转头的逃跑的人。

“出了什么事？”戈弗雷不无担心地叫道，一面向他的同伴迎去。

“那儿……那儿！……”塔特莱指着那片海答道，穿过威尔树那些大树，在北面，可以见到狭狭的一段海。

“但那是什么啊？”戈弗雷问，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奔向那些巨杉的边界。

“一条小船！”

“一条小船？”

“是的！……一些野人！……整整一个船队的野人！……一些食人肉者，可能是！……”

戈弗雷已经朝所指的方向看了……

那根本不是吓昏了头的塔特莱所说的一支小船组成的船队，但他只是在数量上弄错了。

确实有一条小船此时正静静地滑行在大海上，方向朝着半英里外的海岸，为了绕过旗岬。

“为什么这是些食人肉者？”戈弗雷转回身来问教授。

“因为，在鲁滨逊们呆的那些岛上，”塔特莱回答说，“早晚总会有食人肉者到来！”

“就绝不会是从一艘商船上派出的小船吗？”

“从一艘商船？……”

“是的……从一艘轮船，它在昨天下午，在看得见我们岛的地方经过？”

“可您什么也没对我说？”塔特莱叫了起来，绝望地把双臂举向空中。

“有什么用，”戈弗雷答道，“因为我以为这艘船肯定已开走了！可这艘小船可能就是那艘轮船上的！我们等着瞧吧！……”

戈弗雷迅即奔回威尔树，从那里取了望远镜，回来站在树的边界处。

从那儿，他可以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那条船，在船上，肯定看得见旗帜上那些微风下招展的信号旗。

望远镜从戈弗雷的眼睛上掉了下来。

“野蛮人！……是的！……这确是些野蛮人！”他叫道。

塔特莱感到他的两条腿在受鞭笞，全身都吓得颤栗起来。

戈弗雷刚才看到的确是一艘野蛮人，正在向这个岛前进。这条船造得像波利尼西亚岛群的独木舟，挂着相当大的竹编的帆；伸出在左舷外的一个平衡器，抵销着船在风吹下出现的倾侧，保持船的平衡。

戈弗雷出色地判断出这条船的式样：这是一条马来亚船——这似乎表明菲娜岛离马来亚海域不可能太远。但登上这条独木舟的人绝不是马来人！那是些黑人，半裸着身体，可以算出一共有12个。

因此，若被他们看见是非常危险的。戈弗雷这时后悔升起了那面信号旗，根本未被那艘轮船看到，却肯定被这条马来亚船上的当地人看到了。至于现在去把它推倒，已经为时太晚。

确实，形势太令人惋惜了。虽然看得出来，这些野蛮人离开附近的岛，是想到这个岛上来，可能他们以为这个岛上和“梦幻号”失事前岛上的真实情况一样，是无人居住的。然而，那面信号旗就在那儿，表明这个海岸上是有人存在的啊！如果他们下了船，那时怎样躲开他们呢？

戈弗雷拿不定主意。不管怎样，侦察这些土著人是否登上这个岛，这是最紧要的。然后再作考虑。

他把望远镜举在眼前，跟踪着那条马来亚船；他见它绕过了岬角的顶端，然后绕过了岬角，然后沿着海边地带而下，而且，最后在那条河的河口靠了岸，这河，在二英里外的上游处，经过威尔树。

如果这些土著因此想象溯河而上，不一会就能抵达那群巨杉处，无法拦住他们。

戈弗雷和塔特莱迅速返回他们的住所。最要紧的是采取一些措施，使住所不被发现并有时间作好抵抗的准备。这是戈弗雷独自在设想的。至于教授，他的考虑完全相反。

“啊！居然有这种事！”他心想，“这是天数！这是命中注定的！是无法逃得脱的！没有一只独木舟靠到您的岛上，没有一些食人肉者在这天或那天出现在那儿，是无法成为一个鲁滨逊的！我们来这里才三个月，他们就已经来了！啊！很明显，无论笛福先生，还是威斯先生，都未将事情扩大！当鲁滨逊吧，既然如此！”

正直的塔特莱，鲁滨逊不是当的，是成为的，当你把你的处境和英国和瑞士这两位小说家的主人公的处境相比，你就不会说得这么好了。

戈弗雷一回到威尔树立即采取了下列预防措施。在巨杉的凹处燃烧着的炉子被熄灭了，炉子里的灰烬被分散了，以不留下任何痕迹；公鸡、母鸡和小鸡已经被关进鸡窝里过夜，因此不得不将就着用荆棘堵住鸡窝的入口，以

尽可能地将鸡窝遮掩起来；别的牲口，刺豚鼠、阉公羊、山羊被赶到草原上，但令人恼火的是它们也不能被关进一个牲畜棚内；所有的器械和工具都被收进家里，不能在外面留下任何可能显示有人在这儿或有人经过这儿的痕迹。接着，戈弗雷和塔特莱回进威尔树后，门被严密地关上了。这扇用巨杉的树皮做的门，和树干上的树皮混在一起，可能躲过那些不是凑得很近的看的土著的眼睛。两扇窗也被关了起来，窗上的挡雨披檐被合上了。然后，住所内的一切都被关上之后，处于一片黑暗中。

那一夜是这样的长！戈弗雷和塔特莱倾听着外面最轻微的声音。一根枯枝的折断声，一阵风声，都会使他们颤栗。他们以为听到了树下的走路声。他们感到好像有人在绕着威尔树遛达。那时，戈弗雷爬到一扇窗上，微微抬起挡雨披檐，在黑暗中焦急地看着。

还未见到什么。

但是戈弗雷很快听见了地上的脚步声。这一次，他的耳朵不可能欺骗他。他仍在看着，但他只看见那些山羊中有一头来树下找躲避处。

尽管如此，如果土著中有什么人得以发现他们藏在巨杉内的住所，戈弗雷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将拉着塔特莱和他一起进入巨杉内的狭窄通道，他将一直躲到最高的枝头，在那儿他将能更好地抵抗。用他的步枪和左轮手枪，凭借大量弹药，或许他能战胜这一打没有火器的野蛮人。如果后者持有弓和箭，从下面发动攻击，不可能有优势抵挡居高临下的步枪。如果相反，他们强行冲进住所的门，试图在里面爬上高处的枝头，将难于抵达那里，因为他们得通过一个狭窄的入口，被包围的人可以很轻松地防守这个入口。

此外，戈弗雷只字未向塔特莱说起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个可怜的人因马来亚船的到来已惊恐万状。想到他可能不得不躲在树的高处，就像躲进一个鹰窝一样，无法使他稍感镇定。如果在最后一刻必须这样的话，戈弗雷将拖着，不让他有考虑的时间。

夜，在恐惧和希望的交织中度过了。没有任何直接的攻击发生。那些野蛮人还没有推进到这巨杉群。或许他们要等到白天才冒险穿过这个岛。

“可能他们会这么做，”戈弗雷说，“因为我们的信号旗向他们表明这个岛上有人住着！但他们仅12个人，得采取预防措施！他们怎么会想到他们只是跟两个遇难船上的人打交道呢？不！他们只会在白天冒险……除非他们定居下来……”

“除非他们天一亮就重新上船。”塔特莱回答说。

“重新上船？那他们来菲娜岛过一夜干吗？”

“我不知道！……”教授答道，处于惊怖中的他无法解释这些土著的到来只是出于饱吃一顿人肉的需要。

“不管怎样，”戈弗雷接着说，“明天早上，如果这些野蛮人不来威尔树，我们就去寻找。”

“我们？……”

“对！我们！……分开是最不谨慎的！谁知道我们要不要躲进中部的树林子里去，在那儿躲上几天……直到那条马来亚船开走！不！我们将呆在一起，塔特莱！”

“嘘！……”教授声音颤栗着说，“我好像听见外面……”

戈弗雷重新爬到窗上，随即下来。

“不！”他说，“还没有任何可疑情况！是我们的牲口回进树林里。”

“被驱赶着，有可能！”塔特莱叫道。

“相反，它们看上去非常平静，”戈弗雷答道，“我更认为它们只是来寻找一个躲避早晨的露水的地方。”

“啊！”塔特莱低声咕哝着，那种可怜的口气引得戈弗雷若不是形势严峻都忍不住要笑，“在蒙哥马利街的科德鲁普公馆，我们哪会碰到这种事！”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戈弗雷这时说，“如果那些土著还未出现，我们就离开威尔树，我们去岛的北部寻找——您挺会使用步枪吧，塔特莱？”

“使用！……是的！……”

“并朝一个确定的方向开枪？”

“我不知道！……我从没试过，而且您能有把握，戈弗雷，我的子弹不会……”

“说不定光是枪声就足以吓倒那些野蛮人！”

一小时后，天亮得足以把视线伸向巨杉群之外的地方了。

戈弗雷这时接连地，但谨慎地重新抬起那两扇窗上的挡风披檐。通过朝南开的那扇窗，他见一切都像往常一样。那些家畜平静地在树下走来走去，未露出任何惊惶。审察完毕，戈弗雷仔细地关好这扇窗。通过朝北开的那个窗洞，一直可以看到海边地带。甚至可以看到，大约2英里外的旗岬的顶端；但那条河的入口处，隔天那些野蛮人下船的地点却看不到。

戈弗雷先不用望远镜看，为了能观察到菲娜岛这个方向的威尔树的周围地区。

一切都十分平静。

这时，戈弗雷拿起他的望远镜，扫视着沿海的航行情况，一直看到旗岬岬角的顶端。或许正如塔特莱说的那样，尽管这难以解释，那些野蛮人在陆地上过了一夜之后已重新上了船，甚至不曾试着察看一下这个岛上有没有人居住。

第十七章

在这一章中，塔特莱教授的步枪千真万确地产生了奇迹。

但就在那时，戈弗雷发出了一声惊呼，吓得教授跳了起来。不容再怀疑了，那些野蛮人必是知道了这个岛上有人居住着，因为直至那时都升起在岬角顶端的那面信号旗，已被他们拿走，已不再在旗岬的桅杆上以半旗的形式飘扬了。

因此，是把计划好的决定付诸实施的时候了：去寻找，看看那些土著是否还在岛上及他们在这里干些什么。

“出发！”他对他的同伴说。

“出发！可是……”塔特莱答着。

“您是否更喜欢留在这儿？”

“跟您在一起，戈弗雷……是的！”

“不……一个人！”

“一个人！……决不！……”

“那就来吧！”

塔特莱很清楚，对戈弗雷作出决定，是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主张的，他决定伴随着他。独自呆在威尔树，他没有这个勇气。

出去之前，戈弗雷检查了一下他的武器是否处于正常状态。两支步枪都上了子弹，其中一支交到了教授手里，他对这件器械显得和一个普木图当地人当年那样局促不安。此外，他还得在已经挂了子弹盒的腰带上挂一把猎刀。他当然想到了把他的袖珍小提琴也带走——可能他在想象那些野蛮人会对这种连一个演奏高手的全部才华都补救不了的刺耳的“克铃—克铃”的魅力十分感动。

戈弗雷费了不少劲才使他放弃了这一既可笑又不太切实际的想法。

那时大概是早上6点钟。那些巨杉的树梢已经染上了太阳的最初的光芒。

戈弗雷把门打开一半，先朝外跨了一步，观察那群树。

一片寂静。

那些动物已经回到草原上去了。只见它们正在四分之一英里外安安静静地吃着嫩草。在它们中未显出一丁点儿不安。

戈弗雷打了个手势叫塔特莱跟上他。教授在全副盔甲下显得十分笨拙，不无犹豫地跟随着他。

戈弗雷在确证了那扇门可以混淆于那棵巨杉的树皮后，重新把门关上。然后，他在树脚下丢了一丛荆棘，用几块大石头撑住它们，这才向那条河走去，他打算沿河而下，如果需要，直到河的入海处。

塔特莱跟在他后面，每走一步，先不安地环视一眼，直看到地平线的边缘，但害怕身边没伴，他绝不敢走在前面。

走到那群树的边界上时，戈弗雷停下了。他从套子里拿出他的小型望远镜，仔仔细细地扫视着从旗岬的岬角伸展到东北角的整个沿海地带。

没有一个生命在那儿出现；没有一缕宿营地的烟升起在空中。

岬角的顶端同样荒无人迹，但毫无疑问，在那儿找得到许多新鲜的脚印。至于那根桅杆戈弗雷没有看错。虽然旗杆始终矗立在岬角的最后面的那块岩石上，却不见了信号旗。显然，那些土著来到这个地点后，攫取了那块可能令他们垂涎的红布：然后，他们可能在那条河的入海处重又上了船。

戈弗雷这时转过身来想用目光整个看一下西面的沿海地带。

从旗岬直至梦幻海湾四周之外的那一大片地区未见一人。

至少，没有一艘船出现在海平面上。如果那些土著重新登上了他们的马来亚船，那这条船现在准是在贴着海岸走，被岩石掩护着，而且靠得相当近，以致无法看到这条船。

但戈弗雷不能，也不愿对此一无把握。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条马来亚船是否最终地离开了这个岛。

然而，要查明情况，必须走到隔天那些土著下船的地点，即这条河的出海处，它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小湾。

这是件得立即试探的事。

这条被几丛树覆荫着的小小的水流的西岸簇拥着大约两英里长的小灌木。从那儿再过去，距大海五六百码的河岸是光秃秃的。这一布局使他能不被发觉地靠近下船地点。然而，为了避开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只能极其谨慎地前进。

然而，戈弗雷不无理由地认为，在早上这个时候，这些被长途过海弄得劳累了的土著不大会离开抛锚的地点。甚至可能还在那儿睡觉，或是在独木舟上，或是在陆地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惊动他们。

因此，这一计划毫不延缓地付诸执行。重要的是不能不抢先。在这样的形势下，优势常取决于最先几步棋。步枪上了膛，检查了步枪的雷管，并检查了那几支左轮手枪，然污，戈弗雷和塔特莱开始一前一后地顺着河的左岸而下。

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一些鸟从河的此岸飞向彼岸，在高高的树枝间互相追逐，未流露出任何不安。

戈弗雷在前面，然而，可想而知他那位伙伴是怎样疲乏地紧跟着他的步子。两人就这样地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向沿海地带走去，没有太多的被瞥见的危险。走在这里时，小灌木丛挡住了从对岸看到他们；走在那儿时，他们的头消失于高大的草中央，草的摆动更让人以为是一头动物经过而不是一个人经过。然而，不管怎样，一张弓上的箭或一个投石器上的石块随时有可能突然袭来，最好防着点。

但是，塔特莱不顾对他的嘱咐，脚总是无缘无故地碰到露出于地面的树墩，摔了两三跤，差点使形势恶化。戈弗雷不由后悔不该在后面跟着这样一个笨拙的人。确实，这可怜的人不会对他有大的帮助。毫无疑问，让他留在威尔树可能更好，或者，如果他不同意，就将他藏在森林的某个安全场所，但为时已晚。

离开那群巨杉一小时后，戈弗雷和他的伙伴走了一英里——仅仅一英里——因为在这些高大的草下或这些小灌木的树篱间行走很不方便。两人都未见到任何可疑之点。

在这个地点，至少有 100 码的空间没有树，那条河在光秃秃的河岸间流淌着，这一地区更容易被发现。

戈弗雷停下了。他仔细地观察河的左岸和右岸的草原。

还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不安，没有任何东西表明那些野蛮人就在近处。说真的，后者不可能怀疑这个岛无人居住，决不会没有预防措施就前进；他们将会相当谨慎地冒险顺着戈弗雷正往下走的这条小河的水流而上。因此必须推测他们是否在这周围地区游荡，他们同样会利用这些树或这些高大的乳

香黄连木和爱神木的灌木丛作掩护，这里最能用于作一次埋伏的。

总之，情况奇特，但很自然。在前进过程中，由于未看见任何敌人，塔特莱渐渐地忘了他的不安，而且开始以鄙视的口吻谈论这些“可笑的食人肉者”。相反，戈弗雷显出更焦虑的神情。在倍加警惕中，他穿过了那片毫无遮蔽的空间，重新来到在树木遮蔽下的河的左岸。

走了一个小时，这时，走到了河的两岸就只有些生长不良的小灌木的地点，草也稀了，开始让人感到已邻近大海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掩藏，除非匍匐着前进。

戈弗雷是这么做的，并叮嘱塔特莱也这么做。

“不会有野蛮人了！不会有吃人肉的人了！他们走了！”教授说。

“有！”戈弗雷低着声生气地回答，“他们应该在那儿！……肚腹贴地，塔特莱，肚腹贴地！准备开火，但没有我的命令别开枪！”

戈弗雷讲这些话时带着的那种权威的语调，足以使教授感到两腿发软，没有一点力气使他能处于所要求的那种姿势。

然而他照办了！

事实上，戈弗雷刚才说的及他已经做的并非没有理由。

从他们俩那时所处的位置，既看不到沿海地带，也看不到那条河投向大海的地点。这是由于在 100 步外陡峭的河岸的一个拐角突然挡住了视线；然而，在被隆起的河岸围住的那条短短的地平线上方，一缕浓烟正笔直地伸向空中。

戈弗雷在草下伸长肢体，手指扣在他那把步枪的扳机上，观察着那片沿海地带。

“这道烟，”他正想，“该不会是我曾经看见过的两次的！属于同样性质的烟吧？是否该由此得出结论，一些土著已经在岛的北面和南面下了船，这些烟来自他们所点的火？啊不！这不可能，因为我从未找到过灰烬，也未找到过炉子的痕迹，也未找到熄灭的木炭！啊！这一次，我心中该有数了！”

于是，以一个熟练的爬行动作，塔特莱也尽力模仿他，没有把头露出草外，终于爬到了那条河的拐弯处。

从那儿，他的目光很容易能对那条小河所经过的海岸的这整个部分进行观察。

他差点叫出声来！……他的手压在教授肩膀上，不准他动弹！……不必再往前走了！……戈弗雷终于看到了他来看的东西！

在那些低矮的岩石中央，海滩上正燃烧着一堆柴火，一缕烟摇曳着升向天空。隔天下船的那些土著，正在这堆火的周围来来往往，用堆成一堆的一抱抱新的柴禾把火拨旺。他们的小船系在一块大石头上，而且，被涨起的潮水托高了，正在拍岸浪的小小的波涛中摇摇晃晃。

戈弗雷不用望远镜就能分辨在那片海滩上发生的一切。他距离那堆火不到 200 步，他甚至能听到火的劈啪声。他立刻明白他根本不用担心被从后面发现，因为他曾数过的在那条马来亚船上的所有黑人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12 个人有 10 个人，有的忙着照看炉火，另一些忙着钉土桩，显然想架起一根波利尼西亚式的烤肉铁杆。第 11 个人像是个首领，正在海滩上散步，而且经常把眼睛转向岛的腹地，像是担心遭到什么袭击。

戈弗雷从这个土著肩上认出了他用来做信号旗的那块红布，现在成了一块装饰布。

至于那第 12 个野蛮人，正躺在地上，被紧紧系在一根小木桩上。

戈弗雷完全明白这可怜的人将遭受什么样的命运。那根烤肉铁扦，就是用来穿他的肉的！那堆火，就是用来烤他的肉的！……塔特莱隔天并未弄错，当他出于预感，认为这些人是食人肉者时！

还得承认，他更没有弄错，当他说到鲁滨逊们的冒险经历，真的也好，假想的也好，会都是互相模仿的！千真万确，戈弗雷和他此时正处于笛福笔下的主人公们在野蛮人下船来到岛上时的同样的境地。毫无疑问，两个人将目睹食人肉的同样的场面。

好吧，戈弗雷决心和那位英雄一样地表现！不！他不能让这个被那些食人肉者的胃等待着的囚徒被杀害！他是全副武装的。他的两支步枪——4 发子弹——他的两支左轮手枪——12 发子弹，——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那 11 个坏蛋，可能一声枪响就足以把他们赶走。这个决心一下，他十分冷静地等待着用一声雷鸣般的枪声进行干预的时机。

他不会等得太久。

确实，大约过了 20 分钟，那个首领走近了那堆火，然后，他以一个手势，对那些正等待着他的命令的土著指着那个囚徒。

戈弗雷站了起来，塔特莱不知何故，出于仿效，也站了起来。他甚至不知道他这位伙伴想去哪儿，他只字都未对他提他的计划。

戈弗雷显然在想象，那些野蛮人一看见他，不管将作出什么举动，或是往他们的船上逃，或是向他扑来……

什么也没发生。甚至好像他都未被看见；然而，就在这时，那个首领做了一个更有含义的手势……他的三个伙伴向那个囚徒走去，松了他的绑并强迫他走向那堆火。

这是个还很年轻的男人，他感到他的最后时刻到了，想作抵抗。很明显，如果他能够的话，他就要拚死抵抗，他开始推那些抓住他的土著；然而他很快被摔倒在地上，而且那个首领抓住一种石头做斧子，冲上去要击碎他的脑袋。

戈弗雷发出一声呼喊，紧跟着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在空中飞啸，而且准是击中了那个首领的要害，因为后者倒在了地上。

随着枪响，那些惊慌得似乎从未听见一声枪响的野蛮人，看见了戈弗雷，那些抓住那个囚徒的人一度松开了他。

立刻，那个可怜虫重新站了起来，奔向他看到的这出乎意料的救星所在的地点。

就在这时响起了第二声枪响。

那是塔特莱，他在没有瞄准的情况下——他紧紧闭上了眼睛，这个善良的人！——刚刚开了一枪，而且他那把步枪的枪托在他右边脸颊上给了这个舞蹈和仪表教授从未挨过的一个最最结实的耳光。

然而，——什么叫做运气啊！——第二个野蛮人在那个首领的身边倒下了。

于是一阵混乱。是否那些幸存者可能以为他们在和一支人数众多的当地队伍打交道，他们无法对之抵抗？他们可能极为老实地因见到这两个拥有小型雷电的白人感到骇怕！只见他们抬起那两个受伤的人，把他们运走，急忙奔上他们那条马来亚船，乱七八糟地尽力想驶出那个小湾，张开他们的帆，观察外海风的风向，驶向旗岬角并赶紧绕过了那个岬角。

戈弗雷不想追逐他们。何必造成更多的杀戮？他们救了那个遭难的人，他们让他逃走了，这才是重要的。这一切干得使那些食人肉者肯定永远都不敢重回菲娜岛了。因此一切都是恰到好处。只须享受胜利，而且塔特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大部分胜利归于自己。

在这段时间里，那个被囚的人折回到他的救星这儿。一瞬间，他住了步，这些上等人使他感到害怕，然而，几乎立刻，他又跑了过来。他一到这两个白人面前就躬身至地；然后，抓住戈弗雷的脚，放在他的头上表示奴隶身份。

这让人以为这个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也曾读过鲁滨逊·克鲁索埃！

第十八章

这一章论述太平洋的一个朴实的土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教育。

戈弗雷立即扶起这可怜虫，他在他面前依旧卑躬屈节。他面对面地仔细端详他。

这个男人最多 35 岁，仅仅在腰际束了一块破布片。从他的脸部轮廓和他的头的构形上，可以认出这是个典型的非洲黑人。不可能把他混同于波利尼西亚岛上的那些退化的可怜的人，后者颅骨凹陷，有着长长的手臂，古怪得近似猴子。

现在，因为发生了一个苏丹或阿比西尼亚的黑人落入了太平洋的一个群岛上土著的手这样的事件，无法知道这个黑人曾讲过英语还是戈弗雷能听得懂的两三种欧洲语言中的一种。然而，很快确知这可冷的人只会使用一种绝对无法听懂的民族语言，——可能是那些当地人的语言，毫无疑问，他很小的时候就到了那些人当中。

因为，戈弗雷曾立即用英语询问他：未得到任何回答。于是，他不无困难地用手势让他明白他想知道他的名字。

经过几次没有结果的尝试之后，那个从总体上说有着一张相当聪敏甚至相当诚实的脸的黑人，用这唯一的词回答他的提问：

“卡雷菲诺杜。”

“卡雷菲诺杜！”塔特莱叫道，“您听见这名字了吧？……而我，建议叫他‘星期三’，因为今天是星期三，在鲁滨逊们的岛上总是这么做的！是否允许他自称卡雷菲诺杜？”

“如果这是他的名字，是这个人的名字，”戈弗雷回答说，“他为什么不保留它？”

而且，就在这时，他感到一只手压到他的胸上，与此同时，那个黑人的整个表情似乎在问他叫什么名字。

“戈弗雷！”他回答说。

那个黑人试图重复这个名字；但尽管戈弗雷对他重复了好几次，他还是说不清楚这个名字。于是他转向教授，像是问他的名字。

“塔特莱。”后者以动听的声调回答。

“塔特莱。”卡雷菲诺杜重复着。

准是这组音节正好适应他嗓子的声带的特色，因为他非常清晰地念了出来。

教授显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奉承。事实上他也有理由这样感觉。

这时，戈弗雷希望利用这个黑人的智力，试图让他明白他想知道这个岛叫什么名字。因此他用手对他指着整个树林、草原、丘陵，接着指围着这一切的沿海地带，然后指着大海的地平线，于是他用目光询问他。

卡雷菲诺杜一下子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摹仿着戈弗雷的动作，边旋转身体边用眼睛扫视着整个空间。

“阿尔奈卡。”最后他说。

“阿尔奈长？”戈弗雷接着说，一面用脚敲击地面以强调他的提问。

“阿尔奈卡！”黑人重复了一遍。

这等于什么都没对戈弗雷说，无论是这个岛应该有的地理上的名字，还是它在太平洋上的位置。他的记忆怎么也使他想不起来这个名字：这或许是那些地图绘制者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个当地的名字。

与此同时，卡雷菲诺杜不无畏惧地轮番看着这两个白人，就好像他很想脑子里区别出他们不同的特点。他的微笑着的嘴露出了极美的雪白的牙齿，塔特莱却带着某种保留观察着。

“如果这些牙齿，”他说，“从未咬过人肉，我愿意我的袖珍小提琴在我手里爆裂！”

“不管怎样，塔特莱，”戈弗雷回答说，“我们的新伙伴再也没有那副人家要把他烤了吃掉时的可怜虫的神情了！这是最重要的！”

更特别引起卡雷菲诺杜注意的是戈弗雷和塔特莱携带的那些武器——他们拿在手里的步枪和插入腰带的左轮手枪。

戈弗雷很容易地觉察到了这种好奇的感情。显然这个野蛮人从未见过火器。他是否在心里想这是一种使他获取的放出过雷的铁管子？可以这么相信。

戈弗雷这时不无理由地想让他对白人的能力有一个高的评价。他将步枪上了膛，然后，示意卡雷菲诺杜看50步外草原上的一只飞着的山鹑，他急速瞄准，开枪，那只鸟掉了下来。

听到枪声，那个黑人惊人地一跳，塔特莱不由得从舞蹈的角度对之欣赏。他制住了恐惧，瞧着那只折断了翅膀的鸟困难地在草原上走着，他奔过去，像猎狗般迅速地奔向那只鸟，然后，欢蹦乱跳地，半是快乐半是害怕地，把那只鸟拿回给他的主人。

塔特莱这时也想向卡雷菲诺杜显示伟大的神明同样赋予他令人惊恐的力量。因此，看见河边有一只翠鸟正静静地栖息在一枝老树干上，他举枪瞄准。

“不！”戈弗雷立即说，“别开枪，塔特莱！”

“为什么？”

“您想一想！如果，运气不好，您打不中这只鸟，我们在这黑人心里就丧失威信了！”

“我为什么会打不中？”塔特莱不无酸意地回答说，“难道在那场战斗中，在100步以外，我第一次把弄一支步枪时，我没有把那帮食人肉者中的一个劈胸击中吗？”

“您打中了他，这是明摆着的，”戈弗雷说，“因为他倒下了，但是，请相信我，塔特莱，为了共同的利益，不要两次试图侥幸！”

教授有点败兴，但依顺了；他重新把步枪扛在肩上，——勇敢地——两个人，后面随着卡雷菲诺杜，重新回转威尔树。

在那儿，菲娜岛的这位新客人见了布置得那么完美的那棵巨杉的下面部分确实感到吃惊。一开始，不得不边当着他的面使用，边向他指出那些工具，那些器械，那些器皿是做什么用的。卡雷菲诺杜准是来自或曾生活于在人类的发展中处于最落后行列的那些野蛮人中间，因为甚至连铁器他都不认识。他不懂锅子放在炽烈的木炭上时，锅子是不会着火的；他想把它端下来，引得负责监视煮汤过程不同阶段的塔特莱很不高兴。在给他看的一面镜子前，他也惊得发呆：他把它转过去，又把它转回来，想看看他本人是不是在镜子后面。

“嗨，这几乎是个猴子，这个黑人！”教授叫道，一面轻蔑地撇撇嘴。

“不，塔特莱，”戈弗雷回答说，“这要超过一个猴子，因为他朝镜子后面看，——这证明来自他的一种推断，任何动物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算了，我也希望这样，我们就姑且认为这不是猴子，”塔特莱摇着头

说，带着勉强被说服的神情，“但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家伙能否在什么事上对我们有好处！”

“我对此确信无疑。”戈弗雷回答说。

不管怎样，卡雷菲诺杜在端给他的菜肴面前显得并不尴尬。他先将它们闻了一遍，他勉强地品尝着，而且，说到底，他吃的那份午餐，刺豚鼠汤，戈弗雷打下的那只山鹑，一条羊腿，加上卡玛和艳芙，勉强能平息他剧烈的饥饿。

“我看这可怜虫胃口好极了！”戈弗雷说。

“是的，”塔特莱答道，“而且对那个家伙，最好留神他那些食人肉的本能！”

“来吧，塔特莱！我们有办法使 he 不想再吃人肉，如果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欲望！”

“我不敢肯定，”教授答道，“尤其是在尝过人肉之后！……”

当两人在这么说着时，长雷菲诺杜非常留神地听着他们。他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可以看出他想听懂在他面前说的这些后。于是他也说话了。滔滔不绝地说着，然而那只是一串缺乏意义的象声词，乱叫乱喊的感叹词，在那些词里，跟在大部分波利尼西亚当地话中一样，压倒多数的是“啊”和“呜”。

总之，不管怎样，这个按天意获救的黑人是个新伙伴；我们就认为，这是被最最出乎意料的偶然送给威尔树的两位客人的一个忠实的仆人，一个真正的奴隶。他身体强壮、灵巧、勤劳；因此，没有什么活使他气馁。他显示出一种模仿别人行为的真正天分。就是以这种方式，戈弗雷对他进行教育。照看那些家畜，采集根草和水果，把当天要吃的阉公羊或刺豚鼠切成块，把从芒扎尼拉野果中提取的汁水做成一种苹果酒，他在看过怎么做之后，仔细地执行这一切。

不管塔特莱可能怎么想，戈弗雷对这个野蛮人从未有不信任之感，而民似乎他永不会为此后悔。如果他有担忧，那是担忧那些现在已了解菲娜岛的形势的食人肉者可能回来。

从第一天起，就为卡雷菲诺杜在威尔树内留出了一个铺位，然而往往，至少是不下雨时，他更喜欢睡在外面，睡在某棵树的凹陷处，似乎他想为守卫这个住所更好地站岗。

在他来到这个岛后的两个星期里，卡雷菲诺杜几次陪同戈弗雷去打猎。看见猎物远距离地被这样击中，掉下，他总是非常吃惊，但那时他就代狗之职欢乐地冲出去，任何障碍物、树篱、荆棘、河流都拦不住他。渐渐地，戈弗雷因此非常认真地依恋这个黑人。只有一个方面卡雷菲诺杜显得毫无进步：那就是使用英语。不管他怎么努力，他没法发出固执于这一任务的戈弗雷，尤其是塔科特教授，试图让他学会的那些最常用的词。

时间就这么流逝着，然而，尽管由于各种情况的幸运凑合，目前还过得去，尽管没有任何危险立即威胁着他们，戈弗雷仍不得不思忖怎样才能永远离开这个岛，以什么方式最终实现回到祖国！他没有一天不想他的威尔舅舅，不想他的未婚妻！他看到坏天气的临近不由暗暗感到害怕，这就在他和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之间安上一道更无法逾越的障碍！

9月27日，一种情况出现了。虽然它使戈弗雷和他的两个伙伴增添了工作，至少，它为他们保证了丰富的食物贮备。

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正在梦幻海湾的最前端忙着采集软体动物，这时，他们瞥见在风的吹拂下，无数的小岛被涨起的潮水缓缓推向沿海地带。那就像一种漂浮着的群岛，在群岛的上面，有几只那种翼展宽大的、有时被称为海鹰的海鸟正散步或飞来飞去。

这是些什么物体，在一同航行着，在波浪中起伏着？

戈弗雷不知该怎么理解，当卡雷菲诺杜肚腹贴地扑倒，然后，把脑袋缩进肩膀间，在身底下折拢双臂和双腿，开始摹仿一种在地上缓慢爬行的动物的动作时。

戈弗雷望着他，一点不明白这种古怪的体操。接着，突然地：

“乌龟！”他叫了起来。

卡雷菲诺杜一点未弄错。在那儿，在一平方英里的水面上，不计其数的乌龟正在游泳。距抵达沿海地带有 100 划 大部分潜没于水中，而那些鹰因为失去了支撑点。飞起在空中，划出了一个大的螺旋形。然而，非常幸运的是，100 只这种两栖动物很快就搁浅在海岸上了。

戈弗雷和黑人飞快地奔到沙滩上，拦在这海上猎物前，每个的直径至少有三四英尺。然而，不让这些乌龟重回大海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它们背朝地。因此，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极度疲劳地忙着的，就是这件辛劳的活计。

这之后的几天都用于拾拢这一切战利品。乌龟的肉，新鲜的或贮存的都极出色，可以用这两种形式保存。考虑到冬天，戈弗雷让把大部分龟肉腌起来，以能用于每日之需。然而，在一段时间里，餐桌上有了某些乌龟汤，塔特莱不是唯一享受这种美味的人。

除了这一事件，生活的单调无味未起任何变化。每一天，同样的钟点用于同样的工作。当冬季迫使戈弗雷和他的伙伴们关在威尔树内时，这种生活是否会更加凄凉呢？戈弗雷不无忧虑地想着这一点，但是怎么办呢？

暂且，他继续对菲娜岛进行勘探，在没有更紧迫的活计要占去时间时，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打猎上。往往是卡雷菲诺杜陪着他，而塔特莱留在住所。他肯定不是个猎手，尽管他的步枪放的第一枪是第一流的！

然而，就是在一次这样的远足中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这一事件在将来可以严重危害威尔树的客人们的安全。

戈弗雷和黑人前往位于组成菲娜岛主要山脊的那个丘陵脚下的中部大森林打猎。从早上起，他们只看见两三只羚羊穿过那些高大的乔林，但是由于距离太远，不可能有机会开枪把它们击倒。

然而，因为戈弗雷根本不想寻找小猎物，不力求为了摧毁而摧毁，他听任一无所获而归。如果他为此感到遗憾，既不是为了羚羊肉，也不是为了他打算好好利用的这些反刍类动物的皮。

已经是下午 3 点钟了。他的伙伴和他用柴火做了午餐。午餐后和午餐前一样，他并不更走运。因此，两个人准备回威尔树赶晚饭，这时，就在越过森林的边缘时，卡雷菲诺杜一下跳了起来，接着，奔向戈弗雷，抓住肩膀，把他带走，气力之大，后者都无法抵抗。

20 步之外，戈弗雷停了下来，他喘着气，并转向卡雷菲诺杜，用目光询问他。

黑人吓昏了，伸出手，指着 50 步不处的一个一动不动的动物。

那是头灰熊，爪子抱住一棵树的树干，自上而下点着它那硕大的脑袋，就仿佛立刻要向这两个猎人扑来。

戈弗雷立即，甚至都没时间考虑，给步枪上了膛并开枪，卡雷菲诺杜都没能拦住他。

那头行动物被击中了吗？可能。是否被打死了？无法确定；但它的爪子松开了，而且滚倒在树的脚下。

不能迟疑。跟一头这样可怕的动物作直接搏斗会造成最最致命的后果。人们知道，在加利福尼亚的森林中，灰熊的袭击甚至会使职业猎手走向最可怕的危险。

因此，黑人抓住戈弗雷的胳膊，以把他迅速拉回威尔树。戈弗雷明白他不能不谨慎些，听任他这么做了。

第十九章

在这一章中，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形势变得愈来愈复杂。

菲娜岛上出现了一头可怕的猛兽，可以说，这是被厄运抛到这里的人们最感忧虑的事情。

戈弗雷，——可能他错了，——认为不应该把刚才发生的事瞒住塔特莱。

“一头熊！”教授叫了起来，一面用惊怖的目光看着他的周围，就好像威尔树的四周已经被一群这样的猛兽袭击过了。“怎么会有一头熊？直到现在的岛上还未有过熊！如果有着一头，可能就会有好几头，甚至一大群别的猛兽：美洲豹、豹、老虎、鬣狗、狮子！”

塔特莱已经看到菲娜岛被丢进一整个兽笼破裂的动物园里了。

戈弗雷回答说不应该作任何夸张。他见过一头熊，这是肯定的。为什么直至那时，当他走遍岛上那些森林时，从未见过一头这样的野兽出现，这一点，他无法对自己作出解释，而且这确实难以解释。然而，由此就得出结论，各种各样猛兽现在正在森林里和草原上迅速繁殖，这是夸大了。不过，最好谨慎些，只有全副武装后才能出去。

不幸的塔特莱！从那天起，他开始了一种不安、激动、忧虑、莫名其妙的恐惧生活，这使他思乡到了极点。

“不，”他反复地说，“不！如果有野兽的话……我厌倦了，我要离开！”这得有这个可能。

从这以后，戈弗雷和他的伙伴们必须因此保持警惕。袭击不仅可能发生于海边地带和草原那个方向，而且可能直至那群巨杉。因此，为了使住所免受突然袭击采取了严格的措施。那扇门被结实地加固，使其能抵御一头猛兽的爪子。至于那些家畜，戈弗雷很想为他们建一个牧畜棚，至少在夜间可以把它们关在里面，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只能将就着尽可能将它们留在威尔树边上一个用砍下来的树枝围起的场所内，使它们无法从那儿出去。但那个围墙并非牢固得或高得足以阻止一头熊或一条鬣狗推倒它或越过它。

尽管如此，因为卡雷菲诺杜不顾别人对他的坚决要求，夜间继续在外面守夜，戈弗雷希望时刻要防止一场直接的袭击。

当然，卡雷菲诺杜自命自己是威尔树的守卫因而露宿在外面，但他肯定明白他是在为他的救命恩人效劳，而且，不管戈弗雷可能对他说些什么，他坚持要为大家的安全像平时一样守夜。

一个星期过去了，未见任何一个这类可怕的来访者出现在附近。此外，除非必要，戈弗雷不再远离住所。而那些阉公羊、山羊和别的牲口就在附近的草原吃草，不让它们离开视线范围。往往，卡雷菲诺杜代替牧羊人之职。他绝不碰步枪，因为他好像不会使用火器，但他的腰带上插着一把猎刀，右手提着把斧头。有了这样的武装，这个健壮的黑人将毫不犹豫地扑向一头老虎或所有最坏的动物。

可是，因为自上次遇到以来，既没有熊也没有任何熊的同属再次出现，戈弗雷开始不再担心。他渐渐地又进行勘探和打猎了，但不再深入到岛的内部，在这段时间内，当黑人陪同他时，塔特莱严严实实地关在威尔树内，不敢冒险外出，哪怕那是去上一次舞蹈课！还有的时候，戈弗雷独自出发，这时教授有了一个伴，他就固执地致力于对他的教育。

是的！塔特莱首先想到教卡雷菲诺杜英语里那些最常用的词；然而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黑人的语音器官似乎太不适应这类发音。

“那么，”塔特莱心想，“既然我没有法当他的教授，我就当他的学生！”
于是他来学卡雷菲诺杜讲的当地方言。

戈弗雷对他说这对他们没多大益处，但不管用。塔特莱不愿放弃。他极力设法让卡雷菲诺杜明白，要他用他的语言向他说出他用手指给他看的那些物品的名称。

事实上，应该相信学生塔特莱有着极好的才能，因为，15天后，他已经熟知了15个词。他知道卡雷菲诺杜说“皮尔西”是指火，“阿拉杜”是指天空，“麦尔维拉”是指大海，“都拉”是指一棵树，等等。他犹如在大奖赛中得到了波利尼西亚最高奖那样感到骄傲。

就在那时，出于一种感激的想法，他想对他的教授为他做的事表示感谢，——不再试着叫他发音不准地说出几个英语单词，而是向他反复灌输优雅的举止和欧洲舞蹈的真正原理。

在这一点上，戈弗雷止不住开怀大笑！总之，这可消磨时间，而且星期天，当无事可干时，他乐意参加旧金山的著名的塔特莱教授的课程。

的确，应该看到这一点！可怜的卡雷菲诺杜流血流汗地屈从于舞蹈中那些基本操练！然而，他很听话，满怀诚意；但是，跟他所有的同类一样。他是否有缩进的肩膀、隆起的肚子、向内的膝、内撇的脚？倒不如根据一个野蛮人的这种身材来一个“范特利”或“圣莱昂”吧！不管怎样，教授很是狂热。何况，卡雷菲诺杜，尽管受折磨，却很虔诚。他得忍受的，只是把脚放在第一个位置，实在不能想象！而且当他得过渡到第二个位置，然后到第三个时，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但你看着我，顽固的人！”塔特莱叫道，边作示范，“向外，脚！还要向外！这只脚的脚尖碰着那只脚的脚跟！分开你的膝头，混蛋！缩进你的肩膀，废物！头向右！……胳膊成圆形！……”

“但您要求他的是做不到的！”戈弗雷说。

“对聪明人来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塔特莱一成不变地回答。

“但他的形态不适合这……。”

“好吧，会适合的，他的形态！应该会适合的，而且，过些时候，这个野蛮人至少会合适地出现在一个沙龙里的！”

“可是，决不会的，塔特莱，他决不会有机会出现在一个沙龙里！”

“嗨！您怎知道，戈弗雷？”教授反驳说，边再次踏起脚尖，“未来就不属于新的阶层吗？”

这是塔特莱在一切讨论中的结束语。这时，教授拿起他的袖珍小提琴，他的琴弓在小提琴上拉出刺耳的小调，这是卡雷菲诺杜的欢乐。再也没有比这更使他激动了！——不必把舞蹈的规则放在心上，多棒的跳跃，多么任意的扭摆，多欢乐的蹦跳啊！

而沉思着的塔特莱，见这个波利尼西亚孩子这样乱蹦乱跑，心想，这些可能略嫌个性化的舞步，虽然不符合一切艺术原则，是否就绝不是人与生俱有的呢。

但我们让这位舞蹈和仪表教授去进行他的哲学思考，以回到一些更实际，更及时的问题上来。

在最近几次去森林或平原的远足中，或是独自前往，或是由卡雷菲诺杜陪同，戈弗雷未看到任何一只别的猛兽。他甚至都未找到这些动物的踪迹。它们本该前往解渴的那条河，陡峭的河岸上未留有任何印迹。夜间也不闻噪

叫，没有可疑的咆哮。此外，那些家畜跟以前一样，未显出任何惊惶的迹象。

“这真怪，”戈弗雷有时想，“可我并没看错！卡雷菲诺杜也没看错！那确是一头熊出现在我面前啊！我开枪打的确实是一头熊！就算我杀死了它，这头熊难道是在这岛上的跂行动物家族的最后一名代表吗？”

这绝对难以解释！何况，如果戈弗雷杀死了这头熊，他应该在他开枪的地方重新找到它的身体。然而，他徒劳地在那儿找了一遍！他是否认为那头受了致命伤的动物死在远处的某个窝里？毕竟，这是有可能的；然而，在那个地方，在那棵树的脚下，应该有些血迹，却没有。

“不管怎样，”戈弗雷想，“这无关紧要，而且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

11月的头几天，可以说，是这个陌生的地方的恶劣季候的开始，已经带着寒意的雨下了几个小时。之后，非常可能接着就会下个不停，整整几个星期没完没了地下，显示这个纬度上冬天雨季的特点。

戈弗雷这时不得不忙着在威尔树的里面安装一个炉子，——必不可少的炉子，既用于在冬季为住所取暖，又可以不受风雨侵扰地用于做饭。

这炉子，可将它搭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搭在大石块之间，在平地上铺些石块，在底部垒些石块。问题是要将烟导到外面去，因为，让烟从穿过巨杉内部直至树干高处的那个长长的细道散出去，这是行不通的。

戈弗雷于是想到用几根竹子做一根管道，那些长而粗的竹子就长在那条河的陡峭的河岸上的某些地方。

必须指出，在那种情况下，他得到了卡雷菲诺杜极好的辅助，这个黑人费了一点劲弄明白了戈弗雷要的是什么，当他去威尔树外两里处从最粗的竹竿中进行挑选时，是他陪他前往；也是他帮他安装炉子。那些石块被安放在最里面的地上，对着门；那些竹竿被除去了里面的物质，钻通了竹节，一根根地对接好，组成了一条长度足够的通道，通向一个开在巨杉树皮上的出口。这就足够了，只要夜间看守着不让火烧着竹竿。戈弗雷很快就满意地看到火烧得很旺，但未把威尔树的内部熏臭。

他进行这一安装是做对了，抓紧办了这件事更是做对了。

确实，从11月3日至10日倾盆大雨一直未间断过。在露天是无法使火不熄灭的。在这些凄凉的日子里，不得不留在住所内，只是在那群羊和鸡窝有紧急需要时才不得不走出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贮存的卡玛的短缺。这是用于代替面包的物质，于是很快就感到不够吃了。

因此，有一天，11月10日，戈弗雷向塔特莱宣布，一等天好，卡雷菲诺杜和他一起去采集卡玛。从来不会急急忙忙地跑上两英里，穿过一片泥泞不堪的草原的塔特莱，负责在戈弗雷外出时看家。

然而，那天晚上，天空开始清除被西风从月初开始堆积起来的巨大云层，雨渐渐停了，太阳射出了几缕黄昏的微光。所以期望次日白天将有可以紧急利用的好转的天气。

“明天，”戈弗雷说，“天一亮我就出发，卡雷菲诺杜和我作伴。”

“行。”塔特莱答道。

“夜色降临，晚饭后，因为空中被扫去了水汽，露出了一些闪亮的星星，黑人想去外面继续在前些天的雨夜他曾不得不放弃的通常的站岗。戈弗雷力图让他明白最好留在住所内，不必增加任何警戒，因为未见有任何别的猛兽的迹象，然而卡雷菲诺杜固执于他的想法。只能任他去做。”

次日，如同戈弗雷预感的那样，自隔夜以来雨就不再下了。因此，将近7点钟，当他走出威尔树时，初升的阳光在那些巨杉厚密的拱顶上淡淡地涂上了一层金色。

卡雷菲诺杜在他的岗位上，他在那儿过了一夜。他等待着。立刻，两人全副武装并带上大口袋，向培特莱说了再见，然后向那条河走去，他们打算溯河的左岸而上，直至那片卡玛灌木林。

一小时后，他们未遇任何险阻地到了那里。

那些根草被掘了出来，数量足以装满两个口袋。这花去了三个小时，因此大约是上午11点钟时，戈弗雷和他的伙伴走上回威尔树的路。

一前一后走着，只能观看，因为他们无法交谈，他们走到了小河的拐弯处，一棵大树欠身于河的上方，其安排犹如一个横跨河两岸的大自然的摇篮，就在这时，戈弗雷突然停了下来。

这一次，是他指给卡雷菲诺杜看一个一动不动的动物，停在一棵树的脚下，两只眼睛那时发出一种奇特的光。

“一只老虎！”他叫了起来。

他没看错。那确是一只身材高大的老虎，身体支撑于后爪上，用它的爪子剥着一棵树的树干，总之正准备扑上来。

转瞬间，戈弗雷丢下那包根草。将背着的步枪转到他右手上，上了子弹，用肩抵住，瞄准，开火。

“乌拉！乌拉！”他叫了起来。

这一次，他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那头老虎，被子弹击中后，向后一跳，但可能它没受到致命伤，可能它将重向前扑来，由于受伤而变得更为狂怒！……

戈弗雷偏转步枪，始终以他的第二枪威胁着那头动物。

但不等戈弗雷能留住卡雷菲诺杜，他已奔向那头老虎失踪的地方，手里拿着他的猎刀。

戈弗雷叫他停下，叫他回来！……但没有用，那个黑人决心，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了结那头可能只受了伤的动物，他没有听见或不愿听见他叫他。

戈弗雷因此随着他的足迹冲去……

当他到达那片陡峭的河岸时，他看见卡雷菲诺杜正与那头老虎撕打，卡住了它的脖子，惊心动魄地搏斗着，而且，终于，以他强有力的手击中了它的心脏。

于是那头老虎掉进了小河，由于前几天下雨而漫涨起来的河水，以一个激流迅速把它卷走了。那头动物的尸体在水面上只漂浮了一会儿，便迅速被卷向大海。

“一头熊！一只老虎，不能再怀疑岛上未藏有可怕的猛兽了！”

期间，戈弗雷在会合了卡雷菲诺杜后，查明了这个黑人在搏斗中只受到了几处并不严重的擦伤。然后，他回转威尔树。对将来他们可能会遇到的不测事件充满担忧。

第二十章

在这一章中，塔特莱好说歹说地反复表示他坚决要离开。

当塔特莱获悉岛上不仅有熊，而且有老虎时，他的哀叹更厉害地重又开始了。他现在再也不敢出去！这些猛兽终会认得来威尔树的路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安全感了！因此，在恐惧中，教授为了保持自己，要求至少筑起防御工事，是的！石头的围墙内壕墙和壕沟外护墙，城堡中两个碉堡之间的护墙和防御据点，一些壁垒，总之，它们将组成这群巨杉的一个可靠的掩蔽所。没有这些，他要，或至少坚决要离开。

“我也一样。”戈弗雷仅这样回答。

事实上，菲娜岛上这几位客人那时的生活条件跟原先已不同了。为摆脱匮乏而奋斗，为获取生活之需而奋斗。由于各种机会的幸运凑合，他们都成功了。抵御恶劣季候，抵御冬季及其威胁，他们同样善于作好防御；但是，得抵挡随时都有可能向你扑来的猛兽，那是另一回事，而且，实际上，他们缺乏手段。

如此复杂的形势因此变得极其严峻，以后还会变得难以忍受。

“但是，”戈弗雷不住地想，“在那4个月里，我们从未见岛上有一头猛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两个星期来，我们得和一头熊和一头老虎搏斗？...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情况可能难以解释，但这是明摆着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

但是，面对这些考验，戈弗雷格外冷静了，勇气也增强了，不让自己被击垮。既然危险的动物现在正威胁着这块小小的殖民地，重要的是着手防御它们的袭击，不能延宕。

然而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首先决定减少去森林或沿海地带的运行，出外必须全副武装，而且只在绝对必须去采集物质生活的必需品时。

“在那两次遭遇中，我们算是够幸运的，”戈弗雷经常说，“但下一次，我们就可能占不了这样的上风了！因此，在不是绝对必须的情况下，不得外出！”

不过，不能仅止于减少远足，对威尔树，住所及附属场所，鸡窝，动物的畜栏等等，那些猛兽很容易对这些地方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必须绝对保护好。

戈弗雷因此想到，即使不依照塔特莱的了不起的计划加固威尔树，至少要把周围这四五棵巨杉连接起来。如果能从一棵树身到另一棵树身建造起一道坚固和高大的栅栏，在那里面相对要安全些，或至少能躲避突然的袭击。

这是切实可行的，——戈弗雷在仔细察看了那些地方后这样认为，——但这是件名副其实的大工程。在尽可能缩减的情况下，仍涉及要在一个至少300英尺的周边上建造这样的栅栏。根据这一点，得估计好必须挑选、砍伐、搬运、竖起的树的数量，以完成这个栅栏。

戈弗雷未在这一活计前退缩。他把他的计划告诉塔特莱，他表示赞同，并许诺积极协助；然而，更为重要的陈述，是使卡雷菲诺杜明白了他的计划，他是始终准备着帮助他的。

他们立即着手这一工程。

在威尔树往上不到一英里的小河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树林，长着中等大小的海松树，在缺乏厚木板或木板的情况下，那些树的树干不需要事先弄

得方正，把它们并列在一起，可以组成一个坚固的围篱。

戈弗雷和他的两个伙伴次日，11月12日天一亮，就前往这个树林。他们全副武装着，小心翼翼地向前进。

“我很不适应这样的远征！”被这些新的考验弄得越来越乖戾的塔特莱咕哝着，“我坚决要离开！”

但戈弗雷不想费力回答他，在这种场合，绝不征询他的兴趣，甚至不要他发挥智慧。共同的利益要求他作出的是他的两条胳膊的帮助，他必须顺从驮重牲畜这样的工作。

此外，威尔树和那个小树林之间相隔的这一英里行程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险恶遭遇。白白地对那些矮树林中的树木进行仔细搜寻，对草原从地平线的一边侦察到另一边。不得不让它们在那儿吃草的那些家畜未露出任何惊惶迹象。那些在那儿嬉戏的鸟也未见比平时有更多的不安。

工作立刻开始了，戈弗雷不无理地希望先把他需要的树悉数砍倒，再着手进行搬运，在原地对它们加工最为安全。

在这项艰巨的劳作中，卡雷菲诺杜帮了极大的忙。他在操纵斧头和锯子时变得非常灵巧。当戈弗雷不得不停下休息一会，塔特莱双手弄破，四肢疲乏不堪，甚至都没有力气拿起他的袖珍小提琴时，他竟然还有精力继续干活。

期间，戈弗雷把最不累人的那部分任务留给了变成了伐木工人的不幸的舞蹈和仪表教师，即修剪小树枝，尽管这样，纵令每天付给塔特莱半个美元，他这份工资中有四五个美分也不是他应得的。

从11月12日至17日这六天里，这些工作未中断过。早上天一亮就去，带去午饭吃的东西，到吃饭时才回威尔树。天空并不非常晴朗。有时积起厚厚的云层。这是一种有短暂的暴雨的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因此，在下骤雨时，这几个伐木工人尽可能地躲在树下，雨一停，又开始干活。

18日那天，所有的树被截去顶枝，截去树枝，放倒在地上，准备运往威尔树。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一头猛兽出现在小河的附近。这就使人思忖岛上是否有猛兽；那两只受了致命枪击的熊和老虎，是否是——实在难以置信的事——它们的同类中的最后的两只。

不管怎样，戈弗雷绝不愿放弃他的建造一个坚固的栅栏的计划，以能既躲避那些野蛮人的手的击打又防止那些熊和老虎的爪子的击打。何况，最艰巨的事已经完成，因为只要把这些树木运到要使用它们的场地上就行了。

我们说，“最艰苦的事已经完成”，尽管这种运输似乎可能极为困难。如果说那算不了什么，那是因为戈弗雷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想法，它将大大减轻这项工作：那就是利用小河的水流运输这些木材，前几次下雨造成的涨水使得水流相当湍急。将编成一些小木排，这些木排将平平稳稳地淌到小河斜穿过的那群巨杉所在的高地。在那儿，由那个小桥形成的障碍自然地会把它截住。从那个地点至威尔树，几乎只有25步路要跃过。

如果有什么人对这个可以提高如此不幸地遭到损害的人的素质的办法特别感到满意，那肯定是塔特莱教授。

18日那天，第一批漂浮木排就扎好了。它们平平安安地漂流到了障碍处。不到3天，20日傍晚，这一整堆树木都到达了目的地。

次日，插入地下2英尺的第一批树干开始矗立起，以便将那些环绕着威尔树的主要的巨杉连接起来。这些树干的头被用斧头削尖，并用牢固又柔韧

的树枝将它们互相绑住，组成了一个框架，使得整体格外牢固。

戈弗雷极为满意地看着这一工作的进展，他急于将它结束。

“一旦这个栅栏完工，”他对塔特莱说，“我们就真正在自己家里了。”

“我们不会真正在自己家里，”教授冷淡地回答，“除非我们在蒙哥马利街，在科德鲁普公馆的我们的房间里。”

这一看法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11月26日，栅栏安装了四分之三。它包括在互相连结的巨杉中间的那棵在其树干中建了个鸡窝的巨杉，戈弗雷打算在那儿建一个牲畜棚。

再过三四天，围篱就完工了。因此必须考虑在那儿装接一扇能最终加固威尔树这个栅栏的结实的门。

然而次日，11月27日，这一工作由于一个情况而中断，最好将这事的经过讲一下，因为它属于那些难以解释的事件范畴，尤其是发生在菲娜岛上。

将近早上8点钟时，卡雷菲诺杜通过里面的狭长的通道爬到那棵巨杉的分杈处，想把那个可能渗进寒气和雨水的开口关得紧一些。这时他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叫声。

戈弗雷这时正在栅栏工作，他抬起头来，他看见那个黑人正在以手势示意他急速去他那儿。

戈弗雷心想，如果这件事没有重大的理由，卡雷菲诺杜不会愿意打扰他，他取下了望远镜，从里面的狭长通道爬上去，穿过那个开口，很快跨骑在一根主枝上。

卡雷菲诺杜这时将胳膊伸向菲娜岛在东北面形成的一个圆角，指出升起在空中的一道蒸汽，像是一缕长长的烟。

“又出现了！”戈弗雷叫了起来。

于是，他将望远镜瞄准所指的那个点，他必须查明，这一次不可能弄错，那确是一缕烟，可能是从一个大的炉子里冒出来的，因为隔着将近5英里的距离仍可清晰地看到。

戈弗雷转向黑人。

后者以目光，以惊呼，总之以他的一切姿势表示吃惊。他对出现的这缕烟的惊愕一定不会亚于戈弗雷。

何况，在外海，没有一艘船舶，没有一条当地人的小船或别的船，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新近有什么船在沿海地带下客。

“啊！这一次，我可以发现产生这缕烟的火了！”戈弗雷叫道。

于是，他指指岛的东北角，接着指着这棵巨杉的内部，以一个急于前往这个地点的人的举动向卡雷菲诺杜打着手势。

卡雷菲诺杜明白了。他甚至比明白做得更多，他点头表示赞同。

“是的，”戈弗雷思忖，“如果那儿有一个人，必须知道他是谁，他从那里来！必须知道他为什么躲起来！这关系到我们所有的人的安全！”

不一会，卡雷菲诺杜和他下到威尔树的脚下。然后，戈弗雷把他看到的事，把他将做的事告诉塔特莱，建议他陪他们俩到那片沿海地带的北部。

一个白天要走12英里，这对一个视自己的腿为个人的最珍贵的部分并只能用于高贵的操练的人来说，起不了什么诱惑。因此他回答说更喜欢留在威尔树。

“好吧，我们独自前往，”戈弗雷回答说，“但今晚以前，不要等我们！”

说完这些，卡雷菲诺杜和他带了些食物，以便在路上吃午饭，两人告别

教授之后，便出发了。教授认为他们什么都不会找到，将弄得劳累不堪又一无所获。

戈弗雷带去了他的步枪和左轮手枪；黑人带上斧头和那把成了他最心爱的武器的猎刀。他们穿过板桥，来到小河的右岸，接着，穿过草原，向他们看到的岩石间升起烟的海边的那个地点走去。

戈弗雷第二次远足时徒劳地前往的那个地点要更靠东面一些。

俩人飞快地走着，同时不忘观察路上是否平安，小灌木丛和矮林后是否藏着什么可能发起可怕袭击的动物。

他们没有任何险遇。

中午，吃了午饭后，两人一刻不歇地来到了围着海岸的最前面那排岩石。那道烟，始终清晰可见，仍在四分之一英里不远处升起。只须顺着一直笔直的方向走就能抵达目的地。

他们因而加快了步子，但比较谨慎，以不造成惊动并不让自己被发现。

两分钟后，那道烟消失了，似乎那个产生烟的炉子骤然熄灭了。

但戈弗雷仔细地测定了烟曾出现于其上空的那个地点的位置。那是在一块形状古怪的悬崖状似被截去一段的金字塔的尖顶上，很容易认出来。他一面指给他的伙伴看，一面径直走去。

四分之一英里很快就走完了；接着，越过后那些岩石，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到了海滩上，离那块悬崖 50 步不到。

他们向那儿奔去……不见一人！……但这一次，一堆刚熄灭的火，一些烧了一半的木炭清楚地证明了曾有一炉火在这个地方燃烧。

“ 这里有过什么人！戈弗雷叫道，“ 什么人，只不过一瞬间，必须弄清楚！…… ”

他喊叫着……没有回答！……卡雷菲诺杜发出一声响亮的喊叫……没人出现！

他们俩于是搜索附近那些岩石，寻找可能被一个船上失事后，一个土著，一个野蛮人用作庇护所的一个岩穴，一个山洞……。

他们徒劳地搜寻了海边那些最小的坑洼。

没有任何旧的或新的临时居住地存在，甚至没有不管是什么人经过的痕迹。

“ 然而， ” 戈弗雷反复思忖，这绝不是来自一个温泉的烟，这一次！这完全是柴火和草火的烟，而且这火是不可能自己燃烧的！ ”

搜寻毫无结果。因此，将近两点钟时，因什么都未能发现既感不安又觉困惑的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重走上回威尔树的路。

可以理解，戈弗雷边走边沉思着。他觉得他这个岛现在正处于某种神秘的力量支配下。这类火的再次出现，猛兽的出现，是否表明某种异乎寻常的复杂情况？

当他回到草原一小时后，当他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一种清脆的撞击声时，他是否不得不坚信这种想法？……卡雷菲诺杜推开了他，其时，一条蜷缩在草下的蛇正要向他扑来！

“ 蛇，现在，岛上有蛇，在有了熊，有了老虎之后！ ” 他叫了起来。

是的，那是条爬行动物，在它逃走时发出的声音中一下可以认出来，一条响尾蛇，最毒的那种，响尾蛇族类中的一个巨人。

卡雷菲诺杜冲到了戈弗雷和那条蛇之间，后者立即在茂密的矮林下消失

了。

但那个黑人追了上去，一斧下去砍下了它的头，当戈弗雷和他会合时，两段蛇身在血迹斑斑的地上跳动着。

接着，同样危险的别的蛇又大量出现在和威尔树一河之隔的草原上的这整块地方。

这是否是突然出现的一次蛇的入侵？菲娜岛是否将和古代的那个泰诺斯相匹敌，它以其可怕的亚蛇类闻名于古时候，那种蝰蛇的名字也来自它？

“走吧！走吧！”戈弗雷叫道，一面以手势要卡雷菲诺杜加快步伐。

他显得不安。一些悲伤的预感使他心神不定，他都无法不去想。

在这些预感的作用下，他预感到有什么不幸即将发生，他急于回到威尔树。

当他走近架在小河上的那块木板时，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那群巨杉下响起了一阵惊怖的叫喊。有人在呼救，一听就能听出那声调中充满了惊骇！

“是塔特莱！”戈弗雷叫起来，“可怜的人受到了袭击！……快！快！……”越过桥，还差20步，就看见塔特莱正撒开两条腿飞快地逃跑。

从小河里出来的一条巨大的鳄鱼正在他后面追，上颌张开着，可怜的人，昏了头吓疯了，不向左、向右逃跑，却笔直向前，这样就有被追上的危险！……突然，他绊了一下，跌倒了……他不知所措了。

戈弗雷住了步，面对这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一刻也未失去冷静。他将步枪抵在肩上，在眼皮底下瞄准那条鳄鱼。

射得极准的子弹击毙了那头巨兽，它住边上一跌，跌在地上，再也不动弹了。

卡雷菲诺杜这时冲向塔特莱，把他扶起来……塔特莱只受到一些惊吓！但这是什么样的惊吓啊！

这时是傍晚6点钟。

不一会，戈弗雷和他的两个伙伴回到了威尔树。

在吃这顿晚饭时，他们不得不进行的，是多么苦涩的思考啊！等待着菲娜岛这几位客人的，又是多么漫长的失眠，不幸的命运现在正在向他们发起猛烈的追击！

至于教授，他在惊惶中只会反复地说着这句话来概括他的整个思想：

“我坚决要离开！”

第二十一章

这一章以黑人卡雷菲诺绝对出乎意外地想起的一件事作为结束。

冬季终于来临了，在这个纬度上的冬季是如此艰难。已经感觉到了最初的寒意，而且必须极其严格地重视温度。戈弗雷因此不得不庆幸已经在树内搭了一个炉子。不用说，那个栅栏工程已经完成，而且现在有了一扇门来加固围篱的关闭。

在这之后的六星期内，也就是说直至12月中旬，天气极其糟糕，在这些日子里无法冒险外出。第一次袭来的是可怕的狂风。它们连根震撼着那群巨杉，将折断的树枝铺满地面，为炉子的需要提供了大量的贮备。

威尔树的客人们尽可能地穿得暖暖的；在那口箱子里找到的那些毛织物被用于必需去远处采集食物时；但天气变得如此恶劣，以至他们不得不绝不外出。

一切狩猎都停了下来，而且很快就下起了这么大的雪，以至戈弗雷都以为是在北冰洋的不好客的海域了。

确实，人们知道，被北风毫无阻挡地横扫的美国北部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在那儿，冬季一直要持续到过了四月份。为了御寒必须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这使人想起菲娜岛所处的纬度要远远高过戈弗雷所假定的。

因此，需要将威尔树的里面整理得尽可能的舒适；但他们只能痛苦难忍地承受寒冷和雨水的折磨。配膳室的贮存已不幸地难以为继，腌制的乌龟肉渐渐吃完了；好几次，他们不得不宰杀那群阉公羊、刺豚鼠或山羊，自从来到岛上后，它们的数量有少量增加。

伴随着这些新的考验，悲伤的思想经常浸入戈弗雷的脑际。

他还因发高烧严重地病倒了两个星期，没有那个小药包为他提供进行治疗的必需的药，很可能他就无法恢复了。何况，在他病倒时，塔特莱没有什么能力给予他合适的照顾。他能恢复健康尤其是靠卡雷菲诺杜。

但这是些什么样的回忆，又是什么样的后悔啊！因为他只能责怪自己处于一种他甚至都望不到尽头的境地！多少次，他在谵妄中呼唤着他不再指望能重见的菲娜，他以为自己将永远和他天各一方的威尔舅舅！啊！他必须改变对这种鲁滨逊生活的美好想法，是他那孩子般的想象使之变成了一种理想！他甚至永远都无法希望回家了！

这凄凉的十二月份就这样度过了，在这个月的月底戈弗雷仅仅开始恢复了一些力气。

至于塔特莱，毫无疑问，由于特殊的圣宠，他身体一直很好。但是没完没了的抱怨，叹不完的苦经！如同于利斯走了后的卡利泼索的洞穴，威尔树“再也没有他的歌声回荡”，——他的袖珍小提琴，当然，寒冷冻住了它的琴弦！

还得指出，戈弗雷最严重的忧虑之一，是在那些危险的动物出现的同时，怕见到那些熟悉了菲娜岛形势的野蛮人大量回来。对付这样的一种入侵，这个围篱只不过是无法胜任的障碍物。

一切都作了仔细的检查，那棵巨杉高处的树枝提供的避难所显得更为安全，于是忙着将去那儿的通道弄得方便些。守卫这个狭窄的口子总是容易的，必须从那儿出来才能到达树干顶上。

靠着卡雷菲诺杜的帮助，戈弗雷得以将那些凸出部分的隔板之间有规律地留出间隔，就像一部梯子的梯级一样，通过一条长长的植物纤维绳把它们

连结起来，使得在里面攀登时更为迅速。

“好吧，”戈弗雷笑着说，“这工作结束时，它将在下面为我们安排一间城里的房子，在上面为我们安排一间乡下的房子！”

“我更喜欢一间地下室，只要它是在蒙哥马利街！”培特莱回答说。

圣诞节到了，这个在整个美国这样庆祝的“圣诞节”！接着是元旦，充满了童年回忆的、多雨的、多雪的、阴沉的，在使人伤心的预兆中开始了新的一年的一年的元旦！

这时，“梦幻号”的这些失事者和世界的其余部分失去联系已经6个月了。

那一年一开始并不很幸运。应该想象得到戈弗雷和他的同伴将遭受更残酷的考验。

一直到1月18日雪不曾停过。必须让那群牲口去外面吃草，以使它们如以前那样能够进食。

白天过去，非常潮湿，非常寒冷的一个夜晚笼罩着那整个岛，巨杉底下那些阴暗的东西沉浸在一片黑暗中。

戈弗雷、卡雷菲诺杜躺在巨杉之内他们的铺位上，尽力想睡却睡不着。戈弗雷借着一块树脂的模糊的光亮，正在翻阅几页圣经。

将近10点钟时，在岛的北部远远响起了一个声音，而且一点点在靠近。

不应该听错。那是些猛兽在附近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而且，形势更令人惊恐的是，这一次，老虎和鬣狗的咆哮，豹和狮子的吼叫，混杂成了一个可怕的合唱。

戈弗雷、塔特莱和黑人猛地起床，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惊惶折磨着。如果说，面对这难以解释的猛兽的进犯，卡雷菲诺杜分担着他的同伴的惊骇，应该看到，而且他的惊愕至少不亚于他的恐惧。

在生死攸关的两个小时里，三个人惊惶不已。咆哮声不时地轰响起来，就在不远处；接着，突地停止了，就好像那群猛兽不认得它们经过的那块地方，无目的地离开了。这样，威尔树就能躲过一次进犯了！

“不要紧，”戈弗雷心想，“如果我们直至最后一个都无法杀死这些动物，那我们在这岛上就没有任何安全了！”

午夜过后不久，吼叫声又响了起来，声音更大，距离更近。不能怀疑那群咆哮着的猛兽正在接近威尔树了。

是的！这是绝对肯定的！可是，这些猛兽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不可能最近才在菲那岛上岸的！因此准是在戈弗雷到达之前就在这儿了！然而，这群猛兽怎么会藏得这么好，以致，在他既穿过中部的树林，又穿过岛最西面的那块地方远足和打猎时，戈弗雷竟然会从来没有发现过它们的踪迹！那么，刚刚吐出这些狮子、鬣狗、豹、老虎的那个神秘的巢穴会在什么地方呢？在直至目前为止所有难以解释的事件中，这件事，不真是最最无法解释的吗？

卡雷菲诺杜无法相信他听到的这些声音。可以说，他甚至惊愕到了极点。借着威尔树的内部那只炉子里闪亮着的火焰，可以在他黑色的脸部表情上看到最最奇特的怪相。

塔特莱在他的角落里哆嗦着、哀叹着、低声埋怨着。他想就这一切问问戈弗雷，但后者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心情回答他。他已经预感到极其严重的危险，他正在想办法从中摆脱出来。

有一两次，卡雷菲诺杜和他一直前进到围起来的场地中央。他们想查明

那扇围篱的门的内侧是否坚固。

突然，一大群动物嗥叫着展现在威尔树的边上。

那只是群山羊、阉公羊、刺豚鼠。这些牲口听到猛兽的咆哮，感觉到它们正在靠近，在惊骇中发疯似的逃离了牧场，来到栅栏后面躲避。

“应该为它们开门。”戈弗雷叫道。

卡雷菲诺杜点了下头。他不需要讲戈弗雷为了让他明白所使用的同样语言。

门打开了，那一整群受惊吓的牲口匆忙走进围篱内。

但就在这时，透过畅通无阻的入口，在那片被巨杉的树冠弄得分外浓度的黑暗中，出现了一种红红的眼睛。

重新关上围篱已来不及了！

仆向戈弗雷，不由他分说把他拉走，将他推进住所，猛地拉上门，这都是卡雷菲诺杜在一瞬间完成的。

一阵新的咆哮，表明有三四只猛兽刚越过了栅栏。

这时，在这些可怕的吼叫中加进了一片羊和猪的惊骇的叫声。那些犹如掉进了一个陷阱的家畜落到了进攻者的爪子底下。

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这时已爬到开在巨杉树皮中的两扇小窗上，想看看在阴影中正在发生什么。

显然，那些猛兽，——老虎或狮子、豹或鬣狗，究竟是什么还弄不清楚，——已扑到那群家畜身上并开始了它们的杀戮。

这时的塔特莱，在一种缺乏理智的恐惧，没有理由的惊吓的冲动之下拿起了一把步枪，想从那些窗的一个窗洞里开枪碰碰运气！

戈弗雷止住了他。

“不！”他说，“在这样黑暗之中，十有八九是打不中的。不应该无谓地浪费我们的子弹！我们等白天吧！”

他说得对。那些子弹既能打中那些猛兽，也能打中那些家畜，——甚至可能更大，因为后者的数量更多。救它们出来，现在已不可能。牺牲它们，那些野兽吃饱了，可能会在太阳升起前离开这个围场。那时就可考虑要抵挡一次新的进犯，怎样做将更合适。

同样，在如此漆黑的夜里，最好而且要尽可能地不让那些野兽知道有人存在，它们对人的喜爱可能胜过时那些牲口。或许他们因而能躲开一次对威尔树的直接袭击。

因为，塔特莱对这类推断或任何别的推断都不可能明白，戈弗雷就只叫他收回武器。教授于是扑到他的铺位上，一面咒骂着那

些旅行，那些旅行者，那些不能太平平地呆在家里的有怪癖的人！

他的两个伙伴又上窗户察看了。从那儿，他们目睹了这场他们无法干预的、发生在阴暗中的骇人的屠杀。阉公羊的叫声渐渐弱了，这些动物也许被咬断了喉咙，也许大部分逃到了外面，在那儿等待着它们的肯定也是死亡。对这个小小的殖民地来说，这是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戈弗雷已不再为未来担忧，令人不安的现在就足以占据他的整个思想了。

他没有任何事可做，可尝试，以阻止这一毁灭的实施。

可能在晚上 11 点，那些怒吼停止了一会儿。

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看见围场内似乎又进来了一些巨大的阴影，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脚步声传到了他们身边。

显然，某些迟到的猛兽，被布满在空气中的血腥气所吸引，正在嗅威尔树周围的一些特别的流出物。它们来回走着，绕着那棵树打着圈子，一面发出沉闷的怒吼。这些阴影中，有几个像硕大的猫一样在地上跳跃。被咬断了喉咙的那群羊还不足以平息它们的狂怒。

戈弗雷和他的伙伴们都不动弹。或许通过保持一种绝对的静止可以躲过一场直接的袭击。

一声不幸的枪声一下子暴露了他们的存在，并将他们置于极端危险之中。

被一种十足的幻觉折磨着的塔特莱站起了身。他抓起一把左轮手枪，而这一次，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也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或许以为看见一只老虎矗立在他面前，他开了枪！……子弹穿过了威尔树的门。

“倒霉！”戈弗雷叫道，一面扑向塔特莱，黑人已夺下了他的武器。

为时已晚。由于被暴露，外面响起了更凶猛的咆哮。他们听到可怕的爪子正在抓着巨杉的树皮。那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冲击的门骇人地被摇晃起来。

“抵抗！”戈弗雷叫道。

他手里抓着他的步枪，皮带上插着子弹盒，重又回到一扇窗前站岗。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卡雷菲诺杜竟然照他一样做了！是的！那个黑人拿了第二把步枪，——然而他从未操纵过这种武器——在口袋里装满了子弹，并刚刚站到第二个窗口上。

于是，枪声穿过这些窗口响了起来。借着火药的光亮，戈弗雷在一边，卡雷菲诺杜在另一边，可以看得见他们在和什么样的敌人打交道。

在那儿，在围篱里面，一些狮子、老虎、鬣狗、豹在怒吼着，厉声咆哮着，被子弹击中的几只在打着滚，蹦跳着，——至少有20只这样的野兽！这些声震远方的咆哮，势必引得别的猛兽赶来呼应。甚至已经能听到稍远处的虎啸狮吼正在向威尔树的周围靠拢。看来岛上的整个猛兽动物园突然间倾巢而出了！

与此同时，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不再去管对他们毫无用处的塔特莱，尽可能地保持着冷静，尽量在有把握时才开枪。他们不愿意浪费一颗子弹，等待着有什么阴影经过。这时，子弹射出并击中了，因为立刻传来一阵痛若的吼叫，表明那只动物中了子弹。

一刻钟后，似乎有了些缓解。是这些野兽因此放弃了一次要它们付出几条生命的进攻，还是它们在等待着白天，在更有利的情况下重新开始它们的袭击呢？

不管怎样，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都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这个黑人使用他的步枪时并非不如戈弗雷那么娴熟。如果说这只是一次模仿的本能，必须承认这种本能使人惊奇。

将近早晨两点钟时，有过一次新的惊惶，——各次惊惶中最强烈的一次。危险迫在眉睫，威尔树内的阵地快守不住了。

确实，那棵巨杉的脚下响起了新的咆哮。无论戈弗雷还是卡雷菲诺杜，由于窗的位置开在侧面，都无法看见进攻者，因此，也无法成功地向他们射击。

现在，受那些畜牲攻击的是那扇门，而且完全可以肯定，在它们的推搡下，门将被扯脱，或在它们的爪子下被推开。

戈弗雷和黑人重新回到地面上，门已经在外面的冲击下变得摇摇晃晃……感觉到一股呼出的热气从树皮的裂缝中透过来。

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试图以用于支撑他们的铺位的木桩撑住门，加固门，但这样做还不够。

看来，门很快就要被撞穿，因为那些猛兽在狂怒中狠命撞它——尤其在步枪的子弹无法将它们击中之后。

因此，戈弗雷被迫得无计可施了。如果这些进攻者猛然冲进来时他和他的伙伴们依然留在威尔树内，他们的武器是不足以抵挡它们的。

戈弗雷交叉着双臂。他看到门上的木板在一点点分开！……他无能为力了。有一刻他支持不住了，他将手放到额上，像是绝望了。但几乎立刻他又稳住了自己。

“上去，”他说，“上去！……所有的人！”

他指着威尔树内通过树的分叉处的那条狭窄的管状通道。

卡雷菲诺杜和他带上了步枪、左轮手枪，装备了子弹。

现在，问题在于迫使塔特莱跟在他们后面，爬上他从不愿冒险去的那些高处。

塔特莱不在那儿。在他的伙伴们开枪射击时，他已经先走一步了。

“上去！”戈弗雷又说了一遍。

这是最后一条退路，在那儿肯定能躲开那些猛兽。如果有一只猛兽、老虎或豹，试图爬到这棵巨杉的浓密的枝叶处，不管怎样，他们可以轻松地守着它必须经过的那个口子。

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还未上到 30 英尺的高处，威尔树的里面就响起了一阵狮吼虎啸。

稍迟片刻，他们就遭到袭击了。那扇门刚刚从里面脱落。

两人赶忙往上爬，终于到达了树干高处的那个口子。

迎接他们的是一声惊恐的喊叫。那是培特莱，他以为看到了一只豹或一只老虎在面前！这位不幸的教授正紧紧抱在一根树枝上，惊恐地怕跌下去。

卡雷菲诺杜向他爬去，强使他靠在一个副分杈上，用他的皮带把他结结实实地绑在那里。

然后，戈弗雷爬去守在一个可以控制那个口子的地方，而卡雷菲诺杜则寻找另一个地方，以便能和他火力交叉。

他们等待着。

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被包围的人确实有机会躲避一切伤害。

期间，戈弗雷试图看看在他底下发生了什么，但夜依旧太黑。于是，他尽力听，不断传上来的那些咆哮声表明，那些进攻者根本不打算放弃这个地方。

突然，将近早晨 4 点钟时，树底下亮起了一道很亮的光。很快，那道光穿过了那些窗和那道门。与此同时，一股呛人的烟从高处的那个口子冒了出来，消失于高高的枝叶间。

“又出了什么事？”戈弗雷叫了起来。

那实在太容易解释了，那些猛兽在威尔树的里面蹂躏着一切，把炉子里的木炭弄得到处都是，火立刻烧到了房间里藏有的物品上。火焰蔓延到了因干燥变得极易着火的树皮上。那棵参天巨杉从下面燃烧起来了。

形势因此变得从未有过地骇人。

此时，借着将那群树的底下照得通亮的火光，可以看到那群猛兽在威尔树脚下跳跃。

几乎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一起骇人的爆炸。那棵巨杉，由于被过度摇晃，从它的根部直至最顶上的树枝整个地抖动了起来。

那是因为贮存的那些火药刚刚在威尔树的里面爆炸了，被猛烈推动的空气，就像从炮口冲出的气体，一下从那个口子冲了出来。

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差点被从他们的岗位上掀开。如果塔特莱不曾被结实地捆绑着，他肯定会猛地掉到地上。

那些猛兽，被爆炸吓坏了，或多或少地受了伤，刚刚逃走。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火药燃烧极快，火灾在更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随着火焰在巨大的树干内部往上烧，火就像在一个拔风烟囱里那样越烧越旺。那些巨大的火舌舔着树的内壁，最高的火苗很快蔓延到了树的分杈处，枯枝连续发出了爆裂声，就像左轮手枪打出了一连串子弹，无边的光亮不仅照亮了那群巨人般的树，而且照亮了从旗岬直到梦幻海湾南部岬角的整个海边地带。

火灾很快蔓延上了巨杉最高的枝头，快要烧到戈弗雷和他的两个伙伴躲避的地点了。他们是让这场无法与之搏斗的火吞没，还是为了躲开火舌从这棵树的高处往下跳？

不管取哪一种，都是死！

戈弗雷仍寻找着有没有什么逃脱的办法。他想不出！下面的树枝已经着了火，而且浓烟使得开始在东方升起的太阳的晨光模糊不清。

就在这时，响起了一声可怕的撕裂声。那棵巨杉，如今已烧到了根部，猛地裂了开来，倾斜了，倒下了……”

然而，在倒下时，树干遇到了周围那些树的树干；那棵巨杉就这样地停留在斜卧状态，和地面形成了一个不到45度的夹角。

在巨杉倒下的那一刻，戈弗雷和他的伙伴们以为完了……。

“1月19日！”这时，一个声音叫了起来，然而，惊愕的戈弗雷叫了出来！……。

那是卡雷菲诺杜！……是的，刚说出这几个字的正是卡雷菲诺杜，而且是用这种直到那时他似乎既不会说又听不懂的英语！

“是你在说？……”戈弗雷叫道，他听任自己穿过树枝堆向他滑去。

“是我说，”卡雷菲诺杜回答说，“就是今天，您的威尔舅舅要来，要是他不来，我们就完了！”

第二十二章

这一章结束全书，解释了至今似乎难以解释的所有的事。

末等戈弗雷来得及回答，就在这一刻，在威尔树不远处响起了步枪的枪声。

与此同时，就在那已经烧到树梢枝头的火苗，很快就要蔓延到支撑着威尔树的那些树时，一场暴风雨，那是场名副其实的倾盆大雨，及时地倾下了它那湍急的滂沱大雨。

戈弗雷如何去想这一连串难以解释的事件：卡雷菲诺杜用他的名字呼唤他，宣布威尔舅舅马上就要到达，英语讲得就像个伦敦的英国人，然后是，刚才突然响起的那些火器的爆炸声？

他自问自己是否疯了，但他只来得及对自己提出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就在那时，——大约在第一次响起步枪声之后 5 分钟，——出现了一队溜进树荫下的水手。

戈弗雷和卡雷菲诺杜在立刻让自己顺着内壁仍在燃烧的树干滑下来。

然而，就在戈弗雷接触地面的那一刻，他听到有两个声音在向他打招呼，这声音，即使他处于慌乱中，他都不可能听不出来。

“戈弗雷外甥，我荣幸地向你致意！”

“戈弗雷！亲爱的戈弗雷！”

“威尔舅舅！……菲娜！……是你们！……”

戈弗雷惊讶地叫起来。

三秒钟后，他被一个挽住胳膊，他又挽住了另一个的胳膊。

与此同时，两个水手根据统帅这支小部队的德考特船长的命令，顺着这棵巨杉爬去解救塔特莱，并以他应得到的一切尊敬“采下”了他。

那时，询问、回答、解释，一个接一个地变换着。

“威尔舅舅，是你们？”

“是的！是我们！”

“你们怎么会发现菲娜岛的？”

“菲娜岛！”威廉·W·科德鲁普答道，“你是说史班瑟岛吧！嗨！这还不容易，6个月前我就把它买下了！”

“史班瑟岛！……”

“你用我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岛，亲爱的戈弗雷？”年轻的姑娘说。

“这新的名字我觉得可以，我们将为它保留这个名字，”那位舅舅答道，“但直至今日以及对那些地理学家来说，它仍是史班瑟岛，离旧金山有 3 天路程，我认为，把你送到这个岛上来开始学当鲁滨逊是有益的！”

“啊！我的舅舅！威尔舅舅！您在说些什么？”戈弗雷叫了起来，“咳！如果您说的是真的，我不能回答您说我一点也配不上他！可是，威尔舅舅，‘梦幻号’的那次失事？……”

“假的！”威廉·W·科德鲁普反驳道，他从未显出过这么好的情绪，“‘梦幻号’按照我对德考特下的指示，在用水灌满了压水舱后平平稳稳地沉没了。你说它沉没了一点没错；但当船长看见塔特莱和你，你们平平安安地到了岸上时，他就开倒车了！3 天后，他们回到了旧金山，今天，在约定的这个日子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就是他！”

“这么说，在船失事时，船员中没有一个人丧生？”戈弗雷问。“没有……如果这不是指那个可怜的藏在船上的中国人，没能再找到他！”

“但那条独木舟呢？”

“假的，那条独木舟是我让人造的！”

“可那些野蛮人呢？……”

“假的，那些野蛮人，幸好你的步枪子弹没打中他们！”

“但卡雷菲诺杜？……”

“假的，卡雷菲诺杜，或更确切地说，这是我的忠实的杰泼·勃拉斯，依我看，他出色地扮演了‘礼拜五’的角色！”

“是的，”戈弗雷答道，“而且他两次救了我的生命，一次是遇到一头熊和一头老虎……”

“假的，那头熊！假的，那只老虎！”威廉·W·科德鲁普叫道，一面开怀大笑，“那两个躯壳都是用稻草填塞的，在你没有看见时，由杰泼·勃拉斯和他的伙伴们搞的！”

“但它们的头和爪子会动！……”

“那是用一个发条，杰泼·勃拉斯在夜间去重新装配的，在你遇见它们之前几小时就为你准备好了！”

“什么！所有这一切？……”戈弗雷又说了一遍，为自己上了这些当有点惭愧。

“是的，这些事在你的岛上进行得太好了，外甥，准是使你感到了不安！”

“那么，”戈弗雷答道，他决定开个玩笑，“如果您想这样地考验我们，威尔舅舅，为什么您寄了一个箱子，里面有我们极其需要的所有物品？”

“一个箱子？”威廉·W·科德鲁普答道，“什么箱子？我们没给你寄过箱子！是不是，由于意外？……”

这个舅舅一面说着，一面把身体转向菲娜，她扭转了头，垂下了眼睛。

“啊！真的！……一个箱子，不过菲娜准是有着同谋者……”

威尔舅舅转向德考特船长，他大笑起来。

“我有什么办法呢？科德鲁普先生，”他回答说，“我完全能偶尔抗拒您……但对菲娜小姐……这太难了！……于是，4个月前，在您派我去监视这个岛时，我把载着上述箱子的小船放进了大海……”

“亲爱的菲娜，我亲爱的菲娜！”戈弗雷边说边把手伸向少女。

“德考特，可您答应了我保守秘密的！”少女红着脸回答说。

威廉·W·科德鲁普舅舅摇着他那颗硕大的头，徒劳地想掩饰他的极度感动。

但虽然戈弗雷听了威尔舅舅的解释后忍不住微微一笑，塔特莱教授，他却笑不起来！他从他所听到的感到莫大的侮辱，他！成了这样一种愚弄的对象，他，舞蹈和仪表教授！因此，满怀自尊地走上前来：

“威廉·科德鲁普先生，”他说，“别硬撑了，我想，我差点不幸地成了它的牺牲品的那条巨大的鳄鱼也是用硬纸和发条做的吧？”

“一条鳄鱼？”舅舅答道。

“是的，科德鲁普先生，”卡雷菲诺杜这时回答说，对他，最好恢复他的真实的姓名杰泼·勃拉斯，“是的，一条真的鳄鱼，追逐着塔特莱先生，然而，我根本没有带在我的那批东西中！”

戈弗雷于是讲述了一段时间来所发生的事，突然出现的许多猛兽，真的狮子，真的老虎，真的豹，接着又有真的蛇侵犯，在4个月里，在这岛上从未见到过一次这些猛兽的概貌！

这一次是威廉·W·科德鲁普感到困惑了，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史班瑟岛——很久以来就为人知——从未有任何猛兽到过，而且根据出售合同条款本身，不应该藏有一个有害动物的。

他更不明白戈弗雷讲给他听的针对岛上几次在不同的地点出现的一缕烟他所作的一切尝试。因此，面对一些意想不到的事物，他感到大惑不解，他不由想到，这所有的事都不是根据他的指示，遵照只有他有权制定的计划发生的。

至于塔特莱，这不是一个可以对他诓骗的人，除了他，他什么都不愿接受，不接受假的轮船失事，不接受假的野蛮人，不接受假的动物，而且，尤其不愿放弃他赢得的光荣，用他的步枪的第一颗子弹打倒了一个波利尼西亚部落的首领，——科德鲁普公馆的一个仆人，何况，他的身体跟他一样健康！

什么都说了，什么都解释了，除了真正的猛兽和不知道的烟这个严重的问题。这甚至差点使威尔舅舅陷入了沉思。但，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尽力以意志推迟解答这些问题，并转向他的外甥：

“戈弗雷，”他说，“你以前一直那么热爱岛屿，所以我可以肯定，在向你宣布这个岛属于你，属于你一个人时，能使你感到愉快并能圆满你的愿望！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你可以玩个痛快，玩你的岛，任你高兴！我不想强迫你离开它，绝不想要你疏淡它！这一辈子就当个鲁滨逊吧，如果你的心对你说……”

“我！”戈弗雷答道，“我！一辈子！”

这时菲娜走上前来：

“戈弗雷，”她问，“你真的愿意留在你的岛上？”

“宁愿死！”他叫道，一面激动地站起来，其真诚无可怀疑。

但立刻改变主意：

“好吧，是的，”他接着说，一面抓住少女的手，“是的，我愿意留在这里，但三个条件：第一，你和我一起留在这里，亲爱的菲娜；第二，威尔舅舅保证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第三，‘梦幻号’上的神甫今天就来为我们举行婚礼！”

“‘梦幻号’上没有神甫，戈弗雷！”威尔舅舅回答说，“这你很清楚，但我想在旧金山还是有的，在那儿我们能找到不止一个正直的牧师肯为我们提供这小小的服务！因此我认为对你的想法的回答是，对你说，明天我们就重新起航！”

这时，菲娜和威尔舅舅希望戈弗雷在他的岛上对他们尽主人之谊，于是，他带着他们在那群巨杉底下，沿着那条小河散步，一直走到那座小桥。

唉！威尔树的那个住所里什么都没有了！火灾吞没了布置在这棵树下的这个家！要不是威尔·W·科德鲁普到来，随着冬季的临近，他们的少量的物资被毁坏，真的猛兽横行岛上，我们的鲁滨逊们太叫人怜悯了！

“威尔舅舅，”戈弗雷这时说，“如果我已为这个岛命名为菲娜，请让我再加上，将我们曾在里面住过的那棵树叫做威尔树！”

“好吧，”舅舅答道，“我们将带上它的种子，将它们播种在我的弗里斯科的花园里！”

在散步期间，他们曾远远地看到几只猛兽，但它们不敢对这次由“梦幻号”的海员组成的人数众多、全副武装的队伍发动袭击。尽管如此，它们的存在仍然是一个绝对难以理解的事实。

然后，他们回到船上，塔特莱不是没有请求把“他的鳄鱼”作为证明文件带走——请求得到了同意。

晚上，所有的人聚集在“梦幻号”的高级船员餐厅里，以一顿兴高采烈的晚饭庆祝戈弗雷·摩根考验的结束和他与菲娜·霍拉里的订婚。

次日，1月20日，“梦幻号”在德考特船长的指挥下起航。早上8点钟，戈弗雷不无某种激动地看着这个岛，似一个阴影那样在西方的地平线消失，他在这个岛上经受了5个月的锻炼，得到的教训是他永远都忘不了的。大海鼎力相助，顺风使“梦幻号”得以升起纵帆，横渡迅速。啊！这一次它直接奔向目的地了！它再也不想骗任何人了！它不像第一次旅行那样无数次地迂回绕道了！它不在夜间将白天所航行的路程重又倒回去了！

因此，1月23日中午，这艘船进了金门，航行于旧金山广阔的海湾，平平稳稳地在商人街的码头停靠。

这时，他们看见了什么？

他们看见从底舱深处走出来一个男人，他在“梦幻号”夜间在菲娜岛抛锚时，游泳到了船上，第二次成功地在船上躲了起来！

这个男人是谁？

他是中国人尚无，他刚旅行回来，就像他曾旅行前往那样。

尚无向威廉·W·科德鲁普走去。

“希望科德鲁普先生原谅我，”他非常礼貌地说，“当我在‘梦幻号’船上航行时，我以为它将直接去上海，我想在那儿回我的祖国；然而，既然它回到了旧金山，我就上船了！”

所有的人对他的出现感到惊愕，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个正微笑着望着他们的擅入者。

“可是，”威廉·W·科德鲁普终于说，“我猜想，这6个月你不是一直留在底舱的深处？”

“不是，”尚无回答说。

“那你躲在哪儿？”

“在岛上！”

“你？”戈弗雷叫了起来。

“是我！”

“那些烟？……。”

“不得生火！”

“你没设法靠近我们，和我们共同生活？”

“一个中国人喜欢独自生活，”尚无平静地回答，“他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人！”

说了这话之后，这个怪人向威廉·W·科德鲁普致了意，走下船去消失了。

“瞧，真正的鲁滨逊是从什么样的树林造就的啊！”威尔舅舅叫道，“你瞧那个人，看你是否像他！不管怎样，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要吞并这种人是困难的！”

“好吧！”戈弗雷这时说，“尚无的出现解释了那些烟，可那些猛兽呢？……”

“还有我的鳄鱼！”塔特莱补充说，“我在听取对我的鳄鱼的解释！”

轮到威廉·W·科德鲁普舅舅感到非常尴尬，而且就在这方面来说，在这一点上，他受到愚弄了，他把手放到额上，似乎要从那儿抹去一片疑云。

“过些时候我们会弄清这些事的，”他说，“对善于思考的人来说，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几天之后，非常豪华地为威廉·W·科德鲁普的外甥和养女举行了婚礼。两个年轻的未婚夫妻是否受到了所有商界巨子朋友们的疼爱和祝贺，我们留待诸位去想象。

在这个仪式上，塔特莱在仪表、优雅和“得体”方面都无懈可击，而且学生同样为著名的舞蹈和仪表教授争光。

然而，塔特莱有一个想法。因为没能突出他的鳄鱼，——他为此遗憾——他决定就简单地用稻草填塞它的躯壳。那个动物被以这种方式精心安排，上颌半张，爪子伸展，悬在天花板下，将成为他的卧室的最美的装饰。

那条鳄鱼因此被送往一个著名的动物标本制作者那儿，几天后，他把它送回公馆。

这时，所有的人都来欣赏这塔特莱差点成了它的食物的“巨兽”！

“您是否知道，科德鲁普先生，这动物是从哪儿来的？”这位著名的动物标本制造者边说边递上他的帐单。

“不知道，”威尔舅舅回答。

“然而，它的甲壳底下粘着一张标签。”

“一张标签！”戈弗雷叫起来。

“在那儿，”那位著名的动物标本制造者答道。

于是他指出一块皮带，上面用擦不掉的墨水写着这些字：

美国

斯托克顿

J.—R.·塔斯基纳收

寄自汉堡·哈根贝克

威廉·W·科德鲁普读完这几行字，发出一阵可怕的狂笑。

他明白了一切。

这是J.—R.·塔斯基纳，他的对手、他的被排挤的竞争者，为了报仇，从新旧大陆那些动物园的著名的供货商那儿买了一船猛兽，爬行动物和别的有害的动物之后，通过几次运输，趁黑夜让它们在史班瑟岛登陆。毫无疑问，这让他花了不少钱，但他成功地骚扰了他的敌手的产业，就像英国人在把马提尼克岛归还法国之前对它所做的那样，如果人们不得不相信那个传说的话！

从今以后，在菲娜岛的那些难忘的事件中，再也没有一件事是无法解释的了。

“干得好！”威廉·W·科德鲁普叫道，“我干得不如塔斯基纳那个老混蛋！”

“但有了那些可怕的客人，”菲娜说，“现在，史班瑟岛……”

“菲娜岛……”戈弗雷答道。

“菲娜岛，”少女微笑着接着说，“绝对无法居住了！”

“唔！”威尔舅舅回答说，“要住在那儿，得等最后一只狮子吞掉最后一只老虎！”

“那时，亲爱的菲娜，”戈弗雷问，“你不会害怕和我去那儿度过一个季节吧？”

“和你在一起，我亲爱的丈夫，我将什么都不怕，不管去哪儿！”菲娜

回答说，“总之既然你还没作你的环球旅行……”

“我们一起去！”戈弗雷叫道，“如果坏运气要我永远当不成一个真正的鲁滨逊……”

“你至少将在你身边有着最最忠诚的女鲁滨逊！”

鲁滨逊叔叔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刁小英 译

第一章

环绕亚洲、西部美洲、阿留申群岛以东，三明治群岛以北之间的浩瀚水域是太平洋上最荒芜的海面。商船极少敢于在这片海面上冒险。在这变幻莫测的激流中，人们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个可供船只停泊的地方。从新荷兰到美洲西部的货运大邮船往返于纬度较低的航线上。只有数量少得可怜的，从日本到加利福尼亚的走私船有时会点缀一下太平洋的这片海面。从横滨到旧金山，横渡大西洋的航行运输线是环球水路中纬度较低的一条航线。北纬四十至五十度之间，被称为“人迹罕至”的地方。有时可能偶尔有几条鲸鱼出没于这片几乎不为人知的海域，但这些巨大的鲸类也只是匆忙的过客，它们游过阿留和群岛，穿过白令海峡，为了躲避手持鱼叉的渔夫们的追逐捕杀。

在这片与欧洲同大的汪洋上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岛屿？人们

既不能给予否定也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是否延伸到这个纬度？在这片汪洋大海上，也许还会有其他什么

岛屿存在，这些岛屿很难被人发现，它们有可能从乘风破浪，一掠而过的探险者的眼皮下漏过。说不定有一块较大的陆地也躲过了搜寻者的目光？据人所知，有两种自然现象可以在这里产生新的

岛屿：其一是，地球的生成活动；其二，由于纤毛虫网、藻类动植物永不休止的堆积作用，从而创造了珊瑚礁床。几千万年后，也许在

太平洋的这一水域，珊瑚礁床凝聚堆积形成了第六大洲。

然而 1861 年 3 月 25 日，我们所描写过的这片太平洋水域上并非绝对对无人迹，在它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叶小船。它既不是跨洋过海的船队中的一艘汽轮：也不是在北太平洋巡逻、保护捕渔业的战舰；同样不是被一阵海风吹离航道的，走私贩运马古鲁群岛或菲律宾特产的大商船，总之这既不是一只渔船又不是一只小艇，它仅止是一只单薄的、只有前桅的小船。小船逆风而行，它在尽一切努力，期望在离它十海里 左右的一片海岸边停泊靠岸。小船试图借助海风把帆升起来，但不幸的是此时太平洋上潮平风弱，不足以帮助小船航行。

此时，天气虽然晴好，但却十分寒冷。薄薄的云雾布满天空，阳光穿过云雾，斑斑点点地洒落在泡沫翻滚、高低起伏的浪峰上。一个长浪拥来，拍打着小船，使小船微微颠簸、左右摇晃。为了更好的利用海风，船帆升起得既低又平，有时，小船被吹得左右摇摆倾斜，海水几乎没到船缘。但是小船总能立刻恢复平衡，迎着风浪向前驶去。

以一个水手的眼力观察小船；可以辨认出这是一只用加拿大松木、美国制造的小船。在它的后船板上还可以读到：温哥华—蒙特利尔号几个字，由此可以得知该船的国籍。

小船上装载着六个人：一个三十五至四十岁左右的男人，饱经大海的考验，早已适应了海上生活，他正用有力的双手，坚定自信地操纵着船舵，掌握着小船的航向。这是一个十分健壮的人，宽宽的肩膀，坚实的肌肉，全身充满了壮年的活力。他目光坦率，性情开朗，举止言谈表现出他和善的性格。他穿着粗布上衣，从他长满老茧的双手，和他双唇中不时地吹出的口哨声都

澳大利亚。

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的群岛。

一海里等于 1852 米。

可以判定他接受的教育不多，他不属于上层社会。从他掌舵的方式上，人们也很容易地便可以得知，他是一个海员，而且仅只是个水手，而不是船上的长官。至于他的国籍，也很容易进行推断，他肯定不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他既没有这个民族的傲慢跋扈的表情，也没有他们的那种呆板、僵硬的动作。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乐观豁达的天性，更确切地说是有点新英格兰、美国佬的粗鲁，无拘无束。因此，这个男人如果不是一个到加拿大去开拓发展的高卢人的后裔，便是一个有点美国化了的法国人。但是，他确实是个法国人，是一个在法国本土经常可以碰到的，灵活的、勇敢的、热心肠的、随时准备冒险，从不为任何事感到窘迫，无所畏惧，忠诚可靠的家伙。

这个水手坐在船尾，他一只眼睛盯着船帆，另一只眼睛盯着大海，他同时关注着这两件事：当船帆的皱褶显示受力太大时，他及时调整船帆；当海浪打来时，他轻盈地调整航向避过浪头。

他时不时地说上几句话，或是发出几句劝告。从他的发音中，人们可以发现某种决不会从盎格鲁—撒克逊人喉咙里发出的某种口音。

“放心吧，孩子们，”他说，“事情不太妙，但可能更糟。别紧张，低下头！我们要掉转船头了。”

称职的海员驾着他的小船，迎风前进。船帆呼啸着从孩子们的头顶上掠过，小船向一边倾斜了一下，渐渐地向岸边驶去。

一个女人坐在船的后部，靠近那个勇敢舵手的地方。她大约三十六岁，把脸埋在她的披肩之中。为了不让坐在身边的孩子们丧失勇气，她正尽力忍住啜泣，偷偷地擦干眼泪。

这个女人，就是船上四个孩子的母亲。这些孩子中的老大，已经十七岁了。这是个身材匀称的男孩，有一天他肯定会长成一个健壮的男人。他的黑色头发和被海风吹成褐色的面孔，使他显得更加英俊。他发红的双眼里饱含着两汪泪水，愤怒和悲伤同时充满了他的心，令他想大哭一场。他站在船头、靠近前桅杆的地方。有时，他转过身来，看着仍旧还遥远的陆地。他那炯炯有神的，同时是忧伤、激愤的目光，时不时地在西边水天相连，半圆形的地平线上流览，徘徊。有时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他正努力克制自己不做出愤怒的举动。有时，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那个操舵的男人身上，对方面含微笑，充满抚慰地望着他，并朝他微微地点点头。

这个孩子的弟弟，至多不过十五岁。他大大的头上长着满头的红棕色的头发。他全身发抖，忧虑重重，焦躁不安。他一会坐下，一会又站起来。很明显，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对他来讲，船行驶得太慢了，向陆地靠近的速度太不够快了。他真想能立刻上岸，只要他的脚一踏上陆地，他恨不得马上远远地逃离这片大海，跑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但是，当他的目光落到他母亲的身上时，当他听到从这可怜的女人充满悲哀的心中发出的叹息声时，便立刻向她跑过去，用双臂搂住她，用最诚挚的爱亲吻她。于是，这个不幸的女人也把男孩紧紧地搂在自己的胸前，不由地感叹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当这个女人向坐在舵旁的海员望去时，对方总是及时地向她扬起手，做个坚定的动作，是在告诉她：“夫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摆脱困境的。”

此时，海员观察着西南方向，他看到了团团阴云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他

知道，这对他和他的女同路人及孩子们决不是好兆头。风会使航行更加艰难，巨大的风浪对这个没有甲板的小船将是致命的威胁。海员把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把忧虑留在自己的心中。

另外两个孩子，一个是小男孩子，另一个是小女孩。男孩八岁，长着一头金发，由于疲倦双唇苍白，他两眼半闭。他的曾经应当是鲜嫩的、粉红色的小脸被泪水沾污，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他把冻得疼痛的小手藏在了妈妈的披巾下。他旁边是他的妹妹，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她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半睡半醒，随着小船的颠簸，她的头轻轻地摇摆着。

我们已经讲过，这一天是三月二十五日，天气寒冷，从北方吹来阵阵刺骨的寒风。在这条小船里，这些不幸的被遗弃的人们穿得太少，根本不足以抵御海上的冷风。显见，他们可能是由于海难，或什么撞船事件，不得不急促地逃到了这条小船上。此外，他们带的口粮也极少，只有几块海上航行时吃的饼干和二、三块咸肉放在船头的储物柜中。

小男孩坐了起来，双手揉着两眼，小声嘟囔着：“妈妈，我好饿！”一听到这话，水手立刻从储物柜中拿出一块饼干递给孩子，并和蔼地微笑着对他说：“吃吧，孩子，吃吧！当这些东西吃完时，我们会找到别的可吃的东西的。”

孩子受到了鼓舞，用他结实的牙齿啃着坚硬的点心，并把头轻轻地靠在母亲的肩上。

这时，不幸的女人，看到被剥去外衣的两个小孩子穿着太单薄，冻得瑟瑟发抖，于是拿下自己的披肩，包在孩子们身上，好让他们稍微暖和一点。此时，女人露出了她的面孔：她的脸庞美丽而端庄，她大而黑的眼睛流露出既严肃又深沉的神情。她整个的相貌都洋溢着温柔的母爱和高尚的责任感。这正是最适合用以下词汇来赞美、描绘的母亲：她该是华盛顿、弗兰克林或亚伯拉罕·林肯的母亲；是那个圣经中的女人；她坚强、勇敢，具有一切高尚品德和博大的慈悲、仁爱。但是当人们看到她如此气馁，无可奈何，又如此不得不强忍眼泪时，便可以知道她一定是遭到了像死亡一样沉重的打击。很明显，她在努力地与自己的气馁搏斗着，可但她又怎么可能阻止发自心灵深处的眼泪一次又一次地涌出她的双眼呢？

如同她的长子一样，她的目光也不断地投向那天边的地平线，在那水天相连的大海上寻找着，找着那看不见又渴望寻找到的东西。但是大海上除了一片无垠的荒凉，什么也没有。她收敛目光，呆呆地看着船底。尽管她尽力紧闭双唇，但是她那教徒的顺从、屈服的乞求仍旧不时脱口而出：“主啊，救救我们吧！”

母亲用披肩盖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后，她自己身上却仅剩下一套羊毛衣裙。她那老式的女短上衣极其单薄，根本无法抵挡刺骨的寒风。一阵海风吹来，很快吹透了她的阔边软帽。她的三个男孩子上身都穿的是薄呢衬衣，羊毛马夹，下身是单裤，头带漆皮鸭舌帽。在这些衣服的外面，他们曾经应当还有带风帽的厚呢外套或海上旅行穿的粗呢上衣。尽管如此，孩子们并没有喊苦叫冷的怨言。毫无疑问他们都不愿意再加重母亲的担忧和焦虑。

至于海员，他穿的是灯芯绒布裤，粗羊毛水手上装。显然他的穿着也无法抵挡啮咬般刺痛的海风，但是这个男人有一颗火热的心，一颗真正热爱生活，蓬勃燃烧的心，这使他可以面对和承受一切生活上的痛苦。他是那种总把别人的痛苦看得比自己的痛苦更重的人。他注意到那个不幸的女人把披肩

从自己的身上摘下盖在孩子们身上，也看到她冻得发抖，情不自禁地上牙嗑打着下牙，发出格格的声音。

于是他立刻拿起披肩来，把它重新披到了母亲的肩上，同时脱下了还带着自己体温的大外套，细心地盖在了孩子们身上。

母亲刚要对这种举动表示反对，水手已经抢先说道：“我快热死了！”边说边掏出手帕，擦着前额，好像有大滴的汗珠从额头上流下来。

可怜的女人把一只手伸向这个男人，而他仅敬重地握住她的手，没再说任何一句话。

正当此时，最大的一个孩子猛然站了起来，冲向前甲板，他细心地观察着西边的大海。他用一只手在眼睛上搭个凉棚，遮挡住对面射来的刺眼的阳光。他极目远望，只见大海在阳光下熠熠闪烁，水天相联的地平线消失在一片反射的光芒之中。

男孩长久地盯着大海，仔细地观望着。看到他这种样子，水手情不自禁地摇摇头，好似在说：“如果会有什么人来搭救，也要站得更高一些才能发现啊！”

此刻，小姑娘醒了过来，从母亲的怀里坐起来，仰起苍白的面孔，看看船上的人，突然问道：“爸爸呢？”

没有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其他孩子的眼中立刻充满了泪水，而母亲用手捂住脸，放声大哭起来。

水手沉默不语，同时感受到无比沉重的悲痛。那说过无数遍安慰这些被遗弃的人们的宽心话，此刻再也说不出一句了。他粗糙的大手痉挛地握紧了船舵。

第二章

温哥华号是一艘加拿大籍的三桅帆船，它的装货容量是五百登记吨。这只船是租来的，专门用来从亚洲沿岸把“卡纳克”贩运到加里福尼亚的旧金山。“卡纳克”就像中国的苦力，是一种移民，他们自愿与外国人签订了出卖劳动力的合同，把自己的劳力典卖给了外国人。已经有一百五十名这种苦力搭乘上了温哥华号。

一般旅行乘客都避免与这些“卡纳克”同船共渡太平洋，因为他们有些社会出身卑微、低下，举止粗鲁、反叛倾向极强的人。而哈里·克利夫顿先生是个美国工程师，多年来受聘为黑龙江河口工程工作。他已经积攒下一笔钱财，正寻找机会返回他的故乡波士顿城。因为从中国北部到美国的船班稀少，正在克利夫顿等候船班之际，温哥华号到达了亚洲海岸。哈里·克利夫顿找到这位船长，他们既是同胞，又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搭乘温哥华号返回故里。因为他已经积攒下了颇丰的财富，尽管还年轻，只有四十岁，他也不想再继续工作下去，而打算返回故乡休息了。

对搭乘这艘装有“卡纳克”的船，工程师的妻子，艾丽萨·克利夫顿太太已经预感到某种恐惧与担忧，但她不愿违背丈夫急于返回美国的心愿而没有提出异议。另外，因为克利夫顿太太还想到：航程应当说并不算长，温哥华号船长是个常跑这条航线的行家里手，所以她悬着的心才稍稍可以安定下来。于是，她随着丈夫，带着三个儿子：马克、罗伯特、杰克，及一个小女儿贝尔，还有他们的狗菲多，一齐登上了温哥华号。

哈里森船长，这条船的指挥官，是个优秀的海员，航海经验丰富，他尤其清楚的是太平洋上，这段航线并没有多少险情。由于和工程师是好朋友，船长对克利夫顿一家照顾得非常周到，使他们不必遭受与住在底舱的“卡纳克”接触而带来的麻烦和不方便。

温哥华号的乘务人员由十二名水手组成，他们国籍不同，相互间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由民族差异甚大的人，临时凑在一起的航海组织是很难避免在远航中发生的难以预料的麻烦。因此，可能经常会发生一些争执和混乱，从而妨碍正常航行。在这条船上工作的水手中有两个爱尔兰人，三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马耳他人，两个中国人，三个黑人。

三月十四日，温哥华号起航了。前几天，船务工作正常，但是风向不太有利。尽管哈里森船长指挥灵活，因为南风太强、水流把船冲得向北偏离了船向。然而这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危险，只是将延长一点航程。但是，人们已经隐约感到真正的危险开始在酝酿之中，这就是某些水手居心叵测，企图挑动“卡纳克”们造反闹事。据说是船上的二副鲍勃·戈登。鲍勃·戈登是个极其险恶的无赖，他利用了船长的好心，及他们是初次共事，船长对他并不了解的弱点而煽风点火，鼓动“卡纳克”们叛乱，以达到劫船的目的。他和船长之间还爆发了多次口角和争执。船长感到看来不得不采取一些强硬手段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意外事件总会提早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确实，在温哥华号上，船员不服从管理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地爆发出来。“卡纳克”们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了。哈里森船长只能依靠两个爱尔兰人、三个美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了。这个法国人是个勇敢的水手，因为长期居住美国，

差不多已经美国化了。他是个高尚的人，出生在法国庇卡底省，名叫让·范特姆，但他更喜欢人们叫他弗莱普。弗莱普已经周游过世界，他到过所有作为一个人可以到达的地方，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保持着豁达、乐观的天性。正是他提醒了哈里森船长应该注意船上的恶劣倾向，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能怎么办呢？不是只能小心谨慎、等待顺风，尽快驶回旧金山港湾，然后再做处理为上策吗？

哈里·克利夫顿也得知了二副的所做所为，看着“卡纳克”们与某些水手的企图，工程师的忧虑心情与日俱增。他悔恨不该冒全家生命之险，搭乘温哥华号，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终于以公然反抗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起因是三月二十三日，一个马耳他水手侮辱了哈里森船长，于是船长下令把他监禁起来。当时其他水手并没有公然反对这种裁决。只是小声议论纷纷。弗莱普和一个美国水手便把这个马耳他人关押起来。惩罚本身算不上什么大事，只是到了旧金山后，这种不服从管理的行径，将会给马耳他水手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毫无疑问，这个水手希望温哥华号永远不能到达旧金山。

船长经常和工程师讨论这些棘手的问题，他为此越来越忧心忡忡。因为图谋不轨者想劫船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哈里森曾打算逮捕二副。但是工程师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说：“二副得到了多数‘卡纳克’的支持，把他关押起来只会引发暴乱，而于事无补，到那时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你说得有道理，哈里，”船长回答。“我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阻止这个混蛋闹事了。我看最好给他脑袋上吃颗枪子！我会这么做的！唉，如果现在我们的船顺风顺水该多好！”

确实，海上风很大，总把船吹离航道，使得航行更加困难、繁重、累人。克利夫顿太太和她的两个最小的孩子一直呆在舰楼里。哈里·克利夫顿没有把船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妻子，他不愿加剧妻子不必要的担心。

然而，海上的天气变得更加糟糕了。狂风吹得温哥华号只能收起大帆，半升起三角帆和方帆，顶着风浪缓慢行驶。三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太阳始终被阴云遮盖住，不能进行任何观察了望。哈里森船长也不知道狂风已经把他们的船吹到了北太平洋的什么地方。新的危机已经悄悄地落到了他不堪重负的身上。

三月二十五日，将近中午时分，天气稍微有点放晴。海上开始刮起西风，对船航行十分有利。太阳升起来了，船长想乘机进行观察，因为在东边，三十多海里的地方渐渐出现了一片陆地。

一块陆地出现在太平洋这一片水域里，连最新的地图上都不曾标注过，这确实令哈里森船长感到几分吃惊。难道是船向北偏离航线，已到达了阿留伸群岛的纬度上？必须进行核查。船长把这一意外事件告诉给了工程师，后者的吃惊程度也不亚于船长。

船长取来六分仪，重新登上舰楼，等着中午太阳升到最高点时，好准确测定这块陆地的方位。

已经是十一点五十分了，正当船长凑近六分仪镜头，准备进行观察时，一片喊叫声从底舱传来。

哈里森船长急忙从舰楼顶上向下观望。此时，三十几个“卡纳克”推倒了英国和美国水手，口中叫骂着，夺门而出。那个曾被监禁的马耳他水手也被放了出来，正在他们中间带头闹事。

哈里森船长和工程师一前一后，立刻下到了船甲板上。船长马上被忠于他的水手和闹事的人围了起来。

在主桅杆前，离船长十几步远的地方，举止粗鲁的“卡纳克”们停下了脚步。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手中握着从各种支架上拔下来的撬杠，固定绳索的铁笔和绳索栓。他们挥舞着这些武器，穷凶极恶地用马耳他语、黑人的土语大喊大叫，骂骂咧咧。这些“卡纳克”们声称不要别的其他东西，只要劫持这条船。这正是二副鲍勃·戈登挑唆的结果，因为他想把温哥华号变成一只海盗船。

哈里森船长决定就地了结这个混蛋。“二副在哪？”他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鲍勃·戈登在哪？”他又问了一遍。

一个男人从闹事的人群中走了出来，这正是鲍勃·戈登。

“你为什么不和你的船长站在一边？”哈里森问道。

“船长？在这条船上没有别人，只有我，才是船长！”二副蛮横无理地回答道。

“你这个混蛋！”哈里森大叫起来。

“把他抓起来！”鲍勃·戈登指着船长向叛变的水手们叫道。

此时，哈里森向前迈了一步，从口袋里拔出手枪，瞄向二副，开了一枪。

鲍勃·戈登向旁边一跳，躲开了射击，子弹穿过船壁消失在海上。

枪声成了总暴动的信号。“卡纳克”们在二副的指使下，向围着船长的一小群人扑去，一场无可避免的、可怕的混战开始了。克利夫顿太太被喧闹声吓坏了，和她的两个小孩子，急忙奔出艙楼。这时，英国和美国水手已经被抓了起来，并缴了械。当人群散开时，只剩下一具尸体软塌塌地爬在甲板上，这正是哈里森船长，他已经被马耳他人打死了。

哈里·克利夫顿正想向二副冲去，鲍勃·戈登立刻下令把他牢牢地捆绑起来，然后，把他和他的狗一起关进了一间小舱。

“哈里，哈里！”克利夫顿太太大喊着，和孩子们的乞求声混成一片。

哈里·克利夫顿无法抵抗。当他想到妻子和孩子们将落入这帮穷凶极恶的匪徒之手时，顿时感到无比的懊悔和沮丧。

鲍勃·戈登成了温哥华号的主人，他在这条船上撑了大权，他可以干任何他想干的事了。然而，克利夫顿一家在船上对他是一种妨碍，但是他不必多操心，他的手下已经想好了办法处置这些多余的人。

一点钟时，靠近了那块无名的陆地，高它还有二十海里左右。鲍勃·戈登，让人把一条小船弄坏，只剩下两只桨，一根桅杆，一张帆，在船里放了一袋饼干，几块咸肉，然后把小船抛进海里。这时，弗莱普已被释放，他把匪徒们的举动都看在了眼里，但他一个人又怎么能对付一大群人呢？

当小船准备就绪后，鲍勃·戈登下令把克利夫顿太太和他的四个孩子赶上小船，强迫他们乘小船去那块还有二十多海里远的陆地。

不幸的女人还想打动这个无赖，她乞求、哭泣、祈祷千万不要把她和她的丈夫分开。但鲍勃·戈登什么都不想听。无疑，他想用更保险的方法摆脱工程师。对可怜的女人的哀求他的回答只有：“上小船去！”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啊！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将被赶到一个简陋的小船上，抛弃到汪洋大海之中。谁都知道，如果没有一个水手为他们掌舵，他们肯定会迷失方向，陷入灾难。至于那些帮凶们，他们和鲍勃一样无耻、卑鄙，对母亲和孩子们的哀求、哭诉，同样充耳不闻。

“哈里！哈里！”可怜的女人不停地呼唤着。“爸爸，爸爸！”无辜的孩子们叫喊着。

长子马克抢过一个系索栓向鲍勃·戈登冲去，但被他用手推开。很快这倒霉的一家被赶到了小船上。他们的呼喊声、哭泣声让人撕心裂肺。被捆绑起来，关押在船舱中的哈里·克利夫顿肯定听到了这悲惨的呼喊，他的狗菲多只能用激怒的狂吠声呼应着这无助的呼喊和哀求声。

此刻，在鲍勃·戈登的命令下，系着小船的缆绳从温哥华号上解了下来，大船仅晃动了几下，就离开了小船。

勇敢的马克，像个真正的海员一样，紧紧地抓住舵，站立着，他竭尽全力想保持小船平衡。但他无法升起帆来。小船被侧面冲来的海浪击打着，随时有翻船的危险。

突然，一个人从温哥华号舰楼顶上跃进了大海。这个人是水手弗莱普，他奋力向小船游去，他是为帮助这些被遗弃的人而来的。

鲍勃·戈登朝着小船的方向转过身去，瞬间的冲动使他想去追捕那个逃亡者，但是他沉思片刻，看看天空，已经是阴云密布，好似危机四伏，于是一抹邪恶的微笑浮上他的双唇。他让人升起了前桅帆和两个后帆，温哥华号很快向远处驶去，而那只小船在水天相连的大海上，刹时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小黑点。

第三章

奋力游了几寻之后，弗莱普到了小船旁，他灵活地翻进小船，同时尽力保持小船的平衡，防止它倾斜得太厉害而造成翻船。虽然衣服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他却丝毫没有在意，第一句话却是：

“别害怕，年轻的先生们，是我。”接着，他对克利夫顿太太说：“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夫人，我们会摆脱困境的。”然后他又对马克和罗伯特说：“英俊的年轻人，过来帮帮忙！”

他给俩人分配了任务，赶忙升起船帆，拉紧桅杆吊索，收紧风帆脚索，握住船舵，尽力向岸边靠去。虽然是逆风，但因为涨潮，对船靠岸还是比较有利的。

令人钦佩的弗莱普，用他天生镇静的性格，和令人信任的话语鼓舞着这个小小的世界。他一会向母亲说几句宽慰的话，一会向孩子们微笑着，同时，他还密切地注意着小船最细微的航行变化。但是，当他看着这易碎的小船和还有好几海里远的陆地，再看看天边升起的大团大团的阴云，越来越强劲的逆风，一阵恐惧不由地涌上他的心头。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双唇也紧闭起来。他知道，正像他说过的一样：如果这次涨潮仍旧不能靠岸，他们将全部葬身大海。

再次询问了一遍父亲在哪里后，小姑娘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了，她的小哥哥也困倦了。两个大男孩努力地帮助弗莱普驾驭着小船，使船不断地向岸边靠去。而可怜的克利夫顿太太一直惦念着落入造反船员手中，被迫与她分离的大夫。她两眼里总是充满了泪水。当她的目光落到孩子们的身上时，她在想什么呢？是否在想：在那块陌生的陆地上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悲惨的命运吗？在那块可能是完全荒凉的海岸上是否有残酷的食人肉的种族呢？但是，在可能沉船遇难的威胁下，他们必须上岸。尽管这个不幸的女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力量，面对灾难时，她想为孩子们做出勇敢无畏的榜样，但是，在巨大的不幸打击下，她不堪重负，难以控制自己的巨大悲痛。她在痛苦地哭泣和抽搐之间，口中叨念的总是“哈里，哈里”这个名字。

不过，说到底，灾难之中，他们还有弗莱普。克利夫顿太太不止一次把手放在这个勇敢的男人的肩上。她对自己说，上天还没有完全遗弃他们，因为他们还有一个高尚的朋友，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伙伴。

不幸的女人回想起在乘温哥华号旅行时，他们就认识了弗莱普。他总是给予孩子们极大的爱心和同情，他经常和孩子们一起玩耍，逗他们开心。尽管如此，克利夫顿太太仍旧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她又看了一眼那渺无人迹的大海，抽泣立刻又涌上喉头，眼泪立刻又夺眶而出。她低下了头，双手捂着脸，似乎完全失去了知觉，她被困难和悲痛摧毁了。

下午三点左右，陆地更清楚地出现在眼前了，顺风大约还有5海里。但是阴云迅速地从海上升起，太阳渐渐在西边落下。天空更加昏暗了，大海在太阳光的余辉中闪烁着点点亮光。这一切都是令人担忧的征兆。

“当然啦，”弗莱普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可不是好兆头。但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力，立刻离开这条船，躲进一个带烟囱的，温暖的房屋该多好。可是现在还办不到，没有办法！”

正在这时一个大浪打来，小船受到剧烈的摆动，向一边倾斜去。海浪像

一块巨大的毛毯一样扑进了小船。站在船头上的马克，被海水劈头盖脸打得浑身湿透，他摇着头，扑落着海水，像一只突然被冷水浇湿的小狗一样。

“勇敢点，马克先生！好了，马克先生，这只不过是一点海水，有点咸味，不会对你有什么害处的。”

为了避免海浪的袭击，机灵的海员稍微降下了一点船帆。然后他又开始自言自语，这是他的老习惯，每当遇到情况紧急时，他总是这样。

“假如我们已经上了这个荒岛，”他对自己说，“不是在这个核桃壳似的小船上和风浪搏斗，假如我们有个小洞可以躲风避雨该多好！但是真不幸！我们只是在这个只会显示暴虐脾气的大海上，忍受这种无法阻挡的苦难！”

风刮得更剧烈了，翻滚的海浪把大海变成了白色，起伏的海浪拍打着水面，海水似乎变成了雾气升腾而起。看着这副景象，勇敢的海员眉头皱得更紧了。

“如果还不能上岸，”他又开始自言自语，“如果还没有一间房子或一个山洞，我们可真要倒霉了；如果是在一个能顶住风浪的结实的小艇里也好一点呀。唉！只有不堪一击的木板。有什么可抱怨的，不管怎样，能顶得住。噢，船帆不该升到顶！”

是的，应该立刻把船帆降下来一点。小船在摇晃着，有翻船的危险，弗莱普在两个孩子的帮助下很快把船帆降低，小船开始稍微平稳起来。

“好极了，年轻的先生们，”弗莱普叫道，“这船帆多棒呀，看，我们航行得多快！我问你们，有比这更棒的吗？”

此时，已经靠近了海岸，海鸟在悬崖陡壁上飞舞。燕子、海鸥、贼鸥，在小船顶上盘旋，发出了尖厉的叫声。突然一阵狂风吹来，把它们吹赶得很远、很远。

看起来很难靠近海岸，岸边显得十分荒凉崎岖。没有一棵树一块草地，只有凹凸不平的岩石，陡峭的悬崖。海浪拍打着岩壁发出阵阵轰鸣声。显见，小船不可能靠近这刀削般垂直的峭壁。悬崖峭壁像坚固堡垒严密地封锁了海岸，连缝都很难找到。弗莱普思索着怎么才能够从悬崖陡壁环绕的岸边登陆。在南边，有一个岬角伸入海中—海里左右，在它高耸的岩石背后是否隐藏着一片陆地？人们还很难判断这是一个岛屿还是一片大陆。远处一座大山，白雪覆盖的山顶高耸直入云端。巨大的黑色扭曲的岩石上，处处可以看到火山熔岩冲刷出的沟痕。由此，地质学家可以判断得知，这些陡壁悬崖是火山熔岩形成的。这是地狱之神普路托的鬼斧神功之作。但是，在这巨大的岩壁上能否找到一个缺口，一条缝，一个洞，让弗莱普钻过去，停泊他的小船呢？这事让弗莱普忧心忡忡，焦虑万分。

这时克利夫顿太太抬起了头，看到这片荒蛮的、毫无怜悯之心的陆地，她充满疑问的目光不由得又落到了这个诚实的男人身上。

“多漂亮的海岸啊！”弗莱普说道，“壮观的岩石，夫人，不正是在这些岩石中大自然造出了许多岩洞吗！一旦我们在某个洞穴里安顿下来，用树枝点上火，用海藻铺成床，那该是多么舒服啊！”

“可是，我们能上岸吗？”克利夫顿太太看着周围狰狞的奇峰怪石绝望地问道。

“什么！我们能上岸吗？”弗莱普答道，一边灵活地避过一个大浪。“看，我们航行得多快呀！大风都被抛在了后面，很快，再向前一点我们就能在悬崖下停泊了。我敢肯定，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天然的小港湾让我们停船。多棒

的小船啊！就像海燕在水面上飞舞一样。”

弗莱普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可怕的巨浪铺天盖地地打了过来，小船里立刻灌满了海水，差不多被淹没了四分之一。克利夫顿太太不由地尖叫了一声，她的两个小孩突然被惊醒，吓得紧紧地搂住了他们的母亲。两个大男孩紧抓着船帮，稳住自己，竭力抵御着巨浪的冲击。弗莱普迅猛地转动了一下船舵，把船调稳，大喊道：“快！马克先生，快！罗伯特先生，把水舀出去，把水舀出去，船，把船里的水舀净！”

他把自己不透水的皮帽子扔给了孩子们，马克和罗伯特用帽子当盆用力地向外舀水。帽子还真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很快水便被淘干了。

弗莱普连比划带喊叫地鼓励着孩子们，说：“好极了，年轻的先生们，真能干！多棒的帽子啊，都可以当锅煮汤喝啦！”小船里的水被淘干净了。它又可以在风头浪尖上轻松地穿梭行驶了。海浪载着它向西边驶去。此刻，风向又变了。弗莱普竭尽全力拉紧缆绳，把帆固定在横桁最低处，让船帆整个迎向海风。看上去小船似乎不见了，海上只剩下一个三角帆。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小船漂在浪里而不会翻沉。

离岸边越来越近了，岸上的情景也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好风，好风！”弗莱普叫着，一边躲开了一个个打过来的海浪，“风向转的正是时候，就是风力太大了点，但不能要求太高了。”他对自己说。

四点半时，离岸只有一海里了。小船急匆匆地向岸边冲去，好似每时每刻都可以接触到陆地。然而，海岸景观没有变化，到处都是悬崖陡壁。

站在船头的马克及时地向弗莱普指出，在翻滚的海浪里一个个黑蘑菇般的礁石时隐时现。此时海水像开了锅似地卷着白沫翻腾着。情况极其危险，只要小船一触上这些礁石就会被撞得四分五裂。

弗莱普一直站在舵旁，这时他两腿叉开站立，用力操纵舵把。他正在竭力从翻滚着泡沫的海浪中找出一条通道。他知道，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撞得粉身碎骨，但他决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他下定决心要安全靠岸。

“这些岩石可真棒啊！就像浮标一样指出航道，我们会过去的，会通过的！”

小船以惊人的速度在暗礁中漂舞着，海风卷着海浪拍打着陆地，把小船向岸边抛去。弗莱普驾着小船，时而贴着泡沫翻卷的礁石穿梭而过，时而从黑蘑菇般的暗礁上乘浪腾空而起，擦顶而过。他凭着一个海员的天生直觉，避开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险。他的这种绝妙的直觉比航海科学还更有实效。

弗莱普向两个男孩做了个手势，让他们把帆完全升起来。他俩懂得了他的意思，解开了绳索，船帆围着横桁完全展开。小船被风吹着，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行驶。

怎样才能着陆的问题时刻盘据在弗莱普的心头，他在这片如城堡围墙似的陡壁上，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缺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在悬崖陡壁脚下是不可能登陆的。离岸只有二百寻了，必须采取措施，如果不能靠岸，就只好沿岸边继续航行下去。

弗莱普变得非常焦虑起来，看着这不可接近的陆地，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嘴里还不停地嘟嘟囔囔地讲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朝着岸的方向打了一把舵，船稍稍改变了一点方向，他企图迂回上岸。正当这时小船险些被一个侧浪打翻，船中又进了水。马克和罗伯特不得不再次用帽子向外舀水。

弗莱普从他的位置上站起来。他期望在这悬崖下找到那怕一个洞，一条缝能让他把船驶进去。海潮已涨到了最高点，也许退潮后会留下一片沙滩？但还没有一点退潮的迹象，眼前只有无穷无尽的、高不可攀的石壁耸立在他的面前。

克利夫顿太太看着岸边的情景，她明白了着陆时的危险。面对这块他们唯一可以躲避灾难但又难以停靠的陆地，恐惧、焦虑紧紧地揪住了她的心。她一句话也不敢说，也不敢向弗莱普发问。突然，海员脸上的表情豁然开朗起来，他的脸上重新浮现出自信与坚定。

“港口！”他简单地说。

是的，也许是巨大的地质活动力量把高耸的悬崖陡壁一劈分成了两半。大海伸进悬崖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端部尖尖的港湾。弗莱普立刻看出这是条河流的入海口，正是涨潮时刻，潮水汹涌湍急。

弗莱普驾着小船向小湾底部冲去。小船随波逐浪，颠簸摇摆地行驶了一段距离后，猛然一晃，平稳地在沙滩上着陆了。

第四章

弗莱普一步就跳到了海滩上，马克和罗伯特紧随其后，他们三人把小船拉到了沙地上。开始退潮了，必须把小船固定好。弗莱普又回到了船上，同时抱下了两个孩子，把他们放到了沙地上。然后扶着克利夫顿太太，帮她平安地走下船来。能在这片坚实的沙岸上落脚，真让这个称职的海员喜不自禁。

“一切都会好的，夫人，”他反复地说道，“都会好的！我们只差安顿下来啦。”

弗莱普驾船偶然登陆的地方，位于一条宽约一百尺的河口左岸。河滩狭窄，不足二十五尺宽，被夹在河流与陡壁之间。河岸上的陡壁正是沿海岸线伸展到河口左岸的悬崖。在登陆地的地方，虽然悬崖的高度有所降低，但仍旧有三百尺左右，有些地方还十分陡峭。人们根本不可能从这里攀登上去，这让弗莱普感到非常不遂他的心愿，因为他已经想爬到高处去观察一下四周的环境。

眼前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一个洞穴，一个山洞，好渡过上陆后的第一个夜晚，也好躲避风吹雨打的威胁。弗莱普沿着花岗岩的石壁迅速地搜寻了一遍，没找到任何可供临时安顿的地方，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块，甚至连条缝隙都没有。但是在小船停泊的地方，由于海浪长年的抽打，在峭壁的底部有块地方向里凹进去，形成了一个凹洼，在那目前还暂时可以躲避风雨。可是这决不是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当风向一变，人们会立刻暴露在风雨之中。弗莱普打算沿河流向上走，去找一个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克利夫顿太太。

“别害怕，夫人，我不会走太远的。再说我的腿长，脚快，一会就会回来的。另外，还有孩子们在陪着您。马克先生，你会很好地照顾你的母亲，对吗？”

“是的，弗莱普，”长子回答道。他坚定有力的表情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所应该具有的成熟。

“我走啦！”弗莱普又说道，“我要沿着河的左岸打个来回，万一你们需要迎我，千万别走错了路。”

弗莱普把克利夫顿太太和二个小孩子领到他刚发现的凹洼处便离去了。母亲和贝尔、杰克三个人在悬崖下的凹洼里缩成一团，马克和罗伯特在沙滩上来回巡视。天开始黑了下來，人们只能听到风的呼啸声、海浪拍打岩石的轰鸣声和在悬崖上筑巢的海鸟的尖叫声。

安顿下他的小团体后，弗莱普迅速地沿着悬崖脚下向远处走去。峭壁的高度渐渐减低，走了半海里左右，峭壁消失，形成了一面长长的陡坡。河流在这里也变得比较狭窄了，仅剩六七十尺宽。与左岸相同，河的右岸也是峭石嶙峋。

现在展现在弗莱普面前的斜坡上已经不再是那么蛮荒，一片广阔的草地铺展开来，延伸进一片森林之中。“太好了！”海员想道，“我们不缺柴烧了。”

弗莱普朝着森林走去，他想拾些干柴。遗憾的是，一路上他没找到任何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然而，他应当知足，起码，他们能上了岸，在陆地上

法尺，等于 0.324 米。十九世纪，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使用米制单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人仍旧习惯使用法制长度单位。——原注

有个临时宿营的地方渡过这一夜了。当他走到森林边上时，发现森林沿着崎岖的山坡一望无际、浩浩荡荡地奔向内路。三十多海里远的地方，一座山峰俯瞰着这片高地斜坡。这就是呈现在温哥华号海员面前的、还不为他所知的陆地。

弗莱普一边捆着枯柴，一边思索着，怎样才能把他情愿为之献身的苦难家庭从逆境中解救出来。当然，宿营地是他目前最焦虑的问题。

“不管怎样，不应当住得太简陋，”他对自己说，“但是，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解决一切困难的。现在火是首要的问题，要有易燃的柴禾才行。”

收集枯柴并不困难，因为地上铺满了被暴风雨打落的树枝。弗莱普还说不清楚这些树枝属于什么树种，他只把它们分为可燃的或不可燃的木材，对他来说这已经是足够了。

虽然，燃料不缺了，可还缺少运输手段。弗莱普所能背负的也仅是一个健壮的男人所能搬运的，这远远不能够满足整个一个夜晚燃烧的需要。应当赶快想出办法来。太阳渐渐落了下去，在西边的天空上仅剩下一片血色红云。由于没有海风的驱散雾水越来越浓了，大雨将要来临了。但弗莱普不愿意在柴禾不足的情况下返回，“应该有办法把柴禾运回去的，”他自言自语地说，“任何事都该有个办法解决的，只是应当找到这个办法。啊！如果我要有个小车该多好！我便可装满小车，摆脱困境。但是没有车，什么可以代替车呢？一只船？可是也没有船！”

弗莱普边拾柴，边想着办法：“虽然没有船，可是有河，有一条流动的河，干吗不造个木筏用呢？”

弗莱普非常满意自己的主意，他背起了捆好的柴禾向树林与河岸相交的地方走去。他走了百米远左右，到了岸边，在那他又找到了大量的枯枝、干柴，他开始绑扎木筏。

他把最粗的树枝排在一起，用潮湿的长藤把它们捆起来，扎成木筏形状。然后把它放进河水中，上面堆满了他拾来的，大约要十个人才能背走的干树枝。如果他的货物能够安全抵达，他们将不会缺柴烧了。

半个小时后，木筏已经装载就绪。弗莱普不愿意让筏子单独随波漂流而下，但是他也不可能登上木筏，像开船一样驾驶它，他只能拉着它前进。但是，哪有绳子呢？通常，水手身上的腰带不是有几寻长吗？他解下了腰带打量着，想着，说不定这长腰带就是为了拉木筏用的呢！于是，他把腰带系在了木筏上，然后用一根长树枝，把木筏推进了水流中。

他的方法非常有效，载满了树枝的筏子沿着河岸顺流而下。因为河岸陡峭，他用不着担心木筏会搁浅。六点过几分时，他返回了他们下船的地方，弗莱普把木筏停了下来。

母亲和孩子们都迎着他跑了过来。

“唉呀，夫人，”弗莱普喜悦地叫道，“我给你带来了整个一个树林，那还有好多呢，请相信我，用不着节约，柴禾对我们来说不值一文钱。”

“但是，这块陆地？……”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你会看到的，阳光灿烂，树林茁壮，还有一片绿草地，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呢！”

“可是我们的房子在哪？”贝尔问道。

“我们的房子，我亲爱的小姑娘，我们将会盖起我们的房子的，你帮助我们好吗？”

“可是今天怎么办？”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今天，”弗莱普有点尴尬地回答，“今天，只能在现在呆的地方过夜了。我连一个最小的山洞都没找到。悬崖峭壁光滑得就像一道新砌的城墙。但是，明天，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会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洞穴的。稍微等等吧，让我们把火升起来，火会照亮我们的思路的。”

马克和罗伯特卸下了树枝，把它们堆放在峭壁脚下。弗莱普以男人的干练，很快搭起一个柴堆。克利夫顿太太和两个小孩子蹲在岩壁的凹洼里注视着他们这边的工作。

做完了一切准备工作，弗莱普伸手到衣袋里摸索他的火柴盒。因为他是老烟民，所以火柴盒是从不离身的。他在宽大的裤袋里摸了半天，一直摸到底，什么也没找到。

他不禁打了个寒噤。克利夫顿太太，用她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他。

“笨蛋！”他耸耸肩说，“我的火柴是放在上衣兜里的。”上衣还放在小船里。弗莱普到船上找到衣服，他把衣服翻过来掉过去地摸了半天，仍然不见火柴盒的踪影。

水手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也许当衣服盖在孩子们身上时，火柴盒掉在船里了？

他弯着腰在船里找遍了每个角落，甲板下面、船板之间，什么也没有。显见，火柴盒丢了。

情况变得十分严重。火柴丢失的可怕后果是无法补救的。没有火将会变得怎样呢？弗莱普只能两手一摊，做个沮丧的动作。克利夫顿太太走到弗莱普面前，她什么都明白了。没有火柴怎么点火呢？弗莱普用他的刀子在火石上打出火星，但是没有火绒，用点燃过的碎布代替火绒，可是根本没火；至于野蛮人用的磨擦起火的办法又需要特殊的专门技术，而这些也是弗莱普从来都不具备的。

弗莱普陷入窘迫之中，他不敢抬眼看克利夫顿太太和她可怜的、冷得发抖的小孩子们。克利夫顿太太转过身去，又回到峭壁脚下。

“喂，怎么啦，弗莱普？”马克问道。

“没有火柴，马克先生。”弗莱普放低了声音回答。

马克重新拿起了衣服，他把衣服里里外外全都翻遍了。他又在每一个衣兜里细心地搜寻着，突然他发出了一声惊叫：

“一根火柴！”他说。

“一根，只有一根火柴，”水手叫道，“我们得救了！”

弗莱普接过他的上衣，像马克一样，他感觉到在衣服的夹层中夹着一根小木棒。他粗大的双手擅抖起来，他捏着这根卡在布层里的小木棒，却不能完整地把它抽出来。克利夫顿太太已经又走到他的面前。

“让我来，朋友，”她对他说。

接过外衣，她小心翼翼地把小木棒抽了出来。

“一根火柴，”弗莱普叫道，“真是一根带有硫和磷的火柴啊！这样我们就好像有了整个的一盒火柴。”

勇敢的海员高兴地跳了起来，他把孩子们搂在怀里，偷偷地抹去了含在眼中的泪水。

“哇！”他说，“有了一根火柴了，好极了！我要小心翼翼地使用它，

使用前要仔细地检查一下。”

弗莱普边说边擦了擦这根唯一的火柴，确认了这根火柴确实是干燥的。

“需要一点纸，”他说。

“给你，”罗伯特答道。

弗莱普接过了男孩递给他的纸片，向搭好的小柴堆走去。他小心翼翼地在柴堆上又垫了几把干草和从峭壁下拾来的干海藻。他把小柴堆搭得有虚、有实，好让空气流通，使枯枝能够迅速燃烧起来。他把纸片卷成喇叭筒形，就像烟鬼们迎风点烟时做的那样。

然后，他捏着火柴，捡起一块干干的石块，这是一块粗糙的鹅卵石。他蹲在悬崖下，选了个避风的角度。马克用他的帽子遮挡着，以防有风吹来。弗莱普轻轻地在鹅卵石上划了一下火柴。

第一次摩擦没有发生任何反应。弗莱普没敢用力去划火柴，因为，这个可怜的人怕把火柴弄坏。他屏住了呼吸，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咚咚的心跳声。

他第二次又划了一下火柴。淡淡的一缕蓝烟袅袅升起，迸发出一朵小小的火花，还带有一点刺鼻的烟味。弗莱普把火柴转过来放进了纸喇叭筒里。几秒钟后，纸筒点着了。弗莱普又把纸筒放进了干草和海藻的坑窝里。不一会干柴发出了劈啪声，一束欢快的火苗在海风吹拂下，在一片黑暗之中升腾跳跃、越燃越旺。

第五章

在欢快明亮，劈啪作响的火堆旁，孩子们不禁高声欢呼：“乌拉！”贝尔和杰克把他们冻红的小手伸向火堆取暖。他们想，有了火，他们可得救了！在他们这个年龄，人们既不回想过去，也不为未来担忧，他们想的只是现在。

应当承认，这燃烧的火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可怜的一家人从灾难中解救了出来，没有火，命运将会怎样？对此，忠诚的弗莱普在划最后一根火柴时，心中就已经十分清楚了。因此，绝对不能让火熄灭，要小心保护火堆。幸好柴禾是用之不尽的，弗莱普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再去拾些柴来。

“现在该解决喝的问题了！”他说。

“对，我们要热汤！”杰克叫道。

“我们还有不少饼干和干肉，先靠这些过活吧。过不了多久，我们会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

弗莱普去小船上取他们的储备粮，克利夫顿太太跟在他身后。

“以后怎么办，弗莱普？”指着海员手中拿着的饼干袋和咸肉，她问道。

“以后，我们走着瞧吧，夫人。”弗莱普回答，“从远处看，这片海岸似乎很荒凉，实际相反，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在树林里拾柴时，我就发现这块土地是可以养活我们这一小群人的。”

“是啊，弗莱普，我的朋友，没有武器，没有工具地被抛在这里

……”

“武器？我们会制造的，夫人，工具嘛……，不是有我的刀子吗？看，一把多好的鲍刀，宽宽的刀片、锋利的刀刃。有这种工具，一个男人永远不会陷入绝境。”

弗莱普的语调是那么令人信服，当他谈到未来时是那么自信和坚定，使人倍受鼓舞，并且感到有了保障，这些话又重新激起了可怜的克利夫顿太太的勇气。

“是的，夫人，”回到岩壁下的火堆旁时，弗莱普叫接着说道，“你不知道，用一把刀，仅用一把刀，人们可以盖起一座木屋，造出一艘一百登记吨级的船！我将负责造这艘船，一有时间，我就开始造，从船壳到桅杆……”

“我相信你，勇敢的弗莱普，”克利夫顿太太答道，“可是没有锅，也没有罐，我们用什么盛水煮热汤，让杰克和孩子们感到欣慰呢？”

“今天晚上，确实是会过得很不舒服，但明天，我们会找到一些类似椰果或葫芦状的东西，我负责给你制成炊具。”

“能放到火上烧的罐子呢？”克利夫顿太太急促地说。

“如果下面不能烧火，我们就把‘火’放进里面，”海员镇定地回答，“结果都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可以用野人的方法，把烧热的石块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我们不就有了热汤啦！放心吧，夫人，鼓起勇气来！处在绝境中的人所迸发出的创造力会让你感到吃惊的！”

克利夫顿太太和弗莱普走回来时，孩子们正在拨火，好让它燃得更旺。一缕青烟带着哔哔啪啪的响声和闪烁的火星从柴堆上冉冉升起，好像烟花一样，让两个小孩子非常开心。杰克拿着一段还未燃烬的木炭晃动着，在空中画出一个火红的闪闪烁烁的圆圈。马克和罗伯特正在往火堆里添加着木柴。克利夫顿太太很快安排好晚饭：每人得到一份饼干和一点咸肉。饮料是河水。幸好已经退潮，河水中已经没有苦涩的味道。

看到一家人没有躲避风雨的地方，弗莱普感到十分焦急。他决定沿着海

岸再搜寻一下西边的悬崖。他希望能在那边找到一个洞穴，因为他看到那边的海浪更加汹涌。经受了常年的拍打，石壁上应该能冲刷出随便是什么样的一个洞穴吧。海潮已经完全退尽。弗莱普下到河口的海滩上，他沿着高峭的石壁，顺着沙滩向左边走去。他走出了几百米远，一边细心地观察着悬崖的脚下。只见岩壁被海浪打磨得十分光滑平整，就是不见有任何洞穴。

走在返回的路上，弗莱普一边咀嚼着饼干一边想着：“他们需要一个小窝呀！”

真的，哪怕仅是一个窝呢。雨已经开始像细雾一样飘落下来。空气中的雾水已经饱和了。瞬间会变成倾盆大雨。大团的阴云使夜空更加黑暗。人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巨浪撞击暗礁的咆哮声，和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像打雷一般的轰鸣声。

面对这些预兆弗莱普的判断是不会错的。他在为母亲和孩子们焦虑。风向开始偏西了，显见岩壁的凹洼不能再庇护他们，在那他们将无法再支撑下去。

善良的海员感到十分狼狈、困惑。他回到宿营地时，孩子们已经吃完晚饭。母亲已经把杰克和贝尔安置在峭壁的凹洼里用沙子和干海藻堆起的床上。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雨她却束手无策。她把目光转向弗莱普，其中的期待是那么直接、明了，使水手不敢向她隐瞒一点实情。

马克已经看出母亲的焦虑。望着低沉的浓云，他把手伸向天空，试试雨滴是否已经变大。突然，他有了主意，于是径直地向弗莱普走去。

“弗莱普，”他说。

“马克先生。”

“你看，小船。”

“小船！”海员叫道，“好主意，把小船翻过来就是屋顶呀，好一个姗姗来迟的屋子！我年轻的先生们，快来呀！”

马克、罗伯特、克利夫顿太太和弗莱普都朝着小船奔去。弗莱普立刻宣称，马克是个具有创造性的孩子，不愧为工程师的儿子。把船翻过来！而他，弗莱普，经验丰富的海员居然连这个办法都没想到！

应当把船拉到悬崖下，靠在岩壁上。幸亏这是个用松木造的轻型小船，只有十二尺长，四尺宽。马克、罗伯特、克利夫顿太太和弗莱普四人一起用力是能够把它拉到宿营处的。健壮的弗莱普，弯着双腿，像渔夫一样用背狠狠地顶了小船一下，大家一起很快把小船搬到了目的地。

弗莱普在岩石凹洼处的两边用几块大石头堆起了两座高两尺的石基，为了把小船翻过来后，支撑船的两端。船翻了个底朝天，贝尔和杰克迫不及待地想钻进去，但被弗莱普叫住。

“什么东西掉在沙地上了？”

确实，当他们翻转小船时，有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发出了金属声。弗莱普深深地弯下腰，拾起了那个令人生疑的东西。

“太棒了！”他叫道，“这下我们可发财了！”

他举起了一个很旧的铁壶，这是那种对美国或英国海员都是无比宝贵的器皿。铁壶很深，弗莱普把它拿近火堆仔细地看，它可以盛五到六品脱的水。这对克利夫顿一家是个求之不得的用具。“太棒了！不能再棒了，”

弗莱普兴奋地重复着，“一把刀，一个铁壶，我们可以做出比白宫的大餐还美妙的饭菜了！”

船翻过来后，应当把它抬起来放到石基上。小船前部被抬到了右边的石堆上。但船的后半部太沉，没有滑轮、千斤顶之类的工具是很难把它举上去的。

“罢了，我年轻的先生们，”弗莱普对孩子们说，“当力气不够用时，应当用脑子。”于是他用契形石块叠成坡，把船的后端沿坡推到另一个石堆上，使船的两端达到相同高度。他把船斜撑起来，船沿一边靠在了岩壁上。为了防雨，他又把船帆盖在了船上，让帆的下部一直拖到地上。这样他们便盖好了可以抵挡狂风暴雨的小屋了。

为了保险，弗莱普又把船下的沙地挖低了一点。用挖出的土在外面筑起一圈小土沿，好挡住雨水不让它渗进来。

然后，他和孩子们到岩壁脚下收集来大量的海藻，把它铺在沙子堆起的床上，好似天然的鸭绒垫。弗莱普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种纯雄性藻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好一间房子，一间真正的房子！”弗莱普重复地说道，“我开始相信人们一直把船的用途搞错了，船就是当屋顶用才对，只有想航海时才把它翻过来当船！快，年轻的先生们，进去吧！”

“谁照看火堆呢？”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我，我！”马克和罗伯特一起答道。

“不，我年轻的朋友们，”弗莱普反对地说，“第一夜让我来吧，然后我们四人轮流值班。”

克利夫顿太太想和弗莱普分担看守火堆的任务，但是海员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独自承担，克利夫顿太太只好照办。

在钻进船屋之前，孩子们在母亲的周围跪下，他们为不在此地的父亲祈祷，对造物主的帮助表示感谢。然后拥抱了母亲和好心的弗莱普，又相互拥抱之后，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船下，缩进他们的海藻床里。母亲握了握弗莱普的手，也随他们之后钻进船下。只剩下海员一个人整夜专心地守护在宝贵的火堆旁，不管怎样风吹雨打也没让它灭掉。

第六章

一夜平安无事地渡过了。早上三点左右，雨停了。天刚放出亮光，克利夫顿太太便醒了过来。由于悲伤和忧虑她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她没有惊醒熟睡的孩子们，悄悄地离开了船屋，她打算去替换弗莱普。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必须在船顶下休息几个小时了。

七点钟，弗莱普被孩子们的喊叫声吵醒。他们正在海滩上奔跑，玩耍。克利夫顿太太已经给两个最小的孩子在温和的河水里洗了脸，洗了手。以前杰克从不老老实实在地让人给他洗脸，而这次他没有反对。因为这是在一条真正的河里洗脸，可比在洗脸盆里好玩多了。

弗莱普离开他的沙子海藻床，走到外面，看到天空已经晴朗起来，他感到十分高兴。几片白云高高地散布在天空上，蔚蓝色海平面，一望无际。这么好的天气对弗莱普的计划非常有利，他打算利用这一天去探察周围的环境。

“好吗，我年轻的先生们？”他用欢快的声音喊道，“贝尔小姐你好吗？克利夫顿太太，早上好！我这么大年龄却最后一个起来，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你不是整夜都守护着火吗？弗莱普朋友，”克利夫顿太太把手伸向她忠诚的伙伴，回答道，“你才睡了两个小时。”

“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夫人，”弗莱普回答道。“啊，我认出来了，在火上烧着的不是我们的大壶吗？克利夫顿太太，您家务干得太好了，如果您把活儿都干了，我可只能袖手旁观了。”

边说着，弗莱普走近了火堆。旧铁壶正用两个石头支撑着坐在火上，石头已被烟熏黑，火苗正欢快地燃烧着，干柴发出了劈劈啪啪的声响。

“多好的水呀，太好了，”弗莱普叫道，“水烧开了，听着翻滚的开水声真让人高兴，多像啁啁的鸟叫声呀！我们就缺几片茶叶或几粒咖啡了，否则可以煮出真正的饮料。但是，到时候会有的！来，孩子们，谁愿跟我去探险？”

“我们，我们，”三个男孩喊道。

“我也一样，我也愿意和弗莱普爸爸一起去。”小姑娘喊着。

“好极了，我现在的麻烦是该选谁？”

“你要走得很远吗，弗莱普？”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我们不到远处去，亲爱的夫人，马克先生、罗伯特先生和我，我们只到几百米远的地方去探察一下这块陆地。”

“我们准备好了，”两个大男孩说道。

“杰克先生，”弗莱普接着说，“因为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们可以信任你。当我们不在时，请您照看好我们的火好吗？尤其是不要浪费柴禾。”

“好吧，好吧，”杰克为交给他的任务感到非常自豪，“贝尔，快递给我树枝，我把它们加到火里去。”

马克和罗伯特已经向前面走去了，他们下到了左岸的河滩上。

“你们快点回来呀！”克利夫顿太太说道。

“一个小时就回来，”水手答道。“我们只围着悬崖转转，察看一下昨天上岸的小海湾。如果我们不太累的话，说不定还会带回点什么可以当午餐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约一点饼干和咸肉了。”

“去吧，弗莱普朋友，如果你们登上悬崖，从高处……”克利夫顿太太两眼湿润地补充道，“假如你们可以向远处眺望……在海上

“是的，我明白了，亲爱的夫人，我眼力很好，我会向远处看的，不用说了，可能克利夫顿先生……，啊，终归我们应该抱有希望，宽心点夫人，是您应当给我们做出榜样，给孩子们力量和鼓舞，会有希望的。啊，火！我再交待一遍，所有事中，最重要的是火，我想杰克不会让它灭的，但是，请不时地注意一下。我走了，走了！”

弗莱普告别了克利夫顿太太，没多久，在河口处就追上了他的年轻伙伴们。

在这个地方，悬崖峭壁突然间向回转了一个弯，终端形成一个尖角伸入海中，而后由南向北，形成一条高高的海岸线。大海正在退潮，海滩上留下了一片沙子和岩礁，走在上面舒适而干燥，不会把鞋沾湿。

“我们不会被海潮卷走吧？”马克问道。

“不会的，我年轻的先生，”弗莱普回答。“现在刚开始退潮，晚上六点前，涨潮才达到顶峰。顺着海滩快点跑，去检查一下这里的岩石。大自然总会在这或那留下一些可以使用的东西的。我呢，我要找个斜坡，爬到这悬崖顶上去，我不会把你们丢了，你们会总在我的视线之内的，放心吧。”

马克和罗伯特分别向两个方向走去。马克像个观察家，在沙滩上小心谨慎地走着，认真检查着海岸和峭壁。罗伯特，没有耐心，在岩石上跳来跳去，从水洼上蹦过来跃过去，有时还险些被脚下的水藻堆滑倒。

弗莱普一边向南走着，一边注意着两个孩子。他沿着悬崖走了四分之一海里，一路上见到的总是千篇一律的悬崖峭壁。一群水鸟在悬崖上飞舞，各种各样的蹼足类飞禽，长着长长的扁平的尖嘴，叫声响亮。这些飞鸟对这个显见是第一个出现在它们面前，打扰了它们的平静的人类，似乎并不怎么害怕。在这些蹼足类的飞鸟中，弗莱普认出了有银鸥，有时人们也叫它们贼鸥；还有小个头的、贪吃的海鸥，已经在岩洞里做了窝。只要在这成堆的小鸟群中开上一枪，就可以击中一片飞鸟。但弗莱普没有枪，再说这些海鸥类的鸟肉并不好吃，鸟蛋也有一种让人作呕的怪味。

弗莱普向远处看去，发现悬崖向南延伸二海里左右，突然形成一个陡峭的尖角，伸入翻滚着泡沫的大海中。有必要沿着海角转一周吗？那可要再等上一个小时，到潮水进一步退下去后才行。弗莱普一边这样自问着，一边来到了山崖的一个缺口前。这是由于山体崩塌而形成的缺口。巨大的石块散落在缺口处形成一个斜坡。

“好哇，这是一个大自然赏赐的阶梯，”他对自己说，“应当顺着它爬到悬崖顶上去，这样我既能观察到陆地，也能眺望到大海。”

弗莱普开始踏着坍塌的石块向上攀登。由于他过人的腿力和少见的灵活，没有多久，他就爬上了崖顶。

一到崖顶上，他第一眼看到的景象是：十几海里远处，耸立着一座白雪覆盖的高山，像巨人头上带了一顶白色的帽子。在大山的第一道斜坡与三海里多远的海岸边之间是一片广阔的郁郁葱葱的森林高地，长着不落叶的参天大树。在森林和悬崖之间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地，点缀着一丛丛的灌木，弗莱普的左边是河口。河的左岸是层层迭迭的花岗岩，形成一道屏障，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因而无法知晓石崖屏障的那边是个什么样子。向南石崖屏障渐渐变得平缓，于是峭壁成了一块块孤立的巨大山石，山石慢慢变成了沙丘，沙丘又形成了沙滩、峭壁、山石、沙丘、海滩绵延变换，缓缓伸展达几十海里之远。在那边的海岸上一个高高的海角俯瞰着大海。极目远望，目光只能到

此为止，在这海角的四周，陆地是向东还是向西延伸，与它相连的是某一个大洲吗？还是相反，海角的东部仍旧是大海？难道这不幸的一家偶然登上的这块土地仅是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吗？

弗莱普还不能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把它留到下次考察吧。但不管是大陆还是海岛，但看起来这是块肥沃的土地，令人欢喜的、物产丰富的土地。

观察完这块地方的地貌后，弗莱普的目光又转向大海。大海把崎岖的海岸线清晰地勾勒出来。在浅海里，波涛起伏，一块块巨大的礁石时隐时现，就像一群两栖动物懒洋洋地爬浮在海浪中。他还看到那两个男孩在岩石丛中专心地寻找着洞穴。

“他们找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他对自己说，“如果是杰克先生或贝尔小姐，我相信准是拾到一些贝壳。但马克先生是个严肃的青年，还有他另一个兄弟，他们准是想为我们的食品增加一些新的品种和来源。”

海岸边，海浪拍击着礁石，大海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闪光，并且把阳光漫射到高高的海岸上。在大海上，在这一望无垠的水面上，没有一张帆，没有一艘船，没有温哥华号途经此地的任何蛛丝马迹，也没有可供推测哈里·克利夫顿先生命运的任何一点痕迹。

弗莱普向他脚下的海岸又瞥了最后一眼。他注意到这边海岸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岛，约有一海里长。它的北端越来越低，几乎与河面相平，它的南端接近与峭壁相接的海角。这个小岛陡峭地矗立在海中，守护着一段海岸使海浪无法席卷到岸边。在小岛与海岸之间形成一条静谧的海渠；里面可以容下整个一只舰队躲避风浪。弗莱普细心地观察完这里的自然环境后，他想该下山和孩子们汇合了。这时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并做手势让他快点下去。弗莱普决定另找机会进行一次更深入内陆的勘察，于是他沿着上来时经过的满是坍塌石块的山坡向下走去。他的脚刚一踏到海滩上，立刻向马克和罗伯特走去。

“来呀，弗莱普朋友，”那个总是急性子的孩子说道，“我们收获了好多好吃的贝类。”

“能吃的总要被吃掉。”弗莱普回答道，一边看着这个孩子手上，被他用牙咬开的两片贝壳中的软体动物。

“还有好多呢，弗莱普！多得我们都吃不完。看，这块岩石上面盖满了一层，我们肯定不会被饿死啦！”

真的，退潮后裸露出水面的岩礁上，成串成串的方形贝类动物被裹在团团海藻里，紧紧地吸附在石缝上。

“这是贻贝，”马克说，“这是非常好吃的贻贝，我发现它们都吸附在礁石上的小洼里。”

“嗨，这不是贻贝，”海员说道。

“我反对，”罗伯特叫道，他眼中还闪烁着恨不能马上吃掉这些软体贝类的贪婪的目光。

“我再再说一遍，罗伯特先生，”弗莱普答道，“这是一种在地中海一带非常有名的贝类，但在美洲海岸是不多见的。我过去经常吃它，所以一见到它就能确切的认出来。我担保，你只要把它放进嘴里一咬，就会发出一股刺鼻的胡椒味。”

“确实是这样，”马克答道。

“另外，看，它的贝壳是长方形的，两端差不多是圆弧状，它的分布与

一般贝类也不一样，它叫石蛭。尽管这样，它还是好吃的。”

“很好，”罗伯特说，“我们为母亲开辟了广大的食品来源。回去吧。”这个孩子已经想返回营地了。

“哎，别跑那么快！”弗莱普看着罗伯特像卸了磨的小驴一样又蹦又跳地在岩礁中奔跑，便大声地劝告道。

“让他去吧，”马克说，“他早点回去，也可以让母亲早点放心。”

马克和弗莱普重新回到河岸上，他们沿着悬崖的底部走着。大约该是早上八点钟了。两个探险者都感到了饥饿，如果有顿丰盛的早餐，两人都会十分满意的，但是这些软体贝类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并不多。因为不能给克利夫顿太太带回去更富有营养的饭菜，弗莱普感到万分遗憾。他想去打鱼，既没有渔竿也没有吊线；想打猎没有枪也没有网套。一切条件都显得太困难了。正在这时，顺着岩壁走的马克，惊吓起了五、六只飞鸟。这些鸟的窝都筑在岩壁下部的小洞洼里。

“哇，”水手叫道，“这些飞禽不是银鸥。看啊，马克先生，它们那么有力地拍打着翅膀。假如我没搞错的话，这可是一些美味！”

“这是些什么鸟呢？”马克问道。

“我想，从它们翅膀下的黑色的双毛翅，从它们白色的尾根毛，和它们蓝灰色的羽毛上我可以断定出这是些野鸽子，也叫岩鸽。以后，我们想办法捉几只养在我的家禽养殖场里。噢，如果说岩鸽的肉好吃，它的蛋味道肯定也不错。它窝里肯定会有蛋的。”

边说着，弗莱普便朝着鸟窝走去。岩鸽因为受到马克的惊吓早已飞走了。在一个鸟窝中，找到了十几只鸟蛋。弗莱普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掏出来放在手帕里包好，早餐得到了实质性的补充。马克又在一个个的洞洼里刮到了几撮盐，这是积在洼中的海水蒸发后形成的。然后他们取道老路返回住地去了。

在性急的罗伯特回到宿营地一刻钟后，弗莱普和马克也绕过悬崖，远远看到一伙人已经围着火堆而坐。一缕白色的炊烟像轻盈的羽毛一样袅袅飘上天空。他们的凯旋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克利夫顿太太已经把铁壶坐到了火上，里面正用几品脱的海水煮着贝肉，发出了撩人胃口的扑鼻香味，鸽子蛋受到两个小孩的特别欢迎。贝尔小姑娘立刻叫嚷着要吃一个半生不熟的蛋，但是弗莱普无法答应，只好安慰她说，一有机会就给她从结半生不熟的蛋的树上给她摘一些来。这次因条件有限，只能把鸽蛋放在炭火中煨熟了。

午餐很快就准备好了，贝肉煮得恰到好处，发出了诱人的海鲜味。每人都得到一个盘子，是克利夫顿太太从海滩上拾来的大贝壳。喝完大铁壶里的贝肉汤后，马克又到河边打来一壶淡水当饮料。弗莱普保持他的老习惯，一边高兴地品尝着他的食物，一边妙

语连珠地展示着他未来的开发计划。他说尽量不要动饼干和咸肉，以便应付难以预测的困难。

饭后，弗莱普和克利夫顿太太商讨如何改进他们的居住条件的问题。毫无疑问应当找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庇护场所，这需要在悬崖上进行更认真的搜索。弗莱普把这个计划放到了第二天去完成，他不愿意第一天就走得太远，把克利夫顿太太和她的小孩子们单独留下太长的时间。另外，他还必须再去拾些干柴来。

于是弗莱普又沿着河的右岸上行，到森林里拾了很多柴，用他的木筏，来回搬运了许多次。为了预防万一，他甚至生起了两堆

的木筏，来回搬运了许多次。为了预防万一，他甚至生起了两堆

火，一堆灭了时，他们也不会措手不及。

上岛的第二天就这样过去了。晚餐吃的还是石蛭及弗莱普和马克掏来的鸟蛋。然后黑夜降临了，这是个星空闪烁的夜晚，一家

人都睡在船做屋顶的小屋里。克利夫顿太太和弗莱普轮流守护着火堆。如果不算不时地从远处传来的野兽的嚎叫声吓得母亲胆战心惊，应该说一夜平安无事，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打扰了他们宁静的夜晚。

第七章

第二天，三月二七日，天刚一亮，全家人都起床了。这是个好天气，只是稍微有点冷。风从北边吹来，吹散了阴云，天空中晴空万里。这是进一步向陆地内部探察的好时机，弗莱普决定，再也不能推迟这个重要的决定了。全面了解一下海岸情况，有什么自然资源，还会不会有什么灾难等着他们，这个河滩能否长期住下去？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有这个地方到底是个小岛还是块大陆？悬崖峭壁到底有多高。如果能登上那座高山，山里有什么？当然这些问题只能放到以后解决，现在刻不容缓的是解决吃和住的问题。

弗莱普把自己的计划告知克利夫顿太太，并征询她的同意。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女人，并了解了这个女人。她是个勇敢、坚定的母亲，她的毅力使他可以承受所遭受的巨大的痛苦。她把希望寄托到上帝身上，寄托到她自己 and 弗莱普身上。她相信，造物主是不会抛弃他们的。当勇敢的海员就向内地进一步探察的必要性征询她的意见时，她明白，两个最小的孩子不能同去，她必须孤单地和他们留在营地。想到这些，她便感到揪心般地忧虑，但她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对弗莱普说他应当尽快动身，刻不容缓。

“好的，夫人，”弗莱普回答，“我们早饭后就出发，那么我们决定一下，哪个年轻的先生和我同去。”

“我，我去！”马克和罗伯特一起答道。

但是弗莱普决定两人中只选一个陪他同去，另一个应当留下，在他不在时照看家庭。弗莱普一边表达着自己的意见，一边用一种不容误解的目光看着马克。勇敢的孩子立刻明白，是他，家中的长子，应当担当起照顾母亲、弟、妹的责任。是的，这个男孩应当是家长，他比毛躁的罗伯特更优秀，他懂得自己肩上的责任多么重大，他知道当前形势的严重性，不管多么想去探险，他也不再做任何争执。迎着弗莱普的目光，他说：

“母亲，我留下和你在一起。我是长子，弗莱普不在时，我来照看营地。”

马克的话说得那么动情，使克利夫顿太太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好啦，”正直的海员叫道，“全说定了。你是个勇敢的小伙子，马克先生，我真想拥抱你！”

马克立刻投入到弗莱普的怀抱里。弗莱普把年轻人的头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

“现在该吃早饭了。”他说。

已经是早上七点钟了。早餐很快结束了。克利夫顿太太不愿意让探险者们没有食品而空手上路，要求他们带上一些饼干和咸肉。但弗莱普拒绝了，他不为食品发愁，他相信大自然不会让他们挨饿的。他只为一件事感到遗憾，这就是不能充分地武装起来。既没有防卫的武器，也没有狩猎的工具，为了自卫和打退野兽的袭击，他折了两段树枝，把每段树枝的一端削得很尖，又放到火上把它烤硬。这种最原始的武器，这根长矛式的棍子握在弗莱普手中，就成了威力无穷的武器。而罗伯特把棍子扛在了肩上，一副神气活现的神态，逗得他的哥哥马克不由地笑了出来。

和克利夫顿太太再次商量后，弗莱普答应不会走得离悬崖太远。在弗莱普离开期间，马克的任务是到河滩上去弄些石蛭和鸟蛋煮熟做食品。弗莱普反复叮嘱他们要看好火堆，要不断地加柴，这才是马克和她母亲最重要的任务。

八点钟，罗伯特拥抱了克利夫顿太太和他的兄弟们后，宣称该出发了。

弗莱普与克利夫顿太太握手告别，又再三叮嘱要看好火，便和罗伯特向着河的左岸走去。很快他们走过了他曾造木筏的地方。继续向前，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两岸绿草如茵，河水在陡峭的河床里流淌，好像被装进了高深的盒子里一样。右边河岸上的花岗岩悬崖比左岸的悬崖峭壁高，它蜿蜒伸展直到森林那边。再向北，河的右岸地势情况如何？弗莱普决定以后再去探察北部地区，这次他们只勘察南部一些地区。

在离营地两公里远的地方，弗莱普和他年轻的伙伴发现河流隐进了森林，好像进入一座高大绿色拱廊之中，参天的不落叶林遮阳蔽日，使森林中显得阴暗无光。要想继续前进，必须穿过森林。一路上罗伯特总是连跑带跳地走在前面，这回他仍想率先进入森林。弗莱普在后边叮嘱他不要跑开离他太远。

“不知道在林中可能碰到什么，我请求你罗伯特先生，千万不要离我太远。”

“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男孩一边挥舞着棍子一边答道。

“我知道你不害怕，”海员笑着说道，“但是我害怕独自一人，所以请别离我。”

两个人沿着绿草覆盖的小路走进了森林之中。浓郁的大树盘根错节，像一片望不到边的绿色苍穹。清澈的河水，淙淙地流淌着。远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很高。阳光穿过树林茂密的枝杈，斑斑点点地洒落在阴暗的河面上。在草地上行走时，弗莱普和罗伯特没有遇到障碍。但在森林里，倒下的大树横在面前，有的树根泡在河里，上面爬满了长藤或长了许多带刺的植物，不得不用棍子拨开或用力把它砍断才能通过。灵活的罗伯特，像只迅捷的猫一样在倒下的乱树枝中蹿来蹿去，有时就消失在森林里。这时弗莱普的叫声就会马上响起：

“罗伯特先生！”

“我在这儿，弗莱普总管！”少年人一边回应着，一边从高高的绿草树叶中露出他那像芍药花一样的红扑扑的脸庞。

弗莱普继续仔细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和地形。河的右岸，地势平坦，有的地方十分潮湿，好像是片沼泽地。让人感到似乎在地下有个纵横交错的水网，水流从地脉的断裂缝处流出，涓涓注入河水之中。有时在森林里，会突然漏漏流出一条真正的小溪挡在两个探险者面前，但是他们很容易地就趟了过去。河的对岸地势崎岖不平，河谷被勾勒得更加清晰，长满树木的斜坡像梯田一样层层叠叠陡然升高，好似一面绿色的屏风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在这样陡峭的河岸边行走肯定是很困难的。在河岸边有许多树木奇形怪状，弯弯的枝干几乎都垂到了河面上，好像只有神秘的苍天之功才能使它们保持平衡。

无可争辩地说，这是一片人迹未到过的处女林。弗莱普在这里只看到了动物的足迹，任何地方都没见到锄头和斧子的痕迹，任何地方也没留下烧火的灰烬。这种发现令海员十分满意，因为在这个有食人肉的野人出没的太平洋海域里出现的陆地上，他可不愿意见到人的踪影。

弗莱普和罗伯特一直向前走着，但步伐很慢。一小时后，他们在树林中穿越了大约一海里。他们总是沿河岸行走，这是他们在这迷宫般的树林中可以顺利返回的最佳路线。他们经常停下来，察看一下动物留下的足迹。周游过世界的弗莱普去过冰天雪地的国度，到过酷热难耐的地区，他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在这片大森林里，他盼着能找到一些他所熟知的果子，但是直到现在他的搜寻仍是枉然，两人还是四手空空。因为这个森林里的树木，大多属于针叶球果树木。这种树在全球各地都能见到，从北部温带地区到热带地区分布广泛。一个自然学家；在喜马拉雅地区，更经常见到这种树木。这种树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在这些针叶树中

还长着一片海松树，它高大的树冠像巨伞一样伸展开来。脚下的草地上铺满了干枝、枯叶，走在上面像炮竹一样发出劈啪声。

几只鸟在树枝上鸣叫着，飞舞着，但它们都极善于逃命，很难捉到。罗伯特看到一只鸟飞过一片湿地，它长着长长的尖嘴，从解剖学角度讲很像是只翠鸟。它的特点是羽毛短硬，闪着灰色的金属光泽。罗伯特和弗莱普都很想捉住这只鸟，一个是想把它带给他的兄弟们，一个是想把它当成食品吃掉。但是他俩谁也无法靠近这只鸟。

“是只什么鸟啊？”罗伯特问。

“这种鸟，罗伯特先生，”海员回答道，“我似乎觉得在南美洲见到过这种鸟，当地人叫它啄木鸟。”

“要能把它养在鸟笼里该多好啊！”男孩叫道。

“放在炖锅里更好！”弗莱普反驳道。可是这块“烤肉”，一点想被逮住的意思也没有。

“随它去吧，”罗伯特说，然后指着一群从树叶上掠过的小鸟叫道，“看啊，还有别的呢！多漂亮的羽毛啊！多长的尾巴呀！它们的体积和羽毛的颜色可以和蜂鸟相媲美！”

确实，男孩指着的鸟，外表有点笨拙，当它们飞着从树枝中穿过时，它们长得不结实的羽毛被刮掉了许多，羽毛飘落在地上像纤细的绒毛。弗莱普拾起一片羽毛察看着。

“这些小鸟能吃吗？”少年人问道。

“能吃，我的先生，”海员说，“这种小鸟太难得了，它的肉嫩极了。当然啦，我还是情愿要一只珍珠鸡，或者一只公鸡。但是说到底，如果能有几十只这种可爱的小飞禽，我们就可以做一盘很拿得出手的菜啦！”

“这是……”

“是咕鹁鸟，”弗莱普答道。“我在墨西哥时，曾抓住过成百上千只这种小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们是很容易靠近的，也很容易用棍子打中的。”

“好啊！”罗伯特说着就扑了过去。

“别这么猛，没耐心的先生，”海员说。“如果你要总是这么急躁，你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老练的猎手。”

“噢，我要有只枪该多好！”罗伯特说。

“用枪和用棍子一样，需要运用智慧。如果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管是开枪还是用棍子打，都不要犹豫，但是要保持冷静。好，学着点儿，看我怎么做。让我们尽量给克利夫顿夫人带一盘咕鹁回去。”

弗莱普和罗伯特在草丛中蹑手蹑脚、慢慢地走着。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看到在大树的一些较低的树枝上，停满了小小的咕鹁。它们正伺机捕食从它们眼前经过的小虫子。两个猎人慢慢靠近小鸟，他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小鸟们用它们纤细的小脚爪牢牢地抓攀住粗细对它们合适的树枝。它们的腿上长满了厚厚的绒毛几乎要盖住它们的脚爪了。

两个猎人进入该采取行动的距离了。罗伯特发誓要来个漂亮的一击。他

压制着自己急不可待的心情。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和他的棍子，一个是太矮，一个是太短，他们根本就够不着那些静悄悄的，凝立枝梢的小鸟。弗莱普给他做了个手势，让他躲进高高的野草里。他自己猛地一跃而起，抡起棍子，冲着一片咕鹁，急风暴雨般地横扫过去。面对这种袭击，小鸟们被惊呆了、吓傻了，连想都没想到要逃命便被一声没吭地击落在地上。当另一些没被击中的鸟醒过神来决定展翅仓惶逃命时，地上已经落满了牺牲者的尸体，大约有上百只的小鸟将成为盘中之物。

罗伯特终于得到允许，可以自由活动了。如果说他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猎人，但是，起码他很适合承担猎狗的追逐任务，担当这一角色正是他力所能及的。他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圆满：他在荆棘丛中跑过来奔过去，从倒伏的树桩上蹦过来，跳过去，敏捷地捡起那些丧了命的小鸟，迅速地追逐着那些受了伤、企图往草丛中躲藏的小鸟，并且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揪出来。不一会，他双手都抓满了小鸟。很快他在地上把战利品堆成了十几个小堆，每堆大约都有十来只。

“乌拉！”弗莱普高呼着。“我们可以做一道值得称赞的大菜啦！但是，这还不够，森林里应当还有其他的猎物，让我们再找找看，再找一找。”

猎手们用灯芯草像穿云雀一样把咕鹁穿成串，然后在绿草的掩蔽下继续他们的路程。弗莱普发现河流突然转了一个弯，像划了个弯勾向南流去。原来阳光从侧面照射过来，现在从正面直射到他的脸上，这说明河流的方向已经改变了。但是他认为河水不会向南流得太远。因为，很明显，它的源头应该是在大山脚下，是融化的雪水，顺着山崖流下汇集而成的。弗莱普决定沿着河岸的陡坡前进，他希望这样可以很快走出森林，以便观察周围地区。

森林中，树木浓郁多姿，简直美极了。但是，弗莱普没有心情欣赏它们。在林中他没有找到一棵结可食果子的树木。海员还期望找到对日常生活非常有用的棕榈树木。这种树分布非常广泛，从北半球四十度，到南半球三十五度之间到处可见。他算是白费力气了，一棵也没找到。令他感到非常纳闷的是为什么在这个地区，在这片树林里只有针叶树。只有一些很像长在美国西北海岸线上的黄杉树，和一些高大的松树，它们的树干底部直径有六十公分粗，树身有六十米高。

“好漂亮的树呀！”弗莱普感叹道，“可惜，对我们没有用处。”

“也许有用。”罗伯特答道。他脑海中浮现一个主意。

“什么用？”

“爬到顶上去观察四周。”

“那，你能行？……”

弗莱普还没把话说完，大男孩已经像只猫一样跳上了巨大松树的枝干上。他的动作灵活无比，他知道巧妙地利用树枝的分布向上攀登。忠诚的弗莱普在下面千叮咛万嘱咐地叫喊着要小心点，可罗伯特却充耳不闻。他是那么敏捷，让人感到好像他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爬树练习，这倒叫弗莱普放下心来。

很快，罗伯特就爬到了树顶上，他想方设法在上面牢牢地站稳，然后向四周望去。在下面，弗莱普也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

“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树木，一边是悬崖陡壁，另一边，一片闪闪发光的地方应该是大海吧。啊，呆在上面真舒服！”

“我没说上边不舒服，那你也该下来了。”弗莱普叫道。

罗伯特服从了，他顺利地下了树。还不断重复地描述着他看到的景象：

“森林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长的都是像我爬的那样的松树。”

“没关系，我们继续沿河岸向上走，如果一个小时后还到不了森林的边缘，我们就往回走。”

将近十一点钟时，弗莱普提醒罗伯特注意阳光已经不是从侧面，而是从后面照过来了。这说明小河又改变了方向，朝着大海流去。但这并没有给他们的行程带来任何不方便，因为他们没有过河，而是一直沿着河的一侧的岸边行走。他们继续前进，还没有发现大的猎物。由于罗伯特经常在草丛中奔跑蹦跳，惊吓起许多小动物，但是还没等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动物它们就急忙逃之夭夭了。罗伯特因为自己的身材太高，不能像动物一样灵活地奔跑去追赶这些猎物而深感遗憾。这让他更加怀念他的狗菲多，它曾为少年人出过那么多的力。

“菲多和父亲在一起，”罗伯特想，“这样也许更好一些。”

又有一群鸟在草丛中时隐时现，它们好像还在啄食着小浆果。弗莱普正在观察着林中都有什么树木，他又辨认出一种叫桧柏的树。突然，森林里响起了一阵似乎是真正的号角声。罗伯特竖起耳朵凝神地听着，好像在等待着出现真正的一队骑兵团。弗莱普听出这种怪异的号角声是一种鸡属类飞禽发出的。在美国，人们叫它松鸡。果然，不一会儿，就见几对松鸡出现在他们面前。它们羽毛颜色不同，有的是浅黄色的，有的是褐色的。但尾巴都是棕色的。雄鸡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它们双翅是尖形的，长长的羽毛从脖颈上披挂下来。这种野鸡个头和家鸡差不多大，弗莱普知道它们的肉味道鲜美就像肥嫩的小母鸡。他非常想抓到一只。但是不管弗莱普有多么狡猾，也不管罗伯特有多么敏捷，他们一只也没逮住。有一次，弗莱普的尖棍子就要落到一只松鸡身上了，这时，突然罗伯特一个动作的闪失，立刻把这只鸟给吓飞了。

弗莱普没有表现出不高兴，只是看着罗伯特说：

“我想如果克利夫顿太太能和他的小孩子们分享这只鸡，那怕只有一只鸡翅膀，她一定也会十分愉快。”弗莱普的话深深打动了大男孩的心。

罗伯特两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地，跟在弗莱普后面慢慢走着，他什么话也没说。

中午，猎人们已经走了四英里了。他们感到有点累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而且是因为穿过森林的路障碍太多。弗莱普决定不再向前走，而要沿河岸返回营地。沿河回去，他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了。但是俩人都都饿了，他们在树下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吞食他们的食品。

结束了简单的午餐后，正当水手打算起身上路返回宿营地时，突然一阵低低的、单调的哼叫声传入他们的耳朵。他转过身来看到一只野兽躲藏在灌木丛中。这是只猪类的动物。全身棕黑色的毛皮，肚皮的颜色稍浅，约有八十公分长。它的鬃毛又厚又硬，四蹄稳稳地立在地上，好像要和土地连成一体。弗莱普立刻认出这是一只水豚鼠，是啮齿动物中较大的一类。

水豚鼠动也不动站着。一双深陷在肥厚油脂下的大眼睛咕噜噜地转动着。固执地盯着眼前的两个两脚直立的动物。可能这是它第一次遇到人，它还没有意识到等待它的是什么命运。

弗莱普紧了紧手中的棍子。啮齿动物离他只有十几步远。弗莱普又看了

—英里是 1609 米，在大不列颠和北美还在使用这种长度单位。

看罗伯特。只见他站在那里比水豚鼠更加坚定不移、纹丝不动。他双臂交叉在胸前，看得出，他在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心情。

“好！”弗莱普说，并给他做了个不要离开原位的手势。

然后，弗莱普慢慢地、蹑手蹑脚地向着水豚鼠背靠着的灌木丛移动过去。转眼，他就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罗伯特站在那里好像脚下生了根一样，但是他的胸脯却在剧烈地起伏着，他的眼睛眨也不眨地与水豚鼠的眼睛紧紧地相互盯视、对峙着。

五分钟后，弗莱普出现在灌木丛的后面。水豚鼠的生命已经全部笼罩在危险之中，它似有警觉，刚要转过头去，可怕的一击，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重地落在了水豚鼠的后腰上。只听到水豚鼠惨叫了一声便猛地向前蹿去，把始料不及的罗伯特撞了个四脚朝天。尽管遭到了重创，它仍旧迅速地便向森林深处逃去。

在弗莱普的叫喊声中，罗伯特一跃爬了起来，虽然摔得晕头转向，但他立刻循着水豚鼠的踪迹向森林里追去。这时，这头野兽已经逃到了森林边上，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水面，野兽积聚起最后的力气，用力一蹦就跳进了水中。

随后赶到的罗伯特万分吃惊地看着野兽沉没在水塘里。大男孩呆呆地站在水边，高高地举着棍子。水面上只留下一片咕噜噜翻滚的水泡。很快，弗莱普也赶到了，他一点也没注意到眼前的地貌变化，只想着它的水豚鼠，他急匆匆地问道：

“水豚鼠逃到哪去了？”

“哎呀，我太笨了，”罗伯特叫道，“我让它溜了！”

“溜到哪去了？”

“那，水底下。”

“等着它，罗伯特先生，一会儿它肯定要浮到水面上来换气。”

“它不会淹死吗？”

“不会，它脚上有蹼。我在奥里诺科河岸上，打到过不止一只这种水豚鼠。盯住它。”

弗莱普在岸边来回踱着步，这回他比罗伯特还没耐心。这是因为在他眼中，这只野兽有着不可估计的价值，这将是晚餐中最能充饥的食品。弗莱普没有搞错，几分钟后，水豚鼠从水中浮了出来，离罗伯特只有一米远。大男孩立刻冲上去，紧紧抓住野兽的一只蹄子。弗莱普也奔了过来，一只手抓住野兽的头，另一只手按住它的身子，用力一绞，便拧断了它的脖子。

“行了，行了，罗伯特先生，你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猎手啦。好一个啮齿动物，可惜，要被啃得只剩下骨头了。它代替了飞走的松鸡。我们可值得多啦！哎呀！我们这是在哪呀！”

这时弗莱普才注意到眼前的景象，这可是一块值得好好看看的地方。一片宽阔的水面，是个湖泊。它的东岸和北岸长满了壮观的大树。湖水在树枝的掩映下，显得更加幽深。河水正是从这个湖里潺潺流出，形成了林中水网。南岸是更加陡峭的高坡，覆盖着茂密的树林。这个湖最宽处大约有四、五公里长。离靠近树林的岸边几百尺的水中浮现出一个小小的湖心岛。在西边，透过层层叠叠的树障，弗莱普看到了远处的大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海边树丛中，他还看到几棵椰子树。

水手把水豚鼠往肩上一扛，便向西边走去。罗伯特紧随其后。走了二英里地后，湖岸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尖角。在湖岸与海岸之间，是一片绿色的宽

阔的草地。穿过草地便可以到达海岸边。弗莱普决定沿着这条新路返回营地。他们穿过了草地和一行椰子树，到了悬崖的最南端。弗莱普没有记错，这就是前一天他进行探察时曾攀登到顶的悬崖。他们面前就是那天弗莱普曾观察过的长方形的小岛。一条海道，把它与海岸隔开。

弗莱普急着赶回去和克利夫顿太太及他们全家汇合。他和罗伯特绕过了小岬角，在沙滩上急匆匆地赶路。他们必须加快步伐，因为已经开始涨潮了，黑黑的暗礁又淹没在潮水中。下午二点半时，他们返回了住地，受到了全家愉快、热烈的欢迎。

第八章

当弗莱普不在时，没有发生任何值得赘述的事情。火依然很旺，马克也重新储备了一些鸟蛋和石蛭。弗莱普又带回了一只水豚鼠和上百只的咕鹬，在一段时间内不必为吃的问题发愁了。

在讲述他探险经历之前，弗莱普更急于做饭，因为两个猎人已经饥肠辘辘。他们决定把咕鹬留到第二天吃，而首先对水豚鼠发起了进攻，先把这个真正充饥耐饿的美味分食掉。

第一道工序，要屠宰猎物。这当然又是这位称职的水手，万能的男人弗莱普的任务。他以熟练优美的动作迅速地剥下了啮齿动物的皮，把肉切割得大小、肥瘦恰到好处，然后，把一块块带骨的肉放到火上烧烤起来。同时，充当汤锅的大壶里已经煮上了石蛭肉，鸟蛋也放进炭灰中煨烤着，晚餐显得十分丰盛。水豚鼠的后腿肉被留了下来，准备第二天一大早，由克利夫顿太太点燃嫩树枝，把它熏制成腊味火腿。

没过多久，空气中升腾起一股烤肉排的香味。母亲敏捷地摆放着充当盘子的圣·雅克贝壳。

天气晴朗美好，在峭壁下，凉爽的阴影里，在细软的沙滩上，宾客们围着沸腾的大锅席地而坐。尽管贻石蛭肉已经成了日常保留食品，但照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烤排骨肉当然就是举世无双、天下难得的美味了。诚实的弗莱普也再三宣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也没吃过这么好的一顿饭。因此，他贪婪十足地大嚼起来。

当宾客们的饥饿感稍微得到平息后，克利夫顿太太便请弗莱普讲述一下他们的探险经历。但是弗莱普却情愿把这个荣耀让给他年轻的同路战友。罗伯特把他们的远征描述得绘声绘色，只是话说得太急了点，有时句子没头少尾，有时还欠缺点语法的正确性。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完整地描述了他们的林中漫步，棒打咕鹬，勇斗水豚鼠，和返回时发现的新路，及偶然中碰到的湖泊还有悬崖的最南端。他毫无掩饰地讲到自己的急躁和笨拙，却没有渲染与水豚鼠搏斗时的勇敢，及取得难忘的胜利后的欢乐。但弗莱普及时地为他补充了这一切。

克利夫顿太太听后，为儿子而感到十分骄傲，她把罗伯特搂在怀里，温存地亲吻着他。看到马克对弟弟的成绩有点嫉妒，克利夫顿太太又拉过了大儿子的手，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在弗莱普不在时，他照顾了母亲和营地。

接着，海员把罗伯特讲过的故事又详述了一遍，尤其强调了那些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如发现了淡水湖。

“克利夫顿夫人，如果我们能在湖泊和海岸之间定居下来，那么我们真是生活在伊甸园里了。大海永远在我们的视线内，因为我们绝不能远离它；而湖泊又可以为我们提供所要的一切，如食物。因为，那里是大批的动物和水鸟经常出没的地方。另外，那里树木繁茂，风景优美，我还在那边的海岸上发现了，不管怎么说，对我们都十分有用的椰子树。”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在那里建起房屋住下来呢？”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目前，最糟糕的是，”弗莱普答道，“这个小船当屋顶的陋屋已经是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了。我就不信，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山洞，那怕是一个可怜的小洞穴呢。”

“我们把它弄成大洞。”小杰克说。

“是的，用我的刀子，”弗莱普回答，并冲孩子温存地微笑着。

“或者我们可以把洞炸开，让它变成大洞。”贝尔补充说道。

“是的，我漂亮的小姐，可惜没有炸药。让我们给它一拳，把洞打成一个舒舒服服的房子，还要冬天干燥温暖，夏天通风凉爽。”

“还要是一个漂亮的山洞，”小姑娘说，“像神话故事里那样，墙上挂满宝石的山洞。”

“会有的，贝尔小姐。”弗莱普答道。“专门给你准备的。还有一群仙女随时听从像你这样乖的小姑娘的差遣。”

贝尔开心地拍起手来。弗莱普非常高兴能在年轻人心中播撒一些欢乐和希望。克利夫顿太太看着他，在她苍白的嘴唇上浮起了一丝浅浅的微笑。

“我们该到未来的宿营地去仔细地看一看，”弗莱普说，“当然今天是不行了，现在天已经太晚了。明天一起去吧。”

“这个湖离得远吗？”马克问道。

“不远，只有两英里多地。如果您允许的话，克利夫顿夫人，明天早上，我带马克和罗伯特一起到那边的海岸上探察一下，只要两三个小时。”

“你所干的一切都是非常出色的。弗莱普，我们的朋友，你不就是我们的造物主吗？”克利夫顿太太回答道。

“多棒的造物主啊！”海员感叹地说，“一个只能用一把刀子把你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造物主。”

“是的，”克利夫顿太太接着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把刀子。但是，却是握在一双强有力的手中，我相信会把我们解救出来的。”

这个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剩下的就是休息，等待明天的来临。弗莱普也休息了，但是按他自己的方式——去拾回更多的干柴。

夜幕降临了，夜空晴朗，但有些寒意。克利夫顿太太早已把沙子和海草铺的床用火烤得干干的。孩子们睡在自己的沙床里，就像鸟儿蜷缩在窝里一样，温暖舒适。

为了让弗莱普休息几个小时，克利夫顿太太坚持要守护火堆。弗莱普只好服从，他打算只睡一眨眼的功夫。于是在漆黑的夜里，只剩下这位母亲独自一人坐在噼啪作响的火堆旁。她既专心地看护着火堆，又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她的心在大海上飘浮，在反叛的船上游荡。

第二天，简短的早餐后，弗莱普向他两个年轻的伙伴示意，是出发的时候了。马克和罗伯特与克利夫顿太太拥抱告别后，大踏步地向前出发了。他们绕过了悬崖的尖角后，弗莱普追了上来。经过岩礁时，弗莱普发现那些吸在岩石上的石蛭还是那么多，好像真是吃之不尽用之不绝似的。在海峡的另一边，在那个长方形的小岛上，一大群海鸟在迈着庄重的步伐、悠闲地踱着步。这是一些企鹅，属潜水类动物，它的叫声非常难听，让人想起驴子的嘶叫。尽管它的肉颜色有点发黑，但是，味道却鲜美可餐。弗莱普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还知道，用棍子和石块就能击中这些沉重笨拙的鸟类。他打算有一天穿过海渠，到那个岛上去探察一下，那里肯定有不少猎物。只是现在他还必须将这个计划藏而不宣，否则，罗伯特会想立刻游过海渠到岛上去追猎企鹅。

离开宿营地已经半个小时了。弗莱普、马克和罗伯特已经到了峭壁的最南端。只有退潮后，这块地方才能裸露出来。然后他们又到了昨天弗莱普发现的位于海岸和湖泊之间的草地上。马克觉得这块地方迷人极了。一棵棵椰

子树高大茁壮，在椰子树后面是一片针叶树林，随着崎岖的地势形成一片绿色的屏障。在这片针叶林里有落叶松，还有三十几棵榆科类树木，及高大的花白蜡树，人们也叫它弗吉尼亚朴树。

弗莱普和他的两个年轻伙伴把湖的东岸整个地探察了一遍。这个湖好像鱼产丰富。为了证实这一点，必须有钓鱼竿、钓鱼线和鱼钩。弗莱普向马克和罗伯特许诺，一旦他们的小团体安居下来，他一定给他们制作一些钓鱼用具。

在湖的西岸边，弗莱普发现了大个野兽的足迹，它们可能是到这宽阔的淡水湖岸边来饮水的。但是，探察者们没有发现任何人类到过这里的痕迹。这是一条应有尽有，就是没有人类的海岸线。

弗莱普又回到悬崖下，他想仔细地检查一下悬崖的南端。这一端面临大海，朴树成荫，形成尖细的峡角，逐渐消失在海水之中。

勘探者们在一片岩石林立的峭壁上用心地搜索着，它关系到是否可以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洞穴，使全体人员定居下来。搜寻的结果是值得庆幸的，是马克发现了一个符合心愿的山洞。这是一个花岗岩洞，长三十尺，宽二十尺，高十几尺。地面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细软的黄沙，和星星点点、闪闪烁烁的云母碎片。洞壁的上半部凹凸不平极其粗糙；而下半部却十分平滑，好像是海浪曾经把洞壁的下半部打磨、抛光了一遍。洞口呈三角形，可以让足够的光线照射进来。对弗莱普来说把这个洞口加工得更规则更大一些也并不是十分困难的工程。

马克首先进入洞中，他既没有欢呼雀跃，也没有忘乎所以地在沙地上打滚、翻腾，这些都是罗伯特的专利动作。因此，沙地上一条长长的足迹就没有遭到破坏，而细心的马克却发现了它。弗莱普过来检查着这条遗迹。这显见是个用脚掌，而不是用脚趾行走的哺乳动物奔跑时留下的一串巨大的足迹。从留在沙地上的足迹分析，这是个趾行动物，它肯定身高体壮，力大无穷，脚趾上还长着锋利带钩的趾甲。

弗莱普不愿惊吓了他的年轻伙伴们，只是说，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把足迹抹了去。但是，他在自己心里却默默地自问着：一个野兽曾经出没过山洞，对手无寸铁的人来说是个安全的庇护所吗？经过细心的观察，他认为尽管野兽曾造访过这个山洞，但它仍不失为一个躲避风雨的好居所。因为，在观察中，他没有发现任何粪便和啃过的尸骨，所以，他希望这个巨兽的造访不过是偶然而为之，但愿今后它永远不再重来。另外这个洞口还可以用石块堵住，再加上点燃的火堆是各种野兽都害怕而不敢跨过的屏障，因此，这个洞穴是可以居住的。

弗莱普决定把这个宽敞的洞穴做为他们的主要的居所。细心察看过洞内后，他又出来观察了一下洞外环境。这是一片岩石丘陵，高约五百尺。它的顶端略向后倾，像路易十三时期的屋顶。山洞位于距海滩三百米，湖岸二百米的地方，就像岩石筑成的碉堡可以阻挡从两边吹过来的风雨。从洞口正面看不到大海，但是从侧面可以看到海峡的南端。从洞口也看不到悬崖后面的群山主峰，但是，蔚蓝色的湖水却像一块丝绒地毯一样铺在人们的眼前。湖的右岸，树林茂密，左岸高低起伏的沙丘层层迭迭与远处的天际相连。秀丽的景色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位于树影婆娑的湖泊不远之处，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与大海之间，山洞的

位置是那么遂人心愿，使弗莱普决定当天就把克利夫顿太太及全家接过来。这个主意使两个男孩欢乐雀跃，于是，三个人立即上路返回营地。

来时从悬崖经过，他们既没打猎也没钓鱼，但回去时孩子们却不愿空手而归。罗伯特去掏鸟蛋，马克仍去收集石蛭。他们还抓了一只巨蟹，它的前额及壳的上边缘呈锯齿状，足有五磅重！巨蟹的大夹子坚硬有力，马克笨拙地躲闪着总算没被夹住。而罗伯特在那边飞快地掏着鸟蛋，他掏到了十几只，但是，打碎了一半。他毛手毛脚，没有把蛋全都打破就该谢天谢地了。

十点钟时，弗莱普和他的两个伙伴回到了营地。炊烟在悬崖下袅袅升起。是杰克和贝尔在照看火堆，他们执行任务非常认真。

克利夫顿太太，敏捷地准备着午餐，她把巨蟹切成块放进大壶中用海水清炖。巨蟹发出了欧洲海域里的龙虾的味道。

弗莱普把迁居的打算告之克利夫顿太太，她表示完全同意。但午饭过后，突然变天了，三月末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分时节的风赶走了艳阳天，带来了阴云，顷刻间大雨如注。弗莱普不得不推迟他的搬迁计划。大风，夹带着雨点从西北方向刮过来，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岩壁，雨水慢慢涌进船顶下的避难所，直接威胁着沙子和海藻制成的床铺。整个一天一夜，克利夫顿一家都在狂风暴雨的威胁下，令他们感到痛苦难熬。为了保住火种，他们也耗尽了精力。他们现在怀着从未有过的急切心情盼望有个严实密封的居所。

法国古重量单位，各地区重量不等，在巴黎一磅等于 489 克。

第九章

第二天，天空仍旧布满了阴云，但是雨已经停止不下了。弗莱普和克利夫顿太太决定一吃过早饭，马上动身开始搬家。一夜大雨之后，每个人都急切地盼望快到新居去。

克利夫顿太太照顾两个小孩子洗漱后，忙着做早餐。两个小孩子在沙滩上玩耍。尽管克利夫顿太太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把无法替代的衣服搞破，但是，他们充耳不闻，仍旧在沙滩上滚爬、嬉闹。尤其是杰克，像罗伯特一样顽皮、好动，带头喧闹不停，给妹妹做了个坏榜样。理所当然，服装是让克利夫顿太太极其发愁的问题。在这个罕无人迹的海岸上，他们可以找到饭吃，可以想法取暖。但是衣服呢？穿什么？这难道不是更难解决的问题吗？

早餐时，人们很自然地开始讨论搬家的方法，用什么做运输工具呢？

“您有什么高招，杰克先生？”水手开玩笑地问小男孩，因为他总插嘴想加入讨论。

“我吗？”杰克说。

“是的，”弗莱普说，“我们怎样走到我们的新家去呢？”

“用脚走去呀，”杰克答道。

“当然啦，难道我们可以乘第五大道上的四轮马车去！”罗伯特轻蔑地说，他是在暗指美国大城市的交通系统。

“四轮马车！”贝尔用她的大眼睛盯着弗莱普重复道。

“不要开玩笑，罗伯特，”克利夫顿太太说道，“你最好还是认真地回答我们的朋友弗莱普提出的问题。”

“这是很简单的事嘛，母亲，”大男孩脸微微发红地回答说，“我们的家产又不重，我负责背着水壶，我们取道峭壁底下那条路，轻松地就可以走到山洞啦。”

性急的罗伯特说着便站起身来准备上路。

“等一下，”弗莱普叫着，一边抓住男孩的手说，“别这么着急走，我们的火怎么办？”

确实，罗伯特把这最宝贵的灶火忘得一干二净，必须把它点燃着带到新居去才行。

“喂，马克先生，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呀？”水手问道。

“我想，”马克考虑了一会，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利用另一种运输工具。迟早我们得把小船弄到新的港口去，为什么现在我们不用它装载所有该运的东西呢？”

“说得好！马克先生，”海员叫道，“这个主意好极了，我从未想到过这么好的办法。我们用船把我们所有的行李都装上，铺上一层柴灰，把炭放在里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扬帆向我们湖边新居进发了。”

“好，好极了。”杰克为有机会乘船旅行感到欣喜万分。

“我们的建议如何？克利夫顿太太？”弗莱普问道。

克利夫顿太太没有异议，她已经准备好跟弗莱普一起动手搬迁。海员打算利用涨潮，当海水由此向南流进小岛与海岸之间的海峡里时，他们就可以出发了。但首先要把船重新放到地上。支撑的石块一块块得被搬开，大家把小船抬了下来并翻了过来。然后，无论男女老幼一起上阵，把它推进了河里。为了不让海浪把小船冲跑，他们把缆绳系在大石头上，使小船固定在水面上。刮的是东北风，正好是顺风，弗莱普决定把前桅帆装上。马克在旁边恰到好处

处地帮着忙。很快前帆就展开了，已准备好随时要升起在桅杆顶上。

于是开始装船了。他们把能带的木柴全部装了上去，最粗重的树枝放在最底层，作为压舱物。然后弗莱普在船的后舱板上铺了一层黄沙，沙上又铺了一层草木灰。在这双层保护的温床上，马克小心地放进了还在燃烧的炭火。在迁徙中，弗莱普必须一边掌舵一边照看火堆，要适时地添加携带的柴禾。此外，为了预防万一，宿营地的火也不能灭掉，要尽量延长它的燃烧时间。为此，罗伯特又在火堆上加了一些粗大的柴禾。万一船上的火灭了，还可以到这里来寻找火种。为确保万无一失，马克甚至建议当全家上路时，他独自留下，守护这边的火堆。但弗莱普认为没必要这样做，他不愿意让任何人单独留在后面。

九点钟，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了船，水壶、装饼干和咸肉的口袋，前天吃剩下的克利夫顿太太还没来得及熏制的水豚鼠的后腿，石蛭、鸟蛋……。为了不遗忘任何东西，弗莱普向四周又看了最后几眼。这些不幸的人们可能遗漏下他们少得可怜的家产吗？弗莱普发出了上船的信号。马克、罗伯特坐在船头，克利夫顿太太和杰克、贝尔坐在中间甲板上，弗莱普坐在船后，舵旁的工作台上面对船舱角落里燃烧着的炭火。他像供奉女灶神的贞女一样，供奉着他的神火。

按照海员的口令，马克和罗伯特拉紧了吊索，把前帆升到了桅杆顶上。弗莱普从大石块上解下了缆绳，他转动着绳索拴上的船帆左角，拉紧船帆脚索，在海风的吹动下，船随着涨潮的海水开始航行了。到了河口，弗莱普拉紧船帆下角，使船转换方向，驶进了海渠中。顺水，顺风，船飞快地航行着。

大海上风平浪静，轻盈的小船靠着从陆地上吹来的顺风飞速向前。眼前山青水秀，美不胜收的景色让年轻的旅行者们感叹不已。成群的水鸟从水面上掠过，叫声震耳；被船航行惊动的鱼儿时不时地跃出水面。在船的这边或那边，出现了一个个的漩涡，弗莱普看出这是胆小的海豹，和出没无常的鼠海豚在水中嬉戏游耍。小船靠近了渠峡的右岸，沿着长方形的小岛航行。在距离几米远处，可以看见上百只笨拙的企鹅在岛上散步，见到小船驶来，它们连一点逃跑的意思都没有。这个岛高出水面四米左右，是一块巨大的平坦的岩礁形成的。它好像是一个堤坝，把大海和一小部分海岸隔离开来。弗莱普想如果在像口袋底部的地方把海峡的一头堵死，海峡就可以变成一个自然的港湾，完全可以停泊一支庞大的舰队。

小船继续急速行驶着。船上的人都默默无语。孩子们在观看着居高临下的悬崖：弗莱普一边操舵，一边照看着火堆，克利夫顿太太的目光总在大海上巡视，询问那沉默不语的上天他的丈夫在何处。但大海苍茫，没有一片船帆。

半个小时后，小船到了悬崖的最左端。为了不撞上水下锋利的暗礁，小船不得不迂回航行。涨潮的海水与渠峡内的海水汇合在一起，激起了强大的海浪，重重地拍打着海岸。

小船刚一绕过了悬崖的顶端，清澈的湖水和湖岸上的秀丽风光就立刻展现在眼前：绿草如茵的湖岸上，灌木丛生，花儿朵朵就像一个个公园里盛开的花坛；南边，金黄色的沙丘连绵起伏；远处，树林茂密，高山入云。

“多美呀！”小孩子们欢呼着。

“是的，”弗莱普答道，“这是造物主为我们栽种的绚丽的大花园。”

克利夫顿太太望着岸边，目光忧郁，似乎是在说，但愿这块美丽的地方不仅是为了观看的，也应当能够安慰心灵。

弗莱普希望这美丽的风景可以安抚小团体中一个个遭受过创伤的心灵。他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港湾，他的两个新水手已经把帆降到了桅杆的中部。弗莱普灵活地操着舵，通过了礁石林立的狭窄水道，他松开了角帆，船几乎不动了。然后，他稳稳地把船靠在了岸边。

罗伯特只等船刚一靠岸就率先跳上了陆地，马克和弗莱普紧随后。然后他们三个人一齐用尽力气拉着缆绳把船拉向岸上，将它牢牢固定好，以免让海浪打着它，把它冲走。

克利夫顿太太和贝尔、杰克也立刻下了船。

“到山洞去，到山洞去！”罗伯特喊着。

“等等，我年轻的先生，”弗莱普说，“先把船卸了。”

弗莱普要首先关照的是火堆。仍在燃烧的炭火被带到了山洞旁，添上一些干柴，临时炉灶又升了起来了，青烟又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柴禾也从船上卸了下来。孩子们每人都在搬运着生活用品。小群体沿着悬崖的南坡向山洞——他们的新居进发。

弗莱普总管此时在想什么？他在想前一天，留在山洞沙地上，在他观察后抹去了的足印。沙地上又出现新足迹了吗？此事令他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的新居所不过是个野兽曾经出没的简陋山洞。他们是否应该在没有任何防御武器的情况下，住在这样一个险恶的山洞里呢？勇敢的海员感到十分困惑。但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任何人，因此他也无人可商讨这个问题。

一小队人终于到达了山洞前。罗伯特始终走在前面，想第一个进入山洞，但被弗莱普叫住，后者想在沙地被踩乱之前再检查一下是否有新的疑点。

“罗伯特先生，”弗莱普冲男孩叫道，“别进去，先不要进去！克利夫顿太太，我求你了，快叫住他，让他等我一会。”

“洞中有什么危险吗？”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一点也没有，夫人，”海员叫道，“但也许有什么野兽躲在里面，为了安全还是小心些为好。”

弗莱普加快了脚步，追上了站在洞口前的罗伯特。他单独进了洞，在沙地上什么也没发现。他又立刻走了出来。

“来呀，夫人，快进来吧，”他招呼道，“您的新居在欢迎您。”

母亲和孩子们，一齐走进了他们的新家。杰克高兴地在细软的沙地上打起滚来；贝尔喊叫着要镶嵌在洞壁上的宝石，但是一看到地上像萤火一样闪烁的云母片时便忘记了一切。克利夫顿太太只有虔诚地感谢上帝，给了她和孩子们一个免受恶劣天气折磨的庇难所，同时在她心中开始迸发出希望的光芒。

弗莱普把克利夫顿太太等人留在洞中，和马克一起到船上搬运柴禾。路上，马克问弗莱普为什么非要先进洞去检查一下。弗莱普认为马克是值得信任的，什么都可以对他实说，于是把前一天发现兽迹的情况告诉给他，并说没再发现新的迹象，他希望这只野兽不会再来。

马克向海员保证，他会守口如瓶的，但又要求他以后不要对他隐瞒任何对家庭有危险的信息。弗莱普答应了，并对他说，他是应当知道一切的。他弗莱普，从今后，将马克看成一家之长。

家长！一个仅只十七岁的家长。这个山洞让马克又回想起他们在温哥华

号上所受到的不幸遭遇和他们所失去的一切。

“父亲，可怜的父亲！”他小声自语着，并极力克制着涌上眼眶的泪水，他抬起头，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海滩走去。

到了船上，弗莱普扛起两捆极重的木柴，他让马克取二、三块正在燃烧的炭火，并且一边走一边摇晃着炭火，好让它燃的更旺。

马克照办了。当他们到了新营地时，炭火仍在燃烧着。弗莱普在洞外选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安放他们的炉灶。这是一个岩石形成的类似墙角的地方，可以避开海上吹来的风雨。他先铺上几块平整的石块搭成灶，又放了两条长石块当柴禾架，罗伯特在炭火中加入几块大的干柴，这样，可以居家过日子的炉火就又升起来了。

盼望已久的新居终于安排好了，立刻，孩子们开始喊叫肚子饿了。因为清晨的旅行使他们胃口大开。马克到湖边打来了一壶淡水，克利夫顿太太很快就做好了所谓的罐闷水豚鼠肉，美食满足了一家人的饕餮胃口。

饭后，弗莱普认为应当趁天亮再去打些柴来。虽然新住处离树林较远，但是有船运输，于是全体出动了。树林中到处是干枝、枯叶，只须将它们打成捆运走即可。在弗莱普的领导和鼓励下，男女老幼都投入到重要的备柴工作中。晚上所有的干柴都整齐地堆放在洞穴的角落里了。根据弗莱普的计算，如果不把火烧得过旺，这些柴足够用三天三夜了。

克利夫顿太太看到孩子们干活如此辛苦，决定做顿美味晚餐慰劳他们。她取出了打算留作备用的熏制火腿，把它烤得外焦里嫩。全家人又大嚼一顿，很快只剩下了几块骨头。看到此情此景，弗莱普总管打算第二天的时间用来打猎、捕鱼，以扩充小团体的食品储备。

晚上八点，全体人员都躺下进入了梦乡，只有弗莱普在洞外守护着炉灶。半夜里，马克来替换他。夜色迷人，略有寒意。十点左右圆圆的月亮从大山后面升起，柔和的月光撒在了平静的海面上。

第十章

第二天，天气晴朗适于远足。弗莱普决定去探察淡水湖的南岸。他问克利夫顿太太是否愿意带着她的孩子们和他一起去。

“谢谢你，弗莱普朋友，”母亲回答。“因为应该有人留下来照看我们的炉灶，我想我承担这份工作最适合，无论是打猎或者捕鱼，马克和罗伯特比我对你更有帮助。你们不在时，我还可以乘机把我们的新居再进一步整理一下。”

“您同意单独留在营地？”弗莱普再次问道。

“是的，弗莱普。”

“假如您愿意，母亲，”马克说，“我留下陪您，让罗伯特陪弗莱普同去。”

“像一条善于追逐的猎狗陪着弗莱普去打猎。”罗伯特插嘴说。

“不，我的孩子们，”克利夫顿太太说，“你们俩都去吧，我难道不该习惯有时单独留下吗？另外，我不是还有已经长大了的杰克保护我吗？”

听到母亲这么说，杰克立刻挺起胸膛，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像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似的。坦率地说，这不是一个十分勇敢的小男孩，他不敢走夜路，但是大白天，他倒确实像个英雄。

清楚地了解了克利夫顿太太的决定后，弗莱普、马克和罗伯特开始了出发前的准备。海员不愿意他们外出时间太长，因此，此次勘察计划仅限于湖泊的西岸和南岸。

因为知道克利夫顿太太打算熏制剩下的三条水豚鼠腿肉，出发前，弗莱普为了这项工作特地支起了一个架子：用三根削尖了的棍子，像支帐篷的架子一样把一端系在一起；削尖的一端分别插在地里固牢住；把肉悬挂在中间；下面燃起火来，湿柴发出的烟可以把肉从里到外都熏透。弗莱普专门选了几种可以散发出香味的灌木枝条作燃料，这样熏出来的肉味将更加芳香可口。这种灌木枝条周围到处都是，可以满足克利夫顿太太的烹饪之用。

迅速地吃过早餐后，八点钟，用尖棍武装起来的三个猎人，离开了营地，取道草地，向着湖边走去。经过椰树林时，望着成串的椰子弗莱普许诺很快他们会来采摘椰子的。

到达湖边后，海员和他的伙伴没有沿着他们已经勘察过的通向森林的环形湖岸前进，而是沿着河的右岸一路向南走去。这一带，岸边有的地方是沼泽地，是许多种水鸟经常出没的地方，成群的翠鸟成双成对地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有的一丝不动地立在一块块石头上，窥伺着从眼前经过的小鱼；有的时不时地突然展翅飞起，又一个猛子潜入水中，同时发出刺耳的叫声。当他们重新从水中浮出时，嘴中已衔着猎获的食物。罗伯特总是按捺不住地想表现一下他的灵活的狩猎本领，他一会用棍子抽打草丛，一会又用石块投掷水鸟。但是弗莱普总是制止他这样做。因为，他认为这种鸟的肉是很难吃的，所以，又何必滥杀无辜呢？

“让多一些的鸟儿生活在我们周围吧。”弗莱普对两个年轻人说。“这些动物可以减轻我们的孤独感，美化我们的环境。请记住，罗伯特先生，永远不要让任何一只动物的血白流，否则就是一个恶劣的猎人。”

行走了半个小时后，弗莱普和他的两个伙伴到了湖的尽头。湖的西岸一端明显地远离海滩，清楚地勾勒出一条斜线。从这个地方几乎看不到大海，满眼的黄沙丘，上面稀稀落落地长着灯芯草。从南岸观看，湖面从西南到东

北形成一条弧线，使正个湖面好似一个心形，心的尖端指向南方。湖水清澈碧绿，微微泛出一点黑色。湖面上微波荡漾，水波中泛起无数个同心圆，从圆心向外扩展，一个比一个大，无声地消失在湖面上……。毫无疑问，湖中一定鱼产丰富。

湖岸的南部，地面比较崎岖，地形突然升起形成树木稀少的丘陵地带。三个探险者从这块新的地区经过，看到那里长了许多高大的竹子。

“竹子，”弗莱普喊道，“马克先生，一个重要的发现！”

“可是这些竹子不能吃呀。”罗伯特说。

“唉，难道什么东西都只有‘吃’一个用途吗？”海员反问道。“那我就告诉你，在印度时，我，我就把竹子当芦笋吃。”

“三十尺高的芦笋！”罗伯特惊叫道。“它好吃吗？”

“棒极了！”弗莱普不慌不忙地说。“但我应当老实地告诉你，吃的不是三十尺高的竹子，而是鲜嫩的竹笋。再告诉你吧，罗伯特先生，竹笋用醋浸过后，是上等的佐餐小菜。另外竹子还有许多经济价值。竹节处存有一汪甜水，我想贝尔小姐一定喜欢这种美味。”

“这种宝贵的植物还可以做什么？”

“它的皮可以劈成柔软的细条，马克先生，用来编篮子、筐子等。这种竹皮经过浸泡后还可以制成浆是中国人造纸的原料。根据竹竿的长短、粗细，还可以做烟斗或引水的管子。最大的竹子是盖房的好材料，它又轻又结实，还不会被虫蛀蚀。而我们呢，可以把它做成大小不等的罐子。”

“做罐子！怎么做？”罗伯特问道。

“在竹节处把竹子锯成适当的长度，并保留一头的竹节，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结实耐用的竹罐了。这种器皿在中国是非常流行的。”

“啊，这下我们的母亲该高兴了，”马克说，“她可只有铁壶这一件炊具啊！”

“好啦，我年轻的朋友们，”弗莱普说，“我们没有必要现在就砍伐这些竹子，等我们返回路过这里时，再进行收获也不迟。上路吧！”

猎人们很快就登上了丘陵地带，他们站在那里向远处眺望，看到一片沙丘在波光涟漪的大海的映衬下连绵起伏，变幻莫测。从这里的高处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悬崖的另一端，那里有个山洞，现在是这个家庭的栖身之处。

孩子们睁大了眼睛，贪婪地向那边望着，但是在五、六公里之外，在绿树遮掩下，是不可能清楚地看到宿营地的。

“不，”马克说，“在这里是无法看到山洞的，不知道母亲、杰克和贝尔正在山洞里做什么？可是，罗伯特，你看见了吗？树丛后升起一缕蓝烟，这不是平安无事的信号吗？”

“是的，我看见了，”罗伯特回答。

“确实是这样，”弗莱普接过来，说，“这缕青烟是个平安的信号，只要它在空中升起，我们就没有什么必要为留在洞里的亲人而担忧。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年轻的先生们，我们就不再向前勘察了。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这片丘陵南部猎物是否丰富。别忘了，我们既是勘探者，又是猎人，要经常想着我们的食品储存柜哟。”

弗莱普的建议得到了响应，确实直到目前还没打到任何猎物。于是一行三人下了丘陵，向着海的方向走去。他们来到了隐藏在沙丘后的小草地上，大海立刻从视线中消失。草地，有些潮湿，到处长满各种花草，空气中弥漫

着花草的芬芳。弗莱普很容易地认出这里有成片的百里香和欧百里香，有成堆的罗勒草和盛开的轮菜……在这里几乎可以看到所有唇形科香料植物。这纯粹是个天然养殖场，一个养兔场。只可惜还没见到一只兔子，至少没有见到这种啮齿动物打洞时在地上留下的任何痕迹。弗莱普绝不能让他们的贵宾们坐在空无食物的餐桌旁，他决定更仔细地搜索一遍这个天然养兔场。三个人在山坡和草地之间来来回回地奔忙着。罗伯特又跳又蹦就像个小男孩，他甚至冒着撕破衣服的危险，从铺满细沙的斜坡上像溜滑梯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滑下来。

猎物大搜寻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没有见到兔子的影子，也没见到任何同族啮齿动物。但这并不能让猎人们气馁。虽然没有猎获到动物，对一个植物学家来说却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这里可以见到各种植物样品。马克醉心于自然历史，是个植物迷，他在这些花草中用心地观察着，希望找到对生活有用的植物。其中，他看到了蜜蜂花，在北美人们称它为香水薄荷茶。至今，马克还可以想象出这种植物浸泡在开水中时，散发出的沁人心肺的清香味。他采摘了一些罗勒草嫩叶，蜜蜂花嫩叶，还有香水薄荷及水苏草等。这些植物还具有医疗作用，有的可以祛痰，化痰，治肺病，有的可以退热止痛，抗感冒，还有的可以消炎止痉挛，抗关节炎。这片草地整个是个大药房。

因为目前小团体成员中，还没有任何人有生病的征兆，因此，弗莱普没太把这片药物资源放在心上，他向别处走去。突然他的注意力被五十步外的罗伯特的喊叫声吸引过去。

弗莱普急忙向罗伯特奔了过去，他知道，他的预感是不会欺骗他的。罗伯特站在一个隆起的沙丘旁，沙丘上千洞百孔，就像是个大漏勺。洞内大约有上百只猎物吧。

“兔子洞！”罗伯特兴奋地说。

“是的，”弗莱普回答。

“它们在洞里吗？”

“这就成问题了。”弗莱普答道。

但是，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突然一大群兔子一齐从洞中蹿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四周逃去。马克和罗伯特在后面又蹦又跳拼命地追赶，结果这些啮齿动物轻而易举地就逃之夭夭了。但弗莱普不想空手离去，他打算起码逮它五、六只，也好充实一下他们的食品柜，以后再驯养几只。但是，当他看到马克和罗伯特四手空空，筋疲力竭地走过来，他明白了，既然不能与这些啮齿动物赛跑，就只好守穴待兔了。要想守穴待兔就应该在洞口支网下套，可惜既没有网套，也没有制网套的材料，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复杂了。别无它法，只好用棍子在洞里胡乱地捅来捅去，检查一下是否还有没逃掉的兔子。

一个小时过去了，三个猎人几乎检查了大部分洞穴，他们把没有发现兔子的洞用草和泥土堵住。终于，马克在一个浅洞里发现一只小兔子，吓得蜷缩在洞口。一棍下去，小兔就被打昏过去。弗莱普说，这种兔子和它的欧洲同类相似，它的俗称是“美洲兔”，因为在北美洲，最经常见到这种兔子。

马克的成绩激起了他的对手的竞争欲。罗伯特不愿空手而返，打算起码要抓住二、三只。但在这次狩猎中，他表现出的活力大大超出了他的耐心，因而尽管他在五六个洞中发现了兔子，但是，全被他毛手毛脚地吓跑了。当弗莱普和马克抓到四只兔子时，他还一点收获都没有。于是他放弃了“悄悄

搜寻法”，改用他的“追逐投掷法”。但不幸的是，兔子的灵活性远远胜过了他投掷出的石块和挥动着的棍子。当弗莱普示意该收工时，他只能失望地“空手而归”。

弗莱普对狩猎的成绩感到非常满意，任何事都不该过分苛求。在他们所拥有的条件下，打到了四只兔子已经是大获全胜了。此时，太阳已经升到中午时分，猎人们的胃里已经发出了抗议声。弗莱普决定返回山洞。他把一端挑着两只兔子的棍子扛在肩上。马克立刻仿而效之。两个人冲下山坡，取道河边，向驻地走去。罗伯特悻悻地跟在后边，嘴里吹着口哨，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像一个小孩子以此来掩饰他的狼狈窘相。

“我为罗伯特感到遗憾，他什么也没打到。”马克对朋友弗莱普说。

“罗伯特有点急躁，”海员回答道，“但他会渐渐成长起来的。”

十二点半时，一行三人到了湖的南端。他们又到了左岸。长着一片竹林的地方。罗伯特用棍子在沼泽地的草丛中这一下，那一下地拨动着。突然惊起了一只鸟，只见它迅速展翅急忙逃命。自尊心受到极大挑战的男孩决定不顾代价也要逮住这只鸟。他立即追了过去。还没等弗莱普叫喊出声，他已经陷入稀泥之中。所幸的是他投出的石块准确地击中了那只鸟，并把它的翅膀打伤，落在离男孩只几米远的草丛里。

罗伯特不愿放弃他的猎物，不管弗莱普在后面如何叫喊，他还是向跌落在泥潭中的鸟试探着走过去。但泥地太稀软了，他一点点地陷了进去。幸好他想起用棍子把伤鸟拨近，并把它逮住。然后，他用力跳到了几丛茂密的野草上，终于无恙地跳出了泥潭。但是，他的衣服和裤子却遭了殃，上面糊了一层黑色的污泥。

但是，他胜利了。为了取得这一胜利他不听弗莱普的劝告，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不怕毁坏他无可替代的衣服，为了胜利，他在所不惜、勇往直前。

“我有鸟啦，我有鸟啦！”他手舞足蹈地叫喊着。

“这可不是你该不管不顾的理由。”弗莱普回答说，“另外，你这是只什么鸟，它好吃吗？”

“当然好吃！”罗伯特不服地说，“我倒要看看谁说它不好吃。”

海员接过罗伯特递过来的飞禽查看着，这是一只骨顶鸟，属巨趾目鸟类，它是从涉禽类向蹼足类进化的一个过渡种类。这种鸟擅长浮水，呈岩灰色；鸟嘴短小：额头宽大，足趾宽扁；翅膀的边缘有一条齿牙形的白边。这只鸟大小如同山鹑。弗莱普太了解这种鸟了，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把这种鸟视为可悲的猎物，认为它绝不是什么珍品野味。但罗伯特属于那种被戏称为“食肉的笨蛋猎人”，只要是他的猎物不管是什么都是美味佳肴。就美味角度与他讨论这只骨顶鸟简直等于白费口舌。弗莱普什么也没再说，继续朝着竹林方向走去。

弗莱普用他的刀子砍下了五、六根粗细不等的竹子。这是阿尔美迪那里亚竹，从远处看，很像小棕榈树。因为从它的竹节处长出了许多细枝，嫩叶。砍完竹子，每人分扛二根，沿着最近的一条路返回，下午二点左右他们就到了营地附近。

离营地还有半里地，克利夫顿太太、杰克和贝尔就迎了过来。猎人们和他们的猎物都受到了欢迎和应得的赞扬。当克利夫顿太太，这位家庭女主人听说有关“养兔场”可以给他们全家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猎物时，感到由衷的欣慰。

弗莱普回到营地看到灶火情况良好，因为克利夫顿太太出去前加了许多柴禾。水豚鼠的后脚正被大量的绿枝发出的浓烟熏制着。弗莱普立刻着手剥下了一只兔子的皮，然后，用一根棍子从头穿到尾。又用四根木棍交叉成两个叉形插在地里，再把穿着兔肉的棍子架在上面，底下点燃起柴火。杰克被分配担任转动照看烤肉的工作，因为厨房里的狗是一步也不会擅离职守的。

母亲见到他的儿子罗伯特衣服上沾满污泥，只是对他多看了几眼，一句话也没说。男孩立刻明白了这无声的谴责，他仔细地刷掉了衣服上已经干了的污泥。至于他的骨顶鸟，他不愿使它遭到冷遇，于是他自己把它的毛草草地拔掉，同时还带下了大片的肉，借口除去肉脏，他把鸟的嗦嚙一起都扔掉了。然后用棍把鸟穿起来，放在火上亲自烧烤。

不久，兔肉已烤得恰到好处。晚餐就摆放在洞前的石桌上。烤兔肉加上从“天然养兔场”采来的香料，味道更加鲜美。作为主食，片刻间，一伙人风卷残云般地把它啃了个净光，吃得只剩下一堆骨头。略感没有吃饱的人，还有十几个鸟蛋可以充饥。至于罗伯特的骨顶鸟肉。烤得糊了一半。把它切成几份分给大家。只有小杰克决定尝一下，但咬了一口就立刻吐掉了，还做了个鬼脸，表示应当把他哥哥如此钟爱的食品整个地扔掉。骨顶鸟肉味泥腥难闻，确实难以下咽。而罗伯特却固执己见。为了维护自尊心，他勇敢地把鸟肉全部吞咽下去。

第二天，弗莱普和克利夫顿太太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处理安排住所的问题，海员全天都在用竹子制造各种器皿。他用刀灵活地切割着应用锯加工的坚硬的竹子。他做了十好几个竹子器皿，女主人把这些器皿摆放到山洞的一个角落里。最大的立刻装上了淡水，最小的当杯子用。克利夫顿太太十分满意这些竹制杯子。

“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她说，“因为用不着害怕把它们打碎。”

在这一天，马克发现了一种可食水果，因此，为日常菜单增加了一个花样。这种水果其实更确切讲是些种仁，是马克在草地边上发现的松塔果，里面有许多好吃的松籽。在美洲和欧洲热带地区，人们对这种松籽的营养价值评价很高。马克带给他母亲的松籽已经熟透了。孩子们立刻跑去草地上帮助他们的哥哥拾回大量的松果。做为劳动奖赏，母亲允许每人吃了好几个松果。

自此，小团体的日子一天天地得到了改善，希望渐渐又回到了受到如此残酷打击的不幸的女人心中。但是这个家庭被抛到这个岛上多长时间了？应当承认，不管是克利夫顿太太，还是弗莱普，还是任何一个孩子大概都不清楚这个问题。这一天晚上，杰克突然问道，今天是星期几？于是引起了对日期的回忆。

“星期几？”弗莱普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点都不清楚。”

“怎么啦，我们都不知道上岸几天了。”罗伯特说。

“我回答不出来。”克利夫顿太太承认道。

“我比母亲知道的也不多。”马克接着说。

“是我，我知道！”小贝尔说。

大家把目光都转向了这个小姑娘，看着她在衣袋里摸了一会，从里面掏出了几粒小石子，把它们放在一个贝壳里。

“小贝尔，”母亲问道，“这些小石子是什么意思？”

“妈妈，”贝尔回答说，“从我们上岸后，每天我都往衣袋里放一粒石子，现在只要数一下有几粒石子就行了。”

小姑娘的话引来了一片欢呼声。弗莱普对她的矿物日历大加赞扬，并为感谢她的劳苦功高而拥抱了她。

人们数了数石子，共有六粒。被遗弃的家庭成员们已经踏上这块陆地六天了。小船离开温哥华号时是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一，那么现在就是三月三十日星期六。

“好极了，”杰克说，“明天是星期天。”

“是的，是三月三十日，”克利夫顿太太说，“是星期天。我的孩子们，这是复活节的星期天。”

那么第二天应当是休息日，是祈祷的日子。大家一起感谢上帝一直庇护着他们，大家也为没有在此地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十分思念的父亲而祈祷。

第十一章

接下来的几天，弗莱普用来改善克利夫顿太太一家的居住条件。因为这块土地差不多可以为这伙人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因此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

一个星期以来，弗莱普一直为储备燃料而疲于奔命。火的问题已经成为他最大的忧虑。为了不让火熄掉，让它永远燃烧，必须有人不断地给灶添加柴禾，因此克利夫顿太太和她的两个小孩子也不可能和大家一起离开洞穴。为了不把他们长期单独留在洞里，弗莱普也就不可能向陆地深处做更远的勘察。一想到火可能会灭掉，一向不轻易激动的弗莱普就不由地毛骨悚然，他永远忘不了他划最后一根火柴时的紧张，恐惧心情。至今他还没有找到可以代替火绒的纯植物性物质，也不知如何用野人的方式钻木取火，他只能保持炉灶的火不停地燃烧。为了预防万一，海员甚至想办法夜晚用松木当火把，插在地上让它燃烧几个小时，以做备用火种。

由于时间有限，上岸后的第二个星期，仍旧只是在营地周围做了些探察。为了不让克利夫顿太太和小孩子们单独过夜，以免遭到野兽袭击的危险，弗莱普不得不天天晚上都返回营地。因此关于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到底是片大陆还是个小岛的问题，一直无法探寻答案。

由于有弗莱普一双灵巧、富有创造力的手，和马克、罗伯特的帮助，小团体的器皿差不多得到了满足。他们可以用竹子做出各种大小不同的容器。马克在湖的北岸还发现了一种树，结出了现成的瓶子，这就是一种结葫芦的树。这种树在热带大陆生长得非常普遍，但是在温带气候里并不多见。

“看呀，弗莱普，”马克让弗莱普注意观察，他说道，“你看岸的这边海拔高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真的，”弗莱普回答，“椰子的生长分布也可肯定这一点。”

“但是，弗莱普，”马克转换话题问道，“你对温哥华号和抛弃我们的那帮恶棍们在大海上的情况没有一点线索吗？”

“没有，马克先生，这是船长的事，我们船员只管开船，我们不清楚船的航向。”弗莱普不愿讨论这个问题，他推托着把话题又扯了回来。“我和我的想法一样，马克先生，这块陆地的海拔高度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高，而是和地中海上西属巴利阿里群岛，或者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海拔差不多高。”

“但是，”马克说，“这里三月份的天气对这个海拔并不高的地区来说已经是够冷的了。”

“年轻的先生！”弗莱普说，“请不要忘记，在某些年份，非洲的水系还会结冰呢！一八五三年二月，我在留尼汪岛，在瓦赫兰省的圣德尼，都看到了结冰的现象。你也知道纽约，和马德里、君士坦丁堡同在北纬四十度的地方，冬天还是非常冷的。气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尽管这条海岸海拔并不高，但冬天也许会很冷的。”

“真讨厌，我们没法确定这里的海拔高度。”马克说。

“是够讨厌的，马克先生，”海员回答道，“我们没有任何仪器可以进行测量，但是人要知足。不管怎样，你看这海岸上长的葫芦，它是无法选择长在什么地方，既然长在了这里，就是为我们长的，我们就该利用它。”

马克和弗莱普一边聊着，一边走回山洞，他们带回了十几个葫芦可以当瓶子用。因为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橱柜，弗莱普就把这些葫芦放在了一个角落里。尽管没有任何隔墙，但是克利夫顿太太仍旧把洞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十分清洁，好像在地上划出了无形的线，把洞分成了卧室、餐厅、厨房、餐

具室……

尽管克利夫顿太太心中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忧伤，但是，她仍旧以极大的热忱为这个小团体操持着家务。简而言之，这是个勤劳的，为了孩子可以忘记我的母亲。因此她总是克制自己，不让悲伤流露出来。弗莱普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理解她，尽量努力鼓励她，劝她不要失望。他是唯一真正猜到这位母亲心灵深处的痛苦的人。马克，这个勇敢的孩子，可能也略知一二，因为有时，他会抓着母亲的手，亲吻她，对她小声说：

“勇敢点，妈妈，勇敢点！”

这时，克利夫顿太太也把心爱的儿子，马克搂在胸前，拥抱亲吻他。马克长得极像他的父亲，简直是他父亲的翻版。他的外貌已经表现出他具有父亲——克利夫顿工程师一样的性格：聪颖、智慧。

同样是在这个星期里，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弗莱普终于制作了几个难以评说它是好还是差的渔具！他很幸运地发现了一种金合欢属洋槐树，它的刺很长。弗莱普摘下几根刺，在火上把刺烤弯，用椰子树皮的纤维当钓钩线，在钓线一端绑着刺，另一端绑在一根棍子，这样他们的鱼竿就做好了！然后在鱼钩上挂上一小块肉。在孩子们和克利夫顿太太的簇拥下弗莱普率众来到湖边，他潇洒地一甩，把鱼钩抛入水中。

弗莱普对他的渔具充满了信心，另外，他的经验也没有欺骗他，湖里的确有许多许多的鱼。大群的鱼都游过来咬钩，虽然大部分鱼脱钩而逃，但总还是有几条，被弗莱普果断、熟练地一甩就拉上岸来。马克非常耐心，也已经钩上来几条类似红鲱鱼的鱼。鱼的两侧呈银灰色，布满了小黄点。尽管这种鱼的肉色发黑，但放在炭火上烤着吃，味道好极了。因为这些鱼极其贪婪，总冒失地咬钩，因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不断地钓到许多这类的鱼。他们还钓到了不少胡瓜鱼。从而，小团体成员们大饱了口福。

肉类：水豚鼠、兔子；鱼类：红鲱鱼、胡瓜鱼；蛋类：松鸽蛋；贝壳类：石蛭、龙虾、螃蟹；水果类：松籽，这些构成了小团体既卫生又富含营养的日常食品。但是还缺少蔬菜和面包。每顿饭时，小贝尔总不忘要吃炸面包圈。

“面包师还没到，”善良的弗莱普总是这样回答她。“他迟到了，我漂亮的小姐。这个面包师太可恶了，如果他再这样对我们招待不周，我们就辞退他。”

“好啦，让面包师去它的吧！”杰克说，“我们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

“但是你们确实应当有面包吃。”

“请问，什么时候才能有？”

“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就会有。”

当说到这里时，克利夫顿太太向弗莱普投去疑问的一瞥。自信可以办到一切的勇敢水手，当然也不怀疑可以制造出面包来。

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四月七日，又是一个星期天。按照宗教习俗是休息的日子。晚饭前，全家一齐散步，他们沿着悬崖返回到靠近海边的第一个宿营地。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它总是吸引着克利夫顿太太的目光。勇敢的女人没有完全失望。弗莱普总是劝慰她。根据他的推测，温哥华号的造反者并不想要克利夫顿的命。或者工程师已经从温哥华号上逃出，在附近某个岛上登陆了，那么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妻子和孩子被抛弃的海岸上寻找。像工程师这样聪明、勇敢的男人，他热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不会找不到一些线索的，然后他会根据线索在太平洋上一个岛一个

岛地搜寻他的亲人的。

对弗莱普的推论，克利夫顿太太没做任何回答。就算海员说的有理，可是还要战胜多少困难，还有多少事情不得不听天由命。总之在这个陌生的海岸上，远离亲人，远离父亲，她和她的孩子们还要渡过多少这样的日子呢？

但是，克利夫顿太太问到如果说那些温哥华号的匪徒们不想要工程师的命，他们为什么把他和家人分开，为什么不把他一起赶上小船，在这里让他们一起上岸获救呢？

对克利夫顿太太提出的问题，弗莱普希望找到理由回答她，但他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却没有说出什么来。

在四月八日开始的这个星期里，食品储备又有所增加，我们似乎可以期望饥饿再不会烦扰这一小群人。

在劳动中，弗莱普用实践训练着孩子们，他想把他们教成像他自己一样灵活，富有创造性的人。他还承诺只要有合适的木材，他就给他们做弓和箭。但目前他只能先教他们如何设阱下套逮捉小鸟和动物。他用三根小棍搭成4字形，然后用椰子纤维捆住，结绳套。在野兔繁殖场，他们的绳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经常可以捕到落网的兔子。克利夫顿太太还经常提醒弗莱普应当驯养几只兔子，几只岩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建起一个圈养场，直到目前弗莱普还一直没有时间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教孩子们结网下套外，弗莱普还教孩子们如何诱骗鸟类。他把一片树叶折成喇叭状，放在嘴上吹，一会儿学母鸟叫，一会儿学公鸟叫，一会儿又把树叶平放在嘴唇上，吹出的声音像一群鸟在欢乐的歌唱。他还能模仿出扑簌簌的鸟群的飞翔声。孩子们学得非常快，尤其是罗伯特，在这方面的天赋最为突出，他第一个灵活地掌握了这种技巧。小杰克也取得了好成绩。当他鼓起两腮用力吹树叶时，样子非常像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小天使。用这种办法他们把鸟引进陷阱，经常是令他们心花怒放，收获颇丰。

在所有这些设施中，弗莱普总管最关心的还是他的火。他不能让他们的灶火遭到一点风吹雨打，他想把灶设在洞里，但浓烟会熏呛得洞里无法居住。如果装个烟囱排烟，又是一件艰巨的工程。没有钎子，没有镐头，怎么可能在花岗岩石壁上开出洞来呢？是否能在洞壁上找到缝隙可供利用？但山洞到处是厚厚的岩石，不见一丝缝隙。只有一把刀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在这种条件下，弗莱普不得不暂时放弃在洞内装烟囱的计划，只好把炉灶放在洞外。但海员并不灰心，他头脑里有许多方案，一旦那个方案成熟了，就可以动工实施。他也经常与马克讨论他的各种方案。

这是第三个星期的开始，四月十一日，星期一。弗莱普、马克、罗伯特准备到森林里进行一次重要的勘察。他们打算先到河的右岸去。不用船，也没有桥，他们很难渡过湖水到达河流的源头。因此他们打算沿着湖边由西向南，再向东绕到河的右岸去。但是这个行程有十二公里远，对罗伯特和马克两个年轻人的腿来讲这并不是什么大难题，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三个远足者一大早，带着全天的干粮就出发了，他们预计天黑才能返回。克利夫顿太太对他们的远足又是叮咛再三。

早上六点钟，一行三人已到了湖的东岸，与森林交界的地方。这里地势极不平坦。树木高低交错，形成一个巨大绿色的拱廊。树叶茂密，层层迭迭，阳光几乎无法射入。林中阴暗潮湿，长着刺柏、落叶松、针叶松等树木。

弗莱普在两个年轻伙伴的陪同下走进了树林。林内大树盘根错结，藤类

盘绕，荆棘丛生，没有路。他们只好一边斩断藤萝，一边拨开树枝慢慢前进。不时有受惊吓的鸟儿扑楞楞地飞起又藏进了树荫中，还有被惊扰的四足小动物从洞穴中蹿出，急匆匆地躲进深草里。令罗伯特深感遗憾的是，他既没能看出这是一些什么动物也不能抓住它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溜得无影无踪。

走了半个小时后，始终走在前面的马克突然站住并且发出了惊叹声。

“怎么啦，马克先生？”弗莱普急忙跑到年轻人身边。

“河流，弗莱普。”

“已经到河边了！”水手也感到意外。

“看呀！”马克说。

确实，在他们的眼前，一条河正在静静地流淌着，河水发黑，看来很深。河面最多有六十尺宽。两岸陡峭长满了高大粗壮的树木，好像是河流的绿色的巨大摇篮。河水镶嵌在峭壁山涧之间，蜿蜒穿过狭窄的山谷，湍湍流去。一眼望去水光山色，风景如画。但是到处又是一派荒野景象。林中，有块地方，几棵大树倒下了，形成林中空地，阳光透过树枝像波涛一般涌进林中，似乎像在拥抱森林。林中到处弥漫着松脂的清香；各种青藤从这棵树上攀到另一棵树上；在浓郁的树下，野草丛生，应当是爬行类的最好的栖息地。

弗莱普和两少年默默无语地欣赏着这一片美景。此时，弗莱普在思索着，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到了河边的呢？按他的估计应当再有一小时的路才能到达。他无法解释这一切。马克和罗伯特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这条河，”马克说，“可能不是我们已经勘察过的那条河。”

“对啦！”弗莱普说，“我看水的颜色，和流速都不一样，这条河水发黑，流速湍急。”

“你说的有理，弗莱普，”马克答道。

“这样吧，”海员又说，“让我们沿着河向下走，我们将看到它不是流进大海。”

“但它总该到什么地方去吧？”罗伯特说。

“是的，”马克回答，“它为什么不可能是我们已经勘察过的那条河的支流呢？”

“走吧，我们会知道的，”弗莱普说。

两个少年跟着他们的伙伴向前走去。但走了几百米后，出现了更令他们吃惊的事：他们已经到了湖的西岸。

“你说的对，马克先生，”水手叫道，“这条河不是从湖里流出的，而是流入湖中的，另一条河是从湖中流出的。两条河可能是一条，河水穿过湖水，在比我们第一个宿营地还低的地方流入大海。”

“这使我似乎觉得，”马克说，“大自然中的河流总是流经宽阔的水域然后奔向海洋。”

“是呀，”罗伯特大声说，“这条河流出的地方，就是我的水豚鼠潜到水下的地方。就在那，离这有三英里地远的地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如果有个木筏，我们就可以直接到了湖的右岸，然后再走一个小时左右就到家了。”

“毫无疑问，”马克回答说，“只是你忘了一件事，亲爱的罗伯特。”

“什么事，马克？”

“过了河的上游后，还要再过河的下游——从湖里出去流向大海的那一

段后才能到家。”

“说得很对。”弗莱普说。

“既然是这样，”罗伯特说，“我们只能顺原路走回去。路还远着呢，还是先吃午饭吧。”

罗伯特的建议被接受了。弗莱普、马克、罗伯特三人在岸边一丛美丽的金合欢树荫下，席地而坐，海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凉肉，几个煮蛋，一把松塔，喝着湖中清澈的淡水。他们食欲旺盛，很快就吃完了午餐。

弗莱普、马克、罗伯特站起身来，他们最后又朝四周看了看，湖面上树影婆娑。

在四公里远处，稍向右的地方耸立着一片悬崖陡壁，在那下面有个山洞，克利夫顿太太应该呆在里面。但从这里是看不到山洞的，也看不到炉灶里升起的青烟。在那边，河水改变了方向，流入森林之中。两岸山峦起伏，树木重迭，还有白雪皑皑的主峰居高临下，俯瞰丘陵……。所有这些美景使得两个少年浮想联翩。

“应当让母亲也来欣赏一下这大自然的美景，”马克说。

“如果我们用船就可以把她和杰克、贝尔都带上一起来游湖。”

“是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划船顺河而上，到达湖中呢？”

“好主意！”罗伯特叫道，“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河的上游情况了。多美的水上远游啊，弗莱普！”

“所有这些都实现的。”善良的海员回答，他非常高兴看到马克和罗伯特对未来充满热情。“但是请耐心一点，我年轻的先生们，眼下还有两条河挡住我们的归去的路呢，我们还是早点上路返回营地吧。”

这是最好的建议了，弗莱普做了个出发的手势，三个人手执棍子踏上返回的路途。他们沿着湖边小径走着，这比森林里的路好走多了。远足者们已经完成了他们今天探察的任务，归途中当然要重演猎人的角色了。幸亏马克用棍子击中一只在洞中半睡半醒的刺猬，否则他们将空手而归。和它们的欧洲同类比，这只刺猬的头较长，尾巴较短，耳朵也较长，它似乎属于亚洲食虫类刺猬。

这只刺猬仅止是只很不起眼的猎物，但毕竟还算是只猎物。所以马克把它挑在了自己的棍子上。另外，它的刺坚硬、锋利，可以装在箭头上，对于制造武器还是十分有用的，所以弗莱普劝他的年轻朋友们不要看不起这只刺猬。

下午三点，弗莱普、马克、罗伯特三人到了洞前，他们加快了脚步，因为要变天了。乌云遮住了天空，大滴的雨点就要落下来了。开始刮风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克利夫顿太太对弗莱普和她的孩子们长时间离开并没有抱怨，在他们不在时没有什么意外烦人的事发生，只是在悬崖一侧，离洞不远的地方可以听到野兽的嚎叫声。

是不是有什么猛兽在山洞附近出没呢？克利夫顿太太认为可能是一些猴子。但弗莱普深感有必要加强防备，应当在洞口安装一个防护门。但只有一把刀子，怎么能伐树，锯板呢？

在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这个星期里，没有进行新的勘测工作。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几乎没有一个晴天。值得庆幸的是，风暴是从西北方向吹过来的，暴风雨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山洞背面的岩壁上，而山洞正面却躲过了大雨

的正面冲刷。如果还在第一个宿营地，情况会如何呢？小船充当屋顶的庇难所能经得住这倾盆大雨的袭击吗？现在，这个山洞既不透风，又不漏雨。弗莱普还在洞前挖了排水沟，阻挡了雨水从洞口流入。

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保持洞外的灶火不被暴雨熄灭。做为备用的松明火把，在暴雨中多次险些熄灭。好几次暴风夹着雨点旋转着刮进悬崖的角落里差点把火炭吹散、卷走。弗莱普一直守护在火堆旁，用他的身体和他所有的智慧阻挡风雨，保住了灶火不让他熄灭。他疲于应付，焦虑万分。

在暴风雨间歇的短暂时刻，弗莱普和两个少年急忙奔向森林，寻找了一些干柴回来，因而燃料储存并没有明显减少。但暴风雨给克利夫顿太太的烹调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支在洞外的烧汤壶几次被风吹翻，克利夫顿太太不得不在洞内做饭。为了避免浓烟的熏呛，她只能用火炭烤一些肉和干鱼给大家充饥。聪明的小贝尔在旁边帮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因而不断得到弗莱普爸爸的赞扬。

弗莱普爸爸从来没有闲歇过，作为海员他也懂得一些搓绳技术。他用椰子壳纤维搓了许多绳子。这个“制绳工”用他无所不能的双手，设法做了个简陋的转盘，可以把绳子拧得更结实。他很快制出了许多结实耐用的绳子。他打算把细绳子用来做弓箭的弦，但经过试验发现弹性不佳，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但是他打算在合适的时机，用动物的肠子再次试制弓弦。接着他开始制做桌子和长凳。他在靠洞壁的地上打进几段木桩，拆下了小船上暂时不用的前甲板，放在木桩上，他的长凳就这样完成了。他还在洞中央用同样的方法摆放了一张“桌子”。这些家具，受到了女主人的大力赞扬。第一次，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全家终于可以围桌就餐了。

阴霾的天气一直没有过去，狂风暴雨还在继续。弗莱普想：是不是这个地区的雨季来临了，在这样的海拔高度，雨季将继续多久？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打鱼、狩猎，他们该怎么办？所有这些都该有所考虑。

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晚上，狂风暴雨更加了肆无忌惮。弗莱普倾注了所有的力量在保护着灶火。他想，如果风从西北方向刮过，倒还不太可怕，但是，如果风向改变，或形成旋风，问题就严重了。平时，弗莱普总是全夜值班守护灶火，好让克利夫顿太太和孩子们睡觉。但是，近来，因为马克一再坚持，还有他确实无法抗拒长期以来的困倦，因此不管他是否愿意，他不得不答应了马克的请求。于是他和值得信任的马克每人四小时一班，轮流守护灶火。

四月二十一日午夜时分，弗莱普给灶火加足了劈柴，火势旺盛。洞口堆放了许多柴禾以做备用，他又向接班的马克再三叮嘱了几句，然后进洞躺在他的沙床上入睡了。马克蜷缩在岩壁下的角落里，与如注般的暴雨抗争着。

第一个小时安然无恙。虽然狂风呼应着大海一齐在咆哮着，但是，情况还不算更糟。

在凌晨一点半时，突然大风以从未有过的狂暴，携带着海水、雨点和泥沙从西北方向，向西南方向扑了过来，形成一股旋风迅猛地席卷了悬崖峭壁。

马克毫无思想准备，被风沙吹得睁不开眼睛，同时被狂风暴雨一下掀翻摔倒在地上，但是他立刻一跃而起，向着灶火冲去。

然而，炉灶不见了，暴风雨摧毁了炉灶，刮走了支灶的石块，扫净了灶里的炭火；松明火把也被狂风拔起，飞舞旋转着，渐渐消失在黑夜里；被吹散撒落在沙地上的炭火，发出微弱的火光，眨眼间也被暴雨扑灭了。

可怜的马克绝望了。

“弗莱普，弗莱普！”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水手被突然惊醒，立刻向马克跑过去。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他和马克还力图想拾回几块炭火，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用的了。俩人在漆黑的夜里绝望地蹲在了石壁的角落里。

第十二章

情况变得十分严重。一阵暴风雨无情地熄灭了这个已经是极其不幸的一家人的最基本的生活希望，粉碎了他们对前途的憧憬。没有火这一伙人将怎样活下去？今后他们怎么准备所需的食品呢？没有火怎么能抵御冬天山洞里的寒冷？没有火怎么能防卫野兽的袭击？这些问题一下子就都涌上可怜的弗莱普的心头。尽管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但他好似也被眼前的意外击垮了。他怔怔地蹲在黑夜里，目光呆滞，一言不发，衣服全被雨水淋透了，上面沾满了污泥，但他却浑然不觉。

而可怜的马克悲痛欲绝，哭声不住。

“饶恕我吧，饶恕我吧，”他小声嘟囔着。

弗莱普抓住少年的手，并把它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半天没找出一句可安慰他的话。

“妈妈呀，我悲惨的妈妈。”马克不断地叨念着。

“别叫醒她，我年轻的先生，”海员对他说，“她还在睡着，孩子们也睡着呢，别叫醒他们！明天我们再设法补救这场灾难吧。”“这是无法补救的。”马克说，他的胸脯由于抽泣而一上一下地起伏着。

“不，”弗莱普答道，“不……可能……走着瞧吧！”

自信的海员现在都不知该如何表达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事情。

因为倾盆大雨还在下着，他劝马克进山洞去，但是，可怜的男孩坚持不肯进去。

“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他不断地重复着。

“不，”弗莱普说，“不，年轻的先生，这根本不是你的错。就算我在场，不幸照样会发生的。没人可以阻挡这种狂风暴雨！你被风刮倒了，我也会的，我也会和你一样根本没有办法保住一星一点的炭火。别这样马克先生，进去吧。进洞去吧。”

马克接受了弗莱普不断的安慰和劝解，回到洞里，一头扑倒在自己的海藻床上。弗莱普也跟进洞去。坚强的海员从心底里感到绝望，他似乎也被击垮了。一整夜，他反来覆去，无法入睡。他还不时听到可怜的孩子在角落里的抽泣声。

大约五点，当东方出现第一抹晨光时，一缕亮光照进了山洞。弗莱普起身走到了外面，眼前一片暴风雨过后留下的狼狈景象：被风吹起的黄沙堆成了一个杂乱的沙堆；一些大树被连根拔起，吹得老远；一些被拦腰折断，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炉灶里的炭灰被吹的散落了一地。弗莱普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和绝望，他冲着天空，不由自主地挥动着拳头。

这时，克利夫顿太太走出了山洞，看到水手疯狂的动作，她感到十分吃惊。她走近水手，看到他满脸的沮丧表情。见到克利夫顿太太，他竭力想掩饰自己的失态，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办到。

“你怎么啦，弗莱普朋友？”

“没什么，夫人。”

“说吧，弗莱普，我愿意知道一切。”

“但是，克利夫顿夫人……”弗莱普犹犹豫豫地说。

“弗莱普，”克利夫顿太太悲痛地说，“还有什么比我们已经遭受到的打击更严重的灾难又落到我们头上了吗？”

“是的，夫人，只有一个。”水手放小声说道。

“是什么？”

“请看吧！”说到这里，弗莱普把克利夫顿太太带到被破坏了了的炉灶旁。

“火，火灭了！”可怜的女人吃惊地说道。

“是的夫人，夜里，一阵狂风……”

克利夫顿太太双手绞在一起，看着弗莱普。

“你，你没能阻止……”她说。

“是的夫人……我……”善良的海员吱吱唔唔地答道，“我太笨了……我没守护好……我忘了……”

马克也从洞里悄悄走出来，他看到了母亲，也听到了弗莱普的回答，他明白了海员是想把过错揽在自己的头上。他朝着克利夫顿太太跑过去喊道：

“这不怪他，母亲，怪我，怪我……”

不幸的母亲张开双臂，把儿子搂在怀里，马克在母亲的怀里嚎陶大哭。

“不哭孩子，别哭啦，”母亲说，“你把我的心都哭碎了。”

罗伯特、杰克、贝尔也聚集在克利夫顿太太的身边。罗伯特温情地，用尽了所有的好话轻声劝慰着他的哥哥。杰克、贝尔也紧紧拥抱着他。这副伤感的图画催人泪下。

“好啦，好啦，孩子们，”弗莱普说，“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没错，谁也不该受责备，再也没火了吗？好吧，就算我们没有办法重新点着火，我们总有办法克服困难吧！我们总能过下去的。”

“是的，让我们忍受这一切不幸吧！”克利夫顿太太无奈地小声说。

但是弗莱普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几天来，他想方设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试着把火重新点起来。

用火石引出火星，是个比较容易的办法，在沙滩上到处都可以找到火石。弗莱普用刀子火石上划出了火星，但是必需有专门的物质才可以引燃这些火星。当然，火绒是专门用来引火的；一种多孔菌类植物如海棉状，柔软的干蘑菇肉，如果把它浸入硝酸盐或氯酸钾溶液中进行处理，或让它沾满火药，都可以制成极其易燃烧的物质。也许在这块土地上可以找到这种蘑菇充当火绒，但是这需要时间去找。弗莱普又试着用海藻引火，但是效果不佳。

多种方法试验失败后，海员又求助于野人钻木取火的方法。这需要专门的木材，也需要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磨擦。弗莱普想方设法试了无数次，引得马克和罗伯特也照样模仿，但最终除了两手磨起了许多水泡，却是一事无成。

弗莱普不得不放弃钻木取火的方法。他寄希望于找到一种多孔菌类，或一种植物的果肉和杆髓可以替代火绒。

自从那场可怕的灾难之后，四天又过去了。原来在被遗弃的人们心中已经确立的对弗莱普的信任感，和对未来的希望又悄悄地消失了。全体人员都沉默无语，孩子们和弗莱普也没什么话说，再也没有什么目前的打算和未来的规划了。

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只能靠储备的熏鱼和熏肉维持了。但是储备每日都见减少。没有火，去打猎，捕鱼还有什么用？因此，远足计划也都搁置起来。弗莱普每天都只能以植物类食物供给小团体成员。

这些植物食品中，最宝贵的当然是椰子。没有熟透的椰子里有大量清凉的椰汁。孩子们在椰子壳尾部较软的地方扎上几个洞，然后很高兴地吸饮里面的液体。有一次罗伯特把喝剩的椰汁倒入竹筒和葫芦容器内，过了一段时间后，椰汁发酵变酸了成为一种带泡沫的饮料，味道好极了。但是有点上头，

喝多了会醉人的。当椰子完全成熟后，椰汁凝结、变硬，成为椰果肉，非常卫生，富有营养。

在离山洞不远的地方有大量的椰子树，因此椰果成了全家日常生活的主食。

采摘椰子也不困难。马克和罗伯特用弗莱普搓的绳子做也安全带，绑在身上，然后灵活地爬上高高的椰子树，摘下椰子，扔到地上。因椰壳很硬不会摔坏。然后，他们再用大石头把椰壳砸开，取食里面的椰肉。弗莱普看到椰壳被砸坏感到十分心痛，如果有锯，他可以把椰壳做成极好的生活器皿。

弗莱普又发现一种植物，很快小团体成员又把它当成了日常主食。这是一种海上植物，亚洲人经常吃它。弗莱普也吃过它。这是一种马尾藻类植物，在悬崖下的岩礁上可以找到很多。这种植物有点发粘，呈胶冻状，还有一种怪味，但是很有营养。开始时，小孩子一见到这种东西就做鬼脸，但后来他们也吃习惯了，而且还觉得味道蛮不错的，反而越吃越多。

因为蛋白质也是身体必须的营养，石蛭、贻贝和别的一些可以生吃的贝类动物也成了日常用餐的调济食品。另外，马克在山洞下，海岸南边的岩石上，又幸运地发现了一种新的贝类。

“弗莱普，有一天，”马克叫着海员，递给他一个软体贝类动物。

“一个牡蛎！”弗莱普叫着。

“是的，弗莱普，每年一个牡蛎可以产下五万到六万只牡蛎卵，这样我们就有无穷无尽的牡蛎可吃了。”

“是的，马克先生，你又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我们该好好观察一下牡蛎的数量。这种贝类完全可以生吃。但是我不清楚它们是否特别有营养。”

“不，”马克回答，“牡蛎只含少量的氮，如果一个人每天只吃牡蛎，最少要吃五六十打才行。”

“好吧！只要岩礁能供给我们足够的牡蛎，我们就十几打、十几打的吃吧，我还没听说过吃牡蛎而消化不良的。”

“好极了，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

“等一下，马克先生，我们最好先察看一下牡蛎礁床，把情况搞确实一些。”

第二天，四月十六日，马克和弗莱普穿过沙丘，沿着西海岸向南走去。离营地五、六公里后，海岸线变得怪石林立，景色奇特，一派石灰岩海岸的景象；有的岩石高耸如烟囪，有的又如黑色的小丘在海水中时隐时现。海潮汹涌澎湃，涛声如雷。远处无数的暗礁排列成行，直到海角的最南端。因此，连最小的船只也无法在北边海岸上岸。

弗莱普和马克一前一后向南走着，一路上，他们都无话可说。海员满脑子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怎样解决火的问题。一边走着，他们脚下不时地踩碎许多空贝壳，发出一阵阵的咯嗒声。在涨潮时被海水淹没的平坦的岩石下，肯定还藏着无数的海螺，这也是非常鲜美的海味，可惜必须煮熟才好吃。

他们还碰到一只大海龟，龟背是淡绿色的，非常好看。要在过去一定会令他们非常兴奋。

弗莱普先看到了这只爬行动物，它正在岩石间穿行，向着大海爬去。

“帮我一下，马克先生。”他叫道。

“多漂亮的动物呀，可是怎么才能抓住它呢？”男孩问道。

“太容易了，”弗莱普回答，“只要把它翻过来，肚皮朝天就行了。用

棍子，像我这样。”

海龟已经预感到即将降临的危险，立刻团缩起来，既看不到它的头，也看不到它的爪子了。

弗莱普和马克把棍子插入海龟身体下，两人一齐用力，把它翻了个肚皮朝天。海龟有一米来长，足有二百公斤重。

爬行动物被翻过来后，可以稍微看到一点它的扁平的小头，它身体大部分都藏在了拱形甲壳中。

“现在，我们，”马克问弗莱普，“该如何处理这只爬行动物呢？”

“怎么处理它，我年轻的先生，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有火的话，可以把它做成美味。这是食草动物，它吃海滩上的大叶藻。它的肉非常鲜嫩，有一种草香味。有名的乌龟粥就是用它的肉做的。”如果不是在受了致命打击后，处在目前的困境中，弗莱普说话时贪吃而幽默的语调会引人发笑的。他看着海龟时的眼神，他说话时过分露出的白牙，和他舔着嘴唇似乎已经品尝到美味的样子，既可笑，又让人同情。

马克听着同伴的话，心里非常明白其中的含意，他又想起了那个暴风雨的夜晚，那让他永远不能饶恕自己的可怕的一幕。

“走吧，”弗莱普跺跺脚说，“我们在这没什么可干的了，走吧！”

“那，这个海龟怎么办？”马克问。

“真的，”弗莱普说，“我们无法吃它，这不是它的错，不该让它这样白白的死去。这太残忍了。来，伸出棍子，把它翻过去。”

爬行动物又被翻了过来，弗莱普和马克走开了几步。海龟开始时还一动不动，后来听不到脚步声了它便露出了脑袋，大眼睛咕噜噜地转了转，向四周看了一下，像棍子似的扁平的四肢从壳中伸出，慢吞吞的，但极用力地，向大海边“奔驰”而去，很快就消失在海浪之中。

“一路平安！海龟先生，”弗莱普喊着，他的声调既可怜又富有喜剧色彩。“你可以向朋友们吹牛说你是个有运气的家伙了。”

弗莱普和马克又接着赶路了，他们很快到了马克发现牡蛎的地方。这里有一片比较平坦的岩石连续不断。弗莱普认为这里到处是岩礁，但是，采集牡蛎并不困难。岩石下的牡蛎成千上万，它们的个头不大，但肉味鲜美。弗莱普和马克找了几个贝壳半开的牡蛎先品尝了一下。他们感到味道之好简直可以和康卡尔地区产的上等牡蛎相媲美了。

“等到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弗莱普说，“风是从陆上吹过来时，我就驾着咱们的小船绕过暗礁、把船停到离牡蛎岩床只有一链的地方，然后我们采它一船牡蛎，把它们养在悬崖下的海水里，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享用了。”

这天马克和弗莱普，迅速地采摘了几十只牡蛎，四十五分钟后，他们带着牡蛎顺利地返回了岩洞。

牡蛎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欢迎，它立刻成了当天晚餐的主食。

要想撬开这些牡蛎的壳却成了难事，因为只有弗莱普的一把刀可以使用。如果还有灶火的话，只需将牡蛎放在炭火上烤一下，它们自己就会张开贝壳。现实，使小团体成员随时都感到没有火的日子是多么难熬。

弗莱普用他的刀一个个地撬着牡蛎壳，孩子们围在他身边关注地看着他。

当撬第八只牡蛎时，弗莱普没能把刀插到两片贝壳相连的缝隙中，于是，

只听到啪的一声，刀片从中间折断了，一段掉到了桌子上。

“混蛋，真倒霉！”弗莱普再也无抑制心中的怒火跳了起来，大骂道。

火熄了，刀子也断了，局势更加恶化了。将来日子会变成什么呢？弗莱普如此尊敬和热爱这一家人，他甚至愿意为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现在他真不知道他们的日子将怎么过下去？

第十三章

灶火熄灭了，刀子折断了，这两个灾难的降临，是否预示着上帝也打算遗弃这些被抛弃的不幸的人们呢？

刀子折断后，弗莱普走出山洞，把手里的刀柄用力向远处扔去。孩子们沉默无语，愣愣地呆在原地一动没动，他们深深明白这新的不幸的事件的严重程度。

弗莱普走出山洞后，克利夫顿太太随即也站了起来。由于悲痛和疲劳，她双眼红肿，脸色苍白；她感到心情沉痛得好像有块磐石重重地压在心头，她一只手不由地紧紧揪住了自己胸前的衣服。她跟随弗莱普走出了山洞。

弗莱普背向山洞，双臂交叉在胸前，目光下垂，好似一尊石像呆立在黑夜中。克利夫顿太太向他走了过去，轻声叫着他的名字。

弗莱普没有反应，他什么也没听见。

克利夫顿太太走近他，轻轻拉了拉他的胳膊。

弗莱普转过身来，他哭了！是的，大滴的眼泪从他的面颊上流了下来。

克利夫顿太太握住了他的手。

“弗莱普，我们朋友，”她轻声、镇定地对他说，“刚上岸时，当我被痛苦击垮、完全绝望时，你用真挚的语言鼓励我，你对我说，为了四个孩子，我也应当活下去。是你使我坚强起来了。而今天，该轮到我向你说同样的话了，我要对你说，弗莱普朋友，不要灰心！”

可敬的海员听着这位母亲发自内心的劝慰的话语，他想说点什么，但是，抽泣使他哽噎地说不出一个字来。

克利夫顿太太看到她的话开始起作用了，海员渐渐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于是，她接着轻声细语地鼓励他，对他说，她的孩子，和她本人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如果他如此绝望，放弃一切，那么他们整体的前途将更加可悲，他们可真是没有任何指望，全都彻底完了。

“您说得对，”海员终于开口了，他已经恢复了平静。他接着说，“您，一个女人都表现得如此坚定勇敢，我要丧失勇气就太不应该了。对，我要继续奋斗，去战胜恶运。您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要像他们的父亲那样，为他们战斗，为他们工作。但是，请原谅我刚才的沮丧和失态，这是很难控制的。但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弗莱普紧紧地握了一下克利夫顿太太的手，没再说一句话。他捡起了折断的刀柄，转身进入山洞，用刀片接着撬开一个个的牡蛎壳。

这些不幸的人们太饿了，他们静静地吃着牡蛎、马尾藻、松籽，他们只能用这些东西充饥了。没有一个人说话，孩子、母亲、海员大家都心情万分沉重，失望紧紧攫住了每一个人的心。

在接下来的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三天里，弗莱普和孩子们顽强地收集着椰子、马尾藻等可以充当食品的东西。弗莱普两次驾船到牡蛎岩礁去，他运回了大量牡蛎，把它们养在了山洞岩壁下的海水里。牡蛎和海藻成了他们每日的主食。然而这些欠缺营养，肉味清淡的软体动物远远不能满足胃口的需要。但是坚强的孩子们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不想再给母亲增加额外的负担。

面对孩子们个个萎靡不振，身体愈加消瘦，克利夫顿太太不能视而不见。弗莱普当然也都看在了眼里。但是，可怜的海员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试过所有他所能想到的办法。但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现在他感到束手无策了。

全家人只能盼望着造物主的解救了。“上帝一直都是仁慈的，难道这次不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吗？”弗莱普默默地想着。

这一天，弗莱普决定沿海岸向北进行一次远足。也许在那边有人居住？不能再推迟了，他必须尽快了解一下情况。因为孩子们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他们再也走不了太远的路了。这次弗莱普打算走得很远，甚至夜晚也不能返回，因此他决定独自进行这次勘察，让大孩子们也留下陪伴母亲度过夜晚，以防不测。

弗莱普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克利夫顿太太。她同意了这一计划。她想也许弗莱普能带回好运，尽管这种机遇很小，但不管怎样不能错过任何机会。

这天是四月二十九日。中午时分，弗莱普向全家道了别后就上路了。他所带的干粮只有几把松籽。因为他将沿海岸进发，他打算一路上采牡蛎、海藻等充饥。

天气也非常晴朗，微风从陆地上吹来，海面上泛起微微的涟漪。

马克陪弗莱普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然后和他告别。

“照顾好小孩子们，马克，”海员对他说，“如果晚上我回不来，不要为我担心。”

“好的，弗莱普，再见吧。”少年人说。

马克沿着悬崖走了回去。弗莱普向着海岸边、河口处走去。很快他就到了第一个宿营地看到原来的灶火早已经熄灭了。望着没有一丝火星的黑炭，望着曾经用来支撑小船的遗迹，弗莱普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他曾经存有侥幸心理，希望在此能发现那怕是一星炭火，但现……

“如果我只是一个人被抛上荒岛怎么也好对付，可现在还有孩子，妇女！”弗莱普默默地想着心事。

弗莱普到了河的左岸，他打算游过河去。游泳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他观察着对岸，发现那边景色迷人。有一座悬崖峭壁，沿海岸伸展，看上去攀登到崖顶并不难。他打算登上去，对周围进行观察。

弗莱普脱下了衣服，打算顶在头上。当他脱下上衣，正折叠时，突然，他摸到口袋里有个鼓鼓囊囊的东西。掏出一看，是个用宽宽的梧桐叶包裹整齐的并且用椰子纤维绳捆扎结实的小包。他感到十分吃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忙解开细绳，展开树叶，看到一块饼干和一小块咸肉。他第一个反应是把这些吃食立刻送到嘴边。

但是，他马上又止住了自己。这是克利夫顿太太看到他没带什么食物上路，而把可能是最后的储备都悄悄地塞给了水手。

“多么高尚的、可尊敬的人呀！”海员感叹着。“如果我吃了这饼干和咸肉，她和孩子们就一无所有了。”

想到这里弗莱普重新收好小包，放进衣袋，决心一指不染地将它带回去。然后他把衣服叠好，顶在头上走进河里。

河水清凉，让弗莱普感到振奋。展臂奋力游了不大一会，他便到了对岸。上了岸，脚踏绸缎一般细软的黄沙，他迎风站立着，等着风把身上的河水吹干。然后穿上衣服，沿河滩向悬崖走去。没费太大的力气他就攀上了高约二百尺的悬崖顶端。

弗莱普第一眼就是向大海望去。海面上总是荒无人迹。海岸线在西北边变了进去，形成了一个周长五六海里的小海湾，河水就是从这里流入了大海。这的确是个凹进陆地的避风港。悬崖向海中延伸约三、四公里，突然，陆地

似乎是消失在了海水中。在悬崖那边还有什么？不得而知。

在高地的东部边缘，也就是大海的对面，是一片广阔绿色的树林，层迭起伏地长在山脉的脚下。条条山梁汇聚上升，渐渐形成了高耸的主峰，它居高临下俯瞰着周围的丘陵、平原。这里景色壮观、土地肥沃，与南部的贫瘠荒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是啊，”弗莱普想着，“在这片海岸上，我们这一小群人应当能生活得幸福、繁荣。只要有工具，有火，我们就有希望和未来。”

弗莱普一边想着，一边迈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他一直走在崎岖的悬崖顶上，他一边走着，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地形。一小时后，他到了陆地突然消失在海里的地方。悬崖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海角，海湾的北岸就在这里结束。而海岸线从这里接着向东延伸，形成一个尖尖的海岬。

在悬崖下面，在弗莱普的目光下约二百尺的地方好似是一片多沼泽的地区，也就是说是一片宽阔的带有许多死水塘的沼泽地，长和宽都有四公里左右。在离大海三、四百尺远的地方，在沼泽地与海岸线之间，一行沙丘沿着形状变化多端的海岸线由南向北绵延排开。

弗莱普感到沼泽地向内陆延伸得太远，因此，他决定不绕沼泽地而行，而沿着沙丘和沼泽地的边界线走一走。悬崖有一块地方坍塌了下来，弗莱普顺着坍塌的斜坡下到了悬崖下的地面上。

这片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是硅粘土和各种海生动植物的残体碎片堆积腐烂形成的；到处可以看到一团团的灯芯草、刚毛藻、羊苔藻，散落在地面上，还有一个个小水洼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可以看出这些积水既不是大雨过后遗留下来的，也不是河水泛滥的结果，而是从地底下渗出的。

在水生植物上面，在一片片小水塘的水面上，栖息着一群群的水鸟。一个在沼泽地打水禽的猎人在这里是可以百发百中的。那些野鸭、针尾鸭、呆头鸭成群成伙地在这里生活繁殖。它们似乎不太怕人，人们可以靠近它们。甚至，弗莱普只要扔块石头就能击中它们。

但是击中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诱人的肉类美味只能让海员感到深深的遗憾。他赌气转过脸去不看水鸟，加快步伐踏着泥泞朝海边走去。他边走边用棍子探路，拨动着水草，以免踏进水洼，或陷入泥泞。尽管他灵活地躲过了水洼、淤泥，但是他只能行走得很慢，很慢。

终于，下午三点半左右，他到了沼泽地的最西边，踏上了位于大海和沙丘之间的一条比较好走的路。这是一条细沙覆盖坚实的路，地面上到处散落着各种各样的贝壳。弗莱普加快了步伐，嘴里咀嚼着唯一的食品：几粒松籽。渴了他就喝从地下渗出的留在水洼里的积水。这片海岸上暗礁很少，因此也没有弗莱普的胃口早已适应的贝类食品。幸亏弗莱普既有哲学家的精神，又有哲学家的胃口，他知道如何对付眼前的困难。

他继续向北行进探索着。在这片荒凉的沙滩上，他到底希望碰到什么呢？一所土著人的小草屋？一些海难船只的碎片？或者一个对他有用的漂浮物？不，更确切地说，尽管勇敢的海员在竭力地克制自己，但是，他确实已经丧失了信心，他只是机械地走着，没有固定的想法，没有确切的目标，还可以加一句：没有对未来的希望。

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好几公里地，景色是单调的少有变化的：总是一边是海洋，一边是沼泽地。在这一片大自然的天地里，在弗莱普的眼里到处是荒凉，到处是孤寂。没有一点将会有什么变化的征兆和预示。弗莱普想

为什么还要远征考察呢？他何必要进行这种毫无收益而又劳苦自己的搜寻呢？是不是在冥冥之中，他模糊、朦胧地预感到迟早会发生点什么事情呢？

弗莱普在两丛灯芯草之间坐下，草根伸入沙地，周围积起了小小的沙丘。弗莱普两手抱膝，头贴在膝上，面对眼前波涛起伏的大海，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这样静静地呆了半个小时。最后，他慢慢地站起身来，打算返回营地。

正在此时，他隐约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这立刻引起了海员的注意。这声音决不像野鸭的鸣叫声，倒像是小狗，或狐狸的呜咽声。

弗莱普跳上一个大沙丘，极目向沼泽地望去，他什么也没看见，只见一群水鸟从高高的水草中扑楞楞地飞起来。

“那边有什么动物，”弗莱普说，“准是什么爬行动物惊动了这些水鸟。”

弗莱普专注地观察着，但高高的水草却一动不动了，怪叫声再也没有响起。野鸟飞起的那块沼泽地里不像还隐匿着其他有生命的动物。海员就这样静静地等了几分钟，他又转过脸向海滩、沙丘望去。沙丘后也许藏着什么危险的来客？弗莱普握紧了棍子，准备好随时应付突发的袭击。但沙丘上灯芯草纹丝不动。

“可能是我听错了。”弗莱普说着跳下沙丘，向海滩走去，他打算顺原路返回营地。

当海员向前刚走了五分钟的路，一阵呜咽声又响了起来，似乎离得更近了。

海员立刻停住了脚步，他想这回准没听错。

这是低沉的，筋疲力竭的狗叫声。

“一只狗在这、在这个海岸上！”弗莱普半信半疑地嘟哝着。

弗莱普静静地听着，两三声狗的哀鸣声又传入他的耳朵。

弗莱普又退回了几步，侧耳细听着。“是的，是只狗，”他说，“但不是野狗，因为野狗是不会叫的，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

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使海员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为什么在这个海岸上有一只狗？是不是这里有土著人的茅屋，或者有海上遇难人的隐蔽所？应当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搞清楚情况。

弗莱普又跳上了沙丘群。他感到异常地紧张激动。他从这个沙丘上跳下来又跳上了另一个沙丘。狗的声音似乎离得还有点远，他只能听到而什么也看不到。

一片水洼旁长着一丛高高的茂密的野草。突然，这丛草打开了，从里面钻出一只动物。出现在弗莱普眼前的是一只瘦骨嶙峋的狗，身上粘满了泥污，已经是奄奄一息，它在地上挣扎着艰难地向前爬行。

弗莱普向狗跑去。狗似乎在等着他。这是只高大的狗，两耳下垂，尾巴毛绒绒的，但是湿漉漉的沾满了泥土；它的脑袋宽大，一副聪颖的模样。可以看出这是只伶俐的长毛垂耳狗。它伸出了爪子，这是什么样的爪子呀！上面全都是血污。而它的头上也是泥污不堪。但是它的目光温和、善良，令人喜欢。弗莱普知道，他用不着害怕这只动物。

狗，爬着靠近了弗莱普。弗莱普向它伸出手去。狗舔着弗莱普的手，然后又咬住他的裤子想把他拉向海边。

突然，弗莱普停住脚步蹲了下来，他把狗的头抱近一些，在这张沾满淤泥的脸上仔细地辨认着，然后不由地叫了起来：

“它！不可能！”

然后他把狗头上的泥污弄掉，看了又看。

“菲多！”他终于叫了起来。

听到这个名字，狗做出了极特别的反应，它想蹦起来，但是它已经没有力气了，它只能用力地摇着尾巴，表示它很高兴被认了出来。

“菲多，”海员重复地叫着狗的名字，“是你呀？菲多，你在这！”

不难理解，但难以描述真诚的海员在这片荒凉的海岸上看到这只狗时的惊讶心情。弗莱普知道菲多是工程师的伙伴，孩子们的好朋友，在温哥华号上时，他也经常抚摸过它。菲多也认出了弗莱普。

“但是它不可能独自在这里吧！”弗莱普喊道，“到底在温哥华号上发生了什么事？”

菲多好像听懂了海员的问题，它想回答他，它叫着，咬拉着海员的裤子，险些没把裤子撕坏。弗莱普立刻明白了这只聪明的狗的意思。

“那还有什么？”他说，“好，我们去看看。”

他跟着这只聪颖的狗走去。

弗莱普在狗的带领下一前一后地穿过沙丘，走到海滩上。菲多好像重新获得了活力，它跑前跑后，一路催着海员加快步伐。海员也极其激动。他暗中希望着，但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希望的是什么。他忘了疲劳，忘了已经走过的路，和返回时还需要走的漫长艰难的路，只是紧跟着狗向前小跑着。

将近下午五点了，太阳快在地平线上落下去了。弗莱普和菲多到了一个较高的沙丘旁。菲多看了看弗莱普又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呜咽声，朝着两个沙丘中间小路扑过去。弗莱普紧跟着菲多，他绕过一丛灯芯草，猛然看到沙地上躺着一个人，他不由地惊叫起来。

弗莱普急忙走上前去，他认出了这是克利夫顿工程师。

第十四章

多么偶然的巧遇啊！”不如更确切地说应该感谢上天的有意安排啊！父亲、丈夫又回来了，这时克利夫顿一家是多么大的变化啊！尽管他们还处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但现在他们可以看到希望和未来了。

当弗莱普看到躺在沙滩上的人时，他根本没有去想人是死了还是活着，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奔过去。哈里·克利夫顿脸朝天地摊在沙地上，四肢张开一动不动；他面色苍白，眼睛紧闭，嘴半张着，还吐出了半截舌头。他的衣服破烂不堪，上面还满是泥点。在他身边，弗莱普还看到一只老式石弹手枪，一把刀子和一把船员专用的斧子。

弗莱普弯下腰，他解开可怜的人的衣服，摸摸身体，发现身体还是热的，只是由于饥饿和伤痛，被折磨得瘦得可怕。弗莱普抬起了克利夫顿的脑袋，看到脑壳上有长长的一条伤口，周围还结满了血块。

弗莱普把耳朵贴在了伤者的胸口上听着。

“他在呼吸，他还在呼吸，”水手兴奋地喊道，“我要救活他，水，水在哪？”

在几步远的地方，弗莱普看到在沼泽地旁的沙床上，涌出一条小溪，正涓涓流向大海。他急忙跑过去，把自己的手帕浸入水中，然后回到伤员身边。他先擦拭着克利夫顿的头部，把被血粘住的头发小心翼翼地从小伤口处移开，又细心清洗了伤口，然后又用手帕湿润着工程师的前额、眼睛和嘴唇。

哈里·克利夫顿轻轻地动了一下。他的舌头缩回到半张着的嘴里，弗莱普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饿，我饿！”

“唉！”弗莱普说，“可怜的人，天知道他多长时间没吃东西！”

但是，怎样才能给这个不幸的人的肉体注入活力？怎样才能挽留住这正在悄悄逝去的生命？

弗莱普猛地想起饼干、咸肉。“对了！真是上天启发了这个可敬的女人。”

弗莱普跑到溪边，用一个大贝壳盛回一些清水，把饼干放在里面捣碎，搅成糊状，然后再用一个小贝壳当匙，一点点地喂着工程师。

由于极度衰弱，哈里·克利夫顿几乎不能进食，他挣扎着费力地咽着饼干糊。几匙之后，他似乎清醒了一些。

弗莱普一边喂着他，一边像慈母劝慰生病的孩子一样鼓励着工程师。半个小时过去了，哈里·克利夫顿睁开了眼睛，他差点熄灭了的目光逗留在弗莱普的脸上，他肯定认出了弗莱普，因为伤员的脸上浮出会意的微笑。

“克利夫顿先生，是我，温哥华号上的水手。您认出我来了吗？请什么也不要说，我明白您的意思，您只要听我讲就行了。您的夫人和孩子们都很好，一切都很好，他们看到您该多高兴呀！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弗莱普说道。

伤员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弗莱普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工程师的手里时他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没有必要谢我，这算不上什么。倒是我应当感谢你，感谢你来找我们，你做得真好！”

善良的弗莱普笑着，他轻轻地拍着工程师的手示意让他放心。菲多也加入进来表现他的抚慰，它讨好地舔着主人的面颊。

弗莱普突然叫道：

“噢！我想起来了，菲多，你也快饿死了吧！快吃吧，你的命比我的命

还珍贵！”

说着弗莱普递给这只忠实的狗几小块咸肉和饼干。他把节约了一天的宝贵的储存都奉献了出去。是啊，父亲找到了，没必要为他们一家再多担忧了。

哈里·克利夫顿吃了一些饼干糊后，精神似乎好多了。弗莱普又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口，这是非常严重的挫伤。弗莱普曾处理过许多这类外伤，他把手帕包在了工程师的头上。他又在沙丘的斜坡上铺上干燥柔软的水藻，把伤员轻轻地移到他匆忙准备的“床”上，把自己的衬衣和宽大外衣部盖在了伤员的身上。

克利夫顿听任弗莱普为他做着这一切，他只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他。

“你什么也别说，”弗莱普对工程师说，“我现在没必要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你以后再讲吧，最重要的是等到了这一天，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

然后他贴近他的耳朵问道：

“你能听清楚我的话吗？克利夫顿先生？”

哈里·克利夫顿的眼神里流露出肯定的回答。

“听我说，”弗莱普又说，“天快黑了，但是夜色是很美的，不是吗？在离这里七、八公里的地方，有个我们的宿营地，你的太太和勇敢的孩子们都在那里，我要把你运到那边去，但是海岸上道路崎岖，我已经有了办法。”

克利夫顿工程师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水手，当他听到他所爱的人一切都好的消息后他的精神更好了一些。

“我打算这样做，”弗莱普接着说，“你需要护理，我要尽快把你运送到山洞去。我先把你单独留在这里几个小时。这有一点饼干和水，还有一点咸肉，菲多是不会动这些东西的，你能听见我说的吗？现在已经八点了，两个小时后就到达山洞，然后我驾着小船过来，用船把你载回去。你最多在这等我四个小时，午夜时，我就能返回来，然后我们等着海水退潮，小船顺水很快就能把我们带到山崖下，早上八点钟时，你就能躺在山洞里了，在一张舒服的沙藻床里，在你亲爱的家人之间了。怎么样，同意我的计划吗？”

“是的，”克利夫顿无力地小声回答。

“就这样，我们说好了，”海员又说，“我走了，克利夫顿先生，相信我，您会看到我对约会是多么守时的。”

弗莱普又给伤员整理了一下床铺，让他更舒服一些，然后又握了握他的手，最后对菲多说：

“你，菲多，你是个乖男孩，好好照顾你的主人，别动他的饼干糊。”

菲多肯定是听懂了，因为它叫了一声，声音非常像“是”，弗莱普感到满意了。这个可敬的水手迈着大步，很快走远了。

在返回的途中，弗莱普的心情是多么激动。他感到万分高兴，因为他没有空手而归。他忘了一天的疲劳，忘了熄灭的火，忘了折断的刀子，一个像克利夫顿先生这样的工程师不是足以使大家摆脱困境吗？有他在，即使赤手空拳，也能创造一切。现在又有无数的打算和计划涌上弗莱普的心头，他相信，他可以完成所有计划。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海岸线消失在漆黑的大海之中。月亮到后半夜才能升起。弗莱普，在这黑夜中，只能靠他的本能辨别方向。为了不绕远路，他必须重新穿过沼泽，然后沿着悬崖返回山洞。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他必须在沼泽地里找到他来经过的小路。他一步也不能走错，否则会陷入泥潭。他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前进，不时地惊起栖息在水草中的野鸟。

“真讨厌！”弗莱普自言自语着，“这块地像个大漏勺，除了洞还是洞。不过我一生中还遇到过比这更恶劣的沼泽地，这块烂泥潭怎么能挡住我呢。”

只要沉着、镇定，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弗莱普已经是汗如雨淋，浑身溅满了泥点，但是，他一刻不停地继续前进着。终于到了他从悬崖下来时走过的坍塌斜坡了。也许二十个人也找不到这条曾经走过的小路，但是弗莱普好像具有盲人走夜路的本能，在黑暗中找到了上坡的路。他像岩羚羊一样灵活地爬上了悬崖。

“可算有块结实的地方了！”弗莱普说，“这可恶的沼泽，快要累死我了！我的腿都快断了，可是我还得再奔跑一阵。”

弗莱普说到做到，他两肘在肋边摆动着，挺起胸来，像个职业长跑选手，很快就跑完了悬崖顶上的路，下到了河的右岸。他迅速脱掉裤子和仅有的贴身衬衣，叠好顶在头上。他跳进河里，几下就游到对岸，不等身上的水干就穿上衣服，继续沿河岸奔跑。很快他到了第一个宿营地，于是，沿着悬崖脚下向山洞跑去。

在十点多一点时，他已经到了去山洞的最后一个转弯处。这时，他听到呼唤声。

“嗨，弗莱普！”

“嗨，马克先生！”

海员和少年相遇了。马克担心弗莱普，他久久不能入睡，于是在母亲睡下后便走出了山洞。一来是为了全家的安全，到外面巡视一下，再者也是为了迎接一下弗莱普。这是第一次在没有弗莱普守护的情况下过夜，因此这个夜晚对马克来讲好似长得没有尽头。

弗莱普没太在意年轻人的出现，他只是在思考是否要立刻把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他。最后他认为：“这个男孩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有坚强的神经，他可以承受一切意外，再说好消息总不会给人带来伤害的。”

“弗莱普，”马克这时问道，“你的探察如何？”马克的心也突然激烈地跳了起来。

“有新情况，马克先生！”海员回答说。

“啊！弗莱普，”少年大叫，“你给母亲带回了希望吗？她需要有力的安慰，她已经被不幸压垮了！”

“马克先生，”弗莱普回答，“我给你带回了如此好的消息，如果你听后不感谢上帝，你就是个没良心的家伙！”

“是什么事，弗莱普，倒底是什么事？”年轻人问着，激动得全身发抖。

“镇定点，先生，”弗莱普说，“听我说，我找到了菲多。”

“菲多！我们的狗，我父亲的狗！”

“是的，菲多，又瘦、又弱，几乎快死了的菲多，可是它认出了我。”

“还有呢……”马克犹豫地问着，“还有呢……说呀，弗莱普，你为什么没把它带回来？”

“没有先生，我把它留在那了，因为有人需要守护。”

“我父亲？”

“是的。”

马克险些没有跌倒，幸亏弗莱普及时扶住了他。少年扑到海员怀里痛哭起来。弗莱普向他讲述了巧遇的经过。父亲还活着！听了这个消息马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对不起，”马克拉着海员的胳膊说，“快点把他运到这里来吧。”

“是的，”弗莱普答道，“一分钟也不能耽误，这就是我的决定，马克先生。”

弗莱普告诉马克，他打算用船，乘涨潮时赶到哈里·克利夫顿呆的地方，因为他答应午夜时返回，他要遵守诺言，因此必须尽快出发。

“我母亲呢？”马克说，“我是否该预先告诉她呢？”

“马克先生，”海员答道，“这事似乎有点难处理，我的直觉告诉我说：应当慢慢地告诉克利夫顿太太……”

“我不和你一起去吗？弗莱普？”少年问道。

“我想为了你母亲，你还是留下来好，马克先生。”

“可是我父亲，我父亲在等着我，他需要我的帮助。”

“不，我年轻的先生，你是长子，我不在时，你有义务照看全家。再说我们最迟早上八点就可以回来了，你只须再耐心等几个小时。”

“可是，”少年还想坚持，他说，“如果我可怜的父亲完全被折磨垮了，我没在他身边，为他……”

“听着！马克先生，”诚实的海员严肃地说，“我向你宣布的是我找到了还活着的父亲。我将给他的家庭带回的还是个活着的父亲！”

马克同意了弗莱普的计划。事情只能是这样安排，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是长子应当照顾家庭，而且是因为只有他才可以把这巨大的好消息灵活地告诉他的母亲。此外，他也不能不告诉母亲一声就和弗莱普一起离开，但是母亲现在还正在睡着，他不愿惊扰她。

马克帮助弗莱普准备着小船。因为弗莱普新近刚驾船去采过牡蛎，因此船帆都没有收起来。

这时，开始涨潮了，海水向北流去。风从西南方向刮过来，对驾船非常有利。但是夜很黑，月亮到深夜二点才能完全升起来。然而黑暗是不能阻挡一个像弗莱普这样富有经验的水手的。弗莱普上了船。

“请代我拥抱我的父亲！”少年喊叫着。

“好的，马克先生，”海员答道，“我代表你和你的全家拥抱你的父亲。”

说完海员拉紧帆绳，调正船向，迅速地消失在黑夜里。

已经是夜里十点半钟了。马克独自坐在岸边，他像发烧一样，全身战栗着。他不愿回洞去，他需要吸一些深夜的新鲜空气。无论如何不能现在把母亲惊醒，让她过早地承受不必要的担忧。但他又怎么能在她面前保持沉默呢？

可为什么要沉默呢，弗莱普不是让他一点点地慢慢地通知母亲吗？从不相信丈夫会失踪的母亲得知丈夫几个小时后就会出现在眼前时，她会怎样呢？他应该怎么对她说呢？他现在该做什么呢？

马克思考着，沿着海岸至山洞的路来回走着。月亮从东边渐渐升起，温柔的月光朦胧地勾勒出弯曲的海岸线。海面泛着微波，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已经有十二点了。如果一切顺利，弗莱普应当又回到了哈里·克利夫顿身边。还有忠诚的菲多也在父亲身边，这让马克揪紧的心稍感有些平静下来。他想像着，好像看到了弗莱普这个可敬的海员为了父亲所做出的许多的贡献，而这些正是他本人想做的啊。

马克反复思考着应当如何把事情告诉母亲，他可以告诉母亲，弗莱普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岛，他认为那里可能有人居住，因而他要在太阳升起前返回去看个究竟。他还可以说弗莱普看到了那里有竖起的桅杆，可

能有遇难的人住在岛上。马克暗指这些人可能是温哥华号上的人。的确，鬼知道那些造反的温哥华号上的水手们，在一个混蛋二副的指挥下，为什么他们的船就不会触礁遇难呢？他们也可能被海浪卷到这片海岸上来的。马克觉得他的这种假设是可以让他的母亲相信的。

马克就这样坐在岩石上胡思乱想着。他一会怕谎话说得过了头，一会又怕说得不够圆满。这时月亮已经爬过了最高点。渐渐又开始落下，东边又露出的微弱的白光，太阳快要出来了。在这个海拔高度较低的地方这时很快天就要亮了。

马克坐在石头上，正沉浸在想象中，当他抬起头来时，突然发现母亲正站在他的面前。

“你没睡觉吗？我的孩子？”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没有，母亲，”马克回答着站起身来。“当弗莱普不在时我不能睡觉，我的任务是照看你们大家。”

“亲爱的孩子，我亲爱的，”克利夫顿太太说着抓住了儿子的手。“弗莱普呢？”她补充问道。

“弗莱普，”马克吞吞吐吐地说，“他回来了。”

“回来了？”克利夫顿太太重复着向周围寻找着。

“是的，他回来了，可他又走了，他是来取船的。”

马克结结巴巴地说着。他的母亲看着他，目光似乎可以钻透到他的心里。

“为什么弗莱普又走了？”她问。

“他又走了……母亲……”

“出什么事啦，马克，你对我隐瞒了什么？”

“不，母亲，我对你说过……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

克利夫顿太太拉着儿子的手，停顿了一会什么都没说。然后她似乎让自己更平静一些后说：

“马克，告诉我，又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母亲，”马克回答。

马克把已经想好弗莱普又出发的虚构故事讲给克利夫顿太太。当克利夫顿太太听到温哥华号上的人有可能到那个岛上时，她松开了儿子的手，走到岸边。

这时，她的其他孩子们朝她跑了过来，他们一下都扑进了她的怀抱里，搂住了她。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极其紧张地把孩子们搂在了怀里。她没再接着问下去，只觉得心里七上八下，非常难以平静。她开始给杰克、贝尔洗脸。

而马克接着在岸边溜来溜去。他决心不再说话，因为他觉得再说下去，秘密会不由地泄露出来。但他不得不回答罗伯特的话，因为，罗伯特看到小船不见了。

“弗莱普晚上回来了，把它开走了，他要到北边更远的地方去！”

“弗莱普回来过？”

“是的”

“他什么时候再回来？”

“可能今天早上八点左右。”

已经七点半了，克利夫顿太太又来到海岸边说：

“孩子们，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到悬崖上去迎一迎我们的朋友弗莱普吧。”

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建议。马克不敢看他的母亲，他脸色苍白地听着这些话，只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心坎上。

母亲和孩子们沿海滩向悬崖走去。很快，罗伯特发现远处出现了一个白点，不会错的，这是一张白帆，是弗莱普的船上的帆，正顺着退潮的海水，绕过海湾的北端一点点地驶近过来。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到达营地。

克利夫顿太太看看马克，马克差点就要喊出来，“我父亲，父亲在哪？”但他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

船沿海岸行驶，海浪翻滚着白沫，海风把船帆吹得涨鼓鼓的，片刻间，船上的一切都清楚地出现在眼前了。终于罗伯特叫了起来：

“看啊！船上有只动物！”

“是的，是只狗。”马克不由自主地回答。

他的母亲立刻走到他身边。

“这只能是我们的菲多！”小贝尔说。

几分钟后，罗伯特好像是回答妹妹的问话似地说：

“是菲多，母亲，我认出来了，是菲多。”

“菲多，”克利夫顿太太下意识地念叨着。

“是菲多，”罗伯特高喊着，“母亲，是你的勇敢的菲多，可它怎么会到了弗莱普的船里呢？”

一阵狗叫声传了过来。

这时小船随着退潮的海浪很快到了悬崖下的海岸边，弗莱普，准确地打了一下舵，船就绕过了最后的一块礁石。

这时，狗一蹿就跃进了海里，它不顾海浪可能把它卷走，奋力向岸上游过去。它爬上岸，向迎着它的孩子们奔过去。终于，孩子们又抱住了他们的宠物，他们狂喜地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它。

这时马克向船跑去，克利夫顿太太像掉了魂似的跟在他后边。

小船终于平稳地停在了海岸边。弗莱普站在舵旁，一个男人躺在他的身边，他慢慢坐起来。克利夫顿太太不由地跌倒在这个男人的怀里，在这个她日思夜想，不知为他流了多少眼泪的男人怀里昏了过去。

第十五章

终于大团圆了！他们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贫困，忘记了灾难，忘记了落到他们头上的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打击；忘记了等待他们的命运之中是否还有什么困难和危险，他们只顾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在把他们连在一起的，他们共同拥有的——哈里·克利夫顿的怀抱中，这些人甚至忘记了他们自己。幸福、欢乐的眼泪在他们的面颊上流淌，克利夫顿太太好像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她在船边跪下，一次又一次地向上天表示着她虔诚的感谢。

这一天，根据小贝尔的记事年历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是上帝大发慈悲，降福于克利夫顿一家的一天。全家人都聚集在哈里·克利夫顿的身边。由于弗莱普已经给他喂下了饼干糊，以及对他的精心照料；由于全家的团聚带给他的幸福和力量，哈里·克利夫顿似乎已经从死亡的边缘被救了回来。虽然他仍旧感到十分虚弱，但是他是活着的，正像弗莱普向马克许诺的那样，他给他带回了一个活着的父亲。

哈里·克利夫顿还不能走路，弗莱普和他的两个大孩子用树枝临时做成的担架把他抬下船，向山洞抬去。贝尔和杰克走在担架的两边，紧紧地拉着他们父亲的手。克利夫顿太太在山洞最好的角落里，精心地为哈里·克利夫顿准备好了柔软的黄沙海藻床。由于过度的兴奋和长距离的颠簸，哈里·克利夫顿被放到床上后又昏厥了过去。

弗莱普早已预料到他可能会再次昏厥，因而并不惊慌，他对克利夫顿太太说：

“我懂一点医术，甚至可以说我护理过许多病人。这种昏厥不过是保护性睡眠，这睡眠来得太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吧？至于他的伤口，并不十分严重，等他醒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处理。我再重复一遍，他的伤口不过是小意思。我告诉你，在利物浦码头，我们脑袋被两只船挤在了中间，你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果吗？自打那次事故后我从没有偏头痛过。因此，克利夫顿太太，我要说，如果一个人头部受了伤，三天之内没有死，那他肯定可以恢复健康！”

当哈里·克利夫顿睡过去后，好心可爱的弗莱普显得十分兴奋，甚至有些饶舌。他忽而张嘴大笑，忽而抿嘴微笑，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这一天多来所经历的一切。他告诉克利夫顿太太及孩子们，他是怎样在北部的海岸上观察，怎样穿过沼泽地，菲多又怎样出现在他面前，而当值得大加赞扬的菲多已经认出他弗莱普时，而他笨蛋弗莱普居然还没有认出菲多来！

如果说，忠诚的菲多应当得到祝贺和爱抚，那么它已经得到了。马克杀了两只前几天在湖上捉来的鸭子，奖励这只忠忱、热心肠的纽芬兰种狗。菲多大口地吞食着，这倒引起了杰克的感慨。

“多棒的狗呀！你喜欢吃生肉是多么幸运啊！”

对于马克所编撰的关于温哥华号的人也到了这片海岸的故事，弗莱普一无所知。能够让这个勇敢的先生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对他来说就是极大的快乐。

但是一想到克利夫顿醒来后应当为他准备一些热食时，大家就为难了。弗莱普决定让他吃一些新鲜的牡蛎，这对病人虚弱的胃还是能够接受的。克利夫顿太太立刻到他们的贝类养殖场去挑选最佳品种的牡蛎。

弗莱普到船上取来了哈里·克利夫顿带来的工具：一把多刀片的、还带有小锯的万用刀；一把握在弗莱普手中将会发挥巨大威力的斧子；还有一把

没有上子弹的手枪，一粒子弹也没有了，好像是把连火星也打不着的石弹枪。在这三种工具中，弗莱普认为最没有用的就是手枪。而罗伯特却拿着枪挥舞着，整个像个好斗的公

鸡。

中午一点左右，哈里·克利夫顿醒来了，他呼唤着妻子和孩子们。一听到他的声音，大家立刻都跑了过来。弗莱普和克利夫顿太太又察看、处理了一下工程师的伤口。伤口已经好多了。

克利夫顿太太又给丈夫端来了牡蛎。病人吃得非常开心。而可怜的母亲一想到他亲爱的人可能想吃饼干、咸肉之类的食品，而他们已经没有一点储备时，两手就不由地发起抖来，她心里感到十分焦虑。幸好还有足够的牡蛎。吃过牡蛎后，哈里·克利夫顿有力气多了，许多想讲的话都涌到了他的嘴边。他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在他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他甚至可以断断续续地给大家讲述他们离别后，温哥华号上的叛乱情况。

哈里森船长被杀后，二副成了总指挥。他们驾船向南方驶去。克利夫顿被关在小舱内不能与任何人联系。他每时每刻都想念着被抛入大海的妻子和孩子们。至于他个人的命运，毫无疑问，他相信自己也将被这些失去人性的狂暴的叛乱者杀死。

几天之后，终于发生了在这情况下，在这条船上应当发生的事情。二副是个残酷、卑鄙的家伙，曾经受他挑唆、起来造哈里森船长反的苦力们，因为受不了二副的虐待，继而起来造他的反了。

事情发生在第一次叛变后的第三个星期。温哥华号又回到了北边航线上，他们企图找个地方登陆，但找来找去，只发现了北部的海岸线。

四月二十四日，清晨时分……。克利夫顿一直被关押在小舱中，他突然听到一阵骚动，还伴随着叫骂声。他知道情况恶化了，对他来讲可能是个获得自由的机会。当发现，看守他的人不知跑到何处去了时，他乘机撞开仓门，向船上的餐厅跑去，他从武器架上拿了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一把斧子，然后冲到了舰桥上。菲多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这时，在苦力和船员之间，血腥的战斗正进行得十分激烈。在克利夫顿冲上舰桥的瞬间，正是二副和船员们将要失败的时刻。他看到，“卡纳克”们发疯似地吼叫着，把二副和船员们团团围住，倾刻间，二副就被击倒在地，打得浑身血肉模糊，一命呜呼。

看到这些，克利夫顿明白，这根本不是船，而是地狱，如果要落到“卡纳克”们的手中，他的生命也将难保。这时，他看到在下风处约二海里的地方有一片陆地，他决定不惜冒生命危险也要游过去。于是，他向着前甲板边走过去，准备跳入大海。

当克利夫顿就要跃入大海的瞬间，两个造反者看到了他，立刻向他扑了过来。他开枪打倒了一个，但是却没躲过另一个。第二个用桨狠狠地击在了他的头上，一下把他打下了大海。当他被冷水激醒，浮出水面后，睁开眼睛看到温哥华号离他已经有几链远了。这时，他听到了一阵狗叫声，发现忠实、助人为乐的菲多正游在他的身边，成了他在水上唯一可以依附的支撑点。

海浪向陆地上冲击着。但对受了伤，虚弱的克利夫顿来说，距离太遥远了。他与死亡搏斗了几十次，每次都是菲多把他拉上了水面。最后在海潮的推涌下，克利夫顿感到脚下踩到了坚实的沙地。菲多费尽了力气用牙咬住他的衣服，把他从海浪中拖了出来，拉到了沙丘旁。正当他连饿带伤，已经濒

临死亡时，菲多带来了弗莱普，是他们俩救了他的命。

哈里·克利夫顿讲述完他的故事后，紧紧地握住了弗莱普的手。

“不，您过奖了，先生，”弗莱普对他说，“您是什么时候离开温哥华号 and 那帮混蛋的？”

“四月二十四日，我的朋友。”

“啊，”弗莱普回答，“今天已经是五月一日了，也就是说，你在沙丘旁躺了八天，等着死神的降临！而我竟然一点预感都没有。我有多愚蠢啊！”

陈述完他的经历之后，哈里·克利夫顿再次得到了全家的慰问和抚爱。然后，他表示想喝点热的饮料。

听到这个请求，大家相互看看，默默无语。克利夫顿太太的脸色变得苍白。是否应当向这个重病在身的人承认全家已经断火多日，正处在困境之中呢？弗莱普感到确实不能拒绝这个起码的要求，他作了个手势，让克利夫顿太太不要说话，然后他赶忙回答工程师说：

“好的先生，一杯热饮料！好极了，一碗汤，好比说一碗水豚鼠肉汤。我们马上去做。但是请等一下，火灭了。我真笨，当我们聊天时，我居然忘了添火，我马上去把火点着。”

弗莱普走出山洞，克利夫顿太太跟在他身后。

“不，夫人，”他小声对克利夫顿太太说，“现在还不应告诉他，至少等到明天再说吧。”

“如果他要问起你答应给他做的热汤时，我该怎么办？”

“是的，我知道这让人很为难，但是让我们尽量拖一拖！也许他会忘记吧？好吧！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给他讲述我们的经历。”

克利夫顿太太和弗莱普又走进洞去。

“工程师先生，您感觉怎么样了？假如您还有精力的话，就让克利夫顿夫人给您讲一下我们的冒险经历。这和您的经历一样惊险，您听着吧。”

看到丈夫表示同意的样子，克利夫顿太太开始讲她们的故事。她详细地讲了离开温哥华号后，小船怎么到了这块陆地，怎么在河口停船上岸的，还讲了小船做屋顶的第一个宿营地，以及到森林里、海岸边、悬崖上勘察的经过，还有怎么发现了湖泊、山洞、打猎、捕鱼等趣事。她没有忘记讲刀子也折断了，但是却只字未提暴风雨之夜，火熄灭了的事情。然后她又夸奖孩子们是多么勇敢，具有献身精神，他们没有丢他们父亲的脸。最后她又对弗莱普大加赞扬，历数了他的忘我的高尚品德，并滔滔不绝地向他表示了一连串感谢。这些话使得这位优秀的海员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简直不知该藏到什么地方去。

哈里·克利夫顿听后，稍微坐起身来，把两手放在蹲在他床边的海员的肩上。

“弗莱普，”工程师用难以掩饰的激动语调说，“你救了我的妻子，救了我的孩子们，还救了我的命！衷心的感谢你，弗莱普！”

“可是，不，工程师先生，”海员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这些都是……您太客气了。”

然后他小声对克利夫顿太太说：

“接着讲下去夫人，他已经忘了汤的事了！另外，”弗莱普接着说，“工程师先生，我们在等着您，没有您我们将什么也无法干下去了，我在等着您的指示。再说，我正好需要一把斧子和一把刀子，来替代我折断的刀子，你

就这么巧，这么好心地带来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我说的对不对呀，马克先生？”

“是的，弗莱普，”少年笑着回答。

“克利夫顿先生，你有几个多么好的孩子呀！你有个多么出众的家庭啊！罗伯特先生虽然还缺点耐心，但是他会克服急躁的！相信我先生，和这些优秀的孩子们，还有您本人——一个工程师在一起，我们肯定可以在这里于一番大事情的。”

“尤其是有你，弗莱普朋友，有你的帮助。”克利夫顿先生回答。

“是的，父亲，我们的朋友弗莱普什么都会干！他是个水手、渔夫、猎人、木匠、铁匠……”

“噢，马克先生！”弗莱普说，“你太夸大其词了！做为一个海员，我什么都只会干一点，但干得不好，太不好了。我没有智慧！我需要别人领导。正好，克利夫顿先生来了，我太高兴了，我们在这儿肯定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幸福？”哈里·克利夫顿看着他的妻子问道。

“是的，亲爱的哈里，”克利夫顿太太答道，“自从你到了这里后，我什么也不想要了！是的，在国内我们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人等着我们，就是回到国内，我们反倒成了异乡人！就像弗莱普朋友说的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个角落里生活得十分幸福，直到有一天上帝以至高无尚的正义之心，想起了我们，来搭救我们。”

哈里·克利夫顿激动地把妻子搂在了怀里，把她的头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多么忠诚、多么坚强的女人啊！回到这个充满爱的小团体中，生活肯定会是幸福的。

“是的，”克利夫顿说，“是的，我们确实可以生活得很幸福的！但是，请告诉我，弗莱普朋友，这片海岸是属于一个岛屿还是一个大陆？”

“请原谅先生，”弗莱普说，“很高兴我们的话题能够转到这上面来。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很重要。”

“大重要了，但是我们还有许多时间去寻找答案。克利夫顿先生，等你身体一恢复我们就进行新的探察，然后，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是大陆居民还是岛国居民了。”

“假如，这是一个岛，”哈里·克利夫顿说，“我们大概就永远没有希望回家了，因为大船很难到太平洋的这个地区来的。”

“确实如此，先生，”海员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自己，而不是别人。如果这里仅止是个岛屿，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创造条件离开这里。”

“造一只船！”罗伯特说。

“是呀，是呀，”弗莱普一边搓着手，一边回答说，“我们有只小船，这已经很不错了。”

“孩子们，”哈里·克利夫顿说，“在想办法离开这里之前，让我们先想办法安顿下来，然后再找合适的办法。但是，告诉我，弗莱普，你一定对环境进行了考察，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有许多好的看法，工程师先生。说真心话，这是个迷人的地方，资源丰富。在北边，在找到你的地方，那边有一片沼泽地，到处都是水鸟，这对我们年轻的猎人们来说，是个极好的猎场。”弗莱普接着说：

“是的，我年轻的先生们，一个专为你们而设的沼泽猎场。但是请注意，千万别掉进泥潭里去。在南边，是个比较荒凉的地带，只有沙丘、岩石，还有牡蛎岩礁。你吃的牡蛎就是在那里采来的。在海岸深处，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里面有各种树木，还有椰子树！真的，先生！我们还有椰子树。罗伯特先生，如果没有太麻烦你的话，请去给你的父亲，这位先生摘一只椰子来，不要太熟的，好让他能喝到上等的椰汁。”

罗伯特跑了出去。哈里·克利夫顿听着海员愉快的侃谈，再也没有想要喝热汤。弗莱普非常得意，他更起劲地接着侃了下去：

“是的，工程师先生，那片森林非常广阔，而我们还仅只了解了一小部分。在那里，罗伯特已经打到一只味道鲜美的水豚鼠。我还忘了告诉你，我们还有个兔子繁殖场，一个湖泊，是一个真正的湖，而不是水塘，里面有数不尽的鱼，见了人躲都不躲，只等着你去抓它。”

听着这些动人的叙述，哈里·克利夫顿不由地笑着。克利夫顿太太眼睛湿润地望着善良的弗莱普。杰克和贝尔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们还从没见过这么热情的演说家。

“还有山呢，”杰克说道。

“山，是的，我们的小先生提醒得好，”弗莱普接着说，“我还忘了那座山了，那是一座真正的高山，山顶上积满了白雪，可不是一只顶上有白糖的面包！这山大约有六千尺高。有一天我们会爬上去的。总之，不管这个地方是个岛屿还是大陆，你是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这时，罗伯特带着嫩椰子回来了。弗莱普把椰子打开，将椰汁倒进竹杯里。伤员喝下这营养丰富的饮料感到十分满意。

弗莱普接着大侃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妙语连珠地列举着这个地方的迷人之处，和他的一系列诱人的计划，使他的听众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极大的偏爱，甚至打算长期移居此处。

“我们将成为太平洋上的鲁滨逊了！”马克插嘴说道。

“是的，马克先生。”

“好啊，”杰克说，“我一直梦想和瑞士的鲁滨逊一家生活在一个岛上！”

“好极了杰克先生，祝贺你实现了梦想！”

说到鲁滨逊，弗莱普忘了在那本书里作者为遇难的人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那个岛上气候永远温暖如春，在他触礁的船里可以找到工具、火药、衣服、武器。他们还有奶牛、绵羊、驴子、猪、鸡、木材、铁！他们应有尽有。和克利夫顿一家相比，瑞士的鲁滨逊简直是个百万富翁！而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只能靠自己创造。

当然，哈里·克利夫顿不会误解弗莱普的故事，他把与真的鲁滨逊相比的差异之处深埋在心中，他只是再次问这个可敬的海员，生活在这个岛上他真的没有任何遗憾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克利夫顿先生，”弗莱普答道。“我没有家庭，我曾经是个孤儿！”

接着，弗莱普告诉克利夫顿夫妇，他生在法国，是庇卡底人，但是已经十足地美国化了。从海上，到陆地，他已经周游了世界，再

见到任何事情也不会再令他感到吃惊。无论是什么样的意外事故、冒险，只要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他全部经历过。因此，当人们认为已经是走投无路时，不要相信这种说法。

听着弗莱普坦率、明了的话语，看着他坚定有力的手势，和全身都洋溢着热情和力量的样子实在令人感动。这使哈里·克利夫顿不由地想到，他虽然没有瑞士的鲁滨逊的有利条件，但他至少有忠诚、献身的弗莱普。和这种人在一起，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成功地考察脚下的土地，并且开发它、占有它。

想到这一切，哈里·克利夫顿感到有些困倦了。克利夫顿太太劝孩子们走开，好让他们的父亲睡觉。

当大家正要离开山洞时，小贝尔突然停住脚步说：

“弗莱普先生，从现在起，我们再也不叫你弗莱普爸爸了，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父亲。”

“弗莱普爸爸，”哈里·克利夫顿微笑着重复道。

“是的先生，请原谅，”弗莱普说，“这个可爱的小姐和杰克先生已经习惯叫我爸爸了；但现在……”

“而现在，”杰克说，“弗莱普爸爸变成鲁滨逊叔叔了！”

“是的，鲁滨逊叔叔，”贝尔拍着手说。

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称呼，并且为“鲁滨逊叔叔”高呼三声乌拉！

第十六章

鲁滨逊叔叔！这个名字成了当天挂在大家嘴上的口头禅。这应当归功于杰克和贝尔。这个名字从此就成了弗莱普的正式尊称。开始弗莱普不同意接受这个名字，因为他认为自己不过是这个家庭的谦卑的仆人。但全家一致对他说，在这里没有什么主人和仆人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因此弗莱普就顺从地接受了这个名字。再说，他不是经常改换名字吗？在法国庇卡底他叫皮埃尔·范特姆；在美国他又叫弗莱普；为什么在太平洋这块土地上他就不能叫鲁滨逊叔叔呢！

哈里·克利夫顿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在他沉睡时，鲁滨逊叔叔，简称叔叔，和他的新侄子们全都焦虑万分，他们害怕正在恢复体力的病人醒来后会想起他的“热饮”。的确“热饮”成了一个“烫手”的问题。

叔叔和克利夫顿太太商量着对策。

“您是怎么打算的呢？夫人，我们或迟或早，总要承认我们的困境的，我们找到您的丈夫，我们肯定也能找到火！怎么找到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总会找到的。”

克利夫顿太太摇摇头无言以对，但是她怀疑叔叔乐观的承诺。

第二天，五月二日，哈里·克利夫顿一觉醒来后感到好多了，他强撑着走出山洞。拥抱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和鲁滨逊叔叔握过手后，他承认他饿了。

“好啊，先生，”叔叔用一种愉快的语调急忙回答说，“我们给您上点什么菜呢？请说吧，不要客气，我们还有非常新鲜的牡蛎！”

“叔叔，牡蛎确实棒极了，但请再加点什么，”哈里·克利夫顿说。

“我们还有椰果肉，椰奶，很难找到比这更适合一个大病初愈的人的虚弱胃口的食品了。”

“我相信你说得极对，叔叔。我不是个医生，但吃一小块嫩的烤野味肉对我的胃也还适合，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先生？”叔叔回答，“你还不应当立刻就吃这么油腻的食物。你在海上遇难漂流了很长时间，在沙滩上又饿又渴，差点死去。相信我先生，是不能立刻满足这样的人的胃口的。”

“立刻，好吧，不必立刻，”克利夫顿说，“但明天就没什么妨碍了吧？我想……”

“有时，先生，”弗莱普很有把握地说，“有时需要节食八天呢，是的克利夫顿先生，我敢百分之百地对您说，对一个海上遇难的人来说，获救后要节食八天！我曾经遇难，被救上一个木筏，我一下就吃得太多了差点没有撑死。从此我的胃……”

“好极了？”克利夫顿说。

“好极了，”弗莱普回答，“但最终是要倒大霉的。”大家对于鲁滨逊叔叔的推论不由地笑了出来。

“好吧。”工程师说，“我同意今天给我开的节食处方，但是我想，你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喝点热饮吧？”

“热饮！”鲁滨逊叔叔叫了起来，他已经被逼得没了退路。“热饮，好极了先生，热饮，好比来碗热汤怎么样！”

“好的。”

“好！我和罗伯特先生到森林去给你打一碗热汤回来，我的意思是说打

只动物可以给你做一碗上等的热汤。就这么说定了。”

这天上午，哈里·克利夫顿吃的仍旧是马尾藻、牡蛎、椰果肉。接着鲁滨逊叔叔和罗伯特到“养兔场”用下套的方法逮住了两只兔子。叔叔向工程师炫耀了一番他们的猎物，答应给他做一碗可以让他尽快恢复体力的热汤。

接着，孩子们去采摘已经成了他们每餐主要食品的植物，水果。克利夫顿太太和小贝尔洗着小团体成员们少得可怜的替换衣服。这时鲁滨逊叔叔坐在工程师的身边与他交谈着。

哈里·克利夫顿问叔叔，他是否想到过海岸上有野兽的问题，这对手无寸铁的人来讲是极其危险的。叔叔不敢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他仅把三个星期前曾在洞中沙地上看到巨大足迹的事告诉给工程师。

工程师专注地听着，他认为应当尽快做一扇门堵住洞口。他还叮嘱叔叔，晚上要把火烧得更旺，因为没有任何野兽敢跨越火的屏障。

鲁滨逊叔叔答应一切照办，还补充告诉工程师，他们从未缺过柴烧，因为他们有一个用之不绝的森林。

然后，他与工程师又讨论起食品问题。工程师问是否永远不用担心食品问题。叔叔认为，水果、蛋、鱼、贝类都很丰富，一旦打猎、捕鱼工具得到改进后，情况会更好的。

然后他们又谈起服装问题。孩子们的衣服很快就都破了，怎样才能找到替代品呢？

鲁滨逊叔叔认为，应当分别对付服装问题。衬衣问题先推后解决，外衣还是可以替代的，如动物的皮就是最好的外衣材料。

“您知道，克利夫顿先生，如果我们不能避免野兽的骚扰，就让我们就借它的皮来做衣服吧。”

“但是它不会自动借给你的。”

“他不愿自动借，我们就自取吧。克利夫顿先生，您不用为此操心，重要的是您要尽快恢复健康！”

这一天，杰克在垂钓中表现突出。他用椰子纤维绳和一小块布，在湖边钓到一只大青蛙。这只两栖动物学名叫棕蟾蜍。它的肉质细嫩，洁白，含有丰富的动物明胶，是做汤的好材料，对克利夫顿先生恢复身体极有好处。但是，杰克的收获无法被利用，尽管如此，他也受到了鲁滨逊叔叔的大力表扬。

第二天星期五，很好地休息了一夜之后，工程师感觉更加强壮了，他的伤口也愈合得很快。在叔叔和克利夫顿太太的劝阻下，他同意再卧床休息一天，决定明天要出洞走走，看看四周环境。

叔叔一直以一种不可理喻的顽固态度回避着火的问题。他为什么不肯承认现实呢？他是怕克利夫顿先生承受不了这个连妇女和孩子们都接受了残酷现实吗？或者是因为，他希望由克利夫顿太太亲口把这个问题告诉他的先生。但是，不管怎样应当告诉他了。确实，是克利夫顿太太让他对此沉默的。这位可爱的夫人，看到丈夫身体还很虚弱，不愿用新的打击增加他的痛苦。

然而，无论如何，鲁滨逊叔叔再也找不到借口回避这个问题了。每当拿给哈里·克利夫顿先生牡蛎、椰肉时，他总要问到早已郑重许诺给他的热汤。这天下午，鲁滨逊叔叔终于没有借口了。

但是幸运的是突然变天了，把他从窘境中解脱出来。天空中布满了阴云，暴风夹带着大雨来了，从前一天晚上直下到第二天。大树被刮倒，被风卷起来的沙子像冰雹一样砸在了海滩上。

“啊，好雨，好雨！”叔叔喊道。

“倒霉的雨，”马克说，因为他还想到海滩上采集牡蛎。

“太好的雨了，马克先生，这雨救了我们。”

马克不懂为什么叔叔对这场雨那么满意，但是，当他们进洞后听到叔叔对克利夫顿先生说的话，便明白了一切。

“啊，工程师先生，这是什么天气啊，好大的风，好大的雨呀，我们的火又灭了，我们无法让它不灭！”叔叔用一种急匆匆的语调说道。

“好啦，我的朋友，”克利夫顿答道，“灾难并不严重，暴风雨停了后我们再把火点起来就是了。”

“是的先生，我们会把火重新点燃的。但我难过的不是这事，而是为您。”

“为什么为我难过？”工程师问道。

“是的，我给您烧了一个味道极好的田鸡汤，可惜大风把它吹翻了。”

“你说什么叔叔？事情怎么会这样？”

“这都是我的错，”叔叔重复道。他善意的欺骗表演得可能有点过火。

“全是我的错，我应该昨天，当我的火燃烧得正旺时就给您做汤。唉，多好的火，多好的汤呀，否则您就能喝到对您身体大有好处的热饮了。”

“不要内疚了，鲁滨逊叔叔，我再等一天吧，但是，我妻子，孩子们怎么做饭吃呢？”

“唉，先生，我们不是还有储备的咸肉和饼干吗？”

储备！善良的海员当然知道，这最后的一点饼干和咸肉已经在他探察北边海岸线，遇到克利夫顿先生时，给他吃掉了。

“你知道吗，叔叔，”哈里·克利夫顿说，“我们应该重新找个地方搭我们的炉灶，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阵风就可以吹灭的地方。”

“完全同意，克利夫顿先生，但是怎样才能在这个坚厚的石灰岩拱洞里开一个洞，装烟囱呢？我已经检查过洞壁了，没有一个小孔，没有一条裂缝。如果您信得过我的话，过一阵我们一定要盖所房子，一所真正的房子。”

“一所石房子吗？”

“不，是一所木房子，有梁，有隔墙。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您带来的斧子；您将会看到您的仆人是如何使用这个工具的，没什么可难的，只需在布法罗的木材厂里干上六个月就行了。”

“好的，我的朋友，到时候就看你的啦，至于我吗，我将听从你的调遣。”

“您，一个工程师！”鲁滨逊叔叔叫道。“如果不是您，那么谁来画图呢？这是一所舒适的屋子，有卧室、客厅、壁炉、烟囱，尤其是不要忘了烟囱。这样，当您远征旅行回来时，远远看到一缕蓝色的炊烟升向高空，你会说，看啊，在那，有个家在等着我们，有知心的朋友在欢庆我们的归来。”

海员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描绘着他的未来的蓝图，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和勇气。雨一直下着，直到深夜。雨天，当然不可能外出探险，可是每个人都在洞里忙着干自己的活。鲁滨逊叔叔用克利夫顿先生的刀子，制作了许多竹盘子，用来代替他们用至今的贝壳式盘子，他还修理了他折断的刀子，并在岩石上把刀片磨得更加锋利。而孩子们也没有游手好闲，他们在剥椰子和松籽，并且把椰奶倒进葫芦里，让它发酵，变成椰奶酒。罗伯特在擦他父亲的手枪。枪被海水浸泡得又锈又脏。罗伯特好像对手枪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克利夫顿太太在清洗孩子们的衣服。

第二天，五月三日，是星期六。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是一个晴朗的好天

气。风向东北吹去；太阳放出耀眼的光芒。叔叔正找借口假装去点燃熄灭的灶火，这时，哈里·克利夫顿就急着要外出，看看周围情况。另外，他也想晒晒太阳，在阳光下他可以尽快恢复体力。于是他请叔叔搀扶他一下。而这时叔叔再也找不出什么可信的理由拒绝他外出，只好让克利夫顿先生把臂膀搭在自己的肩上。就像要去受刑的无辜的牺牲者一样，叔叔极不情愿地扶着他慢慢地走出山洞去。

一出洞口，哈里·克利夫顿就满意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多么清新、滋补人的空气啊！克利夫顿吸着这新鲜空气，就像吸进了兴奋剂。他看到大海在阳光下闪亮，便向海边走去。他观察着长方形小岛，狭窄的海渠水道，蜿蜒的海岸线和开阔的港外锚地。他又转过头来看着眼前的悬崖、远处的绿色的森林屏障和繁茂旺盛的草地，还有镶嵌在浓郁的绿色森林中的蔚蓝色的湖泊，及高耸入云俯瞰群山的主峰。这美丽的自然景色令他心旷神怡，无数的计划和打算不由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恨不得能马上去实施落实这些规划。

哈里·克利夫顿，一会靠在妻子的臂膀上，一会又让鲁滨逊叔叔搀扶着，最后他们来到了曾经支灶的地方，在那里的岩石上还残留着烟熏火燎的黑色痕迹。

“这就是生火做饭的地方？我懂了，一旦有风，灶火是很容易被风卷走的。我们会找到更好的办法的，但是现在只好暂时还在这吧，来呀，孩子们，马克、罗伯特，拿把柴来！不是不缺柴禾吗，让我们把火点起来。”

听到父亲的话，大家相互看看没有任何反应。

叔叔眼皮向下，看着地，满脸愧疚的神色。

“来呀，孩子们，”克利夫顿又说了一遍，“你们没听到我的话吗？”

克利夫顿太太明白，是她讲实话的时候了。

“我的朋友，”她抓着丈夫的手说，“我应当向你说明实情。”

“什么事，我亲爱的艾丽萨。”

“哈里，”克利夫顿太太用沉重的语调说，“我们没有火。”

“没有火？”克利夫顿吃惊地叫道。

“也没有办法再点燃它。”

哈里·克利夫顿坐在一块石头上，什么也没再说。克利夫顿太太给他讲述了整个事情的发生和经过：从他们一上岸，发现只有一根火柴；及他们怎么把火运到了第二个宿营地；他们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火灶；但是最终火仍旧被暴风雨吹灭了等。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她没有提到马克一个字，但是，她的儿子马克立即走到克利夫顿面前说：

“是在我守护炉灶时，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

克利夫顿抓住了儿子的手，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

“你们，甚至没有一点火绒？”他问。

“没有，我的朋友。”

叔叔想打断这个沉重的话题，他说：

“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不可能就找不到办法重新把火点燃。克利夫顿先生，您知道我寄希望于什么吗？”“不知道，我的朋友。”

“寄希望于大自然，先生，大自然有一天会把它从我们这拿走的东西送还回来。”

“怎么个还法？”

“用打雷的方法。雷击，可以把树点燃，我们不就又有火了！”“是的，”工程师回答，“你等着这成问题的雷击来重新把火点燃，不就是要听天由命了吗？但是，你们就没试过钻木取火的方法吗？”

“试过，”罗伯特回答，“但是没有成功。”

“假如我们有一块透镜就好了，”马克加入进来说道。“我们可以用手表的两块玻璃，中间放上水充当透镜。”哈里·克利夫顿说。

“太好了，克利夫顿先生，”叔叔又说，“你是否有手表？我们都没有！”

“我们还可以，”克利夫顿接着说，“把水放进封闭的罐中，然后用力、快速摇动，直到把水摇到沸点。”

“是个做热汤的好办法，可惜没有烤肉。您看，克利夫顿先生，我们试了所有的办法，都不实用，最后只有找到一种可以替代火绒的蘑菇。”

“但是烧过的布头也可以替代火绒呀。”

“我也想到了，”弗莱普答道，“但我要提醒克利夫顿先生注意，要想有烧过的布头，就要有火，要有火就要有……”

“有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克利夫顿接着说道。

“什么办法？”鲁滨逊叔叔睁大了眼睛等待着。

“就是用我兜里的火绒。”

孩子们欢呼起来，鲁滨逊叔叔高兴地狂叫起来，他高兴得都要发疯了。他不是说过，他是一个什么都不能让他感到激动和吃惊的人吗？而现在，他甚至高兴得跳起了苏格兰人谴责的扭腰，抖腿的快步舞。然后，他拉起了杰克和贝尔的手，组成一个圆圈，边跳边唱：

是他给我们带来了火绒，

他是既勇敢又值得尊重；

是他给我们带来了火绒。

我们大家高兴地发了疯。

第十七章

一阵冲动过后，海员拍着自己的脑袋，用最苛刻的比喻谴责着自己，怪自己三天来浪费了多少时间、耍了多少小花招，使了多少小诡计想隐瞒灶火熄灭了的难题，却没想到这个难题却轻而易举地在伤员的口袋里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也许，克利夫顿先生，在克利夫顿太太一谈到火的故事时，没有立刻拿出火绒来，因而延长了“艰难的时刻”，可是谁又会为此而去责怪他呢？

当全体人员都平静下来后，鲁滨逊叔叔开始忙着点火。断了的刀子可以充当火镰，再加上一块石头和火绒，再不需要任何辅助物就可以把火点燃了。

工程师带来的火绒有一张扑克牌那么大，非常干燥。叔叔从上面撕下很小的块，把剩余的珍藏了起来。他走出山洞，用枯树叶、小木片、干海藻堆起了柴堆，准备击打出火星，点火。这时罗伯特对他说：

“鲁滨逊叔叔！”

“什么事，罗伯特先生？”

“我的手枪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吧？”

“怎么做？”

“在枪膛放火药的地方，放上一小块火绒，然后击发，火绒不就点燃了
吗？”

“这是个办法，年轻的先生，是呀，让我们来试试吧。”

叔叔接着手枪放上一小块火绒，刚要击发，罗伯特说：

“让我来扳扳机。”

海员把枪交给了孩子。后者扳动了扳机，火绒被点燃了。鲁滨逊叔叔立刻把燃烧的火绒放进干柴堆里，一股青烟升了起来。叔叔先像一个做饭的风箱，然后又像一个炼铁炉的风箱，鼓起两腮，用力小心地吹着火堆。干柴发出了劈啪声，欢快的火苗燃烧起来。一阵欢呼声随之升腾而起。

大壶里立刻盛满了淡水，吊在了火堆上，克利夫顿太太把海员利索地剥了皮的田鸡切成块放进了壶中。

中午，吊壶里的肉汤已经炖得烂熟，发出了阵阵诱人的香气。叔叔亲自在火堆上烤了一只野兔；还有鸽子蛋，贝类食品等食物没有一点是生的，全都是经过了烹制。就连松籽也放进火里烤过。大家高兴地围坐在桌子旁，享用着这顿节日般的盛宴。田鸡汤尤其得到大家的赞赏。克利夫顿先生分给每个人一份田鸡汤，海员却推辞了半天，他觉得应当让伤员多喝一些。但最后经不住大家再三的劝说他也品尝了自己的那一份。尽管鲁滨逊叔叔，一再宣称自己见多识广，在中国吃过燕窝，在赞比亚吃过炸蝻蝻，但是现在他认为什么也比不上他们的田鸡汤。因为这是杰克专门为父亲钓来的滋补品。

吃下许多滋补品后，克利夫顿先生想和妻子、孩子们一起去散步。但是，克利夫顿太太打算整理一下家务。于是，工程师和三个男孩子及海员便沿着悬崖脚下向湖边走去。罗伯特和杰克还带着他们的垂钓工具。他们穿过树林到了河边，父亲在一段树桩上坐下，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茂密浓绿的森林，白雪皑皑的高山，起伏连绵的黄沙丘，映衬着一片清澈、淡蓝的湖水……这湖水就像是库珀在他忧郁的诗歌里描述的北美洲占勃兰的安大略湖的令人思乡的湖水。

鲁滨逊叔叔再次向克利夫顿先生介绍了周围的环境，和他们已经做过的探察。他说：

“我们一起接着进行勘察吧，克利夫顿先生，您会看到这里隐藏着多少

宝藏。我们可以到湖心岛上去探险，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上面不止仅有跣足类动物。此外，我曾经过的，然后遇到你的那片湿地上有许多水生动物，在森林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四足动物，只要一击，并不需要多么灵活的一击，就能将它们猎获，使它们成为我们餐桌上的佳肴。”

“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到这些猎物？”克利夫顿先生问道。

“我们可以制造一些弓箭呀，克利夫顿先生，我们到处可以找到合适的木料，至于弓弦，我们可以从四足动物身上取呀。”

“好的，”克利夫顿答道，“但是我们首先应当建一个养殖场，把那些到处游荡的野生动物驯养起来。”

“好主意，”鲁滨逊叔叔说，“然后我们还可以开个菜园，把野菜变成蔬菜，这样克利夫顿太太就不会抱怨了。”

“的确如此，我可敬的朋友，”工程师微笑着回答，“对你来说，天下没有任何事是办不到的。你知道吗，鲁滨逊叔叔，的确我很喜欢这样称呼你，你是否想过在湖和大海之间，在这片小树林中，如果我们能建一所屋子，那该是多美呀！”

“我早就打算过了，”海员回答，“您看，右边那丛朴树，这真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我们可把中间多的砍掉，留下四周的树当墙壁和房柱子，上面盖上树枝铺上茅草屋顶，再留出门窗，一座通风良好的房子不就造好。”

“还应当利用地势的斜坡把湖水引进屋子里。”工程师接着说。

“把水引进屋子，再好没有了！”叔叔高兴地说，“看啊，我们有多少计划去完成呀！我们还应当在河流从湖泊流出的地方建一座桥。这样就可以方便地到对岸去考察了。”

“是的，”克利夫顿答道，“但是要造一座吊桥。因为如果我没理解错你的介绍的话，海岸这块地方，正好在大海、悬崖和湖之间，河水又把湖和海连了起来。”

“是的先生。”

“在北边，”工程师接着说，“从河流的入海口，到它从湖中流出的地方，正好形成一条野兽不能穿越的水域，好像防护渠一样可以防卫山洞的北部地区；想一下，鲁滨逊叔叔，如果我们在南边再筑一条树篱或一条宽沟，让湖水流进去，这样我们的山洞到水树林，到湖边不全都被围住，野兽进不来，我们驯养的家畜也出不去了吗？”

“啊，工程师先生，就是在莫霍克河边给我一幢别墅我也不会用这天然花园去换呀！”海员急忙说道，“那就让我们动工吧。”

“事情要有个轻、重、缓、急才成呀，鲁滨逊叔叔，”克利夫顿一把抓住已经站起身来手握斧子的海员说，“在把大花园围起来之前，在造新房之前，我们还是先给我们的山洞造一个防卫篱笆墙吧。”

“先生，”海员答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您愿意，您和罗伯特、杰克先生就先留在岸边给我们钓些鱒鱼的话，我和马克先生立刻到森林去砍树。”

建议被接受后，叔叔和他的侄子马克沿着湖的北岸向森林走去。他的两个弟弟留下来钓鱼。杰克离开了湖边，到了沼泽地附近，他希望能再抓几只青蛙。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一直在垂钓。他们很幸运，钓到了六、七只肥硕的鱒鱼。而罗伯特总嫌鱼咬钩太慢，克利夫顿先生不得不多次制止他的急躁

情绪。

一边钓鱼，工程师脑海里不断思考着目前他的新的境遇。所发生的严重事件，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环境。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要利用现有条件，为家人创造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他还十分想知道，他是否还有可能重返他的祖国。为此，他必须搞清楚他现在身处的海岸，是个岛屿还是某个大陆。这就要知道这块陆地的位置。

但是要知道这块陆地的位置就必须有天文仪器。没有记时仪怎么能测经度、没有六分仪又怎么测纬度呢？回忆在温哥华号上，哈里森船长最后的一次测量，遗憾的是还没等他测量确切，就发生了血腥事件；因此，工程师只有一个概略的印象：船已经向北偏离了航道，但是到底偏到了什么纬度线上他很难确切地知道。

另外，还有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得知脚下的土地是岛屿还是大陆，那就是：要么攀登上最高山峰进行观察；要么驾船沿海岸线航行、探测。

最高峰距海平面大约有五、六千尺高。如果这是个周长约为四五十海里的中等岛屿的话，从山顶上，人们可以看到四周水天相连的景象。但是，这山好爬上去吗？要爬上顶峰还需穿过森林，及其他的山脉，这能办得到吗？

看来第二种方法比较可行。鲁滨逊叔叔是个好水手，小船吃水不深，可以沿着蜿蜒崎岖的海岸航行，只要在六月或七月，白昼长于黑夜的日子进行勘测，就能较快地确定这块土地的自然位置。

如果，这里是大陆，也就是说，还有希望返回祖国，那么居住在这里只是暂时的。

如果这是个岛屿，克利夫顿一家便成了流放在岛上的囚犯，只能等着偶然有船从这里经过时，才有机会救他们回国。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听命天意，也许要永远在这里住下去。哈里·克利夫顿是个勇敢、坚强的人，他不畏惧孤独，只是想知道事实真相，做到心中有数。

工程师一边思考着，一边观察着湖水。他突然吃惊地发现在距岸边一百多米远的湖面上翻起了一片漩涡。是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呢？是地壳深处预示着火山特性的膨胀力吗？还仅仅是什么动物栖息在湖中呢？工程师决定将来一定要搞清楚湖中的这个疑点。

白天即将过去，已是夕阳西下时分，这时克利夫顿先生看到一个巨大的物体沿着湖的北岸漂浮着。“这个物体和湖中看到的漩涡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哈里·克利夫顿心里自问道。

工程师叫来他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杰克，并指给他们看那个移动的物体，问他们是否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个回答是水怪，另一个说是一块漂流的大木头。正在这时，这个物体渐渐靠近了，他们立刻认出，这是个木排，还有人驾着它前进。

罗伯特大叫起来。

“是他们，是马克和鲁滨逊叔叔！”

少年没有看错。是他的哥哥和海员用砍下的树干捆成木排，沿着湖岸把它驶向离山洞最近的岸边。用不了半小时，他们就该到了。

“去吧，杰克！”克利夫顿先生说，“快跑回去告诉你母亲，我们就要回去啦……”

杰克向山洞方向看了看。对他来说似乎太远了一点，另外中间还要穿过阴暗的树林，他犹豫了。

“你害怕了？”罗伯特蔑视地说。

“杰克，怎么啦！”父亲说。

“那好，我去吧，”罗伯特说。

“不，”父亲对他说，“马克和叔叔需要你的帮助。”

杰克看着地下，一直没有吭声。

“我的孩子，”工程师把儿子拉到身边对他说，“你不该害怕，你马上就快八岁了，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想想看，我们让你帮助做的事是你力所能及的呀。勇敢点，别怕！”

“好吧，父亲，我去。”小男孩强忍住叹息回答说。

然后，他转身，带着自己钓的青蛙，相当坚定地 toward 山洞走去。

“你不该嘲笑杰克，”克利夫顿对罗伯特说，“相反，你应当鼓励他，他会战胜自我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吧！”

哈里·克利夫顿和他的儿子朝着木筏要停靠的岸边走去。叔叔和马克正用长竿灵活地驾驶着木筏靠岸了。

“怎么样，都好吧！”叔叔说道。

“真是好办法，你们想出造这个木筏运输木料，”工程师说。

“这是马克先生的主意。”叔叔回答，“克利夫顿先生，你的长子，不久就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伐木工了，是他想出这个办法的，不仅运回了我们的材料，而且还运回了我们自己！”

木排是用松树干和野藤扎成的。每根松树干底部直径都有二、三十寸长。叔叔和两个男孩开始把木料搬到岸上，天黑之前，他们已经在岸上把所有的树干都堆放好了。

“今天就干到此吧，”叔叔说。

“明天我们再把木头运回山洞里，”工程师说。

“如果您同意，工程师先生，明天我们就在这儿先把树桩加工成方木料，这样更便于往回运。”海员说。

“好的，叔叔。现在返回吧，晚饭在等着我们。你看，你认为我的鳟鱼如何？”

“可是，你看我们的猎物怎么样呢！是马克先生击中的。”

叔叔向克利夫顿先生炫耀着他们的猎物，这是只野兔，属啮齿动物。它的毛色发黄还掺有暗绿色的斑点，尾巴差不多都退化了。

“这种动物，”克利夫顿说，“属刺豚鼠类，但比热带刺豚鼠大一点，是只地道的美国兔子。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在美洲温带地区，可以经常见到这种兔子。你们看它颌部两边有五颗白齿，这就是它与刺豚鼠不同的地方。”

“这可以吃吗？”鲁滨逊叔叔问。

“可以吃，而且极易消化。”

马克把他的猎物挑在棍子的一端上，扛着棍子；克利夫顿先生靠在叔叔肩上，一路上，大家兴高彩烈，六点时回到了山洞。母亲已经为她的贵客们准备好可口的晚餐。晚上，全体到沙滩上散步。克利夫顿又察看了四周的环境。他和叔叔共同认为在此建一个港湾是并不难的。但是目前最急于解决的是筑篱笆。在这个工程完工之前，不能再安排任何勘探事宜。

然后，克利夫顿太太搀扶着他的丈夫；叔叔和马克、罗伯特聊着天；杰克和贝尔边走边捡着贝壳、鹅卵石；他们就像悠闲的资产阶级在自家庭院中散步一样，幸福、祥和地返回了山洞。路上经过牡蛎岩礁时又采集了许多牡蛎。夜里叔叔和马克轮流守护着灶火。找到一种可燃的蘑菇代替火绒，也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第二天，克利夫顿先生和叔叔一起勘定，画出了筑篱笆的施工线。这是环绕着山洞的一个半圆形的院子，可以派许多用场。然后叔叔开始在地上挖洞、栽桩。因为是河土，挖起来并不十分困难，他一直干到中午。

午饭后，克利夫顿、马克和海员，到湖边堆放树桩的地方，他们把树桩砍开，加工成长短、粗细基本相同的木料。

正像海员自己说的那样，他使用斧子非常熟练、灵活。他像个真正的木匠一样，脚下站成外八字步，斧子起落之际，大片、大片的树屑被砍了下来，他飞快地加工着木料。他们就这样干了一整天。第二天早上，星期二，他们开始把树桩埋进已挖好的洞中当支柱。中间又横着绑上一些树枝，这样他们的篱笆就筑好了。在篱笆底部，克利夫顿先生还让种上了一种类似美国芦苔的龙舌兰植物，它坚硬带刺的叶子可形成一道不可跨越的屏障。

五月六日，篱笆全部完工。通往山洞的路有了保障。哈里·克利夫顿感到十分庆幸，因为当天晚上就有一群豺狼在山洞附近游荡，发出瘆人的嚎叫声。燃烧的火焰使他们不敢靠近。但是，居然有几只胆大的竟敢来到了篱笆脚下。叔叔用点燃的火炭投掷它们，它们惨叫着逃跑了。

第十八章

篱笆筑成后，又该储备各种食物了。不必赘述，克利夫顿先生已经恢复了健康，他的伤口也已痊愈，不再感到疼痛。他将把他全部精力和聪明、才智用在改善小团体的生活上。

五月七日，星期三。早饭后，孩子们去钓鱼，掏鸟蛋。而哈里·克利夫顿和鲁滨逊叔叔乘船去牡蛎岩礁。风和日丽，大海平静如镜，小船航行顺利。克利夫顿细心地观察着海岸：到处都耸立着扭曲狰狞的巨石，显见是地心生成作用力的爆发而造成的。工程师曾对自然科学进行过研究，他是不会搞错的。面对眼前的荒蛮景象，他被常常地震撼了。

当鲁滨逊叔叔和工程师到达牡蛎岩礁后，他们开始采摘牡蛎，很快就装满了一船。这里的牡蛎真是无穷无尽。

在开船离去前，叔叔想起了海龟的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再放弃品尝海龟的机会了，于是，他建议克利夫顿到岩礁中搜寻一下。于是他们下了船，在岸边寻找着。地上到处隆起着一个个的小沙丘鼓包，这引起了克利夫顿的注意。他扒开小沙丘，发现里面埋着许多白色圆硬的硬壳蛋，这是些海龟蛋，像鸟蛋的蛋白一样，它的蛋白部分在一定的低温下也不会凝固的。看来海龟格外地钟爱这片海滩，他们从大海上游到这里来产卵，然后让卵在阳光的呵护下孵化。海滩上有大量的龟蛋，这不奇怪，因为每只龟每年可产二百五十只蛋。

“哇，好一片龟蛋田呀！作物都成熟了，收获的季节到啦。”叔叔高兴地叫道。

“够吃的就行了，别拿太多，我勇敢的伙伴，”克利夫顿答道，“龟蛋一出土，就不好保存了。我们不如让他们孵成海龟，再给我们产更多的龟蛋。”

叔叔仅抬了十几只蛋。然后他们回到船上，扬起帆，半个小时后就在山洞的悬崖下靠岸了。他们把牡蛎养在浅水里，把龟蛋交给克利夫顿太太，好为他们烹制午餐。

午饭后，叔叔和克利夫顿先生讨论武器的问题。因为人们不能总是用石块投掷，或棒击的方法狩猎吧。这方法也太原始了，既没有进攻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防御能力。既然没有火药，弓箭就成了巨有威力的武器了，鲁滨逊叔叔决定制造弓箭。

首先应当找到做弓的合适木材。幸运的是哈里·克利夫顿先生在椰林丛中找到了一种北美印第安人做弓箭用的荆条。父亲和孩子们割了许多荆条枝，扛回山洞。几个小时后，鲁滨逊叔叔就做好三张大小不同的弓。它的弓弧弯得非常标准，可以保证弹性和射程。弦是用椰壳纤维搓成的绳子，非常结实。箭是用竹子削制成的，箭头上还绑上了刺猬的钢刺。为了使箭能平稳飞行，箭尾削得很平，还安装上了鸟的羽毛。

孩子们渴望当天就试验一下新武器的性能。他们先试了试弓箭的射程，无论是高度还是距离，都令人满意，既可以做防卫又可以做进攻的武器。之后，工程师还想了解一下弓箭的穿透力。他们选了一段朴树桩做目标，试射了好几次，箭头都牢牢地插进树桩里。试验结束后，父亲叮嘱孩子们要爱惜他们的箭，因为制造起来还是很费时间的。

夜幕降临了。全家都呆在篱笆围起的院子里没有外出。根据工程师的手表，大约有八点半了。工程师的表是只装在金壳中的精密仪器，尽管在海水里浸泡了多时，仍旧没有损坏，只是在工程师昏睡时，它已经停走了。后来工程师根据太阳的高度，重新调整了时针，确定了时间。

夜晚仍旧不时地传来阵阵豺狼的嚎叫声，其中还混杂着克利夫顿太太曾经听到过的声音。显见，有一群猴子，经常光顾附近。对于这些灵活的猴子来说，他们的篱笆的防御功能看来还远远不足。好在猴子和猛兽相比并不十分可怕。哈里·克利夫顿先生决定，在以后的考察中，要搞清楚这些猴子属于什么种类。

五月八日，星期三，这一天计划用来储备干柴和食物。他们又去了兔子养殖场，用弓箭射杀了几只兔子。这一天，克利夫顿太太宣称需要大量的食盐，因为她想腌制兔肉。马克和他的父亲到海边岩石洼中，搜集海水蒸发后留下的海盐。他们很快带回了几斤这种有用的物质，这是他们食品中唯一的矿物质。克利夫顿太太向他丈夫表示了感谢，此外还希望他能解决肥皂的问题。克利夫顿先生回答，有些植物具有肥皂性能，可以替代肥皂。他相信在这块植物生长茂密的地方，他肯定可以找到这种植物的。他认为应当特别爱惜他们的衣服，尽管不必像野人一样穿树皮、树叶，但天气暖和时，要尽量少穿一些，一直等到鲁滨逊叔叔找到替代衣服的方法。

这天晚上，在他们的饭桌上出现了一道新菜。这就是从河流上游捕捞到的河虾。鲁滨逊叔叔在河里放了一捆树枝，里面夹了一块肉做诱饵。几个小时后，他捞起了树枝，上面爬满了河虾。这种新鲜河虾呈钴的淡蓝色，煮熟后味道非常鲜美。

晚上，为了消磨时间，鲁滨逊叔叔接着制做他的大小不同的竹器。但竹器不能放在火上烧烤。至今他们仍旧只有一把铁壶煮食物。什么时候克利夫顿太太才可以有只锅呢？叔叔答应一旦找到合适的陶土，他可以做些陶罐当锅用。

根据日程，小团体成员们又安排了第二天的计划。在深入内陆的远距离探险之前，他们决定先考察一下长方形的小岛，同时可以捕鱼、打猎。孩子们已经磨拳擦掌了，发誓绝不空手而归。

这天晚上，全家里一场虚惊。当该进山洞时，克利夫顿太太发现小杰克不见了。大家放声呼唤他的名字，没有回答；洞内、洞外到处寻找，没有找到。

可以想象，找不到这个孩子，大家是多么焦虑。谁也说不清楚，这孩子是什么时候不见的。黑夜笼罩着海岸，一轮新月刚刚升起。父亲、叔叔和哥哥们立刻分头四处寻找。有的去海岸边，有的去湖边，大家使劲呼叫着杰克的名字。

是鲁滨逊叔叔第一个对杰克的命运放下心来。在朴树丛中，在最黑暗的阴影下，他看到小家伙两臂交叉地放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嗨，杰克先生，是你吗？”他叫道。

“是的叔叔，”水手听到杰克用颤抖的变了调的声音回答说，“我好害怕啊。”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练胆量呢！”

啊，多可爱的孩子！叔叔激动地把他搂在怀里，抱起来，急忙跑着返回住地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当大家听说小家伙是想让自己锻炼得更勇敢时，谁还忍心朝他发脾气呢？大家只是轮流抚摸他，安慰他。已经是深夜了，安排炉灶守护工作后，大家便都睡觉去了。

第二天，五月九日，星期四，人们按计划行事，到长方岛去考察。哈里·克

利夫顿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有鲁滨逊叔叔全都上了船。他们打算先绕岛航行。穿过海峡，他们开始进行观察；小岛朝向海岸的一面巨石林立非常陡峭；绕过它的北端后，工程师发现它的西岸布满了暗礁。这个岛长约一海里半，南部最宽处有四分之一海里；它的北端狭窄，呈尖形，岛上好像是个极好的猎场。探险者们从岛的北端上了岸，他们立刻惊飞了无数的银鸥。这种鸟经常在沙滩上或者岩石缝里做窝。从它们尖尖的尾巴上，工程师认出，这种鸟又俗称贼鸥。

“啊！”克利夫顿说，“显见，这种鸟害怕人。”

“因为它们知道我们已经武装起来了，”叔叔回答。“但是，看呀，还有不怕死的。”叔叔指给大家看的是一种飞禽，潜水鸟类；像鹅那么大，但是，它的翅膀已经不再适合飞行了。

“好傻，好笨的鸟呀！”罗伯特叫着。

“这是企鹅，”克利夫顿说，“拉丁文的意思是肥胖的笨鸟。这个名字对他们非常适合。”

“好，就让它们证实一下我们弓箭的威力吧，”马克说道。

“用不着白白地把我们的箭头磨钝，”叔叔答道，“这些呆鸟，用棍子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结果了。”

“它们的肉不好吃，”父亲说。

“是的，”叔叔说，“但它们很肥，它们的油脂对我们有用，不要嫌弃它们。”

说完这话，大家都举起了棍子。这不是打猎简直是一场屠杀。二十八只企鹅就这样傻呆呆地被杀掉了，它们的尸体被扔进了船里。在不远的地方，人们发现了另一种类的企鹅，它们的外表同样十分笨拙，但是它们的肉还是比较好吃的。它们的翅膀已退化成扁平的鳍状，羽毛也成了鳞片状的。这回人们只杀了几只企鹅。可怜的笨鸟发出了一阵阵像驴子似的鸣叫声。这种既表现不出勇敢，又表现不出智慧的屠杀性的狩猎，使孩子们感到无聊，于是，大家重新上路，进行新的探查。

这支探察小队继续前进着，他们到达了岛的北端。无数的企鹅巢使这片海滩地变得坑坑洼洼。突然，叔叔停住了脚步，做了个手势，让大家都呆着别动，然后他指给大家看，在岛的顶端海面上有几个很大的黑点在浮动，掀起了朵朵水花，好像是露出水面的暗礁。

“是什么东西？”马克问。

“是一些，”叔叔回答，“勇敢的两栖动物，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上衣、外套、裤子……”

“是的，”克利夫顿先生说，“这是一群海豹。”

“我们要不惜代价捉住它几只。”叔叔说，“但是要小心机灵，耍点小花招，否则是不可能接近它们的。”

首先要让这些海豹先爬到陆地上来。因为它们体形修长，呈流线型；皮毛光滑，紧贴在胸前；在水中，它们是游泳高手。但是到陆地上后，它们行走就困难了，因为它们带蹼的脚掌，又粗又短，像船桨一样，它们实际上只能爬行。

鲁滨逊叔叔的确很了解这种两栖动物。他知道它们一上岸后，在阳光下，很快就会入睡。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连最急躁的罗伯特也表现出极大的耐性。一刻钟后，七、八只这种海生哺乳动物爬上岸来，在阳光下，趴在沙滩

上很快就酣睡起来。

鲁滨逊叔叔决定和马克两人绕到岛的最北边，海豹的后面，用斧子袭击海豹；而工程师和他的两个孩子绕到海豹和海之间的岩石后隐藏起来。当听到叔叔的号令后再出来用棍子阻拦它们，切断它们的后路。

叔叔和马克不一会儿就到达了预定地点。工程师、罗伯特和杰克蹑手蹑脚地向海滩走去。

突然间，海员高大的身躯伸展开来，他一跃而起，口中还大喊了一声。叔叔的斧头立刻重重地落在了两只海豹的头上，顷刻间，它们就被打死在沙地上，其他的海豹立刻向着大海方向逃窜。克利夫顿和两个孩子迎上去力图截断它们的后路。叔叔跑过来又击毙了两只被工程师拦住的海豹。其余的拼命地逃进了大海。有一只还把杰克撞倒在地，但他马上又爬了起来，没有受一点伤。

“大获全胜，”叔叔叫着，“我们的食品柜，我们的衣柜都有东西可存放了！”

这些海豹不足一米半长，相对来讲体形并不算大，它们的头长得像狗。叔叔把船驶了过来，大家把猎物装上船，小船顺利地返回了山洞下的海岸边。

处理海豹皮是件困难的工作。接下来的几天里，叔叔把精力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他熟练地剥下海豹皮、晾晒、加工。这些皮只能做冬天的衣服，但还远远不够。叔叔还打算给克利夫顿先生做件熊皮大衣，好让他暖和地过冬。但他没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他想私下里，一个人悄悄进行，好给工程师一个惊喜。

第十九章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克利夫顿一家没有外出远征，全体都留在洞中处理家务事。最重要的是服装问题，他们不得不用动物皮来代替棉布。为此在叔叔的率领下，他们又猎获了六、七只海豹。之后这种两栖动物变得异常警惕，它们不再到小岛上晒太阳。只好重新寻找它们的踪迹。

幸亏，十八、十九日，孩子们用箭又猎获了六、七只狐狸。这是一种大耳朵，狗科动物，淡黄色皮毛，比一般的狐狸略大一点。这一新发现丰富了制衣原料，克利夫顿太太对此感到十分满意。鲁滨逊叔叔更是兴高采烈，似乎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欲望了。一次，克利夫顿先生问他，是否还缺什么。他回答：“是的。”但是他又不肯说出到底缺少的是什么东西。

处理完过冬服装备料的问题后，克利夫顿先生决定五月三十一日，进行一次内陆考察。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搞清楚这块陆地的地理环境状况；二是进一步探明这里的自然资源。鲁滨逊叔叔为远征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水上交通呢？我们可以乘船，顺河流而上，直到船再也不能航行的地方，然后下船步行，回来时还可以再乘船返回。”叔叔说。

他的建议被一致通过。但是还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谁参加远征，谁又该留下来的问题。把克利夫顿太太和她的小女儿单独留下过二、三个夜晚吗？尽管勇敢的女人同意和小女儿单独留下，但他的丈夫认为这样不妥。马克答应留下陪母亲，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出对他来说多少也是一种自我牺牲。

“可是，”鲁滨逊叔叔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全体出动呢？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天气晴朗，昼长夜短，在树林里过夜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参加远征。再者，大部分时间是乘船渡过的，也不会累的。如果大家同意，又没有其他困难，星期一我们就可以出发，星期三晚上就返回了。”

这个建议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大人、孩子一致通过。于是，远征的准备工作开始了。路上要带的食品有：烤肉、熏鱼、煮蛋、水果。此外叔叔又制作了一些箭，和做武器用的棍子，他还带上了斧子，需要时既可防卫又可进攻。有关火的问题他们是这样安排的：他们把火绒分成了两半，一半留在山洞里返回后使用，另一半带着路上用。由此可见，寻找替火绒的物质，成为今后考察远征的重要任务之一。

出发的前夕，是星期天，是休息和做礼拜的日子。克利夫顿先生和太太借此机会向他们的孩子传授良好的道德观念；而鲁滨逊叔叔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们宣讲自己在自然哲学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原则。第二天，五月三十一日，天刚亮，全家就都起床了。叔叔已经把小船航行所需要使用的工具准备就绪了；他给船安上了帆、装上了桨，还配备了椰子纤维绳。这样当顺风时就可以升帆航行；逆风时就可以划桨、绳拉，从而保证水上航行一帆风顺。

早上六点钟，把小船推下了海。大家都上了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马克、罗伯特坐前面，克利夫顿太太和两个小孩子坐中间；叔叔和克利夫顿在后面。叔叔负责操舵，克利夫顿先生负责控制船帆。

微风从海上吹来，海面上泛起细碎的浪花。海鸟欢快地叫着，在空中飞翔着。升起了帆，小船在海岸线与小岛间形成的渠道中轻盈地航行着。开始涨潮了，几个小时后，上涨的海潮就会把小船载到河流的上游。

小船顺风顺水，不一会就到了小岛的北端，靠近河口的地方。哈里·克利夫顿拉紧了船帆索，风吹、潮涌，小船顺利进入河道，离悬崖越来越远，渐渐驶出了悬崖的阴影。阳光柔和地照在身上，全家欢乐无比。菲多不禁欢叫了起来，杰克也淘气地回应着。

接着小船到了第一个宿营地，克利夫顿太太，指给她的丈夫看他们曾用小船当屋顶搭帐篷的地方。小船飞驶而过，第一个宿营地转瞬消失在视野中。

很快，河水载着小船到了森林地带，河岸上的高大的树木形成一条绿色的拱廊，有的树枝低垂，都快触到了水面。船帆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叔叔让马克和罗伯特把帆收起来。两个少年熟练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开始用桨划船了。但海潮还在上涨，小船航行速度仍旧十分迅速。叔叔不再用舵，而改用船梢橻控制小船的航行方向。

“两岸景色太迷人了。”克利夫顿先生看着在森林里蜿蜒流淌的河水说。

“是的，水光、树影，大自然的风景是多么美好。”克利夫顿太太答道。

“你会看到其他更美的景色，”叔叔插话说，“我再说一遍，命运把我们带到了一片乐土之上。”

“你已经勘察过这条河了吗？”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当然啦，”罗伯特接过话来说，“我和叔叔已经在右岸的丛林藤蔓中穿行过一趟了。”

“多么壮观的大树啊！”克利夫顿先生感叹道。

“是的，”叔叔答道，“这里有各种树木，我们不会缺木材用的。”

确实，在河的左岸，生长着许多榆科树木，这种树的木料非常适合用于建筑房屋，而且可以长期泡在水中保存；还有大量的朴树，它的果仁可以榨油；在稍远的地方，工程师还看到了一丛丛的木通科树木，它柔韧的枝条低垂到水面上，是制绳的好材料；还有二、三棵木质坚硬的柿树，不知到是什么原因倒伏在地上。在这些大树之中，工程师还发现了北美洲特有的美洲香槐，这种树在纽约的海拔高度也可以看到。

在这些大树中最抢眼的还是一种加那利群岛上常见的洪堡特百合花。

“看，那边的树多漂亮啊！”马克和罗伯特赞叹着。

“这是龙血树，”克利夫顿先生说，“我再告诉一个让你们吃惊的情况，这些高大的树木不过是一些葱菲类植物。”

“这可能吗？”马克问。

“或者说它们都属于球茎植物如百合、洋葱、分葱、细香葱、芦笋。有时，这些不为人注意的植物比那些高大的树木带给我们人类的好处还多。我告诉你们球茎植物还包括：郁金香、芦荟、风信子、洋水仙、晚香玉和一种新西兰亚麻，这是你们的母亲最了解的植物。”

“父亲，”马克问道，“大自然是怎么安排的呀，在同一属中，有的像龙血树那么巨大足有百尺高，而另一些却像洋葱那么矮小，只有八寸？”

“因为它们的特性相同，我亲爱的孩子，动物也是一样，正如当你知道鲨鱼和鳐鱼属于同一科时也会令你吃惊的。而球茎科植物在地球上分布非常广泛，可达几千种呢！”

“是呀，”鲁滨逊叔叔接着说，“克利夫顿太太，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些你烹调需要的球茎类植物。另外，别看不起龙血树，在三明治岛上，人们吃它的根里的嫩髓部分，管它叫‘迪’。我也吃过。把它煮一煮，味道好极了。还可以把它捣碎，发酵做成可口的饮料。”

“不错，”工程师又说，“你所说的龙血树可能比我们看到的颜色更深红。我们看到的这种，可以流出一种人们称为龙血的树脂。这是止血的好药材，所以在外族人占领卡那利岛时，他们曾经大量地掠夺这种树脂。”

小船六点钟出发的，一小时后到了湖面上。从这里，又可以看到了悬崖的西部，和广阔的闪亮的大海，及金黄色的沙滩。看到眼前美景孩子们更加兴奋起来。小船到了广阔的湖面上，从这里向北可以进入河流的上流。鲁滨逊叔叔，升起了船帆，小船轻快地向西岸驶去。看着湖水，克利夫顿想起了他第一次到湖边来时看到的可疑现象，于是他细心地观察着湖面。孩子们只顾得欣赏美景，开心地嬉戏。杰克把手伸进了湖水里，伴着哗哗的水声，划起一条条的水波。

应马克的请求，大家又到湖心岛上停留了片刻。这是一块面积约有一公亩大的突出水面的岩石，上面长满了小草，好像是湖水专门为鸟群奉献出的一片筑巢产卵的乐园。在这里可以找到各种各类的鸟群。菲多叫着想向鸟群扑过去，但被克利夫顿先生阻拦住了。他认为，应当把湖心岛当成禁猎保护区，不该轻易打扰鸟群，否则它们会飞走，另找地方筑巢繁殖。

结束了湖心岛的探察，鲁滨逊叔叔驾着小船，向河流上游的河口驶去。河水又流进了茂密的森林之中，在这低矮的绿色拱廊中航行，不仅要降下帆、还须把桅杆放倒。船行到河流上游已经感觉不到涨潮的作用，叔叔和马克开始划桨，工程师掌舵。

“我们到了陌生的地方了！”克利夫顿说。

“是的先生，我还从未到过这么远的地方探险。我们在等着您一起远征考察。我不知道这条河将流向什么地方，但我想它肯定还很长，因为，你看，河面还相当宽呢！”

确实，这个新的河口处还有七、八十米宽，河床也还没有变细的迹象。河水流速不十分快，轻盈的小船在船桨的划动下，一会靠向左岸，一会又靠向右岸。

小船行驶了三个小时了，太阳已经高高地升起，阳光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枝洒落在河面上，探险者们时常上岸探察，他们找到了许多有用的植物。一种藜科野菠菜，一丛丛地分布很广。克利夫顿太太采了一些准备做菜用，她打算移植一些，把它们变成家种蔬菜。她还找到一些野黄花菜、卷心菜、水田芥、辣根菜、萝卜，还有一种植物有着细细的杆，上面有许多毛茸茸的小枝，一米来高，结了好多棕色的小颗粒。克利夫顿认出这是黑芥，是做黑胡椒的原材料。

他们采了许多珍贵植物，把它们放进船里，大家又上了船，继续旅行了。在另一段河岸上，马克和罗伯特从鸟窝里抓了几对小鸟，细长的尖嘴，长长的脖子，短短的翅膀，好像还没有尾巴，这是鹅类水鸟。他们决定留一只公鸟，一只母鸟，把它们养在家禽栏里。年轻的猎手们还射杀了几只焦鹑，这是一种和鸽差不多的鸟类，它身上有绿色的斑点，翅膀是深红色的，还有一个带白边的，直直的花状冠子。这种鸟的羽毛非常美丽，肉味也非常好吃。

在一次上岸勘察中，由于小杰克的淘气，而发现了一种重要的材料。小家伙在一片空地上高兴地打滚，衣服上沾满了黄色的泥土。为此，他遭到了母亲的训斥。杰克立刻蔫了，他感到非常羞愧。

“行啦，克利夫顿夫人，不要责备他吧，他还是孩子，应当让他玩耍！”叔叔说。

“他可以玩，但是不可以在地上打滚！”母亲回答。

“可是不打滚还怎么玩呀，”叔叔辩护道。

“这一次我认为，”克利夫顿先生说，“不仅不应当责怪杰克，相反还应当表扬他在这片黄土地上打滚。”

“为什么？”

“因为这些黄土是粘土，是做一般的，但是十分有用的陶器的粘土。”

“陶器！”克利夫顿太太大声问道。

“是的，因为我不怀疑鲁滨逊叔叔不仅是个木匠、伐木工、鞣革工，他也是个陶器制造师。”

“他仅是个水手，”叔叔插嘴说，“这也就足够了。”

小杰克把父亲和叔叔带到他打滚的空地上，克利夫顿先生发现这确实是一片粘土地，这种土质的专用名词称为瓷陶土。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看法，他捏起一小撮这种土，略舔尝了一下，口中有一种奇渴的感觉，因此他可以确定这是一种多沙的硅质粘土，可以做陶器。

“多么重要的发现呀！”克利夫顿先生赞叹道。“我甚至认为这是高岭土，也可以用来制造瓷器。”

“让我们先造陶器吧，”叔叔说，“我相信克利夫顿夫人会喜爱这些陶土制的盆盆罐罐的。”

于是，大家往船里装了许多这种具有塑性的粘土。回到山洞后，叔叔可以用它制做盆罐、碟碗之类的器皿了。

接着全体人员又上了船，划着桨，小船向着河流上游，悠闲地驶去。渐渐地河道越来越曲折，越来越窄，估计离河的源头不远了。叔叔推测船下水深大概只有二、三尺了。而克利夫顿先生认为从河流上游流入湖泊的地方算起，小船已经航行了八公里左右

了。

探险者们正乘船经过的山谷中，树木开始稀少起来。茂密的森林渐渐被三三两两一丛的大树所代替。陡峭的两岸河滩上到处是巨大的岩石。地形地貌到这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纵览群山的主峰支脉也是从这里开始形成的。

十一点半左右，河水的浮力已经明显地不足了，这预示着很难乘船向前航行更远了。河床中黑色的暗礁星罗棋布，不远的地方传来了瀑布的轰鸣声。

小船沿着河道行驶，一个急转弯后，果然一道瀑布猛然出现在人们眼前。这里景色怡人：在风景如画的狭谷中，松树伟岸挺拔，河道中一块块巨石长满苔藓，形状各异，河水湍湍而流，但是水量不大，河水冲刷着岩石，时而被露出水面的礁石分成几股，时而又汇合在一起，从高处跌落下来形成瀑布。全家人都沉浸在这美景之中。

“哇，好漂亮的瀑布！”杰克高喊着。

“父亲，父亲！”贝尔向父亲请求着，“再靠近点！”但小贝尔的请求没能得到满足。小船每划一桨都有碰到石块的危险，他们只好在河的左岸，离瀑布五十米远的地方停泊下来，大家都上了岸。两个最小的孩子立刻在河滩上奔跑打闹起来。

“我们现在该干什么了？”

“我们爬上去吧！”性急的罗伯特指着位于下船地的北边，那座高耸的主峰说道。

“我的孩子们，在我们远足前我先给你们提个建议。”

“什么建议，母亲？”马克问道。

“吃午饭。”

全体一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从小船上取来了携带的食品，把路上猎获的小鸟，放在火上烧烤着，不久空气中就弥漫着烤肉的芳香。

大家都急着上路，午饭很快就结束了。为了避免返回时迷路，另外，他们还必须找到载他们乘船到此地的河流，克利夫顿先生和叔叔一路细心地观察着，用心地记着各种地貌特征”。

第二十章

全家人又上路了。叔叔和马克、罗伯特走在前面。两个少年手持弓箭，边走边观察着这片陌生的土地。克利夫顿夫妇带着两个小孩子走在后面。杰克、贝尔不听大人的劝告，他们不知疲倦地边走边跳，跑前跑后，好似有用不完的力气。

这片土地极甚凹凸不平，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地壳运动时表现出的巨大的扭曲力量所造成的，还到处可以看到玄武石和浮石。种种迹象都越来越清楚地证实这块地方是火山爆发后而形成的。这时，一行人还没走出白雪覆顶的主峰下的森林，这里的树木大多是松柏类。随着海拔的升高，树木越来越稀少起来。

当他们顺着山坡向着主峰攀登时，叔叔指着深深地印在地上的动物足迹让工程师看。他们确信这是一种体形巨大的野兽的足迹，但不能确认到底是什么动物。他们认为应当提高警惕，于是叮嘱孩子们不要跑得太远。

克利夫顿先生和鲁滨逊叔叔一边观察着地上的足迹，一边交换着看法，工程师的脑海里渐渐得出了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结论：

“显见，”他对叔叔说，“这是一群体强力大的动物，数量还不少。我差不多可以认为命运把我们抛在一块大陆上，至少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岛屿上。我还说不清楚我们到底被温哥华号抛弃在太平洋的哪个地区，但我总觉得这里好像是位于北纬四十至五十度之间的美洲的某一段海岸线。”

“我们接着向上爬吧。当我们走出森林后，也许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四周的情况，从而可以判定这里到底是大陆还是岛屿了。”叔叔回答说。

“可是，我的朋友，除非我们登上主峰，否则只能看到一段海岸线。”

“要想爬到主峰顶上可是极其艰难的事。”叔叔说道，“再说，不知道这山是否能攀登到顶呢！可能还是沿海岸线航行更容易确认我们是岛民还是大陆居民吧。”

“再说吧，让我们加快脚步吧！”

“如果工程师先生同意，我想今天我们走到树林边缘时就宿营吧，我负责清理营地。我们一定可以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天一亮再接着爬山。”

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大家接着向山顶攀登着。如果这个地方是猛兽出没的地方，直到现在人们也只看到了它们的足迹，因此没必要太担心了。这里的猎物非常丰富。菲多经常惊扰起一些小禽兽，它们从窝中逃出，还没等看清楚是什么动物，转瞬间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马克和罗伯特用箭射中了一对野鸡。它们的颈下垂着一堆松皮，眼睛后面长着两个细细的筒状、直立的角似的东西。它们像公鸡一样大小。母的是黄褐色的，公的却色彩华丽：鲜红的羽毛上还点缀着许多白色的斑点。克利夫顿先生说它的学名是角雉鸡。克利夫顿太太因为不能把它们活着带回去而感到遗憾，她很想把它们驯养在家禽栅里。

在玄武岩石块之间，他们还看到一只较大的动物。在此地能看到这种动物，克利夫顿先生感到非常满意。这是一只岩山羊，类似在科西嘉岛、克里特岛和撒丁岛经常可以看到的绵羊。从它向后弯弯的角，和它浓密曲卷的褐色的长毛，克利夫顿先生立刻就认出了它是一只岩羊。这只健硕的动物站在一棵树桩旁，一动不动。当工程师和叔叔走到离它很近的地方时，岩羊吃惊地望着他们，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两足直立的人。突然它好像感到了危险就要降临，立刻穿过空地在岩石中跳跃着，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尽管叔叔立刻

拉弓射箭，却没碰到它一根毫毛。

“再见啦，岩羊，”叔叔幽默地喊道。“可恶的家伙，我并不是看上了它的后脚肉，而是看中了它的皮毛，它可以给我们做上等的衣服。没关系，我们还会见面的。”

“我们可以试着驯养几对这种动物，”工程师说，“那么我们就既不缺烤羊腿吃，也不缺羊皮衣服穿了。”

晚上六点左右，这支小队伍到了树林的尽头。大家决定停止前进在此野餐、露宿。在附近，各自寻找着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准备用树枝、树叶做个过夜的小巢。马克和罗伯特向一边走去；克利夫顿先生和叔叔向另一边走去；克利夫顿太太带着杰克和贝尔选在了一棵大松树下。

马克和罗伯特刚走开没几分钟，就急匆匆地跑了回来，脸上透露出惊惧的表情。克利夫顿太太见状立刻朝他们走去。

“出什么事了，我的孩子？”她问道。

“一股烟，”罗伯特回答，“我们看到在岩石中间升起一股烟。”

“什么！”克利夫顿太太说，“有人在附近？”她边说着，边把孩子们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是不是有人？是野人，还是食人肉的人？”

两个孩子看着母亲，没有任何回答。这时工程师和叔叔走了过来，马克把情况告诉给他们，全家人谁也没有说话，沉默了好一会。

“还是小心为好，”终于叔叔开口说道，“也许，在那边，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人类存在，我们不知道将和什么人遭遇。说实话，我既怀疑这些陌生人又不愿意见到他们。克利夫顿先生，你和你夫

人及孩子们呆在这里，我和马克先生，还有菲多去侦察一下。”

叔叔、马克和忠实的狗立刻就朝着冒烟的方向走去。马克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叔叔紧抿嘴唇，睁大了眼睛，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向着东北方向走了几分钟后，马克停了下来，指给叔叔看那个不远的冒烟的地方。这是一股很特殊的黄色的烟雾。一点风都没有，烟升到高空后才渐渐散开。

叔叔也停了下来。菲多想立刻扑过去，被马克紧紧地拉住了。水手向马克做了个手势，表示让他呆着别动。他自己却像蛇一样灵活地在岩石间游戈着、躲闪着向冒烟的地方跑去，很快就不见他的身影了。

马克激动地站在那里等着叔叔回来。突然他听到从岩石另一边传来了叫喊声，马克立刻跳了起来准备去救他的同伴。伴着洪亮的笑声，叔叔突然出现在马克面前。

“这火，不如说是这烟，”海员挥动着胳膊说，“是……”

“是什么？”马克问。

“啊，这是大自然的杰作，是个硫矿泉，我们可以在这里治喉炎了。”

叔叔和马克走回去，笑着把情况告诉给克利夫顿夫妇。

父亲、母亲、孩子们立刻都朝着树林外的硫矿泉跑去。这里的地貌具有火山造地运动的基本特征。从远处看，克利夫顿先生就已经明白这汪硫矿泉释放的黄烟是地下水中所含的硫酸与空气中的氧相结合后而形成的。一股含有硫、钠等矿物质的泉水从岩缝中喷发而出，水流量十分丰富。

工程师把手伸进了泉水，感到水质油腻，温度三十五度左右，闻起来略带一点甜味。这种矿泉水对治疗卡他性呼吸器管疾病及淋巴体质非常有效。

马克问他的父亲，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他是如何断定水温为三十五度左右的。克利夫顿先生告诉他，当他把手放进温泉时，既没有热的感觉，也没有凉的感觉，这说明水温与人的体温相近，而人的体温是三十五度左右，因而他可得知泉水的温度。

经过一番观察之后，大家决定在这里，树林的边缘、几棵大树下，在两块巨大的玄武岩之间露天宿营。孩子们收集来足够点燃夜篝火的干柴在夜幕降临时分，远处隐约传来野兽的嚎叫。但没有任何野兽敢穿越篝火的防线。

母亲在杰克和贝尔的帮助下，准备着晚餐。两只野鸡烤得外焦里嫩，发出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吃饭后，孩子们都睡进了他们用干树枝堆成的床铺里。他们都感到极其疲乏，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这时，克利夫顿先生和鲁滨逊叔叔对露营地周围进行着观察，他们走到了一片与山坡交界的竹林旁，在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了野兽的吼叫声。

为了防止野兽靠近营地，克利夫顿先生决定采用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夜间鞑靼人为了驱赶猛兽所采用过的方法：他和叔叔俩人砍了许多竹子运到营地，他们不时地向烧得很旺的火堆里扔进几段竹筒，青竹立刻发出像炮竹爆炸般的巨响声。马克和罗伯特被惊醒，他们觉得这个主意非常有趣。清脆的炮竹声足以吓走黑夜中游荡的猛兽，一整夜，克利夫顿一家安全无恙。

第二天，三月一日，一大早，全家就都起了床，准备爬山。简单的早饭后，六点钟，全体又出发了穿过树林后，他们已经到达了主峰支脉的脚下。

事实再次证明，主峰是座火山，山坡上满眼都是熔渣，凝固的熔岩流，火山灰烬，克利夫顿先生看到了火山爆发前喷发出的火山灰，这是一些由于炽热造成的，灰白色，规则的细小的凝结颗粒。

“好极了，”克利夫顿先生说，“孩子们，我们找到了我们要我的物质。”

“做火柴的吗？”罗伯特问道。

“不是，”父亲回答，“是做火药的，继续寻找，我们还可找到硝石。”

“真的，父亲，”马克说，“你可以给我们制造火药了？”

“我不敢向你们许愿高质量的火药，但起码是我们可以使用的火药。”

“但是，还缺点什么吧？”克利夫顿太太说。

“缺少什么，亲爱的艾丽萨？”工程师问。

“火枪呀，我的朋友。”

“哎，我们不是有罗伯特带着的枪吗？”

“是呀，”大男孩像打雷般地大声喊叫着。

“安静点，罗伯特。”克利夫顿先生说，“接着爬山吧，返回时，我们取一些硫磺物质带着。”

全家人又接着赶路了。他们已经到达东部海岸线的上方，广阔的，半圆形的地平线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海岸线似乎突然间南北方向转了个弯。在北边，就是在过了那片广阔的沼泽地不远的地方，弗莱普发现了克利夫顿先生。南边，在牡蛎岩礁带的后面就是延伸进海中的岬角。从这个高度上，探险者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条曲曲弯弯的小河穿过茂密广阔的森林，经过林间空地，流进又流出碧蓝如玉的湖泊，涓涓流进海湾，投入了大海。海湾东端是圆形的海角，那边的大山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而南边，海岸线十分平直，就像用制图笔画出来的一样。从岬角到海角，海岸线长二十多公里左右。在主峰的后面绵延联接的是一片大陆，还是被海洋所环绕？在这里还是无法确定。而高山脚下，分为两段的小河所流经的区域似乎是一片最肥沃的土地，

它的南边是起伏不平的荒野沙丘地，北边是广阔的沼泽地带。

为了更好地观察脚下的这块土地和眼前的大海，全家人又加快了步伐。

“好哇，工程师先生，您是怎么想的，”叔叔问道，“您认为我们是在一个岛上还是在在一个大陆上？”

“我还说不清楚，我可敬的朋友，”克利夫顿回答道，“因为我的目光无法穿透眼前的大山，看到东部的情况。我们只不过爬到了离海面二百多米高的地方。让我们尽量向上爬，争取达到主峰脚下的山梁上。也许我们能从那翻过山去，看到东部海岸线。”

“我担心再往上，克利夫顿夫人和两个小孩子就会累得上不去了。”

“我想在这儿，我们不会遭到任何袭击的，”克利夫顿太太说，“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们。”

“是的，亲爱的，”克利夫顿先生说，“我想在这个地方，你们既不用害怕有什么人，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动物会来攻击你们。”

“此外，不是还有杰克可以保护我吗？”克利夫顿太太微笑着说。

“他会像个英雄一样保护您！”叔叔答道，“这可是头英勇果断的小狮子。不过，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留下保护你们。”

“不，我的朋友，还是陪我的丈夫和那两个孩子吧，我愿意你和他们在一起。杰克、贝尔和我，我们在这儿休息，等你们回来。”

达成协议后，克利夫顿先生、叔叔、马克和罗伯特四人继续向上攀登。由于山区的特殊地形，从上向下看，很快，母亲和两个小孩子就缩得很小，似乎成了三个难以辨认的小小的黑点。

山路更难走了，山坡变得越来越陡。脚踩在凝固的熔岩流上，一步一滑。但是，登山者们仍旧迅速地向着顶峰下的山梁攀登着。如果东边的山坡像西边一样倾斜，他们就不得不放弃攀登火山顶峰的打算。

在满是熔渣碎石的山坡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叔叔、父亲和两个少年终于真正到了主峰山脚下，这里是一片崎岖狭窄，勉强可以行走的高原地带，海拔将近一千米，它像一条弯曲的斜线向北延伸，越来越高。主峰居高临下，比它周围的高原还要高出八百米左右。主峰顶上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芒。

尽管大家都已经十分疲劳，但是没有人提出要休息片刻，他们立刻开始翻越山梁。他们的视野向北渐渐越来越宽阔，在东边，形成海湾北部的土地似乎越来越低。

又过了一个小时，已经绕到了主峰的北边，而在这里什么陆地都没有。但是叔叔、父亲和孩子们仍旧继续向前走着，很少有人说话，大家都被同一种难以描述的心情所攫获。马克和罗伯特不知疲倦地走在最前边。将近十一点钟时，一片大海映入人们的眼帘，根据太阳的位置，克利夫顿先生推断他们已经到了对面的海岸。

一望无际的大海展现在探险者们的前面。他们都默默地望着这片把他们囚禁起来的汪洋大海。所有与同类的联络全被切断了；很难等到人类的搭救了。他们被隔绝在迷失于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上。

根据工程师的估计，这个岛的周长约八十至八十二公里。这个岛比厄尔巴岛略大，是圣赫勒拿岛的一倍。相对来讲，这是个小岛，因而，克利夫顿先生无法解释在这么小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繁多的动物种群。但是火山的自然景观可能可以解释某些问题。也许过去这个岛相当大，现在大部分陆

地被淹没在海水下，也许它过去与某个大陆相连，而后来分裂开，现在离大陆越来越远了？克利夫顿打算在以后的环岛观察中找到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孩子们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明白了现实的严酷性，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们什么也不想再问父亲了。看到父亲做了个出发的手势，大家又开始上路返回下山的路，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又和克利夫顿太太会合了。她正坐在那里沉思着，等待着他们。她一看到丈夫和孩子们的身影，立刻站起身，迎着他们走过来。

“怎么样？”她问。

“是个岛，”工程师回答。

“求主保佑吧，”她小声说道。

第二十一章

在探险者返回前，克利夫顿太太已经用前一天射杀的剩余猎物做好了午饭。十二点半，全家吃过饭便开始下山了。直线穿过树林后，他们来到了小河的上游，也就是瀑布的上游。这里水流湍急，河水撞击着黑色的岩石泛起白色的泡沫，旋转着向下游冲去。河两岸极其荒凉。穿过盘根错节、枝蔓缠绕的荆棘林后，探险者们到了停泊小船的地方。他们把在旅行中搜寻到的各种植物和有用的物质装上了船，然后驾船顺流而下。三点钟时，小船到了入湖的河口。升起船帆，小船在风力的推动下驶入河的下游。晚上六点钟，全家回到了山洞前。篱笆上明显地留下了遭到破坏的痕迹，但幸亏篱笆的立柱禁住了冲撞破坏。因此叔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声地感叹：

“这准是那些可恶的猴子们干的，”他说，“我们不在家时，它们来拜访过，这是一群危险的邻居。克利夫顿先生，我们可要小心它们啊！”

长途旅行后，旅行者都感到十分疲劳，需要美美睡上一觉。大家各自躺进自己的睡卧处。没有重新点燃灶火，也就无需派人守护它。一夜平静无事。第二天，六月二日，鲁滨逊叔叔和工程师最早醒来。

“好哇，克利夫顿先生！”叔叔用愉快的声调问道。

“还好，我可敬的朋友，”克利夫顿回答。“该有个规划了，因为我们已经明确地成了岛民，我们不得不在这里住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这个现实来安排我们的生活。”

“说得对，克利夫顿先生，”叔叔答道，语调中充满了信心。“我们会生活得很好的，我们将把我们的岛建成一个伊甸园。我所以说是我们的岛，是因为它属于我们。在探察中不是没有发现其他人吗？这也就是说我们没什么可怕的了。克利夫顿太太是否能适应这个新形势呢？”

“是的叔叔，这是个勇敢的女人，她对上帝的强烈虔诚心永不会减弱的。”

“上帝不会遗弃我们的，”叔叔说，“至于孩子们，我相信，在这儿他们会很愉快的。”

“那么你呢，鲁滨逊叔叔，你一点遗憾都没有吗？”

“没有，更确切地说，有唯一的一点遗憾。”

“是什么？”

“应当说吗？”

“当然了叔叔。”

“是烟草。你知道我可是个大烟鬼呀，连我的耳朵都会吸烟。”

听了海员的遗憾，克利夫顿忍不住微笑了。他不吸烟，因而理解不了具有这种嗜好的人对烟的强烈愿望。他已经知道了鲁滨逊叔叔的需要，有一天，他会满足他的。

克利夫顿太太曾经希望建造一个家禽栅。他的丈夫决定开始兴建这个表示他们要在岛上长住的有用的建筑。他们在环绕洞口的篱笆右边又围起了一个占地一百平方米的篱笆；两个篱笆间有一个相通的小门。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建好了这个篱笆围墙。还做好了几个用树枝编成的小笼子。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它们主人的来临了。第一对进驻家禽栅的是两只野鸡。它们是在远足中被活着猎获的。克利夫顿太太已经把它们翅膀折断了。想必它们应当比较容易驯化吧？后来又放进了几只从湖边猎来的野鸭。考虑到鸭子喜欢水，叔叔使用竹器盛了水放进家禽栅。这是一种中国鸭，它们的翅膀展开

像扇子一样，它们的羽毛色彩鲜艳可以与野鸡媲美。

为了丰富家禽棚的品种，一家人举行了一个星期的狩猎活动。孩子们捕捉到一对火鸡，它们的尾巴上长着很长的箭羽：它们属石鸡科，非常容易驯养。这个新组成的小团体成员们经过了一番争斗，很快它们之间就相互适应了，它们将稳步发展，逐渐壮大自己的队伍。

克利夫顿先生还在较容易开凿的岩石上凿了几个洞，捉了十几对岩鸽养在里面，这些鸽子蛋成了家庭的主食。这些岩鸽比松鸽容易驯养，它们白天飞出去，晚上飞回它们的新家。现在，克利夫顿一家天天可以听到咕咕、咯咯和喳喳的叫声汇成的欢快的乐章了。

在六月份的前半个月，叔叔一直致力于陶器生产，材料就是他们用船运回的适合做粗陶器的粘土。由于没有制陶器的转盘，叔叔不得不用手制做。他显得有点笨手笨脚，做出了许多畸形产品。但是终归这是一些陶器啊！在烧制陶器时，因为叔叔不知道怎么调节、掌握火候，所以弄碎了不少。好在有足够多的粘土，最后他终于成功地生产了七、八只盆罐之类的产品，其中有一只很大的罐，权当它是一只锅吧。

在叔叔制作陶器时，克利夫顿先生有时和马克，有时和罗伯特一起外出，他们走得不远，总是以四公里为半径绕山洞四周进行探察。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是猎物充足的沼泽地、野兔场及牡蛎岩礁带。他们在探寻中总想找到替代火绒的隐花类植物，但是一直没有达到目的。然而，他们碰巧找到了克利夫顿太太要求了许久的，最能令她满意的肥皂替代品。克利夫顿先生曾经想用油脂、脂肪之类的东西，加上从焚烧后的海藻中提取的碱性物质制造肥皂，但是这种过程太复杂，耗时太长。因此他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想法。而现在他偶然发现了肥皂树，因而非常高兴。工程师知道这种树的果子遇到水后可以发出许多泡沫，它可以用来洗各种东西，它的洗涤效果是肥皂的六十倍。他们把这种肥皂果带给了母亲，经试用证明，效果极佳。

克利夫顿先生还想从甘蔗中，或者从什么热带同类植物里，要么从槭树或别的含糖树中提取食糖。这也是他每次远足时，在树林、草丛中搜寻的目标之一。可是这个愿望更难实现。

但是，在一次和马克一起外出时，他找到了一种植物，完全可以满足鲁滨逊叔叔的强烈愿望。这令他欣喜万分。

事情发生在六月二十二日，他和马克一起外出考察时。那一天，他们来到河的右岸，这里和北部地区一样，长满了树木、花草。马克在草丛中奔跑时，突然被一种植物发出的香味吸引住。他看到这种植物的筒状的杆茎挺直，上部是毛茸茸的。这种植物还是粘乎乎的，它的花是成串成串的，里面还结着小小的种籽。马克采了几束，拿到父亲面前问他这是什么植物。

“在哪找到的？”父亲反问。

“在那里，一块林中空地上，”马克回答，“那长了好多这种植物，我好像见过这种植物；可是……”

“好极了，”克利夫顿先生说，“你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我的孩子，这一下鲁滨逊叔叔什么都不缺了，他得到了圆满的幸福。”

“这是烟草！”马克说。

“是的，马克。”

“太棒了！”少年喊了起来，“叔叔要乐疯了，这个勇敢快乐的人！但是现在还不要告诉他，对吗，父亲？你将再给他做个漂亮的烟斗，里面塞满

烟叶，然后再送给他吧。”

“就这样说定了，马克。”

“用这些烟草制成能抽的烟叶困难吗？”

“不难，我的孩子。虽然不是一流的烟叶，但毕竟是烟叶，叔叔要求得并不高。”

克利夫顿和他的儿子采了大量的这种植物。如果把叔叔比喻为最严厉的海关检查员，可以说父子俩就像走私者一样小心翼翼地躲过了他的注意，把烟草运进了山洞，藏了起来。第二，当善良的海员外出时，他们立刻取出烟草放在太阳下晒干、切细，然后再放在烧热的石块上焙烤。

在这期间，克利夫顿太太一直忙着缝制衣服。她现在有充足的海豹皮和蓝狐皮。但是，困难的是没有针，她怎么能把皮子连在一起呢？

提到针的问题，叔叔又大侃起来，他说他曾“不小心”吞下去一盒针，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后来这些针渐渐又排出了体外。否则，克利夫顿太太就可以有针用了，而现在她只好用一种长刺当针，用椰壳纤维制成的线来缝制衣服了。在小贝尔的帮助下，她缝制了几件粗糙的皮衣。叔叔做为一个水手也会一些针线活，他经常向夫人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和给予她许多帮助。

当这些工作都完成后，已经是六月底了，家禽栅中一派兴旺景象，天天都增加一些新的成员。孩子们经常在附近猎场射到刺豚鼠、水豚鼠。母亲把这些猎物制成熏肉，储存起来留作过冬食品，人们不必担心会发生饥荒了。克利夫顿先生还打算再修建一个四足家畜场，他想把岩羊之类的动物驯养起来。为此，克利夫顿先生决定于七月十五日，再到岛的北部进行一步远足狩猎。他还希望同时能够找到面包树，因为他认为在这个纬度上可能会有这种树生长。确实，在每天的食谱中，他们都没有面包可吃，而杰克已经多次宣称要吃面包了。

然而，在不远或是较远的将来，这些岛民们也许可以有小麦粉了。有一天，小贝尔掏衣袋时，从中掉出一粒麦子，但仅止是一粒。小姑娘马上跑进山洞，正好全家人都在里面，她得意地把麦粒展示给大家看。

“好极了，”罗伯特总是以一种轻视的态度对人，他说，“你想让我们用它做什么？”

“别笑话她，罗伯特，”克利夫顿先生说，“这粒麦子就像金块一样宝贵。”

“是这样，是这样的。”叔叔赞同地说。

“一粒麦种，”父亲接着说，“可以长出一穗麦子，而一穗麦子有八十多粒麦种，就这样，我们小贝尔的一粒麦种可以装满整个一个房间。”

“可是，你衣兜里怎么会有一粒麦种呢？”母亲问姑娘。

“因为在温哥华号上时，我喂过好几次母鸡。”

“好吧，”工程师说，“我们把你的麦种细心地保存起来，等到合适的季节时，我们就把它种下去。有一天，它会给你带来甜点心的，我的孩子。”

听到这个许诺，贝尔感到十分骄傲，她带着胜利凯旋的表情走开，好像她本人就是收获女神赛莱丝一样。

预定到岛的东北部去打猎的时间到了，这次经过协商，决定马克留在家中陪伴母亲和杰克及贝尔。克利夫顿先生、叔叔、罗伯特外出打猎，他们决定早出早归，当天下午返回。七月十五日，早上四点钟，猎人们就上路了。他们先乘船到了北部悬崖的尽头，他们在那下了船，没有绕过沼泽去海滩方

向，而是一直向东北方向前进。

这块地方已经算不上是树林了，因为这里的树是稀稀落落单独生长着，但是也算不上平原，因为它地势非常崎岖，到处都生长着荆棘、野草。在这些树中，克利夫顿先生发现新的树种，这就是野柠檬树。当然它不可与诺曼底省的柠檬同日而语，但它毕竟含有大量的柠檬酸，起镇静作用。鲁滨逊叔叔摘了十几个野柠檬，他相信，克利夫顿太太会喜欢的。

“我们不管做什么，”善良的海员说，“总要考虑到我们的女管家。”

“是的，”克利夫顿说，“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还有一种植物可以让她高兴的。”

“这是什么？”罗伯特插嘴问道，“这矮小的树颗子是什么？”

“毫无疑问，”克利夫顿说，“这是杜鹃科植物。它含有一种油，气味芳香，浸入肺腑，有抗痉挛的药效，在北美洲也有这种植物，俗称为矮棕榈。鲁滨逊叔叔，你应该知道这种植物吧？”

“我应该知道这种植物，可是我不知道它。”

“你可能不知道它叫矮棕榈，但是你知道山地茶或者加拿大茶吗？”

“啊！先生，您告诉我这么多名字，”叔叔说，“加拿大茶，我当然知道，把它浸泡一下，可以和中国皇帝的茶相比啦！可惜，没有糖，但是以后会有的，让我们采点茶叶回去吧。如果地里能长出甜菜来，我们就可以开制糖厂啦！”

接受叔叔的建议，大家都采了一些山茶叶和柠檬一起都放进了旅行用的褡裢中。然后克利夫顿和他的两个伙伴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在岛的这个地方，无数的鸟群在树丛中飞来飞去，但是，人很难靠近它们。这些鸟大部分是鸣禽目的交嘴雀。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喙的两边有两个短短的下颌骨。从食用观点讲，它们不值得一射。罗伯特灵活地射中了几只三趾类鸡科鸟。它们翅膀又长又尖，身体上部是暗黄色，还有黑白色条纹。这种鸟行走困难，但飞得很快。尽管它们飞速很快，倒霉的是它们没能躲过罗伯特的弓箭。

将近十一点时，一行三人到了一汪泉水旁。他们开始吃午餐。他们的午餐有冷水豚鼠肉和带有浓浓的香料味的兔肉馅饼。叔叔取了清凉甘甜的泉水，并且在里面加了点柠檬汁，制成了味道极好的饮料。饭后，他们又立刻上路了。克利夫顿先生时刻不忘他的火绒，但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直到现在他也没碰到一种这类包括几千种不同类型，到处都可以生长的寄生植物。

正在这时。不远的树丛中响起一阵拍动翅膀的簌簌声。罗伯特立刻循声跑去，但是菲多跑到了他的前面，立刻传来一阵狗的撕咬声。

“行啦，菲多，别咬啦！”罗伯特喊叫着。如果不是罗伯特及时赶来，菲多将不会听从命令的。菲多的牺牲品是一只美丽的公鸡，幸亏罗伯特把它从菲多的口中活着救了下来。克利夫顿立刻看出这是一只中等体形的家养鸡，人们叫它本赛鸡。它附骨上的羽毛长长的，看上去好像它的两只脚装在了羽毛袖子里。但是罗伯特立刻发现它有一个极特殊的地方：

“看啊，鸡头上有只角！”

“一只角！”克利夫顿惊叫着，一边仔细地观察着这只鸡。

“是真的，”叔叔说，“一只角，装在了它冠子的位置上，这只鸡准非常凶狠好斗。克利夫顿先生，我自认为什么都见过了，可是我还没见过长角的鸡呢！”

哈里·克利夫顿什么也没回答，全神贯注地研究着这只鸡，脸上现出一

种难以形容的惊异的表情，最后只说：

“是的，这是一只本赛鸡。”

叔叔把鸡的两只翅膀捆了起来，他想把它活着带回去，养在家禽栅里。然后，远足者们为了到达河边开始略向东走去。一路上他们既没有找到一种蘑菇，也没找到多孔菌类可以代替火绒。但他们找到了另一种植物，差不多也可以做火绒。这种植物也种类繁多，是蒿属类，俗称蒿子。它的主要品种有：苦艾蒿、龙蒿、麝香蒿等。中国蒿是一种毛茸茸的植物，在东方帝国的医药中，经常用到它。

克利夫顿知道，这种植物的茎和叶子上长满了毛，晒干后，一碰火星就可以燃烧起来。

“可找到我们的火绒了！”克利夫顿叫道。

“好极了，”叔叔高兴地接着说道，“我们没有白过这一天。造物主对我们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们不该再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了。好，我们走吧。”

采集了一些蒿子后，一行三人向西南方向走去。两小时后，他们到了河的右岸，六点钟时，全家又都集合在宿营地了。晚饭桌上多了一道龙虾，是马克在岩石缝中捉到的。克利夫顿讲述了他们远征的细节。那只本赛鸡放到了家禽栅中喂养，它成了栅中最美丽的动物。

晚饭后，贝尔走近鲁滨逊叔叔递给他一个又红又亮的贝壳，里面装满了烟草。同时，杰克给他夹了一块火炭。

“烟叶！”叔叔惊叫着，“你们怎么都没对我提起过！”可敬的海员两眼忍不住湿润了，眼中闪动着兴奋的泪花。他立刻点着了烟斗，一股烟草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使得气氛更加和谐了。

“你看到了吧，我可敬的朋友，”克利夫顿说，“尽管造物主已经给了我们许许多多，但是，还给你保留了一个最美好的惊喜。”

指的是中国。

第二十二章

鲁滨逊叔叔的愿望已经完全得到了满足：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一个值得钟爱的家庭；一支烟斗和一些烟叶。如果这个时候，有一艘大船经过这里，他都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离开这个小岛了。

然而，对这个小团体来讲，他们缺少的东西还太多了！虽然，哈里·克利夫顿不知道他们的前途如何，但是他一点也不愿意忽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尽管他手中没有任何书籍，但是他自己不就是一本活百科全书吗。他为孩子们开设了文化课，还不失时机、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在大自然中取得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他们。课程首先从具有指导性的课目开始。科学方面的课程主要包括自然、历史、地理，然后是宗教道德课程，这是需要在每天的实践中学习；哲学，这门在长期经验中直接总结出来的理论课最好由鲁滨逊叔叔担任，在这方面，就是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授们也比不上他。大自然是包罗万象的大学校，她向每一个想了解她的人敞开心胸，而鲁滨逊叔叔就是这所学校中最优秀的信徒和传道士。克利夫顿太太，这位令人尊敬的母亲，她以女人的温柔和博大的仁爱把小团体中的成员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她是最称职的道德课教师，是团体的灵魂。

在最远的一次考察时，考察者们从硫黄泉带回来一些含硫物质。如果能找到硝石，工程师打算制造一些上等的，或者是堪用的火药。七月二十日，工程师到悬崖北部去考察，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洞穴，穴壁是潮湿的，上面附着一层钾硝盐。这是一种自然硝石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毛细管现象的作用下，硝盐从岩石中离析出来。

克利夫顿把他的发现告诉给叔叔，并说他打算制造火药。

“我们不可能制造出十分合格的火药，”工程师接着说，“我们无法得到纯硝粉，因为这需要特殊的方法进行提纯。因此我不得不用自然硝盐来代替。但是不管我们制出的是什么品级的火药，当我们需要炸山开洞时，它都会对我们有用的。”

“好极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洞扩大一些，并且在周围再开出几个仓库。”

“此外，这种硝盐还可以用来‘硝化’我们院子的地面，也就是说，把硝盐掺到地面的土里，再把地面夯实，以后地面会变得坚硬，不渗水。”

于是硝盐发挥了它的第一个作用，岛民们把他们的院子的地面和洞中的地面都进行了硝化处理，并且夯实。之后，地面变得像花岗岩一样坚硬平整，母亲把它擦得像木地板似的闪闪发亮。

然后，工程师开始制造他的火药。孩子们在一旁观摩，并且参与了制作的全过程。尽管这伙人只有一支石弹手枪，但他们对火药生产的兴趣之大，好像他们拥有整个一个炮兵武器库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

制作火药只须将硝、硫、碳均匀地混合在一起。碳的作用是燃烧，产生大量气体，给火器以发射力量。克利夫顿先生已经有了硫和硝，还缺少碳。制碳比较容易，他们没有找到专门制作武器火药碳的栗子树，或杨树，但是用榆木烧出的碳可以造矿山炸药。克利夫顿先生选择了许多嫩树枝条，先把树皮剥去，因为树皮产生大量的灰烬；再把树枝放进预先挖好的坑穴中烧制。

当然工程师知道火药的配制比例：七十五份的硝，十二份半的硫，十二份半的碳。把这三种物质先用不同的方法研制成粉，再混合到一起，加温，放入一个捣钵中，用木槌将它压制成饼状。就这样克利夫顿工程师制出了粗

糙的火药饼。接下来的程序是将药饼颗粒化。

这是一道困难，但又是必须进行的工序。因为粉状火药只能爆燃，而不能立刻引起爆炸，也就产生不了爆破作用。

工程师想方设法使火药饼颗粒化。他先把火药饼放在阳光下暴晒了两天，然后把它捣成小块；再将这些碎块放入一个圆形陶罐中；把陶罐固定在一个从船上取下的滑轮上；用绳子迅速转动滑轮，火药饼碎片在罐中旋转，相互摩擦、碰撞渐渐变成了略带楞角的粗糙颗粒状。虽然并不圆滑，但毕竟是颗粒了。然后再把这些颗粒放在艳阳下彻底晒干。

第二天，罗伯特就不断地催促父亲试验他们的新产品。手枪已经擦拭干净，并且装上了火药。罗伯特想第一个试射，但是叔叔不同意。为了预防试射时，万一火药过猛，致使手枪爆炸而伤了孩子，叔叔决定由自己承担首次试射的任务。为防止伤着自己，他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

第一枪打响了。枪中的药没有立刻引爆；经过片刻的燃烧，火药气体把枪中的石弹丸发射出去了。

一片欢呼声伴随着火药发射声响彻了天空。这是孩子们欢乐的叫喊声。他们终于有了火器了。马克和罗伯特各自也试用了一下火器，他们都非常满意这一新的发明成果。当然，火药比不上真正的弹药，但起码可以用来炸山开洞了。

在男人们进行各种工程时，克利夫顿太太一直精心照料着家禽，使它们繁衍兴旺。既然鸡类可以驯养，为什么四足的畜类不能驯养呢？克利夫顿先生决定修建一个专门的家畜围栏。他在距离驻地一里远，湖泊的北边，选了一块几亩大的地方。这是一块绿草茂盛的平原，很容易把河中的淡水引过来。工程师负责划出围栏的范围，叔叔负责到树林中伐树并加工成支撑树篱笆的支柱。工程是非常艰苦的，好在他们并不急于很快完工，叔叔打算第二年春天开始驯养家畜。这期间重要的是到森林中砍伐树木，还要进行其他的考察活动。

在一次考察中，工程师又发现了一种宝贵的苏铁科树木。这种树在日本很常见，由此推断，这个岛的地理位置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靠北方。

一天，吃完一顿有鱼、有肉的丰盛午餐后，克利夫顿问孩子们：

“你们觉得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还缺少什么吗？”

“不！父亲，”马克、罗伯特、杰克异口同声地回答。

“餐饮中也不缺什么吗？”

“很难回答，”叔叔大声说，“有野味，有鱼，有贝类，有水果，还缺什么呢？”

“不对，我们是还缺点什么。”小杰克说。

“缺什么？”父亲问道。

“糕点。”

“好一个小馋鬼！”克利夫顿说道，“但是总之这个孩子说得有理，没有面包，或者说没有糕点是令人感到缺憾。”

“这倒是实话，我们忘记了面包。但是别担心，我的小先生，当贝尔小姐的麦子长出来后，我们会有面包的。”

“不用等那么久，”克利夫顿说，“就在今天早上，我发现了一种树，它可以提供上等淀粉。”

“西谷米！”马克叫道，“就像瑞士的鲁滨逊发现的一样！”

“西谷米！”叔叔也恍然大悟，“这确实是好东西，我在马鲁古群岛吃过，那里有大片的西谷米树林，每棵树可产四百公斤的西谷米，它做成的米团非常有营养。您的发现确实太有价值了，我们快去西谷米树林吧！”

叔叔说着就站了起来，拿起斧子想向外走。克利夫顿先生叫住了他。

“等一下，我的朋友，我说的根本不是西谷米树，因为西谷米生长在热带，而我们的岛比较靠北。这仅只是一种苏铁树，它的淀粉与西谷米相似。”

“那么，先生，我们像收获西谷米一样去收割这种东西吧！”

克利夫顿和叔叔把孩子们留在家中，二人向森林走去。他们到了河边，准备过河。

“先生，”叔叔站在岸边说，“我们在这儿建一座桥就好了，否则总要划船渡过，太浪费时间了。”

“我同意，”工程师回答，“但是我们应当修一座吊桥，不用时，可以把它收回左岸。因为这条河是我们天然的屏障，它阻挡了北边的猛兽过来侵犯我们。”

“很对，”叔叔答道，“但是南边的一大片地方都是敞开的，它们仍旧可以自由通过。”

“那我们为什么不筑起一道长篱笆或者挖沟引水把南边通道堵住呢？谁能阻止我们这么做呢？”

“不会是我，”鲁滨逊叔叔答道，“为了造桥我还是先砍树吧。”

几分钟后，克利夫顿和叔叔来到了位于东北方向的森林里。陪同他们考察的菲多，经常从草丛中拱出一只刺豚鼠或者一只水豚鼠。叔叔还注意到几群猴子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因为它们跳跃的速度太快，无从辨认它们属于什么种类。

半个小时后，两个伙伴来到了树林的边缘，这里是一片广阔的平地，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丛丛的类似棕榈树的植物。这就是克利夫顿先生提到过的苏铁科树木。它的树杆上长着一片片像鱼鳞似的树皮，树叶上清晰的叶脉画出一条条平行的纹路。这种树木，个子矮小，与其说是树，不如说是灌木。

“这就是那种宝贵的植物，”克利夫顿说，“在它的树干里有许多有营养的面粉。这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都替我们磨成粉了。”

“克利夫顿先生，”叔叔说，“大自然做了她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大自然的帮助，被抛到一个岛上的可怜虫们将会怎样呢？我曾想过，有的岛可能专门是为海上遇难的人创造的，这个岛就是其中的一个。好啦，我们干活吧。”

说着叔叔和工程师开始割苏铁树的干茎，为了不增加无用的负担，他们决定当场就把面粉提取出来。

苏铁树的干是由腺性组织组成的；它里面装着一些粉状髓质；还有一些线束物质从粉状髓质中穿过；一些同心环似的薄膜把粉状髓质分装在许多小格里；而这种面粉中还混有一种味道难闻的粘液，但用压挤的方法很容易将这种味道除掉。就是这种粉状物质营养极其丰富，很少的苏铁粉就能养活一个人。克利夫顿还告诉叔叔，过去日本的法律是禁止出口这种珍贵的植物的。

几个小时的工作后，两个伙伴已经收获了足够的面粉，他们背起收获物，踏上了返回的路途。当他们又经过森林时，发现他们好像是处在了猴群的包围之中。这回他们可以清楚地观察这些猴子了。这些动物形体高大，它们好

像是四足动物中，最高级的种类。这是一些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这些动物都是类人猿的同属，所以这样称呼它们，是因为它们有很多地方很像人。

这些动物是一些很难对付的对手，因为它们既有力气又很聪明。这群家伙过去见过人类吗？他们对人类做何感想？当看到克利夫顿和叔叔从它们之间穿过时，有的在那做着鬼脸，有的做出唬人的进攻姿态。而这两个二足动物，迈着坚定的步伐，目不斜视，勇往直前。但是他们心里还真有点忐忑不安，担心会和这些四足动物发生一场可怕的战斗。

“先生，”叔叔说，“我们真可以把这些家伙们组编成一个作战团呢！”

“是的，”克利夫顿先生回答，“真糟糕让这些猴子看到了我们，如果它们跟着我们走回洞去，可就讨厌了。”

“不用担心，”叔叔说，“过河时就可以把它们甩掉了。快点走！”

两个伙伴加快了脚步，为了不招惹这支做鬼脸的队伍，他们既不敢多看它们一眼，也不敢做任何动作。一群由十几只猴子组成的队伍，一直押送着他们。其中有一只猩猩好像是这一伙的首领，它一会儿走近克利夫顿，一会儿又走近叔叔，面对面地打量着他们，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同类中去。

当它走近时，克利夫顿先生可以仔细地观察这只动物。这只猩猩身高六尺，它的身材比例匀称，胸膛宽阔；它的头大小适中，面部角度达到六十五度，它的脑壳呈圆形，鼻子隆起；身上的毛光滑、柔软、发亮，是典型的类人猿形象，它的眼睛比人眼稍微小一点，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还有一副栗色、卷曲的山羊胡，雪白的牙齿在小胡子下，时隐时现。

“好漂亮的小伙子呀！”叔叔感叹道，“如果我们懂得它的语言就可以和它聊天了。”

由于克利夫顿和叔叔加快了脚步，猴群被拉在了后面，渐渐消失在树林中。最后只剩下首领单独一只还在追随着他们。这只动物以一种难以理解的固执，一直跟着他们。只要和它的距离稍一拉开，它就会甩开长腿像个无法竞争的长跑运动员一样匆匆跟了上来。

四点钟时，俩人到了河边，木筏停在岸边，是甩掉猩猩的时候了。

猩猩一直走到河边，它看着两个人把自己的收获装上木筏，它颇感兴趣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要舍弃他们的意思。

“注意，”叔叔说，“是甩掉这个伙伴的时候了。”

缆绳解开了，叔叔和克利夫顿同时迅速地跳上了木筏，尽快离开岸边。这时猩猩也猛地一跃，落到了木筏的另一端上，险些把木筏压翻。叔叔手握斧子冲了上去，但是猩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盯着他看，却没有任何敌意。

叔叔举着的武器放了下来，显见，在木筏上进行格斗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到了对岸再见机行事吧。

过河后，叔叔和克利夫顿下了木筏；猩猩也下了木筏。他们朝着山洞方向走去，猴子一直紧随不舍地陪着他们。他们绕过湖的北岸，经过椰树林，到了山崖下，而猩猩紧跟其后，寸步不离。最后他们到了篱笆前，打开篱笆门立刻进去，马上把门关上了。

夜来临了，一个阴云密布，漆黑的夜。猩猩是否一直在门外？是的，因为一种奇怪的声音不时响起，打破了夜的静谧。

第二十三章

晚饭时，克利夫顿先生把考察中发生的意外情况讲给他妻子和孩子们听，大家都同意第二天再解决如何对待大猩猩的问题。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起得很早，孩子们立刻跑到篱笆前，通过缝隙向外观察着。他们的感叹声把克利夫顿和鲁滨逊叔叔都吸引了过来。

猩猩一直在外面。它一会儿靠在一段树桩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好像是在观察篱笆围栏，一会儿又走到篱笆前，用它有力的手晃动篱笆门。打不开篱笆门，它又回到原来的观察地点。

全家人都聚在篱笆后面观察着猩猩。

“多漂亮的猴子呀！”杰克说。

“真的，”贝尔说，“它有一张很好看的脸！它根本不老做鬼脸儿，我一点都不害怕和它在一起。”

“但是，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它永远呆在门前给我们站岗吧？”克利夫顿太太说。

“如果我们接受它，你们看怎么样？”叔叔问。

“你真这么想，我的朋友？”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是真的，夫人，”叔叔接着说，“有的猴子是非常友好的，这个，可能就是最佳的仆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它是想加入到我们之中来。困难的是我们不能了解它的真实意图。”

叔叔笑着毫不夸张地谈到猩猩的智慧。的确，这些人类的近亲，它们的智力相当发达。它们面部的角度不低于澳洲土著或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另外，猩猩既没有狒狒的野蛮，也没有猕猴的桀傲不驯，还没有狨猴那么肮脏，也没有叟猴那么无耐性，更没有大狒狒的狂暴性格，和长尾猴的坏脾气。哈里·克利夫顿也很了解这种动物的创造力，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它们有着几乎和人类一样的才智。他告诉孩子们，猩猩会点火，还会使用火。有许多猴子被当成家庭的服务员，它们收拾餐桌打扫房间刷洗衣服，打水，擦皮鞋。它们还会用叉子、刀子、匙子吃饭。它们吃各种菜，喝酒、饮料等。他的朋友布丰就曾经有过一只这样的猴子；它一直是他忠诚、热情的仆人。

“好极了，”叔叔说，“既然是这样，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接受这只猩猩，让它做我们的服务员吧。它看起来还很年轻，肯定很容易接受教育。只是应当选一个对它好的人，专门管理它。”

哈里·克利夫顿考虑了一会，转过头来对叔叔说：

“你严肃地考虑过，要接受这只动物？”

“十分严肃，先生。你会看到根本不用暴力我们就可以驯服这只猩猩，也用不着像通常人们做的那样，先拔掉它的犬牙。这只猩猩身强力壮，它将成为我们有力的帮手。”

“好吧，让我们试试看。如果以后它实在令人讨厌，我们再想办法摆脱它吧。”

达成协议后，克利夫顿让孩子们回到洞里去，然后他和叔叔走出篱笆。

猩猩正靠在树桩上，它让它的新主人走近它，并看着他们、轻轻地摇着头。叔叔拿着几个椰果，递给猩猩。猩猩接过来，津津有味地吃着。

“怎么样，小伙子，”叔叔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身体好吗？”

猩猩温顺地发出了呼噜声表示回答。

“你可愿意加入我们一伙？”叔叔问道，“我们愿意为克利夫顿先生和

太太服务，对吗？”

猩猩又发出了一声表示同意的呼噜声。

“我们保证不挑食，给什么吃什么，行吗？”叔叔说着，朝猩猩伸出了手。

——猩猩同样伸出了爪子，与叔叔握手，并且发出了第三次呼噜声。

“它的语言有点单调。”在一旁观察的工程师笑着说。

“好啦，先生，”叔叔说，“话最少的仆人是最优秀的仆人！”

这时，猩猩站了起来，从容地朝着山洞走去，它进了院子。孩子们站在洞口，两个最小的孩子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他们都瞪大了眼睛望着这只巨兽。猩猩好像在进行视察，它朝洞里看了看，又走到家禽栅前检查了一番，然后转过身来朝着克利夫顿先生走去，好像已经承认他是家庭的首领，它的主人了。

“怎么样，我的朋友，”叔叔问道，“对房屋还满意吗？满意，好吧，开始时，你只能住一个小笼子，如果，你能令我们满意，我们将给你盖个新居。”

就这样，猩猩在克利夫顿家中住了下来。在院子的左角落里，用树杈给它搭了一个小窝棚。至于它的名字，叔叔按照美洲黑人的习惯给它取了个教名：朱庇特，简称为朱波师傅。

克利夫顿先生一点也不后悔接受了这个新成员。这只猩猩出奇地聪明，当叔叔训练它做各种劳动时，它表现得异常温顺听话，并且学习成绩优秀。半个月后，它已经能担当起到树林里拾柴、到湖边去用竹桶打水、打扫院子等重任。爬到树顶，摘椰子的工作是它最拿手的绝活，连灵活的罗伯特也不是它的对手。夜里，它还站岗、放哨，它敏锐的洞察力，让菲多都嫉妒万分。孩子们也很快就习惯了猩猩的服务。尤其是杰克这个淘气包喜欢搞点恶作剧，朱波总是陪他玩耍，任他戏弄；杰克已经离不开它的朋友朱波师傅了。

时光如梭，在繁忙的劳作中，转眼到了九月中旬。过冬的储备，与日俱增。鲁滨逊叔叔到悬崖的一个拐角处，搭起了堆放柴禾的大棚子，里面已经塞满了过冬用的干柴；每日例行的打猎活动而积存下来的大量的刺豚鼠、水豚鼠肉也用熏制或腌制的方法储存起来了；外加家禽栅中的鸡类禽鸟，可以随时提供鲜活肉食；在南部的岩石丛中还捉到了不少海龟，它鲜美的肉也被贮藏起来留作煲汤。更不用提西谷米粉了，克利夫顿太太用她高超的揉面技术，烹制出各种面包、饼干、点心，使大家大饱口福。总之过冬的储备问题差不多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服装问题是克利夫顿太太投入最多的工作。由于叔叔的重视，从来没有缺少制衣的兽皮。克利夫顿太太为高矮不同的身材量体裁衣准备好了暖和的过冬皮衣。叔叔还发明了一种木底皮面的长筒靴，下雨或下雪天外出打猎时可以穿用。还有无沿帽、宽沿帽、鸭舌帽，都是用水獭皮制做的。是孩子们在岛的西南方的礁石中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动物。

但是，应当承认，叔叔打算用熊皮给克利夫顿先生做一件皮衣的愿望还没实现。直到目前，只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动物的足迹，却还没有机会与它们谋面。这些足迹出现在去“野兔场”的路上和湖泊的南岸，可能是它们去湖边饮水时留下的。为了捉住这种跖行动物，叔叔只好把他的计划悄悄告诉马克，以求得他的帮助。他们在熊经常出没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宽各十几尺的大坑，上面盖上树枝，期望在黑夜里，熊不小心会跌进坑中。这个方法确实太

原始了，但叔叔别无它法、没有武器，他不可能与熊展开面对面的搏斗。因此每天早上，叔叔或者马克都找借口外出，去检查一下坑中是否有猎物，但每次坑中都是空空的，让他们失望。

在各种工作之余，叔叔从来也不放松对他的猩猩的培养和教育。因为猩猩非常聪明，它已经适应做各种重体力劳动和家务活，叔叔对它钟爱倍加。有一件小事更紧密地把他和它联在了一起，加深了他们的友谊。有一天，叔叔看到朱波师傅正在吸烟！用它螃蟹钳子似的爪子抓着他——鲁滨逊叔叔的烟斗，吸得那么悠闲自得，好像烟草使它心旷神怡。见到此景，叔叔欣喜万分，高兴得脸上都放出了光彩，他赶快把此事告诉了克利夫顿先生。后者对此并不十分吃惊，他还举了许多猴子学会吸烟的例子。从这天起，朱波师傅有了自己的烟斗，就放在它的陋屋中，专门为它准备的烟草旁。朱波师傅自己会把烟斗填满，用火炭点燃，然后，心满意足地抽了起来。每天早上，叔叔还给朱波一杯椰子酒喝。克利夫顿太太很耽心，她怕这样会把朱波惯坏。但叔叔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放心吧夫人，这个猴子是很有教养的，它不会成为一个烂醉的酒鬼的。

整个九月份，天气一直非常晴朗，无风，无雨。只在早晚时分，柔和的微风带来一丝秋日的凉意，被秋天染黄了的树叶慢慢飘落下来。九月二十九日早上，全家人起床后，突然听到小杰克在外面惊叫起来：

“来呀，马克，来呀，罗伯特，下雪了，快来打雪仗呀！”

听到杰克的叫喊声，大家蜂拥而出。但是从洞口到海边没见一片雪花，这时杰克指着对面的长方形小岛让大家看，只见小岛被笼罩在一片雪白之中，罗伯特就又不失时机地嘲笑了一番小杰克的发现。

“这个现象太奇特了，”克利夫顿说。

的确，在一年的这个时节，在阳光灿烂的早上下雪，实在是不可思义的事情。

“好，让我们去岛上看看个究竟吧。”叔叔建议。

“是的，应当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乘船，穿过海渠上去看看。”

顷刻，他们把船推进海里，用力划了几下，船很快到了岛岸边。当船刚一碰到岸边时，那层所谓的“白雪”立刻升腾而起，好像一片巨大的白云，刹时间遮天盖日。原来白云是数以万计的白色海鸟，连克利夫顿先生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来。很快这片“白云”越飞越远，渐渐消失在蓝天大海之中。

雨季来临了。已经是夜长日短的时候了，白天只剩十个小时，而夜晚延长到十四个小时了。十月份开始了。适合进行克利夫顿先生提议的绕岛考察的季节已经过去了。阵阵秋风开始刮起来，风卷着海浪猛烈地拍打着海岸。轻巧单薄的小船经不住海浪的摔打，也许会被抛到岩礁上撞碎，也许会被卷入大海。因此环岛考察的计划只好推到来年再执行了。

夜长了，五点半左右太阳就已落下去。晚上，全家都躲在洞里，聊天，学习。大家谈论着未来，制定着新的规划，人们已经接受了现实、适应了岛上的生活。

面对漫长的冬夜，克利夫顿先生必须解决照明措施，人们不能总是在昏暗中吃饭，摸黑睡觉吧。克利夫顿先生曾让夫人把动物的肥肉保存好。但没有硫酸，他无法把脂肪中的油质精炼出来，也无法脱去脂肪中粘乎乎的物质。他只好就地取材，取出肥肉中含脂肪最多的部分稍微加热，中间放上椰子纤

维做成的绳子搓成蜡烛。尽管这种蜡烛点燃后烛泪哗哗流淌，还发出劈啪的爆烈声，但它毕竟照亮了全家围坐的餐桌。克利夫顿先生许诺明年找到更好的办法，用油灯取代动物脂肪蜡烛。而叔叔却说要发明煤气灯。这是一个不畏任何困难的人。

一天晚上，叔叔说虽然他觉得这个岛对他来说已经是十分完美了，但他觉得还缺点什么。

“还缺少什么呢？”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我说不清楚。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岛存在的不那么实在，严肃、正式……”

“好！”克利夫顿先生说，“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们的岛应当有它的正式的地位、身份。”

“是的。”

“它还缺的是个名字。”

“一个名字！”孩子们都叫了起来，“给我们的岛取个名字！”

“是的，”父亲回答，“不仅给我们的岛起个名字，还要给岛的各个地区都起个名字，这样也方便我们将来的各种活动。”

“是的，”叔叔说，“这样以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也好讲清楚了。”

“好吧，就叫我的名字，”性急的罗伯特说，“我建议就叫罗伯特·克利夫顿岛。”

“等一下，我的儿子，”工程师说，“你只想到你自己。这个岛上的海角、岬角、河流，山脉对我们来说都很亲切，我们应该给它们都取上名字。但是，还是按顺序一个一个的来吧，首先是岛名。”

热烈的讨论开始了，人们提出了许多名字，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以通过。

“真的，”叔叔说，“我同意这样做，因为在文明的国家里，都是发现者有权把自己的名字冠以被发现的事物，因此我建议这个岛叫做克利夫顿岛。”

“同意！”克利夫顿先生热烈地响应说，“但是，这份荣誉应当归于这个岛的真正发现者，归于我太太，我的孩子们，我自己的救命恩人，归于我们的忠诚的朋友！从此后，这个岛应该叫作弗莱普岛！”

一片欢呼声响彻山洞。孩子们都跑过来依在鲁滨逊叔叔身边，克利夫顿先生和太太都站起身来与叔叔握手表示祝贺。可敬的海员十分激动，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这份巨大的荣誉。但是他一个人无法与全体抗争，他谦虚再三，推托良久之后只好顺从民意了。于是弗莱普岛就成了这个岛的正式名称，它将以这个名称载入地图册。

接下来讨论的第二个名字是该岛的制高点火山峰。叔叔提议它叫克利夫顿山，没有经过多少争议这个名字就通过了。讨论继续进行着，孩子们给一些地方按情景起了名字，如：小河流入的海湾叫遥望湾，因为这个海湾是这些遇难者在大海中第一眼所能看到的这个岛上的地方。而这条河根据它的蜿蜒形状被称为蛇形河。

发现克利夫顿先生的沼泽地被称为迎宾沼泽，岛北端的海角叫大哥角，南端海角叫二弟角。这两个名字是为了纪念马克和罗伯特的。为了表示对祖国的怀念，湖泊被命名为安大略湖。在长方形小岛与海岸之间的海道称为哈里森运河，以纪念那个不幸的船长。而这个小岛就叫做海豹岛。而遥望湾底，蛇形河入海口处形成的港口叫做感恩港，这是为了表达遇难者对上帝所给予

的庇护的感激之情。

贝尔和杰克因为将来在地图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而感到有些遗憾，克利夫顿先生向他们许诺，以后在岛上再发现新地带，首先用他们的名字命名。

“至于你们的母亲阁下，”克利夫顿先生接着说，“我们也没有忘记她，我和叔叔打算建造一所大而舒适的房屋，这所新居将以我们大家都十分热爱的人的名字命名，这就是：艾丽萨宫。”

大家热烈鼓掌，为这最后的命名而欢呼雀跃，并且纷纷拥抱、亲吻这位勇敢的母亲，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愉快的讨论中，时光过得很快，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母亲带着孩子们离开，各自躺进自己皮毛、沙子、海藻床里，很快入睡了。朱波早就自觉地返回自己的小窝棚里。

睡觉之前，叔叔和工程师照例巡视一下四周情况。当两个人走出山洞后，叔叔再次向克利夫顿先生表示感谢，因为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岛屿，使叔叔感到无尚的荣耀。

“您看，先生，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岛了，实际存在就应当得到公正的承认，我们可以申请发现权了。这样这个岛就可以真的上地图册了。”

“我可敬的朋友，”克利夫顿先生回答，“这就要搞清楚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个岛是否从未有人到过，我再说清楚点，就是在这个岛上是否只有我们这一伙人。”

“您是什么意思，先生？”叔叔大声问道，“难道您发现什么迹象了吗？”

“我发现一个，仅只有一个，”工程师压低了声音说道，“我只对你说，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小社会中制造惊慌。”

“您说的对，先生，”叔叔说，“但是究竟是什么迹象？”

“你还记得我们逮住的那只头上带角，现在还养在家禽棚里的鸡吗？”

“当然啦！”叔叔答道。

“我的朋友，别以为这个角是这只鸡头上自然生长的附属器官。不是的，而是在它还是只鸡雏时，有人把它的冠子割掉了，然后在长冠子的地方接种上这个人工的钩状角。十五天后，这个钩状角在鸡头上长牢，成为鸡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是一只人类的手所做的手术。”

“这只鸡有多大了？”

“差不多两岁吧，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有人或者可以具体地说有白种人已经在我们的岛上呆了两年了。”

第二十四章

叔叔同意对他和工程师的这次谈话保守秘密。克利夫顿先生对长角的鸡所推断的结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不容置疑，两年前就有人到过弗莱普岛。这个人现在是否还在岛上？对此叔叔表示怀疑，因为直到现在他没有在岛上发现人类的任何痕迹。看来这个问题只能留待来年环岛大考察时去解决了。

十月份在阵阵秋风、瑟瑟秋雨之中过去了。为了避免海浪的冲击损坏小船，人们把小船拖到悬崖脚下，翻成底朝天，晾晒在阳光下过冬。柴棚中整齐地堆满了成捆的柴禾，肉食储备也相当丰富。为了饲养这些长羽毛的动物，忙坏了家庭主妇和孩子们。家禽栏中祖孙兴旺；那对涉禽类的大鸡簇拥在一群小鸡之中，它们的特点是脖子下长着一圈长长的羽毛，就像武士的盔甲，它们喜欢吃草也吃小虫。还有那些子孙满堂的琵嘴鸭，在为它们准备的大小盆子里面欢乐地戏水游玩。一对黑鸡率领着众多的小鸡在栅中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这种鸡又叫莫三比克鸡，得名于它黑色的鸡冠和它黑色的表皮，尽管它的肉实际是白色的，味道也很不错。

在山洞内，叔叔已经安装了一些柜橱和隔板。一个角落里专门用来堆放植物食品，其中有大量的松籽，还有许多五茄根，这是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的木科植物，散发了一股清香，吃起来味微苦，但很爽口。日本人冬天非常喜欢吃这种东西。叔叔在东京都也吃过这种植物，据他说味道好极了。

多亏了鲁滨逊叔叔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积极的建议，母亲的又一个热烈愿望得到了满足。

这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哈里·克利夫顿先生对他的妻子说：

“亲爱的，要是有糖可以做甜食，你将会十分高兴，是吗？”

“当然啦！”克利夫顿太太答道。

“那么我们就为你生产一些糖吧。”

“你们找到甘蔗了？”

“没有。”

“找到甜菜了？”

“更不是，但是在这个岛上，大自然赐给我们一种十分常见但又宝贵的树，这就是槭树。”

“槭树可以制糖？”

“是的。”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是谁说的？”

“叔叔说的。”

鲁滨逊叔叔没有搞错。槭树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树木。它分布很广，在热带，在欧洲、亚洲、印度北部、北美洲都可以找到这种树。槭树分为六十多个品种，其中加拿大槭木用途最广，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糖分。这是叔叔和工程师到岛的南部考察时，在丘陵地区发现的这种树木。

冬天是提炼食糖的最好的季节，人们决定利用十一月份的上旬从事这一工作。于是，父亲、叔叔、马克、罗伯特一行四人到槭树林去伐树，把艾丽萨宫留给菲多和朱波守护。当走近野兔场时，叔叔借口绕了一个小弯，到他的熊坑去看了看，但是，坑仍然是空的，令他十分失望。

到了槭树林后，罗伯特看着这些所谓的制糖的树有点藐视地大笑起来。但是，谁人在意这个孩子多少有点轻浮的习惯，大家立刻都投入到热情的劳动中了。

叔叔用他的斧子在十几棵槭树干上割开了一道道深深的口子，立刻大量透明的甜液流了出来。人们立刻用带来的陶罐接住这种液体。当所有的罐子都装满后，他们就返回艾丽萨宫了。

刚收获来的槭树液是一种白色糖浆似的液体，这还不是克利夫顿太太所要的食糖。还应当进行一道提纯工序。好在这个工作并不困难，只需把液体倒入锅中放到火上烧煮。液体开始蒸发，表面漂浮起一层白沫。当液体开始发粘稠时，叔叔用一把大木勺用力搅动液体，一是为了加快蒸发，二是为了防止液体焦糊。当液体中的水分差不多全部蒸发后，把粘稠的糖浆倒入叔叔制作的各種形状的陶土模子中。第二天，糖浆冷却后凝固成许多圆形、长方形小块。这就成了棕红色的、但差不多是透明的、味道不错的糖块。克利夫顿太太对此非常满意。除她之外，杰克、贝尔，似乎从中也看到了未来的饼干、蛋糕之类的点心。但最高兴的还是朱波师傅，他显得有些馋嘴，但人们都原谅他的这个小缺点。

糖已经成了小社团不可缺少的物质，首先可以用来做一种混合饮料，这样可以丰富一下椰子饮料的单一性。这种饮料是这样制成的：

克利夫顿先生知道，在远洋航行中，人们常用一种针叶树的嫩枝叶制作一种饮料，用来防治坏血病。岛上主峰的第一面山坡上可以找到松树的嫩枝叶。在克利夫顿的带领下，小社团成员采回大量的嫩枝，把它放入锅中煮沸，然后加上槭树糖，使松枝水变甜。等水凉后，进行发酵处理，可口卫生的饮料就这样制成了。盎格鲁—美国人将这种饮料称为春天的啤酒，也叫松枝啤酒。

在冬天、寒流到来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这就是把小贝尔的麦种种下去。虽然只有一粒麦子，但它将带来未来的大丰收。一粒麦种可以长出十穗麦子，每穗可有八十粒种子，一共有八百粒；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一年可以播种两次；两年后，就能得到四亿粒小麦了。

关键问题是保护这唯一的麦粒不遭任何破坏，因此必须把它播种到一个狂风吹不到，海浪打不着的地方。贝尔小姐将亲自照料它，替它捉虫、浇水。

十一月底，天气变得寒冷而多雨。幸运的是山洞里过冬事宜已准备就绪，只差取暖设备了，应当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项沉重而困难的工程，需要大量的摸索和尝试。最终，是叔叔发明了一种用陶土制成的火炉，从而使全家受益匪浅。这个炉子大而高，可以塞进许多木柴，发出的热量足可以温暖整个山洞。然后是解决烟囱的问题，这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在花岗岩厚实的山洞顶上是不可能开洞让烟囱直接伸出去。克利夫顿先生和鲁滨逊叔叔经过寻找、确定，最后决定在山洞的正面，较薄的洞壁上开一个小洞，这是一项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工作。缺少工具，叔叔从船上拔了一颗大钉子当凿子，他终于达到了目的，打开了一个小洞。叔叔用氏竹筒当烟囱，通过小洞把烟排出洞外。为避免竹烟囱被烧坏，叔叔还特制了一节带弯的陶土管一端直接与火炉相连。取暖设备效果良好，叔叔感到十分满意。

十一月底过后，雨季到来了，只能开展户内活动了。叔叔曾经收割了大量的爆竹柳，他教孩子们用柳条编篮子和筐子。他自己用柳条编成篱笆，扩大了家禽栅，还在篱笆上抹上粘土泥巴，用以阻挡寒风，使家禽们也可以温暖地过冬。用同样的办法，他又给朱波师傅盖了一所新居所。在施工过程中，朱波一直是他的好助手，帮他搬运材料，递送工具，他们成了真正的好伙伴。朱波新居落成后，它感到万分满意，只差用语言来表示它对建筑师的恭维了。

孩子们也极力称赞新居，夸张地命名为“朱波大厦”。

十二月上旬，天气已经变得十分寒冷了。全家人都穿上了新衣。皮衣的毛朝外使小社团成员的样子显得十分滑稽。

“我们变得多像朱波呀！”叔叔笑着说。“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可以脱下自己的皮衣，而朱波却脱不下它的皮衣。”

克利夫顿一家看上去像一群爱斯基摩人。但是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只要有换季的衣服，可保暖御寒，他们就感到十分知足了。

十二月中旬，大雨滂沱，山洪暴发，蛇形河水猛烈暴涨。第一个宿营地已经被淹没，洪水泛滥，直逼悬崖脚下。安达略湖水也迅猛上涨。克利夫顿十分担心湖水泛滥，将会破坏沿岸植被，也会威胁到艾丽萨宫。他明白，将来有必要修一道堤坝阻挡洪水，因为整个海岸部分地势比湖泊地势要低。

幸好暴雨及时停了下来。但在连绵不断的狂风暴雨之中，树林遭到极大的摧残，不少大树被连根拔起，还不时地传来树杆被拦腰吹断的咯喳声。叔叔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抱怨，他说应当让暴风雨从事它砍柴的职业，这样将来可以省了叔叔不少劳动力，他和朱波只须弯腰拾柴禾就行了。

然而，艾丽萨宫里却温暖如春。有足够的燃料为什么不把炉火烧得通红呢？干柴在炉子中发出阵阵劈啪声，就像小孩们欢乐的交谈声。大家都呆在洞中从事各自的工作。有的造箭，有的编筐，还有的缝衣、做饭。每个人都在克利夫顿先生制定的计划安排下，从事着自己的专业劳动。

文化、道德教育也没有放松，每天，克利夫顿先生都要把孩子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课。克利夫顿先生还找到了几张纸，这是他离开温哥华号时装在内衣兜里的。他在纸上用极简短的文字确切地记录下他们的岛上生活，以便有一天他们可以有确凿证据，重述他们的历史故事。

一八六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克利夫顿一家在岛上住了九个月了。起初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了改善。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山洞，还有防护篱笆围墙，他们有鸡鸭成群的家禽棚，有吃不尽的牡蛎，和即将完工的家畜场；他们还有弓箭、火药、面包、果仁。但是他们有未来吗？回答是肯定的。

但是总有一种严重的危机感在困扰着克利夫顿和鲁滨逊叔叔，他们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有关长角鸡的话题讨论，是否已经有人曾经踏上过这个岛屿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了。但是这个人还在岛上吗？应该说没有，因为经过多次考察都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人类的踪迹。终于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在他们心中开始淡化了。他们甚至不再想这个问题了。然而，有一天，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十二月二十九日，马克捉到一只小野兔，据说是在离兔洞很远的地方捉到的。把它宰杀后，烤熟，晚饭时，大家共同享用。叔叔分到了一块很不错的大腿肉。

善良的海员吃得津津有味，突然咳卡一声，不知是什么东西咯了他的牙齿，他不由地发出一声惊叫。

“你怎么啦？”克利夫顿太太问道。

“没什么，夫人，只是差点咯掉我一颗牙。”

“是吗？兔子肉里会有什么东西咯牙呢？”克利夫顿先生问道。

“一颗小石子，先生，”叔叔答道，“这可能是专为我准备的一粒小石子。”

“可怜的叔叔，”贝尔说道，“你少了一颗牙！”

“啊，小姐，”叔叔回答，“我还有三十二颗牙，因为我多长了一颗。”大家都笑了，晚饭继续进行。

但是，晚饭后，叔叔把克利夫顿先生叫到一边对他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的那粒石子，先生，请告诉我，您是怎么叫这粒石子的。”

“一颗铅弹！”克利夫顿先生惊叫起来。

这确实是一颗铅制枪弹。

